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Joseph Weydemüller*

著 基 斯 夫 退 思 陀

譯 麟 荃

行 印 店 書 光 文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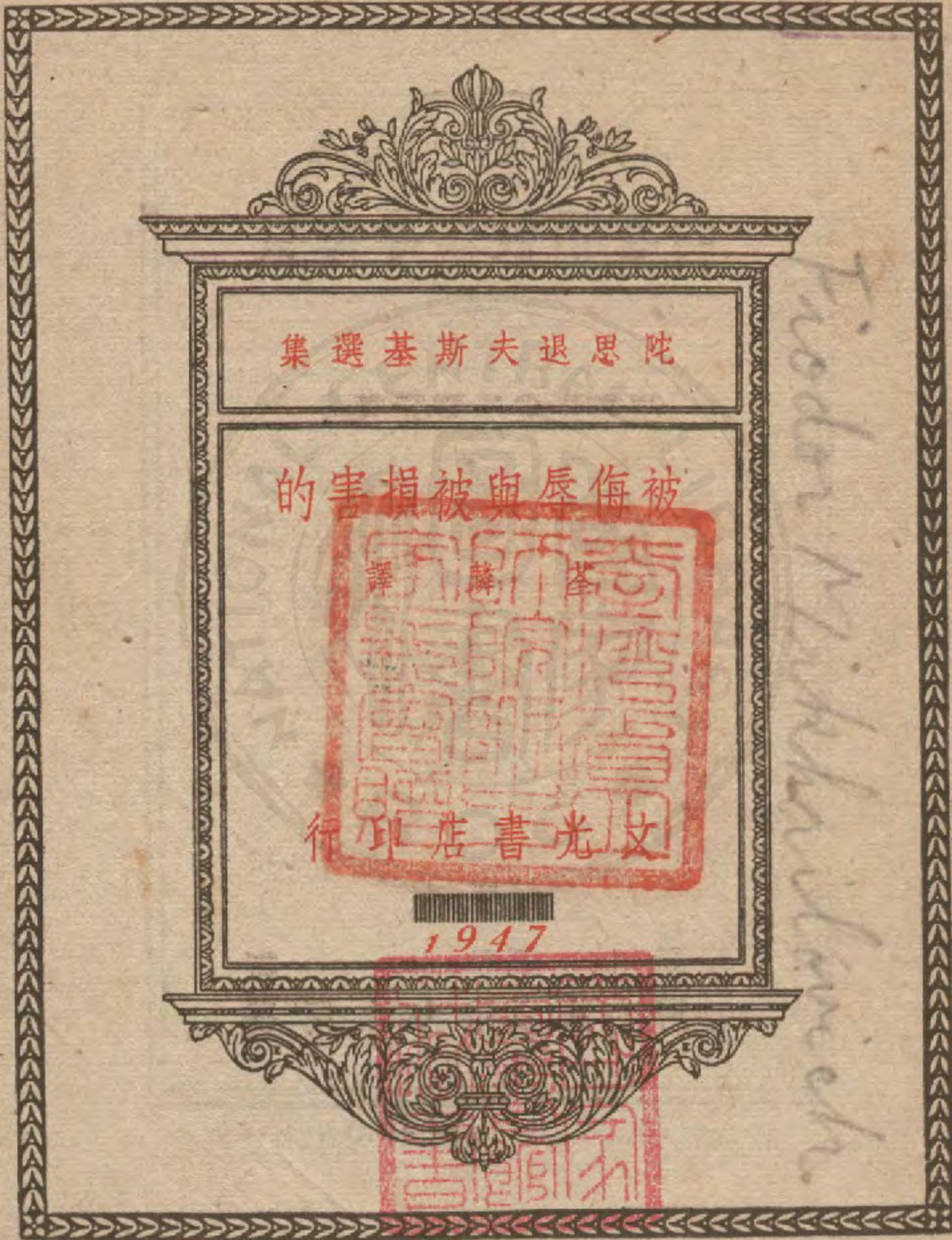
著者號 908

登錄號 24125a1

台灣省立師範附中藏書	登記號	1340
	類號	833/009
	卷號	

891.7  
3058

1340  
891.73  
3058



集選基斯夫退思陀

的被損與辱侮

譯 藤 峯 亞 光 文 書 店 印 行



1947

文光書局印

*Friedrich Nietzsche*

*Der Mensch*

880.5

7556

36



國家圖書館



004636934



# 第一章

去年，三月二十二日傍晚，我有一次非常奇怪的意外遭遇。那一整天，我都在城裏奔波，想找一間寓所。我原來的寓所非常潮濕，我已經開始感到一種預兆的咳嗽了。本來從去年秋天起，我就打算搬家的，可是一直拖到春天。我跑了一整天，却找不到一家合式的。首先，我要一間隔離的屋子，不要跟別人寓所夾雜在一起的房間；其次，我雖然只要一間房子，可是却必須是間大的，同時還得越便宜越好。我曾經感到，住在一個幽閉的地方，甚至連思想都要被束縛的。當我在思索着這部未來的長篇小說時候，我老喜歡在屋子里來回踱步。順便說一下，我愛思索我的作品和夢想怎樣去寫，往往比實際動筆去寫更喜歡；這倒並不是由於懶惰。怎麼會是懶惰呢？

這一天里，我覺得身體不大舒服，到了太陽下山時候，覺得真的害起病來了。似乎一種熱病正在襲來。再加上我跑了一整天，實在也疲乏了。到了傍晚，正在天黑以前我沿着伏登尼賽斯基街走着。我愛看彼得堡三月的太陽，尤其是在日落的時候——自然，是在那清朗和寒冷的天氣，

裏。整條的街驀地明朗起來，浸浴在燦爛的夕陽光里。所有的房子好像突然發射出光輝。它們灰色的，黃色的和濁綠的色調一下子都失了所有憂鬱的氣氛，那彷彿一個人的靈魂突然清醒過來，又彷彿一個人突然被驚起，或者說，彷彿被什麼人用肘子觸了一下，產生出一種新的境界，一串新的思想……這真是不可思議，一道太陽光，竟能對人的靈魂發生這樣的作用啊！

然而那陽光已經消失了。寒冷格外強烈起來，而且開始凍僵着人們的鼻子；暮色更深沉了；煤氣燈的光從店舖里閃射出來。當我走到繆勒，那個開糖菓店的門口時候，我突然楞住了，向街的那邊注視着，彷彿預感到什麼意外的事情要落到我身上來了；就在那一瞬間，我看見街對面那個老人和狗。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感到一種不快的感覺緊緊抓住我的心，却又說不出一種怎樣的感覺。

我不是一個神秘的人，我也不相信預感和預兆，可是在我一生中却有過一些不可解釋的經歷，這種經歷也許很多人都有過的。譬如這個老人罷：爲什麼我和他一見之下，立刻就會預感到好像當天晚上會有什麼意外的事情落到我身上呢？不過我是在害病，病中的感覺多半是騙人的。

那老人弓着身體，用手杖輕輕敲着階沿，移着滯緩而無力的步子，向那糖菓店走去，他的兩條腿似乎並不彎曲，好像棍子一樣的移動着。在我一生中，我從來不曾碰到過這樣奇形怪狀

的人物，而在這以前每一回我在繆勒舖子門口碰見他的時候，他總是給我一種痛苦的印象。他高個兒的身材，他個個的背脊，他帶着八十歲印痕的死一般的臉孔，他脫了線的舊大氅，和覆在他那禿光的，只剩下一撮不是灰色却是黃白色的頭髮底腦壳上，那頂只少有二十年歷史的破圓帽，以及他那似乎並無目的，而却像是彈簧在推動着一般的種種動作——便無論甚麼人在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都免不了要大吃一驚。這真的叫人驚訝，看到一個老年人這樣孤另另地拖着一條命過活，沒有一個人招呼他，尤其是他那樣子，好像是一個從看守人那里逃出來的瘋子。他那出奇的消瘦也使我吃驚：他幾乎就好像沒有肉體一樣，除了皮包骨頭以外，彷彿一無所有。那雙好像是鑲在藍色邊緣裏的大而無光的眼睛，永遠直直地盯着前面，從不望一望兩旁，也從不瞧瞧甚麼東西——我敢這麼說；他雖然分明看見你在他面前，可是他卻會筆直向你闖過來，彷彿他前面就是一塊無物的空間。這樣情形我看到過好幾回了。他近來常在繆勒舖子門口出現，老是帶着那隻狗，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從那里來的，繆勒舖子里那些顧客，誰也沒有心腸去詢問他，他也從來不跟他們說話。

5

「他幹嗎老是這樣拖着身體到繆勒舖子裏去呢？他到那兒有什麼事好幹的呢？」我驚奇地想，默站在街的對面，緊緊地盯着他。由於病和疲乏所引起的一種暴躁的煩悶，在我胸中起伏



着。「他在想些什麼呢？」我繼續驚奇地想。「他頭腦子里還有些甚麼呢？是不是他依然在思索着一切事物呢？他臉色是那麼死氣沉沉，什麼表情也沒有。他那隻狗從來不離開他，就像是和他不能分離的一部分似的，而又是那樣的愛他，這條可厭的狗，他又是從那里去找來的呢？」

那倒楣的狗彷彿也有八十歲年紀似的；是的，牠應該是有那麼歲數了。首先，牠看來比一般狗都老些，其次，我頭一回看見牠時候，不知怎麼的嚇了一跳，覺得牠不像其他的狗；牠是一條例外的狗；那隻狗一定有些什麼奇異的怪誕的故事，牠也許是梅斐斯多斐爾斯（中譯註）化身的狗，它的命運是以某種神秘的不可知的方式，跟牠主人的命運聯結在一起的。看到牠那樣子，你立刻會相信，牠吃過最後一餐飯，到現在該有二十年了。牠瘦得就像一架骨骼，也可以說跟他主人差不離一樣，全身的毛幾乎都脫光了，牠那尾巴拖在兩腿之間，光禿禿的像煞一條棍子。它的頭和長耳朵憂鬱地向前低垂着，我一生中從不曾見過這樣可憎的狗。當他們一塊兒在街上走着的時候，主人走在前面，狗跟在腳後，狗鼻子觸着他外衣的邊緣，彷彿黏牢在那上面一樣。他們的步子，他們全部的風貌，幾乎像是每走一步都要大聲地叫出來：「我們老了，老了。啊，主呀，我們多老呀！」我還記得，有一次我會經想過，這個老人跟這條狗該是從加發尼作插圖的賀夫曼

(中譯註)的書頁中走出來的甬，該是替那書在作着活動廣告，漫遊於這人世間罷。

我穿過街道，跟着老人，走進那家糖菓店里去。

老人在舖子里，行動一向很古怪。繆勒站在櫃台裏面，對於這位不速之客進來，近來已經表示很討厭了。主要一點，這位怪客從來不買什麼東西。每一回他進來就筆直走到角落里火爐旁邊，在一把椅子上坐着了。如果火爐旁邊那座位是給人家佔去了，他就站着坐位的客人前面，帶着狼狽的困惑歛了一會子，於是似乎迷亂地走開，走到靠窗的另一角落重。到那里，他揀了一張椅子，小心地坐下去，取下他的帽子，放在他旁邊的地板上，又把手杖放在帽子的旁邊，接着把身體靠到椅子上，他會一動莫動地接連坐上三四個鐘頭。他從不拿起一張報紙，也從不說一句話，發一個音，只是坐在那里，用睜大的眼睛凝望着他的前面，可是他眼睛里却是含着那樣一種空虛的，沒有生氣的神色，人們可以打賭 他對於周圍的事物實際上是並不會看見和聽到。那隻狗在同一塊地方旋了幾個轉以後，就悶悶地在他腳旁躺下來，把鼻子擱在他的兩隻靴子中間，發出深沉的呼吸 伸長了身體在地板上躺着，牠也是同樣的會一動莫動地躺它一個黃昏，彷彿暫時死過

(中譯註)賀夫曼(Hoffmann) 德國浪漫主義小說家(一七七六——一八二二)

加發尼(Gavarni) 法國的諷刺畫家(一八〇四——一八六六)

去一般。這會叫人想像到，這兩個生物大概是在什麼地方整天死死睡着，到了日落黃昏才醒過來，單單的走到這繆勒舖子里來完成某種神秘的任務。這麼坐上三四個鐘頭之後，老人最後站了起來，拿起他的帽子，打算走回到什麼地方的家里去。那狗也同樣站起來，和原來一樣垂頭拖尾的用老樣的遲滯步子，機械地跟着他主人出去了。那舖子里一些老顧客到後來大家都開始用種種方法來避開這老人，似乎他給了大家一種憎嫌的反感。這在他卻是一點也沒有注意到。

這家糖果店的顧客，多半是德國人，他們是從伏茲尼賽斯基街的各處聚集到這里來，大部分是各種工場的老闆：木匠，麵包師，畫漆匠，帽匠，馬鞍匠，照德國說法，都是些當家長的人們。在繆勒家里，這種家長制的傳統是完全保住着的。這位老板常常拉着幾個熟悉的主顧，坐在他們桌子旁邊，大家享用着一點甜酒（Punsch——一種酒，糖，牛奶，檸檬汁等混和製成的酒——中譯者）。家里的狗和小孩子們有時跑出來瞧瞧這些顧客，這些顧客也常常撫弄着那些狗和孩子。他們彼此都是相熟，而且彼此互相尊敬。當所有客人都在專心閱讀德國報紙的時候，從老板的私室里，傳來破鋼琴上彈出的「我親愛的奧古斯汀」的丁冬琴聲，這是老板的大女兒在彈奏着，那女兒是個有淡黃色鬚髮的德國小姑娘，很像一隻白老鼠。這華爾茲樂曲大家都很高興聽。我時常在每月初到繆勒的舖子裏去，閱讀那里訂購着的俄文什誌。

我進去的時候，那老人已經靠窗坐着，那隻狗照老樣子伸開身體躺在他的腳旁，我坐在一  
個角落里，沒有說話，心裏自己問着，我幹嗎到這兒來呢，在這兒我又沒有一點兒事，而且我又  
害着病，應該是回家去喝點茶睡覺的時候呀？我到這兒來，難道僅僅是爲了來歇看這個老頭子  
嗎？我煩惱起來了。「我跟他有甚麼關係呢？」我想着，記起剛纔在街上看到他時候那種奇怪和  
痛苦的感覺。而且這些沉悶的德國人跟我又有什么關係呢？這樣可笑的心情是什麼意義呢？近  
來我常常感到，爲了一點瑣小的事情便容易激動，使我的生活和我對於生活的清楚看法都受到障  
礙，這種激動又有什么意義呢？有位銳利的批評家在論及我最近一部小說時，已經在他憤激的批  
評中指出這一點了，我雖然有點躊躇，而且也很感慨，可是我仍然逗留沒有走，同時，我的病  
越來越把我克制住了，我懶得想離開這間溫暖的房子。我拿起一張弗蘭克福特報紙，讀了一兩行  
低便打起瞌睡來了。那些德國人並不來打攪我。他們只管讀報和抽煙，僅僅每隔半小時左右忽然  
用低聲，互相報告一些弗蘭克福特報上的新聞，或者互相說幾句笑話，引用德國著名滑稽家莎菲  
爾的一些諷刺警句，之後，他們又帶着對於他們民族那種加倍驕傲的神氣去埋頭讀報了。

我打了半個鐘頭瞌睡，被一陣猛烈的寒顫所驚醒，我實在是應該回家了。

可是這時屋子里，正在扮演着一幕啞劇，這又把我拖住了。我已經交代過，那個老人一坐到

椅子上，他的眼睛便直釘在什麼東西上，整個黃昏那不會移動一下，我以前就遭遇過這樣命運，坐在那里給他作毫無意義的固執的而實在又一無所見的凝視底目標，這是一種非常不愉快，而且實在是受不住的感覺，我總是儘快的把我位子掉換一下。而在眼前，作為這老人的犧牲品的，却是一個小個子滾胖的穿得很整潔的德國人，那人帶着一隻漿得很硬的高領，有一個出衆的紅臉孔，他是這舖子的一個新顧客，一個從里加來的商人，他的名字以後我知道，叫做亞當·伊凡涅契，休爾茲，他是繆勒的要好朋友，但是對於那老人或許多顧客他都還不會熟悉。他正在啜着甜酒，津津有味地讀着 *Dorfbader* 報，忽然抬起眼睛，瞧見那老人一動不動的眼光直盯着他。這使他老大不高興。亞當·伊凡涅契和所有「高等」的德國人一樣，是個暴躁而敏感的人。這樣給人家無禮地盯着，在他覺得是奇怪而且是侮辱的。他帶着抑制的憤怒，把眼睛避開那呆蠢的客人，自己嘟噥了一陣子。拿報紙把自己遮起來。但是不到五分鐘，他又耐不住狐疑地從報紙後面向外窺探一下：對方依舊是那樣固執地在盯着他，依舊是那樣沒有意義地在考察他，這回亞當·伊凡涅契還是沒有說話，但是當同樣事情重覆到第三次的時候，他可冒火了，他覺得他有義務要保衛他自己的尊嚴和不許在這樣高貴的人羣前面減低他們堂堂里加城的威信，他也許覺得他自己應該是這種威信的代表罷。他做了一個按捺不住的手勢，把報紙扔到桌子上，用報夾子猛烈地敲着桌子，為

了個人的尊嚴，他發起脾氣來，臉孔因為喝了甜酒和自尊心的關係變得沸紅。這一回他也把充血的小眼睛直瞪着那個冒犯他的老人。他們兩個——德國人和他的攻擊者——好像彼此用眼光的吸力在互相角鬥，等着誰先去臉，誰先把眼睛垂下來。亞當·伊凡涅契急驟地敲桌子和他那種尷尬的地位引起所有顧客的注意，大家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帶着嚴厲而靜默的好奇心，望着這兩位對手。這情形變得很滑稽，可是小個子紅臉孔先生那變反抗的眼睛里的吸力是完全白費了。那老人依舊直直地盯視着暴怒的休爾茲，簡直完全不覺得他是大家好奇心的目標；他泰然不動，彷彿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在月亮里一般。最後，亞當·伊凡涅契實在捺不住了，他發作起來。

「你幹嗎老是這樣盯住我呀？」他用德國話叫，帶着一種尖利的刺人的聲音和一種洞嚇的神氣。

可是他對手却依舊一聲不響，似乎不會懂得甚至不會聽見他的發問。亞當·伊凡涅契決心再用俄國話向他重說一遍。

「我問你，你老朝我這樣訂着幹什麼呀？」他加倍的忿怒地叫，「老子是皇宮裏都有名的呀，而你是誰也不知道啊！」他補了一句從椅子上跳起來。

可是那老人却連毫毛都沒有動一根。那些德國人中間發出一陣喃喃的憤怒聲音。繆勒給遣送

鬧驚動了，走進屋子里來。等他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之後，他怨那老人也許走個聾子罷，於之俯到他耳朵旁邊去。

「休爾茲先生請你不要老盯着他。」他儘可能的大聲說，注意地望着這個莫明其妙的客人。老人機械地望望繆勒，依舊是那麼呆鈍的臉上，顯出一種紛擾的思念，一種不安的激動底痕跡。他驚惶了一下，彎下身體，一壁嘆息和喘氣，一壁捉着他的帽子，跟手杖一起抓起來，他從椅子上站起，帶着一個叫化子被人家從坐錯的座位上趕出來那種可憐的微笑，預備走出屋子去。在這個可憐的龍鍾的老人底馴順而服從的慌張中間，有種東西是那樣激動着人們的同情和那樣絞壓着人們的心，那使所有在座的人，從亞當·伊凡涅契起，都立地改變了對這件事情的看法。這很顯然，那老人根本還談不上去侮辱別人，他只以為自己會像叫化子一樣被人家從任何地方趕出去罷了。

繆勒是個慈悲而富於同情心的人。

「不，不，」他鼓勵地拍拍那老人的肩膀說，「依舊坐着吧，休爾茲先生，只是請你不要特別朝他一個人看。他是皇宮裏有名望的人哪。」

但是那可憐的老人還是不理解這個；他比剛才格外驚惶了。他弓下身去拾起一條手帕，那是

一條破舊的藍手帕，剛從帽子裏掉出來的，接着又喚他那條狗，那狗一動不動地躺在地板上，把鼻子拱在腳爪上，好像睡得很熟似的。

「亞助爾加，亞助爾加，」他用一種上年紀的顫抖聲音喃喃地叫。「亞助爾加！」  
亞助爾加沒有動。

「亞助爾加，亞助爾加，」那老人著急地連聲叫，把手杖推推那狗。可是那狗依舊是老樣子。手杖從他手里掉下去。他彎下身去跪着。雙手抱起亞助爾加的頭，那可憐的狗死了。牠就是那麼不知不覺地在牠主人腳下，因為年紀太老或許也因為太餓而死掉了。老人朝着狗望了半晌，彷彿是吃驚，又彷彿不知道亞助爾加是死了似的；接着向他這個老僕人兼老朋友慢慢地俯下身去，把他蒼白的面頰貼着那狗的死臉。一分鐘沉寂地過去了。我們都被感動起來，末了，那可憐的老人站了起來。他臉色異常蒼白，像害了熱病似的混身發起抖來。

「你可以把牠來剝子一番罷。」富於同情的繆勒說，急於要想出辦法來安慰他（他說「剝子」，意思就是說「剝製」），（中譯註）「你可以好好地剝子牠，費沃多·卡立契·克魯格兒

（中譯註）剝製（*Stuff*）是把獸皮剝下來，塞進別的東西，依舊做成原來那隻野獸的

樣子，這裏說「剝子」是表示德國人說俄語發音不正確。



剝子得頂括括的；費沃多·卡立契·克魯格兒是剝子野獸的老手。」繆勒重複地說，從地下拾起手杖，交給老人。

「是啊，我剝子得極好的，」克魯格爾謙遜地說，挨到衆人前面來。

他是一個瘦長的善良的德國人，長着蓬亂的紅頭髮，鈎鼻子上架着一付眼鏡。

「費沃多·卡立契·克魯格爾做各種剝子品是極有天才的，」繆勒又補了一句，對於自己出的這個主意更加熱心起來。

「是啊，我對做各種剝子品是極有天才的，」克魯格爾又重覆一遍，「而且我替你剝子這隻狗，不要你一個錢。」他帶着過度慷慨的自我犧牲的神氣，再補上一句。

「不，你剝子牠，我來出錢！」亞當·伊凡涅契·休爾茲狂亂地喊，臉色比剛才紅起兩倍，輪到他說話，他就慷慨得熱情橫溢了，覺得他自己是造成這件不幸事件底無辜的起因。

那老人聽着這些說話，顯然一點也不會理解他依舊和剛才一樣的混身抖着。「等一等！喝杯上等白蘭地罷！」繆勒看見過這位難以理解的客人竭力在想走出去，大聲地叫起來。

他們把白蘭地拿來給他。那老人機械地拿起杯子來，可是他的手在發抖，還沒有拿到嘴唇邊，倒已翻了半杯，一滴也不會喝，仍舊放回盤子里。接着，他浮出一絲奇怪的，完全不適

合的微笑，踏着迅速的顛蹶的步子走出鋪子去，讓亞助爾加遺棄在地板上。每個人都驚愕得呆住了；有人在驚呼。

「Schwernoth! Was für eine Geschichte?」（碰到鬼！這是怎麼一回事呀！）那些德國人睜圓着眼睛面面相覷的說。

但是我却衝出去追趕那老人。離開鋪子幾步路，穿過靠右手一座門道，有條黑暗而狹窄的巷子夾在一些大房子的中間。似乎有什麼東西告訴我，那老人一定是轉到那巷子里去了，這兒靠右首第二家房子正在建造，圍着一些棚架。那座房子的籬笆幾乎伸突到巷子的中心，鋪着一些木板讓行人繞着籬笆走過去。我就在靠籬笆一個黑角落里找到了那老人。他坐在木板階沿的邊沿，兩隻手支着頭，肘子擱在膝蓋上，我在他旁邊坐了下來。

「聽我講，」我說，不知道該怎麼開頭，「別替亞助爾加傷心罷。跟我來，我送你回家去。別難過了。我馬上替你去叫掛子來。你住在那里呀？」

老人沒有回答，我委決不下該怎麼辦。巷子里又沒有一個過路人。忽然，他抓住了我的胳膊。

「氣悶啊！」他用一種粗嘎的，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氣悶啊！」

「讓我們到你家里去吧，」我叫着站起來，強迫地拉他起來。「你去喝些茶，上床睡罷……」

我去喊車子，我替你去找一個醫生……我認得一個醫生……」

我不知道還向他說了一些甚麼，他想掙扎起來，但是又倒到地下去了，又是用同樣粗嘎的，窸息的聲音喃喃地說起來，我俯下去更靠緊他一點，聽着他在說。

「在華西里耶夫斯基島，」老人喘着氣說，「六道街。六道……街……」

他不響了。

「你住在華西里耶夫斯基島嗎？那你走錯路了。那是往左走的，你往了右啦。我直接帶你去罷……」

老人沒有動。我拉起他的手，手像死了一樣的滑落下去，我瞧瞧他的臉孔，摸摸他——他是死了。

我覺得一切都彷彿在做夢一樣。

這意外的事件引起我莫大的困擾，在這困擾中間，我的熱度倒自己退了。那老人的住處終於找到了。他可並不住在華西里耶夫斯基島，就住在離開他死的地方不多幾步路，在克魯金大樓，緊靠着屋頂的第五層上面，他住着一個獨進獨出的樓面，有一個小門道和一間寬大而低矮的房間。

房間里開了三道裂孔算是窗戶。他生活很清苦。他的傢具只有一張桌子，兩張椅子，一隻很舊很舊的沙發，硬得和石頭一樣，裏面的毛都在向各處戳露出來；可是這些東西都還是房東的。火爐顯然很久沒有燒了。房間里也找不到一支蠟燭，我現在仔細追想起來，那老人到繆勒舖子里去，不過是想找個有亮的地方坐坐，和取點煖氣罷了。桌子上放着一隻陶器的帶耳柄的杯子，旁邊有一片陳麵包，什麼錢也沒有找到，一個小錢都沒有，連要找件給他埋葬用的換身襯衣都沒有；還是由旁人捐出一件自己的襯衫來作這用場。這很顯然，他決不可能像這樣孤獨地生活着，不消說該有什麼人不時來看他的。他們在他抽屜里找到了他的護照。死者是在外國出世的，但却是個俄國人。他的姓名是吉里美·斯密司，是個機器工程師，年齡七十八歲。桌子上放着兩本書，一本是簡短的地理，一本是新約的俄譯本，書的空白處都有鉛筆做的記號和手指甲刻劃的痕跡。這些書歸我拿去了。房東跟其他房客，我都查問過——他們很少知道他的情形。這大樓里有許多房客，大都是做手藝的或者做二房東帶包飯兼招呼的德國女人。這大樓的管理人，是個上流人物，也說不出關於這個前房客的什麼事情，只知道這房間是租六個盧布一個月，死者在這兒住了四個月，但是後來兩個月連一文房錢也不會付過，他正要打算趕他出屋呢。我又問是不是有什麼人常時來看他，但是誰也作不出一個滿意的答覆，這是一所很大房子，到這隻「諾亞方舟」（譯註）

來的人極多，誰也無法記得清楚，只有那看門人，在這大樓里已經雇用了五年。也許可以說出一些什麼，徧徧他在兩個禮拜以前回家到故鄉去了，留下一個姪兒來代理他，那姪兒是個年青伙子，倒有一半房客還不會見面過哩。我現在記不清楚當時的詢問是怎樣結束的，但是那老人終於是埋葬了。在這些日子里，我雖然有許多事情要照顧，可也會到華西里耶夫斯基島，到六道街去過一趟，到了那邊，我又覺得好笑起來，除了照樣的一排一排房子以外，我在六道街又能看到一些甚麼呢？但是我却奇怪，那老人在臨死時爲什麼要說六道街和華西里耶夫斯基島呢？難道他是發瘋嗎？

我看看斯密司留下來的房間，很喜歡它。我就把它租了下來。主要一點是因爲它寬大，雖然却極其低矮，起初我想那天花板會碰我腦袋的，但是不久也就習慣了。只花六個盧布一個月，要我再好的房子，大概也沒有了，尤其它是獨進獨出的使我喜歡。此外我所要做的，就是找個伏侍的人，因爲我不能沒有一個用人的，那看門人答應我每天來一次，做些絕對必要的事情。誰知道呢，我想，也許會有什麼人來探詢這個老人吧！可是他死去五天了，還不會有一個人來過。

（英譯註）「諾亞方舟」Noah's ark，見創世紀，古代洪水時諾亞所乘的大船。此處用

以譬喻這人多而雜亂的大樓。

## 第二章

那時候，正是一年以前，我還在幾家報館的編輯部里工作，寫寫作品。我堅信有一天我會寫出一些大部頭的好作品來。那時我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但是我到這裏住進醫院以後，這寫作就完全結束了，而且我相信我不久就要死了。既然我快要死了，爲什麼還要寫這些回憶呢？人家也許會這樣問罷。

我却抑不住不斷地回想着我一生中這痛苦的最後一年。我要把它們寫出來，而且要是我不是從事寫作職業的話，我相信我早已因爲痛苦而死去了。這一切過去的印象有時刺激我到了痛苦和煩悶的極點，還是把它寫了出來，這些痛苦倒比較減輕一點，緩和一點。它們會不至像癡狂像夢魔一樣。我這樣想。就只是機械地練習寫作吧，也還是有意義的。這會使我安慰，使我冷靜，重新引起我對於文學的老習慣，會把我的記憶，我的苦夢轉移到工作，到職業中去。……不  
錯，這是一個好主意。而這也可以作爲我遺留給我用人的一點東西，當冬天到來，他要裝雙層窗

格子的時候，可以拿我的原稿去糊窗子呀。

但是當我開始來寫我的故事，我不知道爲什麼忽然從攔腰里敘述起來。如果這一切故事都要寫出來的話，我是應該是從頭寫起的。好罷，還是讓我從頭開始罷，雖然我的自傳並不很長。

我不是在此地出世的，而是在遙遠的一個省份。我的父母應該說是善良的人罷，不過我却自幼年就成爲孤兒了，我被領到尼古拉·舍基伊契·伊契曼耶夫村，一個鄰近的小地主的家里。他收養我，完全是出於慈憫，他只有一個孩子，是個姑娘，叫娜泰莎——一個比我小二歲的孩子。我們像兄妹一樣在一塊兒長大。啊，我珍貴的童年啊，在二十五歲的今天再去憐悼它，嘆息它和只以熱情與感謝去回想它，那真多麼傻啊！在那些日子裏，天空有着那樣輝煌的陽光，却跟現在彼得堡的陽光是多麼的不同，而我們小小的心房，是那麼活潑而愉快地跳躍着。我們的四周都是森林和田野，不像現在這樣到處都是死相的石頭堆，在華西里耶夫斯基·尼古拉·舍基伊契所管理的花園和公園，是多麼驚人啊！娜泰莎跟我常常到那花園里去散步，花園外面是一片廣大的潮濕的森林，我們兩個曾經有一回在那里迷了路。快樂的黃金時代喲！第一次預嘗生活的滋味，是神秘而誘人的，而且瞥見它是那麼的甜蜜啊。在那些日子裏，每一簇灌木後面每一株樹木後面，都似乎有什麼人在生活着。神秘地，不被我們所見；仙境和現實是混合在一起；而每當夜霧深

窪中濃重地升起，蔓延在我們那座大谷的石壁上那些瀝不左近，一些灰白的蜿蜒的燐火被霧氣所籠罩住了的時候，娜泰莎和我彼此手握着手，帶着胆怯的好奇心，從山谷邊沿上向底下深處窺視着，每一刹那都盼望有什麼人會從谷底的濃霧中出現，走向我們或者呼喚我們；於是我們保姆講的童話就會變成確不移的真實了。好久以後，有一回，我偶然向娜泰莎提議，我們怎樣去弄他一本「兒童讀物」來；我們怎樣馬上跑到花園的池塘旁邊去，那里的老楓樹底下有我們愛好的綠色坐位，我們就在那里坐下，開始來唸一篇童話——「亞爾芳梭和達林達」。直到現在，我一記起這篇故事，心里就忍不住起一陣奇怪的戰慄，一年前我會經向娜泰莎重提起它的第一行：「亞爾芳梭，我這故事的主人公，是生在葡萄牙；他的爸爸唐·拉密羅。」等等的話，我幾乎流出眼淚來。這大概是很傻相的，當時娜泰莎對我的熱情報以奇異的微笑，或許也就是這個緣故罷。但是（我記得）她立刻就忍住笑，並且提起一些舊日的事情來安慰我，從這件事情講到那件事情，結果她自己也感動起來了。那真是一個愉快的晚上，我們談着當時每一件事情。我怎樣被送到地方市鎮上的學校裏面去——天哪，當時她是怎樣的號啕大哭啊！——還有我和華西里耶夫斯基永別的時候，我們最後分離的情形。我那時離開原來寄宿的學校，要到彼得堡預備進大學去。那時我十七歲，她十五歲。娜泰莎說，我當時是那麼一個拙笨的，土頭土腦的傢伙，人家看見我就



要發笑的。在分別的那一刻兒，我拉着娜泰莎到一旁，要告訴她一些極其重要的說話，可是我的舌頭不靈了，貼住我的上顎。她還記得我當時是極其激動。我們的話別自然並不會談出什麼來。我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或許她還不會理解我。我痛苦地哭泣着，因此沒有說什我麼就走開了。我們隔了極長遠以後，纔又在彼得堡見面了；那是在兩年以前。老尼古拉·舍基伊契爲了他的官司到彼得堡來，而我也纔剛剛開始我的文學事業。

## 第三二章

尼古拉·舍基伊契是出身於一個高貴的家族，那家族早已衰落了。不過他父每死後却留給一份很厚的田產，有一百五十名農奴。二十歲的時候，他到輕騎兵隊里去服務，一切都很順利；但是在軍隊里住了六年以後，他在一個倒楣的夜里，把全部財產都輸在紙牌上了。他一夜不會睡覺。第二天晚上，他又出現在賭台上，押下他那匹馬——他的最後產業。他拿到一付贏牌，接着二次三次都是贏牌，半個鐘頭之內已經贏回來他的一座村莊——伊契曼耶夫加小村，這座村莊據最後一次戶口調查，是有五十個農奴。他呈上一張請求退休的報告，第二天就離職了。可是他已經永遠喪失了一百名農奴。兩個月以後，他辭職獲得批准，給他保留一個陸軍中尉的階級，於是回到自己村莊的家里來了。他終身不談他輸錢那回事情，雖然他是個出名的好脾氣的人，可是如果果有誰要提起那件事情，他一定就會跟他吵架的。在鄉下，他勤謹地照料他的田地，在二十五歲那一年，他娶了一個出身於高貴家族的貧窮姑娘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蘇密羅夫，她完全沒有賠

嫌，不過她却在一個叫做蒙·里維契的法國僑民所辦的高等學校里受過教育，雖然沒有人能夠確實打聽出她學的究竟是些什麼名堂，可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却把這個資格終身引為榮耀。尼古拉·舍基伊契是個傑出的農業家。附近的一些地主都向他來學習管理田產的方法。幾年過去了，

忽然有一位地主彼奧特兒·亞歷山特羅維契·華爾戈夫斯基親王從彼得堡來到鄰近的田莊——一個叫做華西里耶夫斯哥的村莊上，那里有九百個農奴。他一到來，惹得所有附近的人都起了一番極大的激動。那親王年紀還輕，——雖然已經不是初期的青春。他在陸軍里有很高的階級，有重要的

親戚關係，又有財產；他是一個俊俏的人物，並且是個驃夫，這尤其引起附近太太小姐們的興

趣。人們談論着總督大人怎樣隆重地招待他。他和總督是有某種關係的。又說他怎麼靠他漂亮的

相貌引動了所有太太們的注意，等等的話。總之，他是彼得堡貴族社會那些輝煌的代表者之一，

那些貴族是很少在外省露面的，一露面自然引起異常的感覺了。可是那位親王却不那麼客氣，特

別是對那些於他沒有用處的和那些他認為是永遠比他卑下的人。他並不以為跟這些鄙人認識是合

式的事，由於忽視了這一點，他立刻就招出許多冤家來，因此，當他忽發奇想要去拜訪尼古拉·

舍基伊契的時候，每個人都極端地驚異起來。尼古拉·舍基伊契是他最近的鄰居這倒是確實的。

那親王給伊契曼耶夫家庭一個極深刻的印象，他立刻把他們兩老迷惑住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

對他特別熱心。很短一個時間之後，他就跟他們搞得很親密了，每天到他們那兒去，並且請他們到他家里去。他常常跟他們說故事，開玩笑，和彈着破鋼琴，唱歌。伊契曼耶夫一家人一直奇怪着，像這樣一個善良而可愛的人，爲什麼那些鄰近居民衆口一詞的都說他是驕傲，冷酷的自我主義者呢。人們也許以爲親王真的是喜歡尼古拉·舍基伊契，這個心地單純，坦白，直爽，沒有私心和慷慨大度的人罷。但是這一切不久就明白了。親王到華西里耶夫斯哥來，特別是爲了要革除他那個管理人，一個善於揮霍的德國佬，那傢伙是個自尊自大的人，而且是個農業專家，長着一頭尊貴的灰髮，戴起眼鏡，還有一隻鈎鼻子；可是他雖有這些條件，却毫無羞恥毫無限量的揩親王的油，而充其糟糕的，他把幾個農民活活地磨折死了。最後，伊凡卡羅維契的錯處給捉住了和揭穿了，他受到嚴重的申斥，說了許多德國人誠實話，但是儘管這樣，還是給歇退了，並且還遭受到相當的侮辱。親王需要一個管理人，他看中了尼古拉·舍基伊契，他是一個極高明的經理人才，而且在忠實一點上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人。親王似乎異常焦急，希望尼古拉·舍基伊契自己提出來，可是這沒有做到，於是有一天早上親王以極友誼和極謙恭的請求方式親自向他提議了。尼古拉·舍基伊契最初沒有答應，但是高額的薪水却打動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心，而親王加倍的懇切終於克服了他最後的猶豫。親王的目的達到了。人們可以推想，親王判斷人的本領是很

精明的。在他和伊契曼耶夫家族認識的短短時期中間，他立刻覺得他的對方是怎樣一類人物，他知道必須用熱情和友誼的方法去爭取對方，必須征服對方的心，沒有這些條件，單靠錢是沒有用處的。華爾戈夫斯基需要一個他可以永遠閉着眼睛信託的管理人，使他可以不必再到這華西里耶夫斯哥來跑，這正是他所打算的。他對尼古拉·舍基伊契所運用的魅力是那麽強烈，使後者對他竟是誠心誠意地深信他的友誼。尼古拉·舍基伊契是那麽一種心地單純，天真癡情的人，這種人雖然也有人不贊成他，然而在俄國我們這些人中間，却覺得這樣人是那麽的嫵媚可愛，他們對於他們所悅意的人，總是用全副精神去効勞（上帝知道是爲甚麼）而他們那種熱誠的程度有時竟會達到可笑的頂點。

許多年過去了，華西里耶夫斯哥的田產興旺起來。華西里耶夫哥莊主和他的管理人之間一直沒有絲毫摩擦的痕跡，彼此之間的關係也從來沒有超出過純粹的事務來往以外。親王雖然從不干涉尼古拉·舍基伊契的管理，可是有時他也給他一些勸告，那種出衆的精明和實際的能力，直使後者十分驚佩。這顯然看出他並不在乎花錢，然而在賺錢上却實在是極其聰明，在他訪問華西里耶夫斯哥以後五年，親王授給尼古拉·舍基伊契一個全權，代他在同省中買進另一份有四百名農奴的雄厚田產。尼古拉·舍基伊契高興了。親王的成功，他事業發展的消息，他的升職，都使他心

里感到和自己兄弟的事情一樣的親切。有一次，當親王表示出對他的意外的信任的時候，他的高興可達到頂點了。這是這樣發生的……但是這里，我覺得必須交代一些關於這位華爾哥夫斯基親王生活上的瑣節，他在我這故事中多少是一個主要的角色啊。



## 第四章

我已經說過，他是一個僕夫。他在年青時候曾經結過婚，結婚的目的只是爲了錢。他的父母在莫斯科早已敗得精光了，他什麼也沒有拿到。華西里耶夫斯哥田莊押了又再押，它被大宗的債款所拖累着。二十一歲那一年，親王不得不到莫斯科政府機關裏去做事，那時他窮得連一文小錢都沒有，正如所謂「舊家的討飯子孫」一樣，走入到生活圈子里。幸虧他娶了一個包稅商的老閨女，這纔把他打救了。

包稅商在賠嫁上面自然欺騙了他，可是靠他老婆的錢，他究竟把他田產買了回來，而且重新站穩了。落到親王手里的這位包稅商的女兒既不會寫字，就是把兩個字拚在一起都不會，臉孔又醜，可是却有一個偉大的德性：她脾氣好而又馴順。親王極力利用她這種性格。結婚後頭一年，他離開了他的老婆，這時她恰巧在莫斯科生了一個兒子，親王把孩子交給她的父親——那個包稅商——撫養，自己跑到另外一個省份做官去了。他在那里通過一位在彼得堡的監親戚底關係，弄

到一個優越的缺子，他的靈魂里渴望着顯達，發展和做一番事業，他認爲無論在莫斯科或彼得堡他決不能跟他老婆住在一塊，他決定在那個省份里來開始他的事業，直到有更好的事情時候再說。人家傳說，就在他結婚的頭一年，他老婆就被他獸性的行爲磨折得不堪。那傳說尼古拉·舍基伊契聽了很反感，他熱烈地替親王辯護，說他決不會有卑鄙的行爲。但是七年以後，親王的老婆死了，做驢夫的立刻就回到彼得堡來。他在彼得堡確實引起了一些小小的注意。他的財產，他的俊俏容貌，他的青春，他許多漂亮的特點，他的機智，他的嗜好和他從不減低的豪興，使他在彼得堡的出現，顯得並不是一個詭譎之徒或幸運的獵取者，而却是一個完全有獨立地位的人物。據說他確實是有些迷人的地方；有些卓越而具有威力之處。他對於女人們，尤其有吸引力。他和一位交際花的曖昧關係，給他一些不大好聽的名聲。他生性雖然很精明，而且幾乎是慳吝，可是花起錢來却並不節省；假如是該花的話，他可以在紙牌上輸錢，而且可以輸去大批錢，不動一點聲色。不過他並不是到彼得堡來玩兒的。他是決意來幹一番事業和最後樹立他的地位的。他達到這個目的了。他在社會上的成功，使他的一位闊親戚耐斯基伯爵那樣吃驚——如果他只是作爲一個普通找差使的人去求見，那伯爵決不會理他的——他認爲應該而且可以給他一種特殊的垂青，甚至可以屈尊把他那個七歲的兒子接到自己家里來撫養。他到華西里耶夫斯哥去以及和尼古拉·



舍基伊契認識就是在這個時候。靠着這位伯爵的勢力，他終於在一個極重要的駐外大使館中弄到一個優越的官缺，於是他出國去了。這之後關於他的傳說就不大清楚了。人們也談到他在國外一些不愉快的遭遇，不過誰也不能確定說是些什麼事情。惟一知道的，就是我上面所說過的，他置了一份有四百個農奴的出產。過了許多年，他從國外回來了；他的官階已經很高，而且立刻在彼得堡找到一個極重要的位置。一個謠言傳到伊契曼耶夫加莊，說他將要續絃了，這段婚姻將使他攀上一份有錢有勢的極顯赫人家。「他是踏上富貴大道了，」尼古拉·舍基伊契快活地擦擦手說。那時我正在彼得堡大學里讀書，我記得尼古拉·舍基伊契爲這件事特地寫了一封信給我，問這個消息確實不確實。他也寫了一封信給親王，替我懇求一點好處，但是親王把那封信攔着沒有覆。我只知道那位從前在伯爵家里撫育大的少爺，以後進了官立高等學校（Lycee）現在十九歲已經結束學業了。我把這些寫信告訴尼古拉·舍基伊契，並且告訴他，親王異常喜歡他的兒子，縱容他，而且已經替他在打算未來的前途了。這一切我都是從那些認識小親王的同學處聽來的。大概就在這時候吧，有一天晴朗的早晨，尼古拉·舍基伊契接到親王一封信，使他大大的吃了一驚。

正如我上面所敘述過，直到這時以前，親王跟尼古拉·舍基伊契的關係，只局限在枯燥的事

務文件的往來，現在他却用一種最細膩的，披肝瀝胆的友愛的態度，給他寫信來談他私人的事情了。他埋怨他的兒子，說那孩子荒唐的行爲使他担心，又說，像這樣一個年輕人的頑皮，自然並不必過於看得嚴重（他顯然是想表示他自己公正），不過他却決心要懲治他兒子一番，嚇唬他一番；這即是說，要把他送到鄉下來託給尼古拉·舍基伊契。親王還寫着，他完全信賴「他善心的，大度的尼古拉·舍基伊契，更信賴安那·安德烈耶夫娜。」他請求他們兩位把這個無賴漢收留在他們的家里，在靜恬的生活中教導他的理性，能够愛就愛他，而最重要的，要「灌輸生活行爲中那種主要的嚴格而有益底原理」，以改正他輕浮的性格。尼古拉·舍基伊契不消說熱心地接受了這件事情，小親王來到了。他們像對兒子一樣的歡迎他，不久，尼古拉·舍基伊契愛他就跟愛他的娜泰莎一樣。甚至到後來這孩子的父親跟尼古拉·舍基伊契終於鬧翻了以後，後者有時還欣然地談起他的亞歷沃沙——這是他對於亞歷克舍·披特羅維契親王（按即小親王的名字——譯者）習慣的稱呼。他確實是個可愛的孩子；漂亮，纖柔，有些神經質，很像一個女人，不過同時他是愉快而且心地單純，具有容受高尚感情底純潔的靈魂和一顆率直和愉悅底愛的心。他成爲這一家的寵兒了。他雖然已經十九歲，却完全是個小孩子。這很難教人猜想，他父親——據說他是那麼愛他的——爲什麼要把他送開。據說他在彼得堡過着一種懶惰和輕浮的生活，因爲不肯去服

軍役，使他父親失望。尼古拉·舍基伊契不會去問亞歷沃沙，因為親王在那封信上對於懲罰他兒子的真實原因顯然是保持緘默的。不過外面有種種謠言，說亞歷沃沙怎樣不能寬恕的貪婪，說他和一個女人私通，說他跟人家挑起決鬥，說他在紙牌上輸的一塌糊塗；甚至說他濫用別人的錢。還有一個謠言，說親王決定懲罰他的兒子，並不是因為他荒唐，只是爲了一種某種純粹自私的動機。尼古拉·舍基伊契憤怒地駁斥了這種說法，特別是因爲亞歷沃沙非常愛他的父親，他從童年時代到少年時候對他父親什麼也不知道，他談到他父親時候總是帶敬崇和熱誠；顯然他是完全在他父親影響之下的。亞歷沃沙有時也閒談到一位伯爵夫人，說他跟他父親都向她調情，並且說到——亞歷沃沙——怎樣戰勝了他的父親，和怎樣使他父親惱得可怕。他常常帶着高興，帶着孩子般的單純，帶着清朗和愉快的笑來談這件故事，但是尼古拉·舍基伊契立刻把他阻止了。亞歷沃沙並且還證明他父親想結婚的傳說是確實的。

他被放逐出來已經一年了，他平常每隔一定時期總要寫封恭敬而平和的信給他父親，最後他在華西里耶夫斯哥是件得那麼合式，當那年夏天他父親親自來到的時候（他在事前把來訪問的事情通知了尼古拉·舍基伊契，這位流放者親自請求他父親，讓他儘可能的留在華西里耶夫斯哥，說鄉村生活是他真正合式的理想。亞歷沃沙一切的衝動和傾向都是一種出於過度的神經質的激

感，一種熱烈的心腸，一種有時幾乎近乎矛盾的無責任感，一種對於外來諸影響的極端容易接受以及完全缺乏意志力底結果。但是親王聽他的請求却有些懷疑了。總之尼古拉·舍基伊契這一次幾乎是不能明白這位從前的「朋友」了。華爾戈夫斯基親王是奇怪地改變了。他對尼古拉·舍基伊契突然變得特別的吹毛求疵。當他們共同查閱田產賬目的時候，他顯出一種令人嫌惡的貪婪，吝嗇，和一種莫明其妙的猜疑。這一切深深地傷了那善良的尼古拉·舍基伊契的心；他有好些日子不敢相信他自己的感覺。這一回什麼事情都和十四年前初次來訪時截然相反了。這一回親王跟所有的鄰居都交起朋友來，那些重要的人物自然更不必說。可是尼古拉舍基伊契家裏，他却一次都不曾去拜訪過，他只把他作爲一個他的下屬來看待。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突然發生了。沒有什麼明白的理由，親王跟尼古拉·舍基伊契之間發生了一場猛烈的口角，彼此雙方在叫喊着暴怒的侮辱的話，都給人家聽到了。尼古拉·舍基伊契忿怒地離開華西里耶夫斯哥，但是爭鬧並不會停止。一種難聽的謠言傳遍了鄰近村莊。那謠言說尼古拉·舍基伊契看穿了小親王的性格，打算利用他的缺點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說，他的女兒娜泰莎（她那時十七歲）已經吊上那二十一歲青年的膀子了，又說做爹娘的表面上雖然裝做不注意，實際上却在促進這個戀愛，那個有所企圖的和「無廉恥的」的娜泰莎已經迷上了這位青年，而且由於她的努力，使他在這兒住了一整年，

却不會與鄰近那些地主的高貴家庭裏那麼衆多的良家閨女中間任何一個接觸過。那謠言還確定說，這一雙戀人已經計劃好到離開華西里耶夫斯哥十五俄里的格里高耶伏村子裏去結婚了，表面上裝做瞞着娜泰沙的雙親，實際上他們是全知道的，並且以他們可惡的示意在鼓勵着他們的女兒。實在說，地方上這些男男女女貪嘴的人關於這件事所散播的一切謠言，是足夠我寫滿一卷書。然而最主要的，是這一切謠言親王全盤無疑地相信，而且在接到從這個省份里寄去的一封信匿名信以後，就單單爲了這個緣故跑到華西里耶夫斯哥來了。人們也許會想，凡是知道一點尼古拉·舍基伊契的人，對於這些攻擊他的罪名，總不會相信半句話罷。然而事實往往是這樣，凡是一個人愈興奮，便愈講得厲害，雖然他們並不能證實這謠言，但是他們却在搖頭，而且……毫無餘地的攻擊他。尼古拉·舍基伊契太不屑爲這些謠言去替他女兒辯護了，而且還頑固地禁止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去向鄰居作任何解釋。娜泰沙自己給人家誹謗得這樣程度，她都對這一切謠言和攻訐一點也不知情，直到整整一年以後纔曉得。他們小心地把這全部謠言向她瞞住，而她呢却像十二歲的小孩子一般，快樂而又天真。這時雙方的裂痕越鬧越深了。多事好問的人決不錯過時機的，造謠家和假證人挺身出來，使親王相信尼古拉·舍基伊契管理了那麼長久一個時期的田莊，決不會是個誠實的模範者，尤其兇的，說三年以前尼古拉·舍基伊契在賣樹木的一筆賬上，

侵吞了一萬二千盧布，還說關於這件事是可以向法庭提出無可指摘的證據的，特別是關於這件買賣，他不曾得到親王合法的允許，只憑他自己的判斷去幹，而在事後勸誘親王說這件買賣是必須做的，又說他只把賣木頭實際得到的款子中間一筆極小的數目送給親王。自然，這一切只是謊言，到後來都證明了，但是親王却全相信這些話，並且當着證人的面前罵尼古拉·舍基伊契是個賊。尼古拉·舍基伊契忍耐不住，也用同樣侮辱的話回答了他。一場可怕的事就發生了。官司就立刻打了起來。尼古拉·舍基伊契拿不出確定的證件，他既沒有大力的撐腰者，又沒有打官司的經驗，立刻就弄得很糟糕。他的財產被扣押起來了。這位被激怒的老人，拋開一切事務，把在省里的事情託給一位有經驗的代理人，決定親自到彼得堡去打官司了。不久以後，親王大概也明白，他控告尼古拉·舍基伊契這事情是錯的，但是雙方的侮辱已經是那麼深，根本就談不上和解了。狂怒的親王堅持到底要打贏這場官司，就是說，一定要剝奪掉他從前管理人的最後一片麵包皮。

## 第五章

伊契曼耶夫家族就這樣搬到彼得堡來了。我這里並不打算來描寫我和娜泰莎久別重逢的情形。這四年中間我從不曾忘懷過她。不消說，我自己並不十分理解，我是帶着怎樣一種情感在想着她的，但是當我們的重新見面的時候，我感到她已經注定了我的命運女神了。在他們初到的幾天中，我老是想，她在這四年中間還不會懂得多少人事罷，依舊是跟我們分別時候一樣的一個小姑娘罷。但是後來我每天在她身上發現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新的東西，那似乎故意隱藏着的，似乎那姑娘是對我在隱藏着她自己——這個發現是怎樣的一種快樂啊。

搬到彼得堡來以後，老人起初是易怒而且憂鬱。一切事情進行得不大順手。他常常憤慨，突然大發脾氣，或是埋頭在事務的文件中間，沒有心思來管我們。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彷彿得像一個神經錯亂的人似的，起初是甚麼也不能理解。彼得堡把她嚇慌了。她嘆息而充滿着疑懼，她泣念着她舊日的環境，泣念着伊契曼耶夫加田莊，焦灼地想到娜泰莎年紀大了，沒有個人替她在打

算；她因爲沒有人可以傾訴自己的心事，便突然對我出奇地親密起來了。

他們到來以前不久，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這是我開始文學事業的第一着，因爲是生手，也起先不知道該怎樣去處理。我對伊契曼耶夫家人不曾提起它一個字。他們幾乎要跟我吵架，說我過懶惰的生活，就是說，既不去做官，又不去找個職業。老人苛刻地和憤怒地責備我，自然他是出於一種父性般的焦慮的。我其實就是不好意思告訴他我在幹着什麼。可是我怎麼能夠直接地告訴他，說我不願去做官只想寫小說呢？因此我瞞了他們很久一個時候，說我還不會找到一個職業，正在竭力的找哩。尼古拉·舍基伊契也沒有工夫來追究我。我却記得有一天，娜泰沙在偷聽着我們的談話，她把我神秘地拉到一旁去，帶着眼淚，懇求我想想我的將來。她不住的問我，想探究出我到底在幹甚麼，當我甚至拒絕告訴她我的秘密，她要我賭咒，不要做一個懶惰者和閒蕩者來毀壞我自己。我雖然不會對她承認我在幹着什麼，我却記得我當時很想從她口裏聽到一句稱贊的作品，我的第一部長篇底話，那我可以把以後我所聽到的批評家與評論家的最恭維的評語一概拋棄不管，最後我的長篇寫成了。（英譯註）在它出現以前，文藝界中很有些閒話。但在B先生（按暗指倍林斯基——譯者）讀了我的原稿，却高興得和孩子一樣。不！這並不是我對

（英譯註）此處指陀思退夫斯基的第一部長篇「窮人」，以及他被倍林斯基所接受。



於我成功第一次狂悅底一剎那，如果我確會高興過的話，我第一次的狂悅是在我把原稿給任何人看或請給任何人聽以前；在那些漫漫長夜裏，我消磨在崇高的希望與夢想中間，和對我作品的熱愛中間，我和我的幻想，和我所創造的人物共同生活着，好像他們是我的家人，是實有其人；我愛他們，我爲他們高興和悲嘆，有時爲我天真的主角流着眼淚。我無法描述出，那兩位老人家對我的成功是怎樣的高興，雖然最初他們是可怕地吃驚的，這在他們看來是多麼不可思議啊！

拿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來說罷，她幾乎不能使她自己相信，這個人人稱讚的新作家就是這幹幹那幹幹的小萬尼亞呀，她對這事情不斷的搖着頭。那老人一時也不肯相信，最初謠言傳來，他確實是駭了一跳；他議論我不到官場上去做事業的損失，又議論一般著作家底不道德的行爲。但是新的消息不斷傳來，接着報上也登起來了，最後有幾位他所敬重的和相信的人物也說出一些稱讚的話來了，這總迫得他改變態度。當他瞧見我忽然該了許多錢，而且聽說寫一部文藝作品可以拿到那麼多錢的時候，他最後的懷疑消失了，他的懷疑迅速地變爲充滿着熱情的信仰，對於我的幸福高興得和孩子一樣，他突然趨向到另一極端，沉醉在對我未來底狂妄的希望和最眩人的夢想中間了。他每天替我理想一樣新的事業，一個新的計劃，而在這些計劃中間，他簡直是無所不想到！他甚至對我表示一種特殊的尊敬，這在以前連痕跡都沒有的。但是我記得，有時他又突然被

狐疑所侵襲而且迷惑住了，這往往是在幻想最熱烈的時候。

「一個作家，一個詩人。這終歸有些奇怪……幾時有個詩人在這世界上曾經發達過來呢，幾時聽見他們做過高官大府呢？他們只不過寫寫字的傢伙罷了，那是靠不住的啊。」

我注意到，這種懷疑和微妙的問題往往是在黃昏的時候被他們想起來的（我對於這些瑣碎的事情和這一切黃金時代的事情是記得多麼清楚啊！）。一到黃昏，我這位老朋友就常常變得神經過敏，容易感動和多疑了。娜泰莎跟我知道這一點，常常在這時以前準備逗他發笑。我記得我打算跟他講一些故事使他快樂，譬如說蘇馬羅戈夫做了將軍，德柴文受到人家送他的一隻裝滿金子的鼻煙壺，和皇后娘娘怎樣去訪問羅蒙諾梭夫等等故事：我還告訴他關於普式庚和果戈里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這一切我全知道，」老頭兒回答說，雖然他也許還是第一次聽到這些故事呢。「哼：萬尼亞，我高興你那些胡謔還不是詩，詩是胡說八道，我的孩子，你別跟我辯嘴，要相信像我這樣的老頭子。我只希望你好啊；那只是胡說八道的東西，白白的浪費時間呀！寫詩是小學生子做的事情；詩把像你們這樣的一批年青小伙子拖到瘋人院去了……就算普式庚是個偉大人物罷，誰敢說不是呢！然而也不過有一些好聽的韻文，別的也說不上什麼。一種沒有壽命

的東西罷了……雖然我讀的也實在並不多……散文就不同了。一個散文作家可以教導人家——他能够說些譬如關於愛國，或者一般的關於德性的話……是的！我不知道該怎樣表達我的意思，我的孩子，不過你是明白我的；我說話是出於仁愛。不過，唉，唉，讀罷！」他用一種鼓勵文人的斷然神氣結束他的話，最後我拿出書來，我們吃完茶圍着桌子坐下來。「讀給我們聽吧，你寫的一些甚麼；人家在爲你大吹大擂呢！讓我們聽吧！讓我們聽吧！」

我打開書來，準備讀。我的小說是那天剛從印刷所里印出來的，終於弄到了一本，我急急地讀給他們聽。

我是多麼煩惱和悲哀，不能在從前把我的原稿唸給他們聽，那些原稿是在印刷工人的手里！娜泰莎簡直煩惱地叫了起來，她吵着責備我，爲什麼不讓她在別人之前來讀它。……但是現在我們倒底圍着桌子來讀它了。那老頭兒裝起一副作古正經的批評神氣，他打算非常非常嚴格來批評它，「讓他自己來決定，」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態度也特別嚴肅。我相信她對於這次讀小說是具有一個新的心思。她早已經注意到，我是用種無限的愛在看着她寶貝的娜泰莎，我向她說話時候，氣急而眼光失神，娜泰莎呢，也同樣的比從前更溫柔地在看着我。是的，那時機終於到來了，在這成功的、黃金般希望的、和全然快樂的一剎那間到來了，一切一切都一下子到來了。那

老太太也注意到，她的丈夫開始在過份地稱讚我，並且用特殊的眼光在望着他的女兒跟我。……於是她突然害怕起來了；我畢竟不是一個伯爵，不是一位貴族，也不是一位當權的親王，甚至連一位胸前掛着勳章的年青美貌的樞密顧問官也不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希望是不肯在半路就拋棄的。

「人是值得稱讚的，」她想着我，「可是人家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啊。一個作家，一個詩人……可是作家究竟又是甚麼呢？」

## 第六章

我把我的小說向他們一次讀完了。我們吃過茶就讀起，一直坐到兩點鐘。那老頭兒起初皺着眉頭。他期望我寫出一些無限崇高底東西，那即使超出他的理解也不妨，但無論如何必須是崇高的。可是現在他所聽到的，却只是些那麼平凡那麼熟悉的東西——簡直就跟他周圍所遇到的事情一樣。只要那主人公是個偉大的和有趣的人物，或者有點歷史性的，像羅斯拉萊夫或姚萊·米羅斯拉夫斯基一樣，那也就罷了；可是偏偏寫成一個卑微的，踏在人家腳下的怪蟲蠢的書記，連制服上的鈕扣都掉了的人；而這一切又是用那麼平板的白話寫出來，那就跟我們所講的白話一樣……奇怪！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疑惑地望着尼古拉·舍基伊契，嘴巴簡直就有點撇起來，好像憤慨似的。「這種胡謔的東西，難道真的值得印成書嗎，而且他們還要給他錢。」她臉上就活畫着這樣的話。娜泰莎是全心全力在注意，貪婪地聽着，從不把眼睛離開我，她望着我嘴唇唸出每一個字，她自己的小嘴唇也跟着動起來。可是我還沒有讀完一半，三個人的眼睛裏全翻下眼淚來

啦。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當真大哭起來了，從她的驚呼中間，我看出她是用全副心腸在替我的主人公着急，和以一種極大的天真在盼望把他從苦難中拯救出來。老頭兒已經拋棄他要求崇高底希望了。「這很明白，你不能夠從第一步跨到樹頂上去；就是這句話，這只是一個小故事罷了，可是却絞痛了你的心，」他說，「寫這些日常的事情却是教人容易明白，容易記得，而且教人家知道，給人家踏在最底下的，最卑微的人，也還是一個人，一個兄弟啊。」

娜泰莎聽着，哭着，在桌子底下偷偷地緊捏着我的手。小說讀完了。她站了起來，臉頰飛紅，眼淚盈眶。突然她捉住我的手，吻了一下，奔出室外去了。做父親的跟做娘的彼此面面相覷的楞着。

「噫！她是一個多麼熱情的傢伙呀！」老頭兒說，被她女兒的行動驚駭了。「可是這無所謂，無所謂，這是好的，一種強烈的衝動！她是個好女孩子……」他喃喃地說，斜起眼睛望着他的老婆，似乎在證明娜泰莎沒有錯，同時也要替我辯護。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雖然在讀小說時候也受了刺激和感動，但現在她那神氣却彷彿要說：「自然，馬西登的亞歷山大是個英雄啊，但是爲甚麼一定要打爛家具呢？」（英譯註）這類的話。

娜泰莎馬上又跑回來，活潑而快樂，走到我面前，調皮地捏了我一把。那老頭兒原想再來扮

一回對我小說的嚴峻批評家，可是他高興得忘記了，而且他裝不出他那副神氣了。

「唔，萬尼亞，我的孩子，這是好的，這是好的！你安慰了我，比我所希望的更舒了我的心。這並不崇高，這並不偉大，那是很顯然的……哪邊放着一本「莫斯科的解放」，那是在莫斯科寫的，你知道。唔，你從那本書的頭一行就可以看到，我的孩子，那位作家就好像是一隻老鷹高高在飛，可以這麼說，不過你要知道，萬尼亞，你的却比較簡單，比較容易懂。這是爲什麼我喜歡它，就因爲它容易懂，它似乎跟我們更相近；這一切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事情，那種飛得高高的胡謔有甚麼用呢？我自己懂都不想去懂它哩。我對文學方面還要求進步一點。我稱讚它，但是不管你怎麼說，這又字是不够精鍊的。不過現在太遲了，已經印好了，除非等到印第二版。可是，我說，我的孩子，這也許會印第二版的！那時你又又可以拿錢了！哼！」

「你這本書真的能拿到那許多錢嗎，伊凡·披特羅維契？」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說，「我看看你，終有點不大相信。我的天，現在什麼東西都有人出錢了！」

「你知道，萬尼亞，」老頭兒說，越來越激動了。「這雖然不是做官，也是一種事業啊。就

（英譯註

這是從果戈理的「巡按使」中引出來的，是說一個歷史教員的故事，他過於

熱情，在上課時候把幾把椅子都打爛了。（按此處喻何必如此衝動之意。）

是我們皇上也會讀它的呀。你不是曾經告訴我說，果戈理得過半獎金並且派到外國去過嗎？假如你也是那樣，你怎麼呢，唔？或許這還太早了吧？你還得再寫些東西出來吧？那末，寫啊！我的孩子，儘快的寫啊，不要得到一點榮譽就停止了。什麼東西阻礙着你呀？」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是帶着那樣一種確信的神氣，那樣一種溫和態度，使我沒有勇氣去打斷他，和對他的幻想潑上一盆冷水。

「也許他們會立刻送你一隻鼻烟壺罷，他們會嗎？怎麼不會呢？他們要鼓勵你呀。而且誰料得到呢，你也許會召進宮去引見呢，」他神氣地旋着左邊一隻眼睛，半低聲地袖了一句「——或且不會吧？進宮還太早吧？」

「進宮去，那確是太早！」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帶着一種瞧不慣的神氣說。

「再一分鐘，我看你要封我做將軍了，」我回答說，大笑起來。

老頭兒也笑了。他是太高興了。

「將軍大人，您可要攪些東西吃破！」娜泰莎頑皮地叫，她這時已經替我們把晚飯拿來

了。

她笑着跑到她父親身邊去，把她溫暖的手臂抱着他。



「親愛的，好爸爸！」

老人家被感動了。

「唔，唔，這全好！我是打心眼兒里說話的，將軍也罷，不是將軍也罷，來吃晚飯吧。嚇，你這個熱情的丫頭！」他補了一句，拍拍娜泰莎飛紅的臉頰，他每回碰到舒適的時候，老是愛這麼拍拍的。「我那麼說，因為我愛你呀，萬尼亞，你要曉得，就使你不是一个將軍罷（那還遠哩！），你總是一個出衆的人，一個著作家呀。」

「爸爸，現在，他們是作興叫『作家』的。」

「不叫著作家嗎？我可不知道，好的，那末就算作家吧。不過讓我告訴你，我要說什麼；自然，人們又不生來就做內廷侍衛的，因為你們只寫小說呀；那是用不到去夢想的，不過你總之可以使你自已出名。去做做隨員之類的官，他們可以派你到外國去，爲了增進健康可以到意大利去，或者爲了完成你的學業可以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他們可以送你錢。自然在你一邊說，這一切都必須是光榮地去得來；你必須靠工作，靠真正的工作去得到錢，並不靠各種各樣的栽培。」

「而且那個時候，你不要太驕傲，伊凡·披特羅維契。」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補了一句笑了。

「你最好馬上給他一塊勳章吧，爸爸；可是做隨員究竟有甚麼好處呢？」她又在我手臂上捏了一把。

「這丫頭老開我玩笑，」老頭兒說，愉快地望着娜泰莎，她的臉頰發紅，眼睛像星星一樣的閃着光。「我想，我說話也許真的是沒有打中目標，孩子們；不過我老愛這麼着，……但是，你知道，萬尼亞，我一直對你奇怪：你是那麼十足的單純啊……」

「呵，我的天，他不是這樣還能怎樣呢？爸爸。」

「唉，不，我不是說這個。只是說，萬尼亞，你這副臉孔可不是人們所說的詩人的臉孔。詩人的臉孔是蒼白的，他們說，你知道的，詩人，是有這樣的頭髮，你知道的，眼睛里還有那麼一種眼色……像哥德跟其他那些詩人一樣的。我在阿培登（Abaddon）的書里讀到過的……怎麼，我又說錯了嗎？嘿，這混蛋，她又存吱吱的笑我哩！我並不是一個學者，我親愛的，可是我也能感覺呀，唔，臉孔不臉孔，那沒有多大關係，你這臉孔我覺得是完全不錯，我很喜歡它……我不說這個……只是說，要誠實，萬尼亞，要誠實。那是重要的事情，生活得誠實一點，別騙人！路是在你前面的。誠實地做你的工作，這就是我所要說的；不錯，這就是我所要說的！」

這是一些奇妙的日子。每天晚上，每個空閒的鐘頭，我總是跟他們在一起。我把文藝界和作

家的消息帶給他老人家，我不懂得爲什麼，他開始對這些發生了極熱烈的興趣。他甚至讀起B先生的批評論文來，關於B先生，我會經對他談過許多。他熱烈稱讚他，雖然他很少能懂他，而且還痛罵那些在 *Norther Drope*（「北方的微聲」）報上寫文章底他的敵人們。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睜大着眼睛在注意我跟娜泰莎，可是她却甚麼也不會看到。我們之間那句話兒已經說出口了，我終於聽到娜泰莎低着頭半張着嘴，低聲地說出一聲「好的。」可是做爸媽的直到後來纔知道。他們有他們的想頭，有他們的忖度。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搖了好久頭，這在她看來有點不可思議和可怕。她對我沒有信心。

「是的，在你順利的時候，這自然是極好的，伊凡·披特羅維契。」她說，「不過突然碰到破產或者這一類事情，那怎麼辦呢？只要你什麼地方有個把差使那也就罷了！」

「我有些話要跟你談談，萬尼亞，」老頭兒鼓起勇氣說，「我已經看出了，我已經注意這件事，而且我承認，我很高興你跟娜泰莎……你懂得我意思啊。你瞧，萬尼亞，你們年紀全還輕，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話是對的。讓我們等一個時候。就算你是有才氣，或許是有出衆的氣才罷……可並不是像人家最初稱讚你的什麼天生奇才，不過是一種單純的才氣罷了（我今天讀給你聽 *Drope* 報上那篇文章，他們對你太不客氣了，不過那究竟不是一張甚麼了不起的報紙）……是的

你瞧，才氣並不是銀行裏的存款啊，而你們兩個都是窮的。無論如何，讓我們等一下，等一年半或者一年。假如你攪得很好，站穩了自己，娜泰莎會是你的人。假如你不能成功——那你就自己決斷罷。你是一個誠實的人，把事情仔細想一想……」

這樣，我們就把這件事情撇開了。這是那一年中間的事。不錯，差不多剛剛一年以前。九月裏一個晴朗的日子，我去看我的老朋友，我覺得不舒服，心裏很難過，倒在椅子裏，幾乎暈過去，他們看到我着實慌了，我的腦袋在旋，我的心發痛，因為這個緣故，我以前十回走近這門口，又十回的沒進門就回去了，不過這並不是因為我在事業上失敗，沒有錢又沒有榮譽；也不是因為我還不會當隨員，不會派到意大利去養身體。這是因為一個人可以度一年如度十年，而我的娜泰莎在這一年中確是度過十年了。我們之間互着無垠。我記得我坐在老人前面，沒有說甚麼，手指無意識地撕着我那已經破了的帽緣；我坐着，我不知為什麼，在等娜泰莎進來。我的衣服是破爛的，而且不合我的身；我的臉孔變得又黃又瘦，陷了下去。可是我還是一點不像一個詩人，我的眼睛也沒有一點莊嚴神氣，如像過去那好心的尼古拉。舍基伊契所說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含着真摯的固有的憐憫望着我，心里想着：

「他是快要和娜泰莎來訂婚了。上帝見憐，保全我們吧！」

「你不喝些茶嗎，伊凡·披特羅維契？」（茶炊正在茶上沸着）。「你怎麼的啦？」她問我，「你簡直是個病人了呀，」她用一種悽惋的聲音說，那聲音直到我現在還能聽見。

而她那樣子，我直到現在也還能看得見，那彷彿就是今天的事情似的。我甚至可以看見她向我說話，眼睛里露出另一種焦灼，他老年的丈夫臉上也罩籠着同樣的焦灼，他坐着在沉思，而他的茶已經冷了。我知道他們這時正爲了跟華爾戈夫斯基親王打官司而在可怕地憂慮着，那官司看來不大順手，而且他們此外還有種新的憂慮，使尼古拉·舍基伊契傷心，並且使他害病了。

那位引起全盤糾紛以致於打官司的小親王，在五個月以前找到一個機會來看望伊契曼耶夫家族。老人家向來是像對兒子一樣的愛他，而且幾乎每天都要談起他的，看見他來了，高興地迎接他。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記起華西里耶夫斯哥的事情，淌起眼淚來了。亞歷沃沙瞞着他父親越來越勤的去看望他們。尼古拉·舍基伊契憑着他的誠實，坦白和正直，憤慨地不屑作任何的戒備。他高貴的驕傲使他不考慮，假如親王知道他兒子心裏看不起他一切妄誕的懷疑，又在伊契曼耶夫家受接待，他會說什麼話呢？可是老人家却不知道他自己是否還有力量受得起新的侮辱。小親王幾乎每天都到他家里來了。兩老都高興他來。他時常跟他們在一塊兒混到半夜，直到過了午夜以後很久纔回去。不消說，他老子最後是聽到了。接着而來一個可怕的凌辱。他用一封兇惡的信侮

辱了尼古拉·舍基伊契，依舊跟以前一樣的方式，斷然地禁止他兒子到他家里去。這是在我那天去他們家里以前兩個星期所發生的事。老人家是可怕地沮喪着。難道他的娜泰莎，他清白的高貴的女兒，又要牽累到這種污穢的誹謗，這種下流的把戲里去嗎！她的名字已經被那個損害他的人污辱地叫出來了，難道這一切都算了就不報仇嗎？

頭幾天里，他絕望地倒在床上。這一切我都知道。雖然最近三個星期來，我一直害病和沮喪地獄在家里，不會去看他們，這些事情都詳細地傳到我的耳朵里。可是此外我還不知道……不！那時我只是感覺到，什麼事情要發生；我知道——但是我不能相信——除了這些焦慮以外，還有些東西會比世界上任何事情更苦惱他們。我看着他們十分痛苦。是的，我是在痛苦中間；我不敢去揣想，去相信而且儘我可能去延遲致命的一瞬。而這時我却是在爲這事情跑來了。我覺得那天晚上我是給他們吸引來的。

「唉，萬尼亞」老人家忽然驚醒過來說，「你真的沒有害病嗎，你爲什麼那麼久不到這兒來呢？我對你太好了。我很久就想來看你了，可是總……」

他又沉入到默想中間去了。

「我不大舒服，」我回答說。

「哼！不大舒服，」過了五分鐘，他重複了一句，「我敢說是不舒服！我從前已經告訴過你並且警告過你了。可是你不注意我的話。哼！不，萬尼亞，我的孩子，從記不起的時候以來，老鼠就在一座屋頂樓上餓着了，牠以後還是要這樣。這就是那麼一回事！」

是的，老人家確是沮喪得很，假如他不是自己心里難過，他不會對我說什麼餓着的老鼠的，我注意地望着他的臉孔：臉孔更陷下去了；眼睛里有種困惑的眼色，有種成爲一個問題而他却無力問答的心思。他粗暴而又苛刻，完全不像他本人。他老婆不安地看着他，搖搖頭。當他旋過身去時候，她偷偷地對我點點頭。

「娜泰爾雅·尼古拉愛夫娜（即娜泰莎）好嗎？她在家嗎？」我問那焦灼的老太太。

「她在家，我親愛的人，她在家。」她回答說，彷彿被我的問題嚇了一下。「她馬上就會來看你的。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三個星期不會看見你影子了！她變得那麼古怪……一點也不懂她是什麼意思。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病了。上帝保佑她罷！」她怯怯地望了她丈夫一眼。

「怎麼，她沒有什麼呀，」尼古拉·舍基伊契急速而勉強地應着說，「她很好呀。女孩兒長大了，她再不是小孩子了，這就是啦。誰能懂得女孩兒的心境和變化呢？」

「變化，真的！」安娜用佛然的聲音打斷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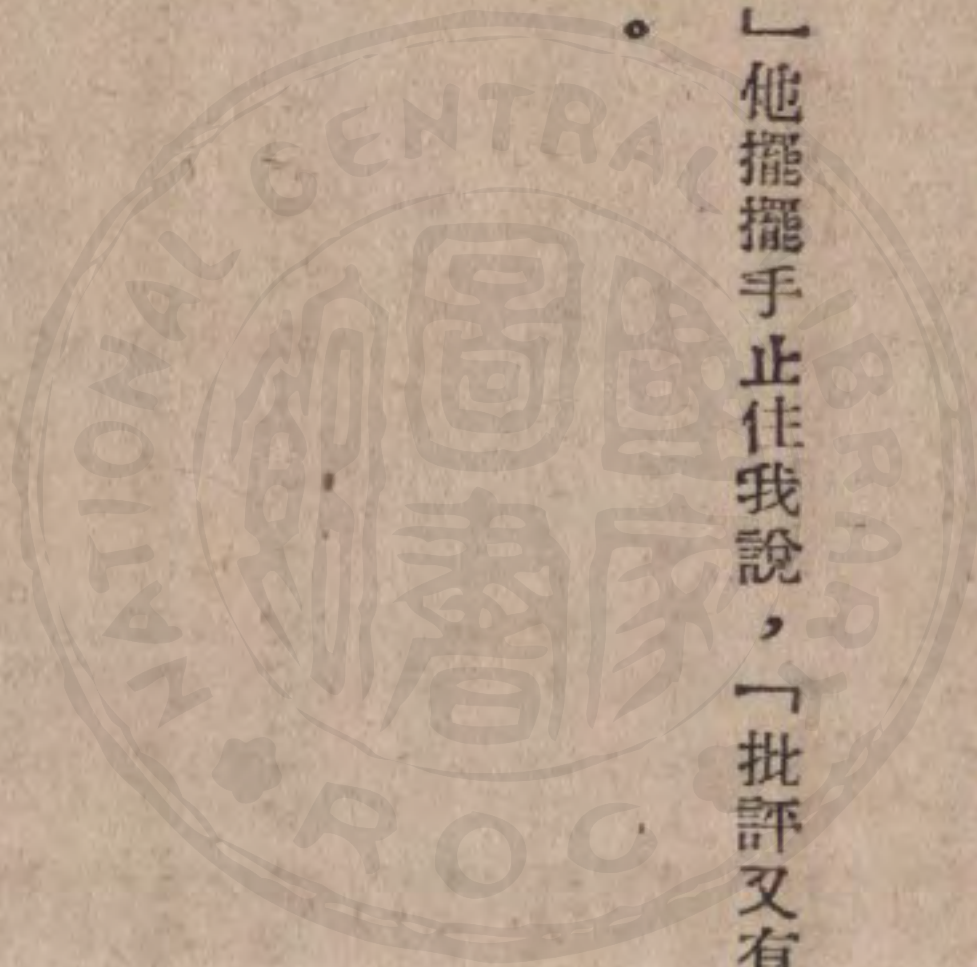
老人家沒有說什麼，把手指頭在桌子上敲着。

「天哪，他們之間有什麼花樣了嗎？」我痛苦地驚疑着。

「噫，你攪得怎麼樣？」他又說下去，「B先生還寫批評嗎？」

「是的，」我回答說。

「唉，萬尼亞，萬尼亞，」他擺擺手止住我說，「批評又有甚麼用呢？」門打開了，娜泰莎走進來。





## 第七章

她手里握着帽子，把它放在鋼琴上；接着她向我走過來，伸出手，沒有說話。她嘴唇微弱地抖動着，似乎要說些什麼，向我問候的什麼話，可是沒有說出來。

我們上次見面以後，已經三個星期了。我帶着驚愕和恐懼瞧着她。這三個星期中間她變得更多厲害啊！我瞧着這蒼白凹陷的雙頰，燒得焦灼的嘴唇，和在長黑的睫毛下閃射着熱焰和一種熱情的堅決底眼睛，我的心痛了。

可是，天哪，她是多麼可愛啊，無論從前或以後，我從不會看見過，像她在這天決定命運的日子里那個樣子。這就是那同一個，同一個娜泰莎嗎？這就是只在一年前，眼睛盯着我，嘴唇跟着我抖動，聽我讀小說，後來在吃晚飯時候又那樣高興那樣無忌憚地笑並且開她爸爸跟我的玩笑底同一個姑娘嗎？這就是曾經在現在這間屋子里垂着頭，紅着臉對我說「好的」底同一個娜泰莎嗎？

我們聽見做晚禱的深沉鐘聲響近來了。她震了一下。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自己身上畫起十字來。

「你準備上教堂裏去罷。他們已經在敲着禮拜的鐘了。去吧，娜泰莎，去禱告吧。路又這樣近，那是很好的。而且你同時可以作一次散步。幹嗎闔起門坐在家里呢？你瞧，你臉色多蒼白呀，就像中了邪哩。」

「也許……我不想去……今天」娜泰莎用一種低聲，幾乎是耳語慢慢地說。「我……不舒服。」她又加上一句，臉色白得跟張紙一樣。

「你最好還是去吧，娜泰莎，你剛纔已經拿了帽子，不是想去嗎？禱告吧娜泰莎，禱告上帝給你健康吧。」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勸着她的女兒，怯怯地望着她，彷彿怕她似的。

「你去罷，這對你也是一種散步，」老人家也加上一句，不安地望着他的女兒。「你媽說的是對的。萬尼亞可以陪你去。」

我彷彿看見娜泰莎的嘴唇發出一絲苦笑。她走到鋼琴前面，拿起帽子戴上。她的手在抖着。她的全部動作似乎是無意識地，似乎不知道她在做甚麼。她的父親母親都注意地望着她。

「再見，」她幾乎聽不清楚地說。

「我的安琪兒，爲什麼說『再見』呢，這是出遠門嗎？到風地里去吹一會對你是很好的，瞧你多麼蒼白呀。唉，我忘了（我什麼都忘記），我給你縫好了一件披肩呢；這裏面縫着一篇禱詞，我的安琪兒；這是去年一個從基輔來的尼姑教我的；一篇極合式的禱詞呢。我剛纔才縫進去的。穿上吧，娜泰莎。上帝會給你健康的。你是我們所有的一切啊。」

做母親的從她針線抽屜裏拿出一隻娜泰莎頭頸上掛的金十字架，在同一條絲絛上，掛着那件剛完工的披肩。

「願它給你健康吧。」她補了一句，給她女兒畫十字，把十字架替她掛上了。「從前有個時候，你每天夜裏睡熟以前，我常常替你祝福，說一篇禱詞，而你也跟着我背一篇，但是現在你是不同了，上帝沒有賜給你平靜的心神。唉，娜泰莎，你媽媽的禱詞不會幫助了你啊……」

做母親的開始哭起來了。

娜泰莎吻了她母親的手，沒有說什麼，向門口走去。但是突然又旋過來，走向她父親，她的胸部起伏着。

「爸爸，你替你女兒……也畫個十字吧。」她用喘息的聲音吃力地說，在他膝前跪下了。

我們都給這意外和過於莊重的舉動所惶惑了，好幾秒鐘工夫，她父親茫然地直望着她。

「娜泰莎，我的小心肝，我的女兒，我的親親，你怎麼的啦？」他最後叫起來，眼淚從眼睛里狂湧出來。「你爲什麼這樣傷心啊？爲什麼日夜的哭啊？你曉得，我都看到的呀。我晚上沒有睡覺，站在你房門外聽着呢。告訴我一切吧，娜泰莎，把事情全告訴我吧。我老了，而且我們……」

他沒有說完；他把她拉起來，抱着她，緊緊地抱着她。她抽抽噎噎的撲在他的懷里，腦袋埋在他的肩岬上。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這只是……我不大舒服……」她不斷地重複說，被壅塞的淚水窒息住了。

「願上帝像我一樣的祝福你吧，我親愛的孩子，我寶貝的孩子！」做爸的說，「願上帝永遠賜給你心靈平安，使你無災無憂。向上帝禱告吧，我心愛的，讓他聽到我這有罪的禱詞罷。」

「我也，我也祝福你啊，」做娘的又補了一句，給淚水噎住了。

「再見了，」娜泰莎輕輕地說。

她在門口又站住了，再向他們望了一眼，還想說些什麼，但是說不出，於是迅疾地走出室外

去了。我感着一種不祥的預兆，跟着她衝了出去。



## 第八章

她低着頭默默地疾走，沒有看我。但是當她走出街道，向堤岸上走去時，她突然站住了，提着我的臂膀。

「我有點窒息，」她低聲說，「我的心很緊……我有點窒息。」

「回來吧，娜泰莎，」我驚惶地說。

「你一定已經看出了，萬尼亞，我已經永遠離開了，永遠的離開他們，再不回去了。」她用一種說不出的痛苦表情望着我說。

我的心沉了下去，這一切，我在去他們家裏的路上已經預先看到了，或者說，這天以前很久，就已經彷彿從霧裏似的看到這一切了。然而現在她的話，却依舊像霹靂一樣擊落到我的頭上。我們悽慘地沿着河堤走去。我說不出什麼話。我在回想着，想思索一些什麼，完全迷茫着了。我的心在亂旋。這事情看來是那樣的可怕，那樣的不可可能啊！

「你怪我嗎，萬尼亞？」她最後說。

「不……但是……但是我不能相信；這是辦不到的！」

「不，萬尼亞，這確實是那樣的！我已經離開他們了，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樣……也不知道我自己會怎麼樣！」

「你是到他那兒去嗎，娜泰莎？是嗎？」

「是的。」她回答說。

「但這是不可能的呀！」我瘋狂地叫，「你不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嗎，娜泰莎我可憐的孩子！啊，這是發瘋呀。啊，你會殺死他們並且毀了你自己呀。你明白嗎，娜泰莎？」

「我知道，但是我怎麼辦呢，我沒有辦法呀。」她說，她的聲音里充滿着苦痛，彷彿她是面對着絞刑台似的。

「回來吧，回來吧，別等太晚了。」我懇求她。然而我越是熱心越是加重語氣去懇求她，我越明白我的請求是沒有一點用處，這個時候說這些話是可笑的。「你明白嗎，娜泰莎，你這對你爸爸是怎樣一回事啊？你不曾想一想嗎？你知道他的爸爸就是你爸爸的仇人嗎。啊，那親王曾經侮辱過你爸爸，曾控告他偷錢；啊，他還罵過他做賊呀。你知道他們在打官司嗎……天哪！最糟糕的可還不是這個哩，你要知道，娜泰莎（唉，我的天，你自然是全知道的呀！）……你要知道，

亞歷沃沙跟你們一塊兒住在鄉下的時候，親王是懷疑你爸爸和媽媽有意把你跟亞歷沃沙弄在一起的。想一下吧，想想你爸爸爲了這些謠言受到過一些什麼呀。唉，這兩年來他頭髮都灰白了！瞧他吧！還有甚麼說的呢，你都知道這一切啊，娜泰莎。天哪，他們兩個永遠失去了你，這在他們會是怎樣，這且不說罷，啊，你是他們的寶貝，他們老年時代剩下來唯一的寶貝呀。我不想去說這一套，你自己該知道嗎。你要記得，你爸爸以爲你是無緣無故被人家造謠言，被那些勢利鬼侮辱了的，還不會報仇呢！而現在，就在眼前，因爲你們又接待了亞歷沃沙，這一切仇恨又重新燃燒起來啦，這一切舊日的宿怨，變得比以前更加刻毒啦。親王又侮辱了你爸爸，老人家遭受了這新的侮辱，火氣正旺着呢，而現在突然這一來，這一來，這些攻擊的謠言倒會變成真的了！每個知道這事情的人都會說親王對，和責備你和你爸爸的不是了。啊，他現在會是怎樣呢？這會立刻把他殺死！羞愧，恥辱，這是爲了誰呢？爲了你，他的女兒，他唯一的寶貝孩子呀！還有你媽媽，唉，她不會比你爸爸活得更長久的，你要知道。娜泰莎！你這在幹什麼呢？回去吧，想想看，你這幹的是什麼事啊！」

61

她沒有說話。最後她似乎怨怪地瞟了我一眼。她的眼睛里是有着那樣一種徹骨的痛苦，那樣一種難受，那使我看出，即使沒有我的說話，她受傷的心也早已在流血了。我看出她作這個決守



的犧牲代價，以及我那些說得太晚了而沒有作用的話是怎樣的刺痛了她，割裂了她。我看出這一切，然而我却不能約束我自己，又繼續的說下去。

「唉，你剛纔還對安娜·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說過，你也許不出去，……不去做禮拜。那你的意思是要留着；那你是不是還在躊躇着呢？」

她只是苦笑了一下作爲回答。我幹嗎還要問這個呢？我應該已經明白，這一切已經是無可更改地決定了。可是我自己也有點神經失常了。

「你能那樣的愛他嗎？」我叫起來，心裏一沉，朝她看着，幾乎不知道在問些甚麼。

「我能對你說些甚麼呢，萬尼亞？你知道，他叫我到這兒來的，現在我在這兒等他。」她依舊帶着同樣的苦笑說。

「但是聽着，只要你聽着，」我抓了一把草又說下去；「這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完全用另外的方式解決的；你不必離開家。我會告訴你怎麼做，娜泰莎，我願意替你們來佈置，譬如你們碰面以及各種問題。只是不要離開家。我願意替你們送信；爲什麼呢，這會比你們現在所做的更好哩。我懂得怎樣去佈置；我願意替你們雙方做任何事情，你會看到的。這樣，你不致於毀了你自己，像你現在所做的，娜泰莎，親愛的。……你這樣做會毫無希望地毀了你自己，一點希望也沒

有的。就同意吧，娜泰莎，這會使什麼事情順利而快樂，你們依舊可以像你們所要的彼此一樣相愛，到你們彼此的父親停止吵架了（因為他們有一天總是要停止的）——那時……」

「够了，萬尼亞，別說下去吧！」她插了進來，緊緊地壓着我的手，帶着眼淚微笑着。「親愛的仁慈的萬尼亞啊！你真是一個叫人尊敬的好人！你沒有一句話講到你自己。我已經拋棄了你，而你却寬恕了一切；你什麼不想，只想到我的快樂。你還打算替我們送信啊。」

她哭起來了。

「我知道你從前是怎樣愛我，萬尼亞，而你現在還是這樣愛我，你這些時候連不曾用一句苛刻的話來罵我，而我，我……我的天呀！我對你是多麼不好呀！你記得嗎？萬尼亞，你記得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嗎？要是我從來不遇到他，不看見他，那就好了！我會跟你在一起，跟你親愛的仁慈的萬尼亞，我親愛的人呀！不，我是不值得你愛的！你瞧，我是什麼東西啊：在這個時候還對你來談我們過去的快樂，雖然這些話我不說，你也已經够難受了！你已經三個星期不來看我們了：我可以對你發誓，萬尼亞，我腦子裏從來不會轉過這樣念頭，以為你是恨我了，是在咒我了。我知道你為什麼不來！你是不願意來妨礙我們，不願意叫我們難堪呀。而且你看見我們，不是很痛苦嗎？我多麼的想念你呀，萬尼亞，我多麼的想念你呀！萬尼亞，聽我說，假如說我是瘋

狂地失神地愛着亞歷沃沙，那末我也許是把你作爲一個朋友更深的愛着呢。我覺得，我知道，沒有你我生活不下去的。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靈魂，你黃金一樣的心……啊，萬尼亞，我們眼前是個多麼痛苦和可怕的一個時光啊！」

她眼淚狂湧起來；是的，她是太難受了。

「啊，我多麼想看你呀，」她忍着眼淚繼續說下去，「你變得多瘦啊，你病得這樣子，你臉色這樣蒼白，你當真是害病了，是不是呢，萬尼亞？我連問都不會問你呀！我老是講我自己的事情。你現在跟那些批評家攪得怎樣了！你的新寫小說怎樣了？進行的還順手嗎？」

「這倒像現在我們是特地來談小說哩，來談我的事情哩。娜泰莎，好像我的作品是有什麼關係似的哩。那都很好，別管它吧！就告訴我，娜泰莎，是不是他堅持要你到他那邊去？」

「不，不僅是他，我比他更堅決。他自然說過這話，可是我更……你瞧，相愛的，我什麼都告訴你吧：他們在打算替他娶一個非常有錢，有地位而且還跟那些大人物有親戚關係的姑娘哩。她爸爸堅決的主張要娶她，他爸爸，你知道的，是個可恨的陰謀家；他拚着全力在進行；這是十年難逢的機會啊……親眷，金錢……而且他們還說那姑娘極標緻，說她受過教育，心腸好，什麼都好；亞歷沃沙已經被她引動了，而尤其他爸爸，急於想把這樁姻緣弄好，他自己也好結婚

了，因此他決定要折散我們。他是害怕我和我對於亞歷沃沙的影響呢。……」

「可是你是不是說，親王已經知道你們的戀愛了？」我吃驚地插進去說，「他一定只是懷疑罷了；他還不至於完全確定吧？」

「他知道了，他全知道了。」

「怎麼，誰告訴他的？」

「不久以前，亞歷沃沙全告訴他了。他親口對我說的，他什麼都告訴他爸爸了。」

「我的天，這是鬧甚麼事啊！他把什麼都親自告訴了他嗎？而且是在這樣的時候！」

「別責備他，萬尼亞，」娜泰莎打斷我說，「別罵他，他是不能像別人一樣受批評的。溫

和點罷，他不像你和我。他還是個小孩子啊。他從小不是好好兒帶大的。他自己做的事情他都不

明白呢。第一個印象——第一個他碰到的人給他的影響，會使他改變他一分鐘以前所答應的事

情。他是沒有性格的。他可以對你發誓表示忠實，而在同一天里他卻會同樣忠實，同樣懇切地獻給另一個人；更要命的，就是第一個跑來告訴你這事情的却正是他自己。他有時會做出很壞的事，情來，可是別人却不能因此去責備他，只能替他惋惜罷了。他甚至能够作自我犧牲，要是你曾經知道那是怎樣的一種犧牲啊！可是，他只要碰到另外一個新的印象，他就會把這完全忘掉了。所

以我如果不是不斷的跟他在一起，他就會把我忘記的。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呀！」

「唉，娜泰莎，不過這不見得是真實的，這只是說說罷了。這樣一個孩子怎麼能結婚呢！」

「我告訴你過，他爸爸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

「可是你怎麼會知道那位姑娘很嫵媚，並且他已經被她引動了呢？」

「啊，他親口告訴我的呀。」

「什麼！他親口告訴你他會愛另一個女人嗎？而且還要求你現在來作這個犧牲嗎？」

「不，萬尼亞，不。你不了解他。你不大跟他在一起。你得先了解他，再來評判他。怎麼，難道要他撒謊纔算是好嗎？講到她被她所引動，唉，他這個人，假如一星期不會看見我，他就會跟別人戀愛，並且忘記我的；而當他一看見我，他又屈伏在我腳下了。不！我知道這是好的，因為他不隱瞞我，否則我會疑心死的。是的，萬尼亞，我已經可以說出我的結論了；假如我不是每一分鐘都跟他在一起，他會停止愛我，忘記我和拋棄我的。他就是這樣呀；任何其他女人都能引動她的。那時，我怎麼辦呢？我會死……真是會死！我歡喜現在就死。沒有他，我還活着做什麼呢？那比死還壞，比無論什麼痛苦還壞啊！唉，萬尼亞，萬尼亞！我爲他拋棄我的父母是有道理的！別打算來勸我，什麼事情都已經決定了！他必須每個鐘頭，每分鐘，都挨着我。我不能回去

了。我知道我毀了我自己並且毀了別人……啊，萬尼亞！」突她然大哭起來，混身都發抖了；「假如他現在就不愛我，那怎麼辦啊！假如你剛纔講他的那些話是對的，那怎麼辦啊！」（我並不會講過這些話呀）「假如他只是騙我，他只是想做那個忠實和誠懇而實際上却是狡滑和卑鄙的，那怎麼辦啊！我現在在你前面爲他辯護，也許他這時正和另外一個女人在譏笑我呢……而我，我是這麼下賤，拋棄了一切，滿街跑着在找他……啊，萬尼亞！」

這一聲悲鳴是帶着那麼一種痛苦從她心裏爆裂出來，那使我整個靈魂都給悲哀充塞着了。我看娜泰莎已經不能控制她自己了。只有一種盲目的，瘋狂的，緊張的妒忌纔能使她有這種狂亂的決心。但是妒忌也在我心裏狂燃起來，而且突然爆發了。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一個可怖的感情在驅逐着我。

「娜泰莎，」我說，「我只有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就是你剛纔既然自己說了他那些話，爲什麼你還能愛他呢？你不尊敬他，你甚至於不相信他的愛，而你却堅決不移的要到他那里去，爲了他，毀掉了每一個人。這是甚麼意思呀？他會那樣的使你痛苦，以至毀壞你整個的生命，是的，並且也毀壞他的生命。你愛得他太過份了，娜泰莎，太過份了！我不懂得這樣的愛！」

「是的，我愛他是像瘋了一樣，」她回答說，臉色白得彷彿肉體上遭受着甚麼苦痛似的。」

我沒有像這樣的愛過你，萬尼亞，我知道我是瘋了，沒有像應該愛他的那麼去愛他。我沒有正當地去愛他……呀呀，萬尼亞。我早就知道，甚至在我倆最快樂的一刹那，我也感到，他並不能給我什麼，只是悲慘罷了。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他給我的痛苦，對我現在也是一種快樂啊！你以為我到他那裏去是爲了我快樂嗎？你以為我事前不知道前面是有什麼在等待我嗎，以及我將從他那裏忍受些什麼嗎？啊，他是發過誓愛我，還答應過各種事情；可是我却不信任他答應的話，我沒有重視過他的話，從來就沒有，雖然我知道他不是撒謊，而且也不會撒謊。我親自，我親自告訴他，我不要用任何方法去束縛他。這對他是比較好的；誰也不願意被束縛的啊。什麼，什麼我都願意忍受，只要他跟我在一起，只要我能看見他！我想，他甚至愛另外女人也不要緊，只要我也能在一起，只要我也可以靠近他。這不是作賤嗎，萬尼亞？」她問，突然用一種發熱的，粗野的眼光看着我，一下子，我以為她是發瘋了。「這不是作賤嗎，這樣一種希望？假如是的，又怎麼樣呢？我自己說，這是作賤。可是如果他拋棄我，我會追着他到天涯海角，不管他拒絕我或驅逐我。你想勸我回去——可是這有什麼用呢？假如我回去，我明天還是要跑進來的，他通知我出來，我就得出來，他會叫我，會像喚狗一樣的打唿哨叫我，我就得奔到他那里去……痛苦！凡是他的什麼痛苦我都不退縮！我知道我是在他手里受苦的……啊，這是無法說明的，萬尼亞！」

「她爸爸跟她媽媽呢？」我想。她似乎已經忘記他們了。

「那末，他不是打算跟你結婚呢，娜泰莎？」

「他答應過的，什麼事情他都答應過的。他現在就是爲了這事情要找我，打算明天就在城外秘密結婚。可是你瞧，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在做甚麼。簡直就像不知道一個人是怎樣的結婚。這是什麼樣的丈夫啊！這真是傻呀。他如果真的結了婚，他是不會快樂的；他會責備我……我永遠不要他爲了什麼事情來責備我。我願意爲他把什麼都弄掉，使他不要爲我麻煩甚麼！假如是他因爲結婚而不快樂，那末爲什麼要使他快樂呢？」

「是的，這是一種瘋狂，娜泰莎，」我說，「唔，你現在就直接到他那裏去嗎？」

「不，他答應到這兒來帶我的，我們同意……」

他熱心地望着遠處，可是那邊沒有一個人。

「他還沒有來，你倒先來了！」我忿怒地叫。

娜泰莎好像給打了一下似的往後一縮。她臉孔痙攣地搖動着。

「他也許壓根兒就不來了，」她帶着一種痛苦的自嘲說，「前天他寫封信給我，說如果我不答應來，他只好擱開他的計劃——帶我離開和跟我結婚的計劃；而他爸爸就會帶他到那位小姐那



邊去了。他寫得那麼簡單那麼自然，好像不當一回事似的……如果他真的是到她那里去了，那怎麼辦呢，萬尼亞？」

我沒有回答。她緊緊地捏着我的手，眼睛裏閃爍着。

「他是跟她在一起呢，」她幾乎聽不清楚地說，「他希望我不會來，那麼他可以到她那邊去了，而且事後他還可以說，他沒有錯，他早就告訴我過，說我不會來，而且也不會來。他是對我厭倦了，所以他站開了。啊，我的天！我瘋了！」

「他來了！」我叫起來，突然看到他在遠遠的河堤上。

娜泰莎驚跳起來，發出一個銳叫，緊緊地望着亞歷沃沙走近來的身影，突然放下我的手，奔過去迎接他。他也加緊了脚步。一分鐘之內，她已經抱在他的胳膊裏了。

街上除了我們以外，沒有什麼人。他們彼此吻着，笑着，娜泰莎邊笑邊哭，彷彿永別以後又重逢似的。她蒼白的面頰紅了起來。她就像個着了魔的人一樣。亞歷沃沙看到我，馬上向我走過來。

## 第九章

我熱心地望着他，雖然我從前已經看見過他許多次。我望着他的眼睛，似乎他的表情會解釋那使我迷惑的一切，會解釋這個孩子怎麼能够蠱惑她，怎麼能够那樣的引起她瘋狂的愛，使她忘記她最主要的責任，和犧牲在這一瞬前她所認為最神聖的一切。小親王握着我兩隻手，熱情地緊壓着牠們，他眼神溫柔而坦白，直射入我的心坎。

我覺得，我如果只是從他是我的情敵這一點去看，那會使我對他做出錯誤的結論的。是的，我不喜歡他；而且抱歉得很，我決不能關心他——這在他所認識的人們中間，也許只有我一個人如此罷。我不能除去我對他許多地方的憎厭，甚至對他俏俊的相貌，老實說也許是因爲他那相貌生得太俏俊了罷。後來，我承認我的看法是有點偏見的。他是纖長而溫雅；他的臉孔是略長的，常常帶着蒼白；他有美麗的頭髮和變巨大的多情的，柔和的藍眼睛，那眼睛裏常常閃射出最天真的孩童底快樂。他長得美妙的小嘴上底朱紅嘴唇，幾乎常時帶着一種莊重的表情，使他在微笑

的時候，格外顯出一種意想不到的和迷人的魔力，當這種微笑忽然浮現在他嘴唇上時，是那樣的天真和坦潔，使一個人無論在怎樣心境中，都會立刻想到要報他以同樣的微笑。他穿得並不怎樣時髦，然而却常常是雅潔的；顯然，這種雅潔並不要他花甚麼功夫，這是他天性如此的。

那是真的，他有些教人不喜歡的地方，一些貴族社會所特有的壞習慣；輕佻，自滿，和客氣的驕傲。但是他心地裏却那麼坦白和單純，他會首先責備自己這些缺點，惋惜這些缺點和嘲笑這些缺點。我想這個孩子甚至在開玩笑時候也不會撒謊的，或者他即使撒了一句謊，那也不能夠教人懷疑這撒謊是不對的，他甚至心里那種自私，都有點可愛，也許正因為這種自私是坦白而不是隱藏的罷。他沒有什麼東西是隱諱着的。他是柔弱，容易信任別人和懦怯，他什麼意志都沒有。欺騙他或損害他會等於欺騙和損害一個小孩子一樣的有罪和殘忍。像他這樣年紀，他實在是太單純了，簡直一些實生活也不懂；雖然我相信即使他到了四十歲，也還是什麼都不會懂的。像他這樣的人是注定了不會成長的。我猜想沒有誰會不喜歡他罷；他是和小孩子一樣的可愛啊。娜泰莎說的不錯；假如有甚麼強大的力量逼着他，他也會幹出罪惡的行爲來，不過我相信，事後他假如知道這罪行的結果，他會懊悔得要死去的，娜泰莎直覺地感到，她也許可以主宰他和控制他。使他甚至可以作為她的犧牲。她只是因為愛他，而預嘗着一種熱愛和磨難她所愛的男子底快樂，這

也許就是爲什麼她心急地要首先犧牲她自己的緣故罷。不過他的眼睛里也同樣由於愛而在發亮。他狂喜地望着她。她又得意地望着我。在這剎那間，她忘記了一切——她的父母，她的訣別，他的猜疑。她是快樂的。

「萬尼亞！」她叫，「我對他太不公道了，我不够配他。我以爲你是不來了，亞歷沃沙，饒恕我惡意的想頭吧，萬尼亞！我要爲這個贖罪！」她補了一句，以一種無限的愛注視着他。

他微笑着，吻她的手，他旋過來向我說，一壁却依舊握牢着她的手。

「也請別責備我吧，我早就想像擁抱一個哥哥似的擁抱你了；她曾經談過你那麼多事情，我們可是直到現在起纔做朋友纔在一起呢，讓我們做個朋友吧，並且……原諒我們吧。」他補了一句，臉孔微微紅了起來，用一種低聲說着話，可是却含着一種那樣可愛的微笑，我忍不住要用整個心去回答他的致意了。

「是呀，是呀，亞歷沃沙，」娜泰莎贊和着說，「他是站在我們一邊的，他是我們的哥哥，他已經原諒我們了，沒有他，我們不會快樂的。我已經告訴你過了……唉，我們是殘忍的孩子呀，亞歷沃沙，可是我們要三個人住在一起……萬尼亞！」她說下去，嘴唇顫抖着，「你現在要回家到他們那里去了，你有那樣一副真實心腸，他們縱使不能饒恕我，可是一看到你已經饒恕了

我，這會使他們略爲緩和一點的。用你自己的話，從你的心裏，告訴他們一切，一切罷；找一些適當的話……替我辯護吧，救救我吧，向他們解釋你所知道的一切緣故吧。你知道，萬尼亞，如果你今天不是跟我在一塊，我也許不會到這里來，你——我的救星啊。我立刻把一切希望寄託在你身上了，因爲我覺得你會懂得怎樣去告訴他們的，這樣至少可以使他們對於最初的可怕打擊容易受得住一點。啊，我的天，我的天呀！替我告訴他們罷，萬尼亞，說我知道我現在決不會被饒恕的；就是他們饒恕了我，上帝也不會饒恕的；可是即使他們咀咒我，我也要終身終世爲他們祝福，爲他們禱告。我的整個心是跟他們在一起的！啊，爲什麼我們不能大家都快樂呢！爲什麼，爲什麼呀……我的天，我幹的是什麼事呢！——她突然叫了出來，似乎感到什麼，她把臉孔藏到手裏，帶着恐怖混身亂戰起來。

亞歷沃沙把臂膀抱着他，把她拉得緊緊的，沒有說話。接着是幾分鐘的沉默。

「你能——求這樣一種犧牲嗎？」我叫起來，譴責地望着他。

「別責備我啊，」他又重複了一遍，「我向你担保，這一切不幸，現在雖然可怕，不過只是一下子的事情罷了。我完全可以確定說。我們只要有勇氣受過這一下子就行；她親自跟我這樣說過的。你知道這一切事情的底子裏，只不過家族的自尊心罷了，這些極少的吵架呀，無聊的官司

呀！……但是（我向你保證，這個我想過很久了）……這一切必須停止，我們大家又將在一塊兒了；那時我們會十分快樂，老人們看到我們，他們會和解的。誰知道呢，也許我們的婚姻正是他們和解的第一步啊。我想，事實上也只得如此罷。你以為怎麼樣？」

「你說你們的婚姻，這在什麼時候舉行婚禮呢？」我問，向娜泰莎瞟了一眼。

「明天或者後天。至多是後天——這已經決定了。你瞧，我自己還不大知道這個哩。事實上，我也還不會佈置呢。我原來想，娜泰莎也許今天不會來。再加我父親，今天又要帶我去看替我在訂婚的那位小姐。（你知道，他們在替我訂婚哩；娜泰莎告訴了你嗎？可是我不承認哩。）所以你瞧，我還不能夠作什麼決定的佈置哩。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後天一定的結婚了。至少我以為是這樣，因為我也看不出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呀。明天，我們要上路到披斯可夫去，那邊，我有一個同學，是一個很好的人，住在不遠的鄉里；你該會會他。那邊村子里有一位牧師，雖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那邊，我得打聽一下，可是我沒有時間啦……不過這一切是無關緊要，真的，要緊的是把主要的事情放在心上。也許從鄰近村子裏可以弄到一個牧師罷！這真是要命，我沒有時間寫封信呀；我應該通知他們，說我們要來啦。我那朋友現在也許不在家裏。不過這沒有關係，只要有決心，什麼事情自然而然都會安排好的，不是嗎？同時，明天或後天，她會到此地和

我住在一塊了。我已經特地租了一個樓面。我們一回來就住到那里去。我不能夠再跟我父親住在一起了，那行嗎？你能來看我們嗎？我把那房子裝得挺好哩。我的同學都會來看我們。我們要舉行晚會……」

我迷惑和憂傷地看著他。娜泰莎的眼睛在懇求我溫和一點，別對他太粗暴，她含着一種憂鬱的微笑聽著他，同時，她却似乎在讚賞著他，好像一個人聽着一個可愛的愉快的小孩子亂說着一些甜密而無意義的故事而予以讚賞似的。我譴責地朝她望望，我心里受不住的難過。

「但是你的爸爸？」我問，「你能完全拿得準他會饒恕你嗎？」

「他一定會的，」他回答說，「除此以外，他能怎樣呢？自然，他最初會咀咒我的，事實上，我想他會這樣。他就是這樣的；對我是那麼的嚴格。他甚至會用起訴的手段來對付我；憑他做父親的權力，事實上……不過，那並不要緊，你知道，他愛我比什麼都愛。他會發一下脾氣，以後又饒恕我了。於是每個人都要和解了，我們都將快樂了。她的父親也一樣。」

「假如他不饒恕你，那怎麼辦呢？你想過沒有？」

「他一定會饒恕我們的，雖然一下子還不會。但是那又怎麼樣呢？我要給他瞧，我有性格。」

他老是責怪 沒有性格，說我無頭無腦。他現在會看到，我究竟是不是無頭無腦啊。做一個結了

婚的男子是件重大的事呀。往後我再不是一個孩子了。我是說，我要跟別的人一樣：就是說跟別的結過婚的人一樣。我要靠自己工作生活。娜泰莎說，那要比像我們這樣靠別人生活好得多哩。你要知道的她告訴我過那麼多的很好的事情啊！這些事情，我自己從來都不會想到的——我不是好好兒養大的，我不會正當受過教育。那是真的，我知道我自己，我是無頭無腦的，很難配做什麼事情：但是，你知道，前天我忽然想到一個奇怪的主意啦。雖然現在說出來還太早，不過我要告訴你，因為娜泰莎也可以聽到，而且你可以給我勸告。你知道，我要寫小說呢，像你一樣投到什誌上去。你可以在編輯先生那裏幫幫我的忙，你肯嗎？我靠你幫忙呢。我昨晚一夜沒睡熟，想一篇小說，那只是一種嘗試，你要知道，那也許會寫成一個蠻可愛的東西呢，我從斯克拉漢勃一個喜劇中取得題材的……可是我要以後纔告訴你。主要的事情是要他們能出錢買稿，……你瞧，他們不是出你錢嗎？」

我忍不住微笑起來。

「你笑哩，」他說，也回我一個微笑。「可是，聽我說。」他帶着一種難以相信的單純態度說下去，「別以為我就是像從外表看來的那麼壞。我是非常細心的，你會明白這一點。我為什麼不能試試看呢？我也許會弄出一些什麼來：……但是我敢說，你是對的。自然，我對於實生活一點



也不知道；這是娜泰莎對我說的；而且實在每個人也都這麼說的。我會成爲一個奇怪的作家呢。你也許會笑，你也許會哭，你會把我弄得正確來；爲了她，你會這樣做的，你愛她哩。我告訴你眞話。我對她不够好；我感覺到這點；這是我心里極大的難過，而我不知道，她爲什麼那麼的喜歡我。但是我覺得，我已經把我的生命貢獻給她了。我以前確實是什麼也不怕的，可是這會兒我却覺得害怕起來了。我們是在幹着什麼呢？天哪，這可能嗎，當一個人絕對負起責任的時候，他能沒有頭腦和勇氣去幹這個嗎？無論如何，你得幫助我們；你是我們的朋友，你是我們剩下的唯一朋友。我一個人能怎麼辦呢！這樣的依靠你，請你原諒我吧。我想你是那麼高貴的人，比我着實高得多哩。但是我要求進步的，相信我罷，讓我够得上你們兩位罷。」

說到這里，他又緊壓我的手，他美麗的眼睛里充滿着熱烈和誠懇的感情，他那樣信任地向我伸出手來，那樣的相信我是他的朋友。

「她會幫助我進步的，」他接下去說，「只是別把我想得太壞；別爲我們太擔憂了。我不管怎麼樣是有大希望的，而且在經濟方面，我們是不需要煩心的。如果我的小說不能成功——講老實話，今天早晨我想，寫小說是個糊塗念頭，我不過說給你聽聽，看你的意見罷了——我可以如果眞眞糟糕的話，可以去教音樂。你不知道我的音樂很好嗎？我靠音樂來生活，是一點也不可

恥的。關於這個我很有些新的主意，此外，我還有許多錢的玩具，化妝品，我們要這些幹什麼呀？我要賣掉它們！你知道，靠這個我們就可以生活一個很長的時候啊！如果更糟糕的話，我甚至還可以到什麼部里去弄個差使。這會教我父親真的喜歡，他老是要我去做官，而我老是推說我不行。（但是我相信，我的名字已經登記在那里了），可是，當他看見這個結婚把我變好了，使我勤奮起來了，他會高興和饒恕我的……」

「但是，亞歷克賽，披特羅維契，你可會想過，現在你的父親跟她的父母之間是怎樣一種可怕的关系嗎？你可會想像過今天晚上她家里會是怎樣的情形嗎？」

我向娜泰莎走過去，她聽了我的話臉孔變成死灰色了。我是沒有憐憫的。

「是的，是的，你的話對，這是可怕的！」他回答說，「我已經想過這個而且爲了這個傷心，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你的話是對的；只盼望她的老人家饒恕我們罷！我是多麼愛他們啊——你要知道。他們簡直像爸爸媽媽一樣對我，而現在我是在報答他們什麼啊！唉，這些吵架，這些官司！你簡直想像不到這一切在現在是多麼不愉快啊，他們在爭吵着一些甚麼呀！我們彼此都是那麼相愛而我們還在爭吵着。只盼望彼此講和，把這一切結束了罷！我如果在他們的地位，我就這麼做的……你說的我真害怕。娜泰莎，我們現在做的，你跟我，這是可怕啊！我

以前跟你說過……你自己堅持要這樣的呀……但是聽我說，伊凡·披特羅維契，這也許恰是件頂好的事情哩，你以爲怎樣？你知道，他們到最後總是要和解的。我們要幫他們和解。那就是這樣，那沒有疑問的。他們不能夠堅持着來反對我們的戀愛啊。……讓他們咀咒我們罷，我們還是要一樣的愛他們，他們是不能堅持的。你要知道，我爸爸有時候是多麼仁慈的。他不過看起來兇惡罷了，有時候他是極講理性的。你只要知道他今天對我說話多麼溫和啊，他勸着我呢！而我今天却打算去反對他。這教我很難過呢。這都是爲了那些愚蠢的成見！這簡直是發瘋啊！唉，只要他好好地看她一下，只要花半個鐘頭跟她在一起，他就會立刻默認一切了。」

亞歷沃沙柔和地和熱情地望着娜泰莎。

「我已經快樂地想像過幾千回了，」他接下去急切地說，「假如他理解她，他會怎樣的立刻就喜歡她，而她又會怎樣的教每一個人吃驚。唉，他們是從來也不會見過像她這樣一個姑娘啊！我爸爸只以爲她是個陰謀家呢，這是我的責任，去保障她的尊嚴，我要這樣去做。唉，娜泰莎，每一個人都愛你呢，每一個人。沒有人不能不愛你的呀。」他狂喜地接下去說，「我對你雖然不算頂好，你還得要愛我呀，娜泰莎，而我……你知道我的！我們要更努力使我們快樂！不，我相信，我真的相信，今天晚上一定得給我們一切的快樂，安甯跟和諧！祝福今天晚上罷！這不是呢，

娜泰莎？可是你怎麼啦，可是，我的天，怎麼啦？」

她像死一般的蒼白。當亞歷沃沙咕咕呱呱說着的時候，她是緊緊地盯着他，可是她的眼睛却漸漸昏暗起來，更加定住了，她的臉孔越來越慘白了。我猜想後來她是陷入在昏迷的狀態中，沒有聽着他了。亞歷沃沙的驚呼似乎震醒了她。她又恢復知覺了，四面看了一下，突然向我奔過來。似乎急遽地和焦灼地要躲過亞歷沃沙的眼睛，她極快的從口袋里摸出一封信來交給我。這是一封給她爸爸媽媽的信，昨天晚上就寫好的。她一壁把信給我，一壁緊緊地看着我，彷彿不能把眼睛移開去似的，那眼睛里有一種絕望的神氣；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瞥。我也被恐怖所壓倒了。我看到，直到此刻，她纔明白她所做的事情底可怕。她掙扎着想說些甚麼，剛開始說，就突然昏倒了。我趕緊拉住了她。亞歷沃沙嚇得變色；他擦着她的鬢骨，吻她的手和嘴唇。過了兩分鐘，她纔甦醒過來。亞歷沃沙坐來的車子停在不遠的地方；他叫了過來。當她坐進車子裏時候，娜泰莎發狂地拉牢我的手，一顆熱淚燙着我的手指。車子走了。我站着望了好一會。一切我的幸福都從這一瞬起毀滅了，我的生命是裂斷了。我痛苦地感覺到這個……我慢慢地走回到我那對老年朋友處去。我不知道該怎樣對他們說，不知道該怎樣走進他們家里去。我的思想麻木了；我的腿在身體底下支不住了。

這一切就是我幸福底故事；我的戀愛就是這樣過去了，完結了。現在我又要回頭來講我那半途放下的故事。



## 第十章

斯密司死後的第五天，我搬進他的房子里去。那一整天里我感覺受不住的憂鬱。天氣寒冷而陰沉：溼雪不斷的落着，夾着兩絲。直到靠晚邊，太陽纔探出頭來，一條偶然的陽光，或者是由於好奇心罷。親到我這房間里來。我已經開始懊悔不該搬到這兒來了，這房間雖然很大，却是那麼低矮，那麼的染滿着煤灰，那麼朽爛，即使擺了那很少幾件家具，却依舊是那麼教人不快的寥廓。我那時候，想僅僅剩下的一點健康會在這間屋子里毀掉罷。而現在果然就是這樣子了。

這天早晨，我忙着編排和整理我的原稿。因為沒有書夾，我把它們塞在一個枕頭袋里，那些稿子都弄皺和混亂了。接着，我坐下來寫。我這時仍舊在寫長篇；但是我不能安下心來寫。我的心裏正充滿着別樣事情。

我丟下筆，坐到窗口去。天黑下來了，我越發覺得頹喪起來。各種痛苦的思想在糾纏着我。我老是幻想我最後會在彼得堡死去。春天就在眼前了。「我相信，我也許會復原的，」我想，「假

如我能够走出這鬼寨，到太陽地裏去，到田野和樹林裏去。」我是那麼久沒有看到這些了。我還記得，我曾經想過，假如有什麼魔術，有什麼迷咒，能够使我忘掉這幾年來一切事情；忘掉這一切，重新恢復我的心情，而以新的精力再來開始，那纔多好啊。在這些日子里，我依舊夢想着這一個，並且希望着一個生活的革新。「不如進瘋癲醫院去罷，」我想，「把腦索性顛倒一番，重新安置過，再來治好它罷。」我依舊還有對生命的渴望和對它的信心呀！……但是我一邊想起這些，一邊倒笑起來了。「瘋人院出來以後又做什麼呢？再來寫小說吧？……」

我這樣頹喪地沈思着，時間在溜過去，夜已經降臨了。這天晚上我答應去看娜泰莎。昨天晚上我收到她一封信，熱切地要我去看她。我跳了起來，準備一下。我急於想逃出我這房間，就是到雨雪中間去也是好的。

天越發黑下來，我這房間似乎也越發大起來，那些牆壁好像在退開去。我想，每天晚上我都會突然的看見斯密司在每個屋角出現罷。他會坐着死盯住我，好像在酒店里死盯着亞當·伊凡涅契一樣，而亞助爾加也會躺在他的脚下罷。正在這時候，我却又碰到一次意外的遭遇，那給我一個極大的印象。

但是我必須坦白地承認，或許是由於我腦子的昏亂，或許是由於新房子給我的新印象，或許

是由於我近來的抑鬱，我漸漸在昏暗中間沉入到一種和我現在在病中的黑夜裏所常時碰到的同樣狀態，這種狀態，我叫它做「神秘的恐怖」。這是我不知道怎樣去解說的，出乎一切的堆解，和超越事物自然常態的一種極其迫人的苦惱的恐怖狀態，這種恐怖也許會馬上形成一種什麼東西，似乎在嘲笑理性的一切結論，像一種無可拒絕的，可憎的，可怕的，殘忍的事實，來到我的面前，站在我的面前。這種恐怖通常有越來越劇烈，不管理智的一切抗議，有時思想異常清明，但是也失去了它的抗拒力量！成爲不被注意的，無用的了。而這種內心的分離更加强了懷疑的痛苦。這在我看來，好像是那些害怕死人的人的苦惱。但是在我的煩悶中間，這種憂疑不定，却使我的痛苦更劇烈起來了。

我記得，我是背著門站在那里，從桌子上取起帽子來，正在這瞬間我忽然想到，我旋過身去，會免不了要看到斯密司罷：最初，他會輕輕地打開門，站在門道上，向屋子四周一望，於是俯視着慢慢地向我走過來，站住，把臉孔對着我，把他無神的眼睛直盯着我，於是突然對着我臉孔發出一聲悠長的，沒有牙齒的，無聲的狂笑，他的整個身體因爲狂笑而搖撼起來，搖撼了很長久一個時候。這個幻象突然在我心頭形成一幅，非常生動和清楚的圖畫，同時，我陡的給一種極充分，極確定的信念所攫住了，彷彿這一切會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到來的；而且已經到來了；我沒



有看見，那只因爲我是背朝門站着罷了，而就在這會兒，門也許已經打開來了。我迅疾地向四面看了一下，而——那門果眞是在打開來，輕輕地，無聲地，正如我前一分鐘所想像一樣，我叫了起來。很久一會，沒有一個人進來，似乎那門是自己開開來的。忽然一下子我看見門道上一個奇怪的入影，憑我從黑暗里所能辨認，那人的眼睛固執而專心地在凝視着我。一陣寒顫向着我的四肢奔下去；使我發生緊張的恐怖時，我看見是一個小孩子——一個小姑娘。這樣的時候，這樣的一瞬間，這個不認識的小孩子奇怪而意外地出現在我屋子里，恐怕就是斯密斯自己跑出來也還沒

有這樣教我害怕罷。

我已經說過，門是慢慢地無聲地開開來的，似乎她不敢進來。她站在門道上迷惑地看着我，幾乎是呆住了。最後，他輕輕地慢慢地向房里走前兩步，站在我的面前，依舊一聲不響。我細細地考察她。她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矮小而瘦弱，臉色蒼白，好像剛剛害過一場什麼病似的，這種蒼白格外明顯地襯出她那雙大而發光的黑眼睛。她左手里握着一條破爛的舊圍巾，遮在她的胸脯上，胸膛却依舊受不住夜冷在顫抖着。她全身的服裝可以說是些破布爛片，她濃黑的頭髮纏結着沒有梳。我們這樣站了兩分鐘之久，彼此互相凝視着。

「我的外公呢？」她最後用一種枯澀的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問，好像她喉嚨或胸口里有甚麼毛

我全部神秘的驚惶都在這一聲發問中消散了。這是問斯密司啊：他的蹤跡是無意中發現了。

「你的外公？但是他死了呀！」我突然說，被她的發問弄得心神錯落。我立刻就懊悔自己太鹵莽了。她在原來地方呆呆的站了一分鐘，突然混身亂抖起來，抖得那麼厲害，似乎要被一種危險的痲症震倒了。我扶着她，她纔沒有跌下去。幾分鐘之後，她好了一點，我看到她用種不自然的努力在我前面控制着她自己的情感。

「原諒我，原諒我，姑娘！原諒我，我的孩子。」我說，「我麼鹵莽地告訴你，誰知道，這也許是弄錯了……可憐的小人……你找的是那一個呢？那個住在這裏的老人嗎？」

「是的，」她吃力地說，焦灼地望着我。

「他的名字叫斯密司嗎？是不是？」我問。

「是——是的！」

「那末他……是的，那末他是死了……可是別傷心吧，我親愛的，你怎麼沒有在這裏呢？現在你是從那裏來的呀？他昨天已經埋葬了，他是突然死去的……那末你是他的外孫女兒了？」

那孩子對我這急驟而不連串的問題沒有作答。她默默地迴轉身，平靜地走出室外去。我是那

樣的給駭住了，沒有想去阻住她，或者再追問她。她在門道上又站了一下子，車轉身體問我：

「亞助爾加也死了嗎？」

「是的，亞助爾加也死了。」我回答說，她的問題同樣奇怪地震駭了我，似乎她能斷定，那隻狗會跟那老人一同死的。

她聽了我的回答，沒有聲音地走出室外去，在她身後小心地帶上了門。

一分鐘以後，我追着出來，可怕地惱着自己怎麼竟讓她跑了呢。她走出去很快，我沒有來得及聽到她打開通向樓梯的門。

「她還沒有下樓梯呢，」我想，站下來聽四周是肅靜的，聽不到一點腳步聲音。我只聽到頂底下層的門響了一下，四周又肅靜了。

我急急地趕下樓去。那樓梯在我那一層是螺絲式的從五樓轉到四樓去，從四樓到底下是筆直的。這是一座黑暗的骯髒的樓梯。老是黑洞洞的，像在那些分租去的大房子中所常見的樓梯一樣。

這時，它格外來得黑暗。我摸下到四樓，站住了，忽然覺到在那過道里有個人在躲着我。我開始用手摸起來。那女孩子果然在那里，躲在一個角落里，臉孔向着牆，輕輕地聽不見地在哭泣着。

「聽我說，你怕甚麼呀？」我說，「那末是我嚇了你了，我真對不起呀。你外公臨死講起

你，他最後一句是關於你的……我找到幾本書，那無疑是你的吧。你叫什麼名字呀？你住在那兒呀？他說六道街……」

但是我沒有說完。她發出一聲恐怖的號叫，似乎是因為我知道她住在那里；她用瘦骨嶙嶙的手推開我，奔下樓去了。我追着她；我還聽見她在底下的脚步聲。忽然這脚步聲沒有了……我奔到街上，她不見了。我一直奔到伏茲尼賽斯基街，我知道我的努力已經沒有用了。她已經不見啦。『大概又是在下樓梯時候，躲在什麼地方了罷。』我想。

## 第十一章

我剛剛走上這大街的泥濘的人行道，便撞到一個過路人的身上，那人低着頭，正向什麼地方匆匆走去，顯然是迷惑在沈思中間。我大吃一驚，看到那人正是我的老年朋友伊契曼耶夫。這天晚上真是我專門碰到意外事情的一夜呵。我知道，二三天以前老人家還病得很利害，而現在我却這樣冷濕的天氣里在街上碰到他。而且他的習慣晚上是不出門的。自從娜泰莎走後，就是說，最近的六個月中，他更是變成一個深居簡出的人了。他看到了我似乎意外的高興，好像一個人終於找到一個能夠向他傾訴自己心思的朋友似的。他捉住我的手，熱烈地握着它，沒有問我往那里去，就拉着我跟他一起走。他似乎有什麼事情在煩心，動作那有點急遽和慌亂。「他是上那里去呀？」我奇怪着。要問他，那是太不知趣了。他近來變得非常多疑，有時一個簡單的詢問或說話，他會看作是某種故意的冒犯或某種侮辱的。

我偷偷看着他。他的臉上帶著害病的樣子；近來越發消瘦了。他下巴上的鬍子有個把禮拜不

會剃。他的頭髮已經變成灰白，亂七八糟的拖在破帽子底下，像些長亂的辮髮似的披在他襤褸的舊大氅領子上。前些時候，我會經看到他有時似乎是恍恍惚惚的，一下子似乎忘記他是一個人，在屋子裏，竟然會做着手勢對自己說起話來。看到他那樣子，真是難心呀。

「唔，萬尼亞，唔？」他說，「你往那兒去？我已經出來走動啦，我的孩子，你瞧；事務呀。你很好嗎？」

「你很好嗎？」我回答說，「你前幾天還生病，現在怎麼就出來了呀。」  
老人家似乎不會聽見我說話，沒有回答。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好嗎？」

「她很好，很好……不過她也真可憐。她真是鬱悶呀……她常提起你，奇怪你怎麼不去。你現在是不是去看我們呀？萬尼亞，不是嗎？是不是我就誤了你或妨礙了你什麼事情嗎？」他突然問，不信任地和猜疑地望着我。

這個神經過敏的人變得那麼善感和易怒了，假如我現在回答他說不是去看他們，他一定會傷心，而且會冷冷地離開我走的。我連忙說，我正是要去看看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雖然我心里知道，這時候已經很晚，也許就根本沒有時間去看娜泰莎了。

「那好極了，」老人家說，我的回答使他完全安心人，「那好極了。」他突然又沈入到靜默中間，思索起來了，似乎還有什麼話不會說出來。

「是的，那好極了。」五分鐘之後，他忽然又機械地重複說一遍，彷彿經過一個很長的幻想，又醒悟過來似的，「噫！你知道，萬尼亞，你常常好像是我們的兒子。上帝不保佑我們……沒有給我們一個兒子，可是他老人家却派了你給我們。我老是那麼想。我的女人也是一樣想？……是的！你對我們老是溫和而尊重。就像一個知恩的兒子一樣。你這樣，上帝會祝福你的，萬尼亞，會像我們這兩老一樣的祝福你和愛你的……是的！」

他的聲音顫抖起來。他停了一下。

「唔……唔？你沒有害病吧，沒有吧？爲什麼這麼久沒有去看我們呢？」

我告訴他斯密司的全部事情，說因爲給斯密司的事情絆住了，很抱歉，又告訴他，此外我幾乎害病，而且除了手頭有這些事以外，到華西里耶夫斯基島又是一條很長的路（那時他們住在那邊）。我幾乎順口說出，我還要留出時間去看娜泰莎，幸虧自己立刻把這話縮住了。

我關於斯密司的敘述引起老人極大的興趣。他更加注意地聽着。等他聽我說到我的新房子是潮濕的，甚至比我原來的房間還要壞，而房租又只有六個盧布一個月，他簡直發起火來了。他全

然變得暴躁和不能忍耐了。這種時候，只有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還能夠使他平靜，然而有時甚至連她也是沒有辦法的。

「哼，這就是你弄文學的結果啊。萬尼亞！它把你弄到屋頂樓里去了，它還會把你弄進墓道里去哩！我從前就說過了，我預言過了！……B還在寫批評嗎？」

「不，他害肺病死了，我相信，我以前告訴過你的。」

「死了，哼，死了！是的，這正是料想得到的。他有什麼留給他老婆兒子嗎？你告訴我過，他有一個老婆，是不是？……這種人討什麼老婆呢？」

「不，他沒有留下什麼。」我回答說。

「唔，不出我所料！」他叫起來，帶着那麼一種熱心，彷彿這事情跟他有直接和切身的關係

似的，彷彿那死了的B是他弟弟似的。「沒有留下什麼！沒有留下什麼，那你可以斷定的。你知道嗎，萬尼亞？你記得你從前老是稱讚他的時候，我就有預感，他會是那樣收場的。沒有留下什麼，說說倒容易呀！哼！……他算是得到名譽了。就算是了不起的名譽罷，它終不是麵包和牛油呀！我對你也有一種預感，萬尼亞，我的孩子。我雖然稱讚你，我却常常替你擔心。B就是這樣死了嗎？是的，他還是死了好，我們活在這里就是這麼一個好樣子，和……這樣一個好地方啊！」



你瞧！」

他的手做了一個迅速而無意識的動作，指着濕霧中被街燈的微光所照射着底朦朧的街景。指着那些污穢的房子，指着人行道上潮溼而閃光的石板，指着那些暴躁的，沈鬱的被雨雪淋濕着的來往人們，指着這籠罩在像被印度黑墨水所塗污似的彼得堡天穹底下的一切景色。我們這對已經走到廣場上來了：我們前面的黑暗中矗立着一座紀念碑，被汽燈從底下照射着，再遠一點地方，豎立着聖·亞沙克紀念碑巨大黑影模糊地突出在昏暗的天空里。

「你常常說，他是一個好人，善良而且慷慨，有感情，有良心的，唔，你看，他們都是這樣子，你所謂那些好人，那些有良心的人！他們的結果就只是養下幾個孤兒！哼！……我以為他是這樣死去還該感到高興哩！唉！——噫！無論如何得離開此地呀，甚至到西伯利亞去也好……這是什麼呀，娃子？」他突然問，看見一個小女孩子在人行道上叫化。

這是一個蒼白而滿瘦的小孩子，不到七八歲年紀，穿着骯髒的破衣服；她瘦小的裸腳上穿着一雙破鞋。她用一種太長的古舊的好像小衣服似的東西想遮住她顫抖的小身體。她蒼白而消瘦的臉孔向我們旋過來。她怯怯地靜默地望着我們，沒有說什麼，帶着一種恐怕被人拒絕的神色向我們伸出戰抖着的小手來。我這位老年朋友看到她，嚇了一跳，極快地向她旋過身去，把她也駭住

了。她嚇了一跳，倒退幾步。

「這是什麼呀？這是什麼呀？娃子？」他叫，你在叫化嗎，唔？這兒，這兒給你一點東西……拿去……！」

他被惶亂和興奮所震撼着，在口袋裏瞎摸一陣，掏出兩三枚小銀幣來。但是他似乎覺得太少了。他找他的錢包，拿出一張盧布票來——那里面僅僅只有這一張——放在那小叫化的手裏。

「基督保佑你，我的小娃娃……我的孩子！但願上帝的天使跟着你罷！」

他用顫抖的手替那孩子畫了好幾次十字，但是忽然看見我在看他，眉頭一皺，踏着迅速的步子就走開了。

「這樣事情我是看不下去的，萬尼亞，」他隔了相當長久的憤怒底沈默說，「小小的無辜的生命，讓她們在街上凍着……都是爲了他們該死的爹娘呀。不過如果不是做娘的自己也在苦難中間，怎麼肯叫孩子做那種可怕的事情呢……她大概家里還有幾個無依無靠的小娃子罷，而這個恐怕還是他們中間頂大的呢；做娘的自己恐怕還在害病呢；而且……哼！他們不是親王的孩子呀！這樣孩子世界上多得呢，萬尼亞……不是親王的孩子呀！哼！」

他停了一下，似乎一下子找不出話來。

「你瞧，萬尼亞，我答應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他說，躊躇了一下子，「我答應她……我是說，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跟我都同意，找一個小孤女來撫養……有那麼一個窮苦的女孩子，讓她跟我們一起住在家里。你懂嗎？因為我們兩個老年人是太沉悶了，不過，你知道，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却開始有點不贊成了。所以請你去跟她談談，可別說是我告訴你的，只裝做是你自己的主意好了……勸勸她，你懂嗎？我很久就想找你去勸她同意；你想，我強迫她，這是很不好的呀。不過幹嗎談這些瑣事呢！我要孩子作什麼。我不要；也許只是一種安慰罷了……想聽聽小孩的聲音罷了……不過老實說，我這樣無非是爲了我女人，這會讓她比老廝守着我來得活潑一點，可是這全是胡說。萬尼亞，我們這樣走去要很久纔到呢。讓我們坐掛車子罷。這是一段長路呢，而且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會在等着我們哩。」

我們到那邊，是七點半鐘。

## 第十一章

伊契曼耶夫兩老，彼此是非常親愛的。他們是由於愛和多年的習慣緊緊地連結着的。不過舍齊伊契不僅在現在，就在以前，在他們最快樂的日子里，他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常常是取着相當保留態度的，有時甚至是倨傲的，當別人前面，尤其是這樣子。有些天性細膩的和多情的人，往往表現出來爲一種特殊的剛愎，一種天真的不喜歡顯露自己和不喜歡顯露自己的深情，即使對他們最親愛的人也是這樣，不僅在別人面前，就是兩個人時候也這樣——事實上兩個人時候更是這樣？只是在很少有的問歇中間，他們的愛情突然表露出來，這種愛情越是約束得長久，突然表露出來時候便顯得越發熱烈越發衝動。伊契曼耶夫對他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從年輕時候起就是這樣子。他說不出的愛她和尊敬她，雖然她只不過一個好性情的女人，除了愛他，什麼也不會的，他有時確乎給她弄得很窘，因爲她是那麼單純，常常對他蠢蠢地把什麼都公開出來。但是從娜泰莎走了以後，他們彼此却變得比較溫存了；他們痛苦地感到是孤另另地被遺留在這世界上

了，雖然舍齊伊契有時極端陰鬱，但是他們不能一下子分開兩個鐘頭而不感到苦惱和不安。他們之間有的默契，大家不准提到娜泰莎一個字，似乎她已經死了一樣，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不敢在他丈夫面前提起一點關於她的暗示，雖然這樣的約束自己對她是很苦的。她很久以前就已經在心裏饒恕娜泰莎了。這差不多成了一種規矩，我回去，一定要給她帶去一點關於她心愛的和永遠不會忘記的孩子底消息。

有時如果沒有得到什麼消息，做母親的就非常難過，而當我帶了消息來的時候，她便對於極瑣碎的事情都感到興趣，會帶着戰慄的好奇向我詢問。我的敘述安慰了她的心；有一回，聽說娜泰莎病了，她幾乎嚇得要死，甚至想親自去看她。不過這只是極端的情形。即是對我，她起初總是不肯露出要去看她的想望；而幾乎每回在我們談完話以後，當她已經從我口裏榨出了一切，於是她覺得應該在我面前裝得紮硬一點，表示她雖然關心她女兒的命運，但是娜泰莎這樣悖逆，她是不能寬恕她的。不過這都是假裝的。有時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絕望地傷心着，淌着眼淚，在我面前叫着娜泰莎最親熱的名字，苦苦地抱怨尼古拉·舍齊伊契，而且開始在他面前透出一點暗示，議論人們的高傲，議論鐵硬心腸，議論我們不肯饒恕種種損害，又說上帝對於不肯饒恕別人的人是不會恕罪的；不過這些話都是說得非常審慎，她在他面前決不敢說得再進一步。這樣

時候，她的丈夫立刻就痛苦和鬱怒起來，蹙起眉頭默默地坐着，否則就扯一些別的事情來大聲地，拙笨地談着，或者到末了便走到自己房里去，讓我們留着，這樣給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個機會，可以讓她在流淚和悲嘆中間向 傾吐她的悲哀。我一到他家，他常常就是這樣走進自己房間去，有時甚至來不及向我招呼，爲了使我有機會可以向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告訴娜泰莎的最近一切消息。眼前他就是這樣子。

「我混身都打潮了，」他說，一壁走入房間去，「我到自己房間去一下。萬尼亞，你在這裏罷。他爲了找他的房子碰到那樣一件事呢。你自己告訴她罷。我馬上就回來。」

於是他急急的走開，甚至不想看我們一眼，似乎很不好意思讓我們在一塊。在那種情形下，特別是在他回來的時候，他常常對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非常簡慢和陰鬱，甚至要找錯頭，好像因爲他自己的柔弱和多慮在對自己生氣和發怒似的。

「你看他那樣子，」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說，她近來對我那種拘執和對我的不信任已經拋棄了：「他常常就是這樣對我；雖然他明知道我們是明白他那些花頭的。他爲什麼還要跟我裝假呢？我跟他他是陌生的嗎？他對他的女兒也是這樣子。他也許饒恕她了，你知道，他甚至想要饒恕她呢。天知道！他在晚上哭，我聽見的。可是他表面上却還要做作。他是被自尊心苦壞了。伊

凡·披特羅維契，快告訴我，他剛纔是到那里去的？」

「尼古拉，舍齊伊契嗎？我不知道呀，我正要問你呢？」

「他一出去，我就害怕。他在害病，你知道的，又是這樣天氣，這樣晚！我想一定是有要緊事情干的；可是除了你所知道的事情以外還有什麼更重要的呢。我只會自己想想，不敢去問他。

唉，我近來簡直什麼也不敢問他了。我的天！我只是爲了他，爲了她，在驚心吊胆。我想，他就是去看，她又怎麼呢？他決心饒恕她又怎麼呢？唉，他已經知道一切事情，他知道她最近的消息；我覺得他一定知道，可是他怎麼得到消息的呢，我却想不出，他昨天非常陰鬱，今天也是這樣。可是你怎麼不講些什麼呢？告訴我，親愛的，發生了什麼事情嗎？我想望你像想望上帝的天使一樣啊。我望穿了眼睛在等你呢。說吧，那流氓想拋棄娜泰莎嗎？」

我立刻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我對他常常是完全公開的。我告訴她娜泰莎跟亞歷沃沙的事情似乎趨向於破裂，這比較以前的誤會更來得嚴重了；娜泰莎昨天送了一個條子來給我，要我今天晚上九點鐘到她那里去。所以今夜我本來不打算要到這里來看他們的，尼古拉·舍齊伊契却把我拖到這里來了。我詳細地告訴她，現在的局勢已經非常嚴重了，亞歷沃沙的分親在一次離開以後，已經回來兩個星期了，他什麼話也不聽，嚴厲地等着亞歷沃沙；

但是最主要的，是亞歷沃沙自己對他們提議的那個婚約似乎並不怎麼反對，而且據說，他簡直已經跟那位小姐在戀愛了。我又說，我禁不住猜想，娜泰莎的條子是極大的激動中寫的，她寫着今天晚上什麼事情都要決定了，可是我却不知道究竟要決定甚麼。我並且奇怪，她昨天寫的條子却要我今天晚上纔去，並且規定了時間——九點鐘。所以我是不得不去，而且要儘快的趕去。

「去罷，親愛的孩子，無論如何去罷！」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焦灼地催着我，「他一回來，你就喝杯茶吧。……」唉，他們還沒有把茶炊拿來！馬特雷約娜！你茶炊怎樣久還沒弄好

呀？她真是一個粗心婆娘！……那末喝了茶，就說個什麼理由走罷。可是明天一定要來告訴我一切。早一點去罷！天哪！也許已經發生什麼事情啦！可是你想想，事情怎麼還能更壞呢！尼古拉，舍齊伊契是知道一切的，我的心告訴我，他是知道的，我從馬特雷約娜那里知道許多事情，

馬特雷約娜是從亞加沙那里聽來的，亞加沙是住在親王家里的馬利亞·華西里耶夫娜的教女，：

……但是你知道這一切的。我們那位尼古拉今天脾氣大得很哩。我想跟他談些什麼，他幾乎同我叫起來。接着他似乎又感到抱歉，說他短錢用。好像他就是爲了錢發脾氣似的。你是知道我們情形的，吃過中飯，他去打了一會中覺。我從裂縫裏張他（那門上有條裂縫，他沒有知道），他呀，可憐底親愛的，是跪在神龕前面禱告呢。我一看見，我的腿就軟了。他不曾睡覺，他也沒有



喝茶，拿起帽子就出去了。他是五點鐘出去的。我不敢問他：他又會向我叫。他老是叫——常常對馬特雷約娜，但是有時也對我。他一叫，我的腿就木了，我的心就沉下去了。自然這是蠢相，我知道這是他的蠢相，可是這依舊使我害怕。他出去以後，我就禱告了一個鐘頭，求上帝給他一些好心思。她的條子呢？給我瞧瞧！」

我給她瞧。我知道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存着一種秘密的夢想，就是亞歷沃沙——她有時叫他做流氓，有時又叫他做愚蠢的沒良心的孩子——最後會跟納泰莎結婚，而他的父親，親王，會承認這婚姻，她有時甚至會把這想頭向我透露出來，不過別的時候，她又懊悔了，並且要收回她的話。可是她却不敢在舍齊伊契面前透露這些希望，雖然她知道她丈夫是在懷疑她有這類希望，而爲了這甚至不止一次的當面罵過她。我相信他如果知道這個婚姻可能的話，他會咀咒娜泰莎，並且把她永遠從他心裏逐出去的。

那時，我們都這樣想着。他是身上每根神經纖維都在渴念着他女兒的，不過只渴念她一個人，要她丟掉對於亞歷沃沙的一切懷念。這是饒恕她的一個條件，他雖然不會說出口，可是別人能夠懂得的。只要他看一眼，就無庸懷疑的了。

「他是一個沒有脊骨的糊塗孩子，沒有脊骨的，而且他是殘忍的，我常常這樣說，」安娜。

安德烈耶夫娜又說起來。「他們不懂得撫養他，弄得長大了復成一隻十足的風信鷄（中譯註）；她那麼愛了他，他却把她拋棄了。她會變成怎樣的啊，可憐的孩子？他對那個新姑娘又會感覺怎麼樣呢，我倒要瞧瞧。」

「我聽說，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我說，「他那個在說親的未婚妻是個可愛的姑娘呢。是的，並且娜泰莎她這樣說她哩。」

「別相信它！」做母親的插進來說，「可愛的，真的嗎？你們寫文章的人以為只要的穿裙子的就全是可愛的了。至於娜泰莎說她好，那是由於她的善心。她不懂得怎樣控制他。她饒恕他一切，而却苦著自己。他已經老是這麼騙她了。這黑心腸的流氓！我就是怕呀，伊凡·披特羅維契！他們都被自尊心弄得發昏了。我只盼望我們那位好人能够委屈一點！只盼望他能饒恕我那可憐的女兒，把她接回家來，只盼望我能抱牢她，我能够看着她就好呀！她可是瘦了些嗎？」

「她瘦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心肝！我真是可怕的煩惱呀，伊凡·披特羅維契！昨晚一整夜，今朝一整天，我都在哭

（中譯註）風信鷄：以木作鷄狀，隨風轉動以示風向者，喻易變而無定採的人。

呀……可是唉！……我以後告訴你罷。多少回數，我想暗示他饒恕了她算了；我不敢直白地說出來，我只能用些巧妙方法暗示他。而我的心一直就在發抖呢：我怕他發起脾氣來，一下子就咒了她。他虧待還不會咒過她哩……唉，我怕的就是這個，怕他會咒她，那總會發生什麼事啊？上帝的懲罰是落在被父親咒過的孩子身上的呀。所以我每天就是恐怖地抖着。伊凡·披特羅維契，你想想，你是在我們家里長大的，我們像對自己的兒子一樣的對你，你也該難爲情吧，也會說出她是可愛的。可是他們的馬利亞·華西里耶夫娜纔知道得更清楚呢。我也許是做得不對，有一天我那個人一個早晨都不在家，我請了她來喝咖啡。她把這事的一切裏裏外外都告訴我了。那親王，亞歷沃沙的父親是跟那伯爵夫人有着可怕的关系哩。他們說，那伯爵夫人老是責備他，不跟她結婚，而他却老是推却。這個好伯爵夫人，當伯爵還活着時候，人家就在議論她不要臉的行爲哩，丈夫一死，她就到外國去了：她常常找些各種各樣的意大利人法國人跟着她，還有那一些男爵——就在那里，她吊上披沃特爾·亞歷山特羅維契親王了。同時，她的繼女，她第一個丈夫酒稅商的女兒也長大了。那做繼母的伯爵夫人把她自己所有的錢都花得精光，而她繼女却已經長大，她父親留給她的兩百萬塊錢也越滾越多了，現在人家說，有三百萬呢，親王知道這風聲，所以要緊想替亞歷沃沙求親，（他是一個利害的傢伙，決不讓一個機會溜過的！）他那位伯爵親

戚，是宮裏一個侍衛官，你該記得吧，也資成他：三百萬財產是值得打算的啊。『好極了！』他說，『跟伯爵夫人去談談看吧。』於是親王把他的願望告訴了伯爵夫人。她被釘斬鉄的以對了。她是個無原則的女人，人家說，她簡直是個十足潑婦！他們還說，人家不願意招待她，這是在外國不同的。『不，』她說，『是你跟我結婚，不是我繼女跟亞歷沃沙結婚呀。』人家又說，那姑娘是什麼事情都對她繼母讓步的，她幾乎是崇拜她而且常常服從她的。她是個溫順的人，人家說，一個十足的安琪兒呢！親王明白這個，他告訴伯爵夫人不要煩惱。『你已經把你的錢花完了，』他說，『你的債款你決付不清的。但是只要你繼女跟亞歷沃沙結了婚，他們就成一對了；你那個天真的姑娘和我那個小傻瓜。我們可以保護他們，一起做他們的監護人。那末你就有許多錢了。你跟我結婚有什麼的好處呢？』他真是一個利害的傢伙，一個十足的混蛋！六個月以前，伯爵夫人還是委決不下，但是後來人家說，他們一起住在華沙，他們終於同意了。這就是我所聽到的，這一切都是馬利亞·華西里耶夫娜從頭到尾告訴我的。她是從靠得住方面聽來的。所以你瞧，這全是錢和百萬財產的問題呀，並不是什麼她可愛啊！』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說的故事使我感嘆。這和我從亞歷沃沙那里聽到的一切正相符合，當他告訴我的時候，他堅決地宣說他決不會爲了錢去結婚的。但是他却已經被卡泰琳·菲多羅芙娜

所動搖和吸引了。我還從亞歷沃沙那里聽到說，他父親是在計劃着結婚，雖然他否認結婚的謠言，以免過早的刺激伯爵夫人。我已經說過，亞歷沃沙是非常愛他父親的，崇拜他和稱頌他，彷彿是個大聖大賢似的相信他。

「她並不是那伯爵的家族呀，你知道，那個你所謂可愛的姑娘！」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接下去說，她對於我稱讚小親王的未婚妻，大爲反感。「唉，娜泰莎說是他更好的配偶啊。他不過一個酒稅商的女兒罷了，而娜泰莎却是一份高貴的舊家底清白女兒呀。昨天（我忘記告訴了你）我們那位老頭子打開他那隻盒子，你知道，就是那隻熟鐵的；他整個黃昏坐在我對面，整理着我們家族的家譜。他是那麼莊嚴地坐着，我正在織着一隻襪子，沒有望他，我怕去望他呀。他看我沒說話，不高興啦，自己叫起我來，他花整個黃昏時間，告訴我關於我們的家世。你知道，伊契曼耶夫家族看來在恐怖的伊凡時代（中譯註）還是貴族哩，而我的家族，蘇米羅夫家族甚至在亞歷克舍·米吟羅維契沙皇時代還是有名望的；我們都有文件可以證明的，而且在卡拉姆琴的歷史裏也提到哩，所以，你瞧，我親愛的孩子，在這方面，我們跟其他的人是一樣的高貴呢。我那老頭

（中譯註）恐怖的伊凡時代，即伊凡四世，一五三三——一六八四的俄國統治者，一五

子說着這些話的時候，我明白他心里是在想些什麼。很顯然的，他痛苦地感到娜泰莎是給人家看輕了。他們不過有了一點錢，就佔我們上風罷了。那強盜——拔沃特爾·亞歷山特羅維契親王，爲了錢是很會興風作浪的；誰都知道他是一個心腸冷酷的貪夫啊，他們說他在華沙時候，秘密地加入了耶蘇會。這是真的嗎？」

「這是愚蠢的謠言，」我回答說，雖然我却禁不住被這謠言的頑強性所震駭了。

但是她告訴我的，她丈夫在翻閱他們的家族歷史，却頗有興趣，他以前從來不會誇張過他的家世。

「這些都是黑心腸的流氓呵！」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繼續說，「好罷，告訴我關於我心肝的事罷。她是不是在傷心和痛哭嗎？唉，你該去看她了！——馬特雷約娜！她真是個粗心婆娘。」他們有侮辱她嗎？告訴我，萬尼亞！」

我能回答她什麼呢？那可憐的太太是在淌眼淚呀。我同她剛纔打算要告訴我的初近的煩惱究竟是甚麼。

「唉，我親愛的孩子。似乎我們的煩惱還不够受哩！似乎我們的苦杯還不會嘗够啊！你記得的，我親愛的，也許你不記得了，我有一隻鑲金的小盒子——那是一個紀念品，那裏面有幅娜

泰莎孩子時候的畫像。那時，我那小安琪兒纔八歲呢。我們那時是向一個旅行的藝術家手里定製的。可是我看你是已經忘記了！那是一位很好的藝術家哩。他把她畫成一個愛神似的。那時候她的頭髮是多麼好看，全是像織毛一樣。他畫她穿着一件洋紗小衫，所以她的小身體都透明地看得見，她看起來是那麼美麗，你簡直捨不得移開眼睛哩，我當時還請求那位藝術家替她畫上兩隻翅膀，但是他答應。唉，在我們這些可怕的煩惱事情以後，我把它從套盒裏拿出來，拴了一條帶子，掛在我脖子上，這樣我就讓它掛在我的十字架旁邊，雖然我怕這會給他看見。你知道，他那時告訴我過，叫把她的東西全丟到屋子外面去，或者燒掉，使得沒有一樣東西會引起我們去想到她，可是這張畫我無論如何是一定要看的呀；有時候我哭了，看看它，可以好一點。有時候，我一個人，我就吻吻它，好像吻着她自己一樣。我喚着她的小名，每天晚上在它上面畫十字。我一個人時候，我大聲的對它說着話，問它一句，想像着它在回答我，於是再回它一句，啊呀，萬尼亞，這說起來都傷心呵！唉，我很高興他不知道這隻小盒子，而且也不注意它。可是昨天早上，這小盒子丟啦。那帶子鬆了下來。它大概是截斷了，於是我把那小盒子跌掉了。我嚇死啦。我上上下下的找了又找——可是找不到。什麼地方連影子都沒有，它是丟啦！我會掉到那里去呢？我想一定是在床上掉的，我把什麼都翻了過來。沒處找！如果是鬆脫跌掉了，總該有人檢去的，但是

誰能檢去呢，除了他和馬特雷約娜？誰也不必去疑心馬特雷約娜，她對我一心一意的。（馬特雷約娜，你究竟是不是在拿茶炊呢？）我不斷想，是不是他檢去的呢？我那麼悲哀地坐着，哭了又哭，收不住我的眼淚，而尼古拉·舍齊伊契却越發對我溫存起來，似乎他知道我在傷心甚麼，在替我難過之後。我疑心，他怎麼能說出來呢？他也許真的找到那隻盒子，把它丟到窗外去了罷？你知道，他發起脾氣來是會這麼幹的呵，他丟了出去，現在却自己難受起來，懊惱把它丟出去了。我知馬特雷約娜已經到窗子底下去找過了，我沒有找到。什麼痕跡都不見了。我哭了一整夜，這是頭一夜，我不會替她畫十字呵。啊呀，這是不好的兆頭啊，伊凡·披特羅維契，這是不好的兆頭啊，這是兇惡的預兆，我已經哭了兩天，不會停止過。我盼望你來，我親愛的，就像盼望天使一樣呵，只要你來寬寬我的心……」那可憐的老太太痛泣起來了。

「啊，我忘記告訴你了，」她突然說，記起什麼，歡喜起來了，「你聽見他說起一個孤女的事情過嗎？」

「是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他告訴我，你們都想過，同意收一個窮苦的女孩子，一個孤女來撫養。這是當真嗎？」

「我沒有想過，我親愛的孩子，我從來沒有想過。我不要甚麼孤女。她會教我們想起我們的



苦難，我們的不幸的！我不要誰，我只要娜泰莎，她是我唯一的女兒，而且永遠是我唯一的女兒。但是他却想要一個孤女，這是甚麼意思呀？你以為怎樣，伊凡·披特羅維契？他想這是爲了哭想來安慰我呢，還是要把他親女兒從他心里趕出去，而把他的心引到另一個孩子身上去呢？你們同來的時候，他說過我什麼嗎？你看他怎麼樣——陰沉沉的，還是發脾氣呢？噓，他來了！以後，我親愛的，以後再告訴我罷……別忘記，明天要來。」

## 第十三章

老人進來了。他帶着好奇心望望我們，似乎有點難爲情，皺皺眉頭，走到桌子旁邊去。

「茶炊呢？」他問，「你是說，她非到此刻不肯拿出來嗎？」

「就來了，親愛的，就來了，嗜，她拿來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慌張地說。

馬特雷約娜一看見尼古拉·舍齊伊契，就捧着茶炊進來了，她好像是專等着他進來纔把茶炊拿出來似的。她是一個年老的，跟他們共甘苦的忠心傭人，但却是一個世界上最執拗的和最愛抱怨的人，有一副固執而又倔強的性格，他害怕尼古拉·舍齊伊契，常常在他面前噤住了舌頭。但是在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面前，她却要補還這口氣，對她每回都是鹵莽無禮的，甚至還公然要管束她的女主人，不過同時她對她和娜泰莎却是有一股熱烈和真誠的愛。我在從前伊契曼耶夫加村莊時候就認識這馬特雷約娜了。

「哼！……這是不開心的，人家混身打濕了，他們連杯茶都不肯給。」老人喃喃地說。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馬上向我做個手勢。他是受不住這種神秘的手勢的；這時他雖然不想看見我們，但是從他臉色上可以知道，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對我做手勢，他是完全覺察到的。

「我去看了我的官司案子，萬尼亞，」他突然說，「這是多麼倒楣的事呀。我告訴你過嗎？這完全成爲對付我的了。看來我是沒有證據；我應有的文件一張也沒有。我的事實大概是不能證明的了。哼！……」

他是訴說他跟親王的官司，這官司還拖着，但是對尼古拉·舍齊伊契却很不利了。我沉默着，不知道怎樣回答。他狐疑地望望我。

「哼！」他突然叫出來，似乎被我們的沉默激怒了。「越快越好！就是他們判決我要付款，他們可不把我當作一個無賴漢呀，我有我的良心，就讓他們去判決罷。無論如何案子是要了結的。這就要決定了。我要破產了……我要拋棄一切到西伯利亞去。」

「我的天！到什麼樣的地方去啊！而且幹嗎要那末遠呢？」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忍不住說了。

「在這里又靠近些什麼呀？」他刻薄地說，好像喜歡跟人家別扭似的。

「唉，靠近一些人呀……無論如何，」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說，苦惱地瞟了我一眼。

「什麼樣的人呀？」他叫，把他發燒的眼睛從我臉上旋到她臉上，又旋回到我臉上來。「什麼人呀？強盜，造謠壞蛋，奸徒？這種人到處多着哩；別擔心，在西伯利亞，我們也會碰得到呢。如果你不肯跟我去，你就斃在此地好了。我不會強迫帶你去的。」

「尼古拉·舍齊伊契，我親愛的，沒有你，我跟誰住在此地呀？唉，我除了你沒有別人呀……」

她吃吃格格的說，突然打住了，帶着一種驚惶的神色旋向我，彷彿要求我幫忙和支持似的。老人已經冒火了，預備對什麼都要發一下脾氣，要想駁他是不可能的。

「聽我說罷，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我說，「到西伯利亞去，倒並不完全像你所想的那麼壞。如果到更糟糕的時候，你們不得不賣掉伊契曼耶夫加田莊，那末尼古拉·舍齊伊契的計劃事實上倒是好的，在西伯利亞，你們也許可以找到一件私人的工作，那末……」

「對呀，你說得有理，伊凡，這正是我所想的。我要拋棄一切，離開這裏。」

「啊，這倒是我絕對想不到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舉起她的手叫起來，「你也是這樣呀，萬尼亞！我想不到你！唉，你一向只知道我們的仁慈，而現在……」

「哈，哈，哈！你還想望甚麼別的呢？唉，我們靠什麼生活呀，想一想罷！我們的錢花光

了，我們只剩得最後一文啦。你大概是要我到披沃特爾·亞歷山特羅維契跟前去求他饒我罷，唔？」

一聽到親王的名字，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就驚惶得發抖，她手里的茶匙撞着茶碟叮叮冬冬的響起來。

「是呀，說正經話，」老人接下去說，帶着一種惡毒的固執的高興，使自己激昂起來了，「你以為怎麼樣，萬尼亞？我難道當真不該到那里去嗎？幹嗎要到西伯利亞去呢？我不如明天梳梳我的頭髮，穿上我的最好衣服，把我刷得乾乾淨淨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會給我一件衫護胸（去看這樣一個人物，不能沒有這個呀！）會給我買一副手套，弄得一絲不錯；於是走到他老爺前面去：「老爺，小老子，恩人！饒恕我罷，可憐我罷！給我一片麪包皮能！我有老婆娃娃哩！……」這樣對不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這可是你所要的吗？」

「我親愛的，我不要什麼呀！我沒想過亂說的呀。如果我煩惱了你，你饒恕我罷，只求你不要叫啊，」她急駭地說，害怕得越厲害了。

我相信，當他看着他女人的眼淚和驚惶的樣子，他心里是什麼都七顛八倒，而且發痛的。我可以斷定，他自己着實比他女人更苦痛呢，可是他却控制不住他自己了。有種性情最好而神經衰

弱的人，有時候就是這樣子；他們雖然仁慈，却弄得心神失常，直到他們在自己的悲哀和憤怒中間找到了享樂，而且不管什麼犧牲，要滿足他們自己，甚至要傷害了一些無辜的人，並且還常常探着他最親近和最親愛的人去傷害。一個女人，有時雖然她並沒有什麼不幸和悲哀，却渴望要感覺一點不幸與悲哀。在這點上，許多男人也像女人一樣，而這些男人倒並不就是脆弱的，他們也並不是女性的，這老頭兒有一種不得已的衝動想吵架，雖然他却是在自尋煩惱啊。

我記得，當時我心裏忽然悟到：他剛說出去莫非當真有什麼打算，像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所猜想的一樣嗎？莫非上帝使他心腸軟了下來，他真的跑去看娜泰莎，而在路上改變了心思，或者有什麼事情不對，把原來的主意拋棄了，無疑會是這樣的；於是他忿怒地和委屈地跑回家來，對他自己剛纔的那種感情和希望覺得不好意思，想找一個人來發洩一下對他自己那種軟弱的忿怒，並且揀着一個他疑心跟他有同樣感情與希望的人來發洩了。也許當他想饒恕他女兒的時候，他是想像過他可憐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底快樂與狂悅的，而這事情沒有結果的時候，不消說她是該首先遭殃的了。

但是當她在他面前帶着恐怖而發抖的時候，她那種絕望的神情把他感動了。他似乎覺得這樣發脾氣不好意思，暫時的約束了一下自己。我們大家都沉默着。我儘量想不去望他。但是這平靜

的時間並不長，他不管什麼犧牲，一定要怒吼一番來發洩出他自己的感情，或者需要咀咒時候，他就咀咒。

「你照，萬尼亞，」他突然說，「我很難過，我不想說，但是時候已經到來，我必須像一個直爽的人，毫不逃避的說出來……你懂嗎，萬尼亞？你來待我很高興，這樣，我可以在你面前大聲的說，讓有些人可以聽聽，我是痛恨着這一切胡鬧，這一切眼淚，嘆氣和悽慘的樣子。不管我的心也許是在流血或發痛，我從心里撕掉了的東西，却決不能再回到我心里來的。是的，我這樣說，我就這樣做。我是說六個月以前發生的那件事情——你明白嗎，萬尼亞？我這樣公開，這樣坦白的說，你可以不致弄錯我的話，」他說了一句，用發火的眼睛看看我，顯然想避開，他女人恐怖的眼光。「我再說一句，這是胡鬧，我不要再看了……這只是教我發瘋，教每一個人以為我是能够容忍那樣卑劣和柔弱的感情的，似乎我是一蠢才，似乎我是一個最卑鄙的流氓……他們以為我是悲哀得快發瘋了……胡鬧！我已經丟開了，我已經忘記舊日的感情了！我一點也不記得它！不！不！不！還是……」

他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把桌子一拍，茶杯都叮噠地叫起來。

「尼古拉·舍齊伊契，你難道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也沒有感情嗎！瞧瞧，你在對她做什麼

呀！」我忍耐不住說，幾乎是暴怒地望着他，但這只是火上加油罷了。

「不，我沒有！」他叫着，抖着，臉色發白，「我沒有！因爲沒有一個人對我有感情！因爲在我自己家里，他們都在陰謀鬼計的對付我，污辱我的名譽的他們都站在我那墮落的女兒那一邊，她是該受我咀咒的，該受任何懲罰的！……」

「尼古拉·舍齊伊契，別咒她啊！你要怎麼樣都隨你，只是別咒我們的女兒啊！」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銳聲地叫起來。

「我就要咒她！」老頭兒叫，喉嚨比剛纔還響兩倍，「因爲我被侮辱了，我名譽被污辱了，他們在希望我到那該咀咒的女兒那里去求她饒恕呀，是的，是的，就是這樣！我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就這樣的給眼淚，嘆氣，和那些愚蠢的暗示痛苦死了！他們想軟化我……：：：瞧，葛尼亞，瞧，」他接下去說，把顫抖的手從他邊袋裏急促地拿出一些紙來「這兒是我們官司的紀錄，它說我是一個賊，說我是一個騙子，說我偷吃了我恩人的錢！我失了信用，我丟了面子，都是因爲她呀！這，這，你瞧，瞧……：：：」

他從外衣的邊袋里把各種紙頭都拉了出來，一張一張的丟到桌子上，急躁地想在這些紙里找出他要給我瞧的那一張；但是好像命運注定似的，偏偏那一張找不到。他暴躁地把他從口袋裏抓



到的一切東西都拉了出來，忽然什麼東西叮的一聲重重地跌落到桌子上。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發出一聲驚呼。這正是那丟了的小盒子啊。

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了。熱血衝上老頭兒的頭部，臉頰飛紅起來；他駭了一跳。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站起來，緊握着雙手，哀求地望着他。她的臉孔因為歡樂的希望而發亮了。老頭兒的紅臉，他在我們面前的害羞……是的，她沒有猜錯，她現在明白這小盒子是怎樣丟掉的了！她明白，是他拾了去的，他拾到手是快樂的，而且也許快樂得發抖，他妒忌地把它偷偷藏起來；而他在一個人時候，不讓別人看見，用無限的愛緊瞅着他愛女的臉龐，他瞅着，瞅不完的；也許正和那可憐的母親一樣，他一個人關起門，對他寶貝的娜泰莎說着話，想像着她在回答，而他自己又再來回答她哩；而在晚上，他帶着痛苦的悲哀，帶着抑制的淚泣，在撫慰着和吻着這親愛的肖像，他不是咒她，而却是在饒恕和祝福着這個他在別人面前所不要看的和咀咒的她啊。

「親愛的，那末你依舊是愛着她的啊！」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叫起來，在這個腳纏咒過她的娜泰莎底嚴厲的父親前面，再也抑制不住她自己了。

可是我一聽見她的叫聲，一種瘋狂的怒火立刻從我眼睛裏閃出來。他抓起那隻小盒子，猛烈



……」

「不，不！無論如何不！決不！」他用一種粗獷的，窒息的聲音喊，「決不！決不！」



## 第十四章

我到娜泰莎那裏，已經很晚，有十點鐘了。

那時，她住在靠近綏米諾夫橋的芳太加，在商人科羅塔胥金所有的那些骯髒的房子里第四層樓上。當她初初離開家里時候，她曾經和亞歷沃沙住在立特尼一家房子的第三層上一間極精緻的樓閣里，樓面雖小却漂亮而又方便。可是小親王的錢很快就花光了。他不曾去當音樂教師，只是借錢過活，不久就欠下很多的債了。他把錢花在裝飾樓面和送娜泰莎的禮物上，她想阻止他的浪費，責備他，有時甚至爲了這哭。亞歷沃沙，由於他容易衝動和容易感受的天性，常常整個星期沉在夢想中間，想怎樣送她一件禮物，她又將怎樣接受它，他就把這種夢想當作一種使自己真正快樂的事情，而在事前把他這些夢想和預想狂喜地來告訴我。於是一碰到她流淚和責備，他就沮喪得那樣子，教人家都替他難受。日子慢慢過去，這種禮物變成責備痛苦和吵嘴的原因了。此外，亞歷沃沙還花了許多錢，沒有告訴娜泰莎；他被一些同伴誘到邪路上去，對她不忠實起來。他去

玩各種各樣的約瑟芬和明娜（中譯註）；雖然他同時仍是親熱地愛着她的。他的愛她，在他實是一種痛苦。他常常喪氣地和鬱抑地跑來看我，說他自己是值不上娜泰莎一個小指頭，說他是乖戾而卑劣，不能夠理解她和不配她愛。在某種程度上，他的話是確實的。他們之間沒有一種相等；他比起她來，就好像是一個小孩子。他向我流淚，悔恨他跟約瑟芬的關係，他却又求我不要告訴娜泰莎。而在他坦白地懺悔以後，他又怯怯地，戰慄地和我一同到娜泰莎那里去（他堅持要我去，他說他幹了那些勾當以後，很怕去看她，只有我是唯一的人能夠幫助他），我們一到，娜泰莎第一眼看到他那樣子就知道是什麼事了。她本來是極其妬忌的，我不懂得她怎麼竟會常常寬恕他這一切過失。他們之間時常發生這樣的事情：亞歷沃沙跟着我進去，他怯怯地向她說話，用一種胆怯的溫柔看着她的眼睛。她立刻猜到，他做了壞事了，但是沒有什麼表示，而且她決不開頭來提這件事，反而加倍的撫慰他，並且變得更溫柔更活潑了——這倒並不是她矯作的預定的策略。不；因為在她純良的天性中，有一種寬恕人和憐憫人底無限的快樂；似乎在寬恕亞歷沃沙這事情中，她獲得一種特殊的微妙的魔力，這倒是真的，不過只有在約瑟芬的問題上是如此罷了。亞歷沃沙一看到她那種仁慈和寬大，約束不住自己了，不等她問，立刻就把全盤的故事都供了

（中譯註）約瑟芬和明娜，指妓女。

出來——寬慰了他的心和像他自己所說的：「依舊和從前一樣了。」等他得到了她的寬恕，他立刻就狂起來，有時甚至因為快樂和感動而哭起來，吻她和擁抱她。於是他的精神立地奮發，開始以一種孩子般的率直，把他和約瑟芬的遭遇對她詳盡地訴述起來；他微天着和大笑著，祝福娜泰莎，和把她恭維到天上去，於是這天晚上的聚會就在歡樂與愉快中間結束了。當他所有錢都花光了，他開始來賣東西。由於娜泰莎的堅持，他們在芳太加找到一間便宜的小樓面。他們的東西不斷的賣出去；娜泰莎現在甚至要賣她的衣服，並且開始在找工作了。亞歷沃沙聽到這話，他的失望到了不知什麼地步；他咀咒他自己，罵他自己看不起自己，但是同時却依舊不去設法改進他的情況。到了眼前，最後的錢也花光了；留給娜泰莎的一條路，只有去工作，而工作的報酬却是很低微的啊！當他們最初同居的時候，亞歷沃沙跟他父親之間曾經發生一次猛烈的口角。華爾戈夫斯基要他兒子娶伯爵夫人的繼女卡泰琳娜·菲多維芙娜·菲力蒙諾夫，在那時還不過是種企圖。但是這企圖却是一種蓄謀。他帶了亞歷沃沙去看那位小姐，引誘他去喜歡她，而且企圖用辯才和嚴厲手段去說服他，但是因為伯爵夫人的關係，這計劃是失敗了。之後，亞歷沃沙的父親就閉起眼睛，不管他兒子和娜泰莎的事情，讓它去拖一些日子。他深知亞歷沃沙的多變和輕浮，希望他們的戀愛不久會完結，直到最近以前，關於他兒子娶娜泰莎的可能問題，親王不再去煩心了。而

那愛人呢，他們一向就不去理會這問題的，只是等待着雙方父親可能有一個形式上的和解，或昇渺茫地等待着某種環境的變動。娜泰莎顯然不願意討論這問題。亞歷沃沙秘密地告訴我，說他父親有時倒是喜歡這全盤事情的。他喜歡伊契曼耶夫家族的屈服。爲了形式上的關係，他却依舊裝作不喜歡他兒子，減少給他那並不算寬裕的津貼，（他對他是非常苛刻的），而且還威嚇他，甚至連這一點都要停止。但是不久他到波蘭去追求在那邊有事的伯爵夫人去了。他依舊活動地進行他的企圖。因爲照亞歷沃沙年紀，結婚雖然還早，但是那姑娘却很有錢，這是錯過不得的好機會呵。親王最後達到他目的了。我們聽到傳說，這婚約最後是同意了。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親王剛回到彼得堡來。他親熱地跟他兒子見面，但是亞歷沃沙與娜泰莎的關係底堅持，使他感到不愉快的驚愕。他有點疑惑，感到昏亂起來了。他嚴厲地着重地主張，要他兒子把這婚姻解散，但是不久他想出一個更有効的進攻方式來了。他勸誘他兒子到伯爵夫人那里去。她的繼女雖然還不過是個小孩子，却幾乎已經是個美人兒，快樂，聰明，甜蜜，有副稀有的善良心腸和一個坦潔的健全的靈魂。親王計算着六個月以後一定會有點效果，娜泰莎再不會有新奇的魔力了，他兒子對於他在說親的未婚妻也不會拿六個月以前的眼光去看她了。他的話部份是對的……亞歷沃沙確實是被吸引了。我還要補敘一句，他父親對他突然異常親熱起來了（雖然他仍然拒絕給他錢）。亞歷沃沙

覺得，他父親更大的熱愛底下是掩藏着一種不能改變和不能阻撓的決心，他覺得不愉快——然而却沒有像一天不見到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那樣的不愉快。我知道，他已經五天沒有和娜泰莎見面了。在我從伊契曼耶夫家里到她那裏去的路上，我不安地想，她究竟要跟我討論些什麼呢。我老遠就看到她窗子里一點火。我們之間早有一種約定，就是假如她對我有重要的和迫切的需要時候，就放一支蠟燭在窗口上，我如果剛剛經過那兒（我幾乎每夜都要經過那兒的）我就可以從窗口的亮光上猜到她在盼望我和需要我去。近來她是常常在窗口放蠟燭了。……



## 第十五章

我看到娜泰莎一個人在那裏。她在房間里慢慢地來回踱着，兩隻手抱着胸脯沉入於深思中間，桌子上放着一隻茶炊，幾乎熄滅了。這大概很久以前就爲我預備下的，她微微一笑，向我伸出手來，沒有說話。她臉色是蒼白的，有一種痛苦的表情。在她的微笑里，有一種溫柔，忍耐，殉道者的神色。因爲臉孔蒼白和消瘦了，她那雙淺藍色的眼睛顯得格外大了，她的頭髮也顯得格外濃黑了。

「我剛纔以爲你不來了，」她說，把手給我，「我正想叫馬芙娜來探問你呢。我怕你又害病了。」

「不，我不會害病。我有點事情耽擱住了。我就會告訴你的。但是什麼事情呀，娜泰莎，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沒有什麼呀，」她回答說，有點吃驚，「怎麼啦？」

「怎麼？你寫……你昨天寫條子叫我來，還規定了時間，使我不早來也不要遲來；你平常不是這樣子呀。」

「哦，是的！我昨天在等他來。」

「怎麼，他還不會來過嗎？」

「不會，我想，他如果不來，我得和你談一些事情。」她歛了一下，總接着說。

「今天晚上，你也在等他嗎？」

「不，今天晚上，他在那邊。」

「你以為怎麼樣，娜泰莎，他會就此不回來了嗎？」

「他自然會來的，」她回答說，用一種特殊的熱誠望着我。她不喜歡我回話的鹵莽。我們沉入到靜默中間，在屋子里來回踱着。

「我這些時候都在盼望你來，萬尼亞，」她微笑一下又說起來。「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我在來回地踱着背詩。你還記得嗎，那鐘聲，那冬天的路上，『我的茶炊在橡木桌上沸騰了』……」

……？我們在一塊兒讀過它：

「暴風雪衰竭了；從千百萬朦朧的守望的夜眼里有亮光一閃。」

「接着是：

我聽到一個熱情的聲音

伴着鐘聲在高唱；

啊，我心愛的人兒什麼時候從遠方歸來呀，

安息在我哀懇的胸上？

我的生活不是生活啊！黎明的玫瑰色曙光

在玻璃窗的冰簾下玩耍；

我的茶炊在橡木桌沸騰了，

明亮底爆裂的火花，驚醒了黑暗的屋角

照見了掛着印花布帳的我底眠床。

「這多美啊。這些詩是多麼痛苦啊，萬尼亞。而且多麼生動的幻想的一幅圖畫！這好像一幅畫布，用粉筆畫上的一點輪廓。你可以隨你的高興去著上顏色！有兩種感覺：極早的，和極夜深的。那茶炊，那印花布帳子——這一切多麼有家庭風味啊。這很像我們家鄉小鎮上的一些小屋；我感覺好像能夠看到那小屋：一個新的，用木頭造的，還不會裝上牆面板的。……而接着又是

一幅圖畫：

「忽然我聽見那同一聲音又在響

伴着那鐘聲；我追尋着它憂鬱的腔調：

呵，我的老友在那裏呀？我怕他會進來

給我以熱情的撫慰和擁抱。

我所忍受的是怎樣一種生活啊！可是我的眼淚是無用的。

呵，我的屋子多淒涼呀，從裂縫里風在吹嘯

而在屋外呀，只有一株櫻桃樹在生長，

也許它已經被摧毀了吧——誰知道呢？

玻璃窗上的冰雪把它遮住了。

帳子上的印花已經失去它們快樂的情調，

而我煩悶地徘徊；我避開我的一切親人，

沒有一個人罵我，也沒有一個人愛我，

只有那老婦人嗷嗷獨語……

「我煩悶地徘徊」，這「煩悶」用得真好。「沒有一個人罵我」這一行又是多麼深情，多麼柔弱呵；而且是怎樣的一種回憶的痛苦啊，人們自己引起的痛苦，而自己在回憶它。天哪，這多美呀！多真實呀！……」

她停止說話了，似乎喉嚨里起了一陣痙攣，在掙扎着。

「親愛的萬尼亞！」過了一分鐘，她說，却又停住了，彷彿忘記了她要說什麼話，或者由於一種突然的情感，沒有想過驀地說出來似的。

這時，我們依舊在屋子裏來回走着，一盞燈在聖像前面燃着，近來娜泰莎越來越敬神了，並且不願意別人向她說起這個。

「明天又是祭日嗎？」我問，「你的燈又點着哩。」

「不，明天不是祭日……但是，萬尼亞，坐下罷。你一定疲乏了。你喝了茶嗎？我猜你還不會喝過罷？」

「讓我們大家坐下罷，娜泰莎。我已經喝過茶呢。」

「你是從那里來的？」

「從他們那里。」

我們常是這樣來稱呼她的老家的。

「從他們那里？你怎麼趕得及呢？你是自己想去的嗎？還是他們叫你去的？」

她發許多問題來困擾我。她的臉色因為情感的激動變得更蒼白了。我詳細地告訴她我怎樣碰到她父親，我跟她母親的談話，以及關於小盒子的情景。我詳細地告訴她，描寫着每種細微的情感。我絕不向她隱瞞什麼。她熱心地傾聽着，捕捉我說的每一句話。眼淚在她眼睛里閃爍着。那小盒子的情景使她深深感動起來。

「停一停，停一停，萬尼亞，」她說，不時的打斷我的故事。「每件事情告訴我更真確一點，每件事情儘可能的真確。你說得還不够真確……」

我重複又重複的說着，每一瞬中要回答她關於細節上不斷的問題。

「你真的以為他是來看我的嗎？」

「我不知道，娜泰莎，事實上我不敢斷定；他為你傷心並且愛你，那是顯然的；不過他來看你，那是……是……」

「他吻了那小盒子嗎？」她插進來說，「他吻它時候說了些什麼呢？」

「那是不連氣的。只是叫喊罷了。他叫着你最親熱的名字；他要你。」

「要我？」

「是的。」

她輕輕地哭起來了。

「可憐的人們啊！」她說，「似乎她知道了一切事情，」隔了片刻的沉默，她又接着說，「這是不奇怪的。他也聽到許多關於亞歷沃沙父親的事情哩。」

「娜泰莎，」我怯怯地說，「讓我們到他們那里去罷。」

「什麼時候？」她問，臉色發白，幾乎從她椅子上站了起來。

她以為我勸她立刻就回去。

「不，萬尼亞，」她接下去說，把兩隻手放在我肩岬上，憂鬱地微笑着；「不，親愛的，這是你常常說的。但是……我們還是別說這個罷。」

「這可怕的隔離難道就永遠不結束嗎？」我憂傷地叫。「你能够那麼驕傲，不走第一步嗎？這應該是由你來走的；你必須先做。也許你爸爸是等着這個來饒恕你呢……他是你的爸爸；他已經被你們損害了！尊重他的自尊心；這是應當的，這是自然的！你應該這樣做！只要試一試，他就會無條件饒恕你的。」

「無條件！那是不可能的。不要空責備我。我日日夜夜都在想這個，現在也在想。自從我離開家里以後，我沒有一天不在想這個。我們不是常常也在談這個嗎？你自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啊。」

「試試看！」

「不，我親愛的，這是不可能的。假使我試試看，這會使他更苛刻地來反對我。無法挽回的事情是不能使它回來的。你知道什麼事情是人們所不能使它回來的嗎？人們絕不能使我跟他們在一起的。那些幸福的童年再回來啊。假如我爸爸饒恕了我，他現在會很難理解我了。他是把我作爲一個小姑娘，一個大孩子愛着的。他讚美我小孩子般的單純。他常常拍拍我的頭，就像我還是七歲時候的小孩子，常常抱我坐在他的膝蓋上，叫我唱我小時候的兒歌給他聽似的。從我早年的孩子時候起，一直到我在家的最後一天，他常常到我床前來爲我祝福夜晚平安。在我們那些不幸事件的前一個月，他替我買了些耳環，當作是一件秘密的事情（但是我却全知道了），並且像一個小孩子似的歡喜地想像着我得到這禮物會多麼高興，而當他發覺我老早就知道他買耳環這事情的時候，他對每個人，特別對我，可怕地發起脾氣來了。在我出走前三天，他看到我很抑鬱，他自己也就那樣抑鬱，幾乎使他害病了。而且——你會相信嗎——爲了要使我散心，他提議去買幾張



戲院票子！……是的，他實在是想像他會把我弄好來。我告訴你，他是把我作爲一個小姑娘在理解和我，甚至於不願想到我有一天會成爲一個婦人。……這種念頭從來不鑽進他頭腦裏的。如果我現在回家，他決不會理解我。即使他饒恕了我，他現在所碰到的是完全另外一個人了；我是不同了；我現在不是一個小孩子了。我已經歷過許多事情了。即使他對我不滿意，也依然要嘆息他過去的幸福，和傷心我再不是像他作一個小孩子來愛我時候那種樣子了。過去的想起來總是最好的！這總是帶着痛苦去回憶的！啊，過去是多麼好呵，萬尼亞！」她叫起來，被她自己的話激動了，而以這一聲銳叫打斷了自己的話，這叫聲是從她心里痛苦地爆發出來的。

「你說的全對，娜泰莎，」我說，「所以，他必須會懂得重新來理解你和明白你，尤其是理解你。自然，他會愛你的。你當真不想他能夠憑他的心來理解你和明白你嗎？」

「啊，萬尼亞，別這樣粗暴！我有什麼好明白的呢？我不是這意思。你瞧，這裏有些另外的東西哩：一個做父親的也是妒忌的，跟亞歷沃沙的事情從開始到決定都不讓他知道。他既不知道也沒有看出，這是傷了他的心的。他知道，他沒有預見到這個，於是把我們戀愛的愉快結果和我的逃走都歸咎於我「忘恩負義的」秘密行爲了。我開始既沒有告訴他，後來又沒有把我心里的每一次激動向他自白，相反的，我在心裏隱藏起來。我對他們瞞着。我確定的告訴你，萬尼亞，這

對於他，暗地裏是比事實本身——就是說比我離開他們和我委身於我愛人——更壞的一種損害，更壞一種的侮辱啊，假定他現在是像一個做父親的熱烈地和深愛地來看我，但是這矛盾的種子仍然存在的。明天或後天，就會碰到失望，誤解和責難的。此外，即使我說——從我心底里真實地說——我明白，我怎樣的傷了他的心，我怎樣對他不好，他也不會無條件饒恕我的。他如果明白我和亞歷沃沙的一切幸福是花了我多大代價，以及我是經歷過怎樣的苦難，這固然會使我傷心，不過我願意窒塞我情感，我願意忍受一切——可是他却仍然不會滿足的。他會堅持一種不可能的贖罪；他要堅持要我咀咒我的過去，咀咒亞歷沃沙和追悔我對他的戀愛。他要求那不可能的事情，要使過去的重新回來，把過去的六個月從我們一生中抹去。但是我不願咀咒任何人，而我也不能追悔。這不是一個人所做的；事情是如此的。……不，萬尼亞，這現在還不能夠。時候還不會到來呵。」

「時候幾時會到來呢？」

「我不知道……我們必須以痛苦去造成我們未來的幸福；用新的苦難去償付。什麼事情都是以受苦去洗清楚的。……啊，萬尼亞，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痛苦啊！」

我沉默着，思索地望着她。

「你幹嗎這樣望着我呀，亞歷沃沙——我說，萬尼亞！」她說，對她自己的弄錯，微笑起來了。

「我在望着你的微笑，娜泰莎，你這是那兒搞來的？你平時不是這樣笑的呀。」

「怎麼，我的笑裏還有什麼嗎？」

「那原來的天真依舊有着，那是真的……不過你微笑的時候，似乎你的心在可怕地發痛。

你越來越瘦了，娜泰莎，你的頭髮似乎更濃了……你這穿的是什麼衣服？你在家裏常常穿着這衣服？是嗎？」

「你多麼愛我呵，萬尼亞，」她親愛地望着我說，「那末你怎麼樣呢？，你在做些什麼？你的事情怎樣了？」

「還是老樣子。我依舊在寫我的長篇，不過這是很難寫的，我寫不下去，靈感枯竭了。我敢說，不管怎樣，我是會把它趕完的，這也許變成有趣味的東西。不過損害了一個好的計劃是一種悲哀。這是很中意的一個計劃。但是不得不按時趕寫出來送到什誌去。我甚至想放棄那長篇，來趕出一個短篇，輕鬆和快樂一點的，沒有一絲悲觀的痕跡的。一點痕跡也沒有的……每個人都應該愉快和幸福呵。」

「你是那樣的一個艱苦工作者呵，你可憐的孩子！那末，斯密司怎樣了？」

「可是斯密司是死了的呀。」

「他沒有對你作祟嗎？我正經地告訴你，萬尼亞，你是在害病，你的神經不大正常；你常常沉迷在那樣的夢想中間。當你告訴我租了那房間的時候，我就注意到這一點了。那末房間是潮濕的，不好的，是嗎？」

「是的，今天晚上，我又有一件意外的遭遇……但是我以後告訴你罷。」

她沒有在聽，坐在那里沉入到深思中了。

「我不知道，那時我怎麼能夠離開他們。那時我是在發燒哩，」她最後加上去說，用一種並不希望有回答的神情望着我。

如果我在這個當兒向她說話，她一定不會聽我的。

「萬尼亞，」她用一種很難聽得出的聲音說，「我要你來是有個緣故。」

「什麼緣故？」

「我跟他分手了。」

「你們已經分手了，還是打算分手呢？」

「我一定要結束這個生活。我叫你來，我會告訴你每件事情，一切，一切那積累下來的，以及我直到現在不會告訴你過的。」

她常常是這樣開頭，要把她秘密的意志告訴我，而結果却總是我早已從她那里聽慣了的全部秘密。

「唉，娜泰莎，我已經聽你說過一千遍了。自然，你們一塊兒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你們是那麼奇怪的一種關係。你們之間沒有共通的地方。但是你肯有勇氣嗎？」

「這在以前只是一種想頭，萬尼亞，但是現在我已經確實下了決心了。我愛她勝過一切，可是看來我像是她最壞的敵人。我會毀壞他的未來。我應該讓他自由。他不能跟我結婚的；他是沒有勇氣去反對他父親的。我也不要束縛他。所以他跟他們替他做媒的那位姑娘發生戀愛，我實在倒是高興的。這可以使他對於我們分手更安心一些。我應該這麼做！這是我的責任……如果

我愛他，我應該爲他犧牲一切，我應該證明我對他的愛，這是我的責任！不是嗎？」

「但是，你知道，你是不會說服他的。」

「我並不去說服他。如果他這會兒來了，我依舊一樣的對他，但是我一定要想些方法，使他能够比較安心的離開我，沒有一點良心上的刺痛。教我憂慮的就是這個，萬尼亞，幫助我罷，你

能給我一點什麼勸告嗎？」

「這只有一個法子，」我說，「完全不愛他，跟別人去戀愛。不過我懷疑甚至這是否能有効；你當然是知道他性格的。他已經五天不見你了。假定他是已經完全離開你了。可是你只要寫一句你要離開他，他立刻就會奔到你這裏來的。」

「你爲什麼不喜歡他，萬尼亞？」

「我？」

「是的，你，你！你是他的敵人，秘密和公開的。你講到他總是帶點報復的意味。我已經注意到一千遍了，你最大的快樂就是貶抑他和污辱他！是的，污辱他，這是真的！」

「你這樣對我說過也有一千遍了。得啦，娜泰莎讓我們別談這個罷。」

「我想要搬到另外一個房子去，」隔了一會沉默，她又說起來，「別發脾氣，萬尼亞。」

「唉，他也會跟到另外房子里去的呀。我並沒有發脾氣，我確實告訴你。」

「愛，一種新的強有力的愛也許把他拖住了。如果他回到我這裏來，也不過是一會兒的事，你以爲怎樣？」

「我不知道，娜泰莎，他什麼事情都是那樣矛盾。他要跟那位姑娘結婚，又要愛你。他是能

够一下子都做到的。」

「如果我確實知道，他是愛她了，那我會下決心的……萬尼亞！別瞞着我什麼！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麼，不肯告訴我嗎？」

她用一種不安的探求的眼光望着我。

「我沒有知道什麼，我親愛的。我以榮譽向你保證，我總是對你公開的。不過我要告訴你我所想的：他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跟伯爵夫人的繼女那麼相愛。那不過一種吸引罷了……」

「你這樣想嗎，萬尼亞？我的天，要是我能斷得定就好了！啊，我只想這會兒看一看他，只要看一看他！我會從他臉孔上看出一切的！可是他來！他不來！他不來！」

「你當真不在等他嗎，娜泰莎？」

「不，他是跟她在一起；我知道的。我叫人去打聽到了。我也多麼想看一看她啊……聽着，萬尼亞，我是在胡說，但是難道我真的不可能去看她嗎？不可能在什麼地方會到她嗎？你以為怎樣？」

她焦灼地等着，聽我要說些什麼。

「你也許可以看她，不過只是看看她，也沒有多大意義呀。」

「我只要看看她就够了；那樣我就可以替自己決定。聽我說，我是變得那麼愚蠢了，你知道。我在這兒踱來又踱去，踱去又踱來，總是一個人，總是一個人，總是想；思想像旋風一樣的衝來真是可怕呀！我想到一件事情，萬尼亞；你能不能去認識她？你知道，伯爵夫人稱讚你的長篇小說（你自己從前說過）。你有時可以到R——親王的晚會上去，她有時在那邊。想辦法去見她。或者亞歷沃沙會替你介紹。那末你就可以告訴我她的一切了。」

「娜泰莎，親愛的，我們以後再談這個吧。告訴我，你可曾正經地想過，你有勇氣來面對這個分離嗎？瞧瞧你現在自己，你不大平靜呵。」

「我……會……有的！」她回答說，幾乎聽不清楚，「任何一切都爲他。我的整個生命都是爲了他。但是你知道，萬尼亞，我不能忍受他現在跟她的行爲，而且把我忘記了；他現在正坐在她的旁邊，談着，笑着，跟他常時在此地一樣，你記得嗎？他注視着她的眼睛；他常常是這樣看人的——他決不會想到我在這裏……同着你。」

她沒有說完就打斷了，絕望地望着我。

「怎麼，娜泰莎，你剛纔還說過……」

「讓我們立刻自願地分手罷，」她眼睛發亮地插進來說，「我要爲這給他祝福……不過，



萬尼亞，要他先能够忘記我，這是很難的！唉！萬尼亞，這是怎樣的痛苦呵。我自己也不明白。一個人想一件事情，但做起來却不同了。我會弄得怎樣呵！」

「靜一下，靜一下，平靜你自己！」

「現在已經五天了。每個鐘頭，每分鐘……如果我睡熟了，我就是夢見他，就是夢見他！我告訴什麼，萬尼亞，讓我們到那邊去吧。你帶我去！」

「靜一下，娜泰莎！」

「是的，我們要去！我就是在等你！我最近三天想的就是這個。我寫信給你就是這個意思。……你一定要帶我去；你一定不要拒絕我這個。……我已等候你……三天了。……今天晚上那邊有個晚會……他在那邊……讓我們去罷！」

她看來差不多是發瘋了。過道里起了一陣喧聲；馬芙娜好像跟誰在吵嘴。

「停一停，娜泰莎。這是誰？」我問，「聽着。」

她含着一種不信的微笑諦聽着，突然臉色可怕地發白了。

「我的天，誰在那兒呀？」她說，幾乎聽不清楚。

她想攔住我，但是我已走到過道里馬芙娜那里去了。真的！這的確是亞歷沃沙。他在問馬芙

娜一聲什麼話。她起先不肯讓他進來。

「你從那兒跑出來的？」她帶着一種嚴厲的神色問，「你躲到那兒去了？好罷那末，進去！進去！你講鬼話哄不了我了！進去罷，我奇怪，你該怎麼替你自己說話哩！」

「我不怕誰！我就進去！」亞歷沃沙說，到底是有點窘住了。

「好，那末，你進去吧，你真是一個醬油盒子（喻孟浪無恥的人——中譯者）！」

「好，我就進去！啊！你也在這兒！」他說，看見我了，「你也在這兒多好呀！唔，你瞧，我來啦……我該怎樣做纔更好呢？」

「進去就得啦，」我回答說，「你怕甚麼呀？」

「我不怕甚麼。我用我的話向你保證，我沒有該被責備的地方。你想我該被責備嗎？你會明白的。我要當面解釋。娜泰莎，我可以進來嗎？」他用一種做作的勇氣，站在關着的房門口叫。沒有人答應。

「怎麼一回事呀？」他不安地問。

「沒有什麼，她正在裏邊，」我回答說，「難道有什麼……」

亞歷沃沙小心地打開門，怯怯地向房間里望了一周。看不到一個人。

忽然，他看見她站在角落里，在餐櫥和窗子之間。她似乎躲藏着，死多活少的樣子。我現在回想起來，都忍不住要笑哩，亞歷沃沙慢慢地小心地向她走去。

「娜泰莎，怎麼啦？你好嗎，娜泰莎？」他怯怯地帶着一種狼狽的樣子望着她。

「唉，都好的！」她在可怕的紛亂中回答着，彷彿是她不對似的。「你……：……你要喝點茶嗎？」

「娜泰莎，聽我說，」亞歷沃沙說，完全被壓倒了，「你也許會相信，我該責備吧。但是我不該責備的，一點也不該。你會明白的。我馬上會告訴你。」

「爲了什麼？」娜泰莎輕輕地說，「不，不，你用不着……：……來，把你的手給我罷，那末……：……這就過去了……：……依舊跟從前一樣了……：……」

她從角落里走出來，一陣紅暈浮上他的雙頰，她望着地下，彷彿怕看亞歷沃沙似的。

「仁慈的上帝呀！」他狂喜地叫，「如果我是該責備的，我是不敢這樣看她的。瞧，瞧！」他旋向我喊，「她以爲我是該責備的呢，一切事情都在跟我作對，所有臉孔都在跟我作對。我已經五天沒有到這兒來了！有些謠言說我走跟我那訂婚中的姑娘在一起——還要說什麼呀？她已經饒恕我了！她已經說過，「把你的手給我罷，那末這就過去了！」娜泰莎，我的親親，我的安琪

兒！這不是我的錯，你必須知道這個！一點也不是我的錯！剛剛相反！剛剛相反！」

「但是……你不是該在那邊嗎，不是那邊請着你嗎？你怎麼到這兒來了呢？現——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十點半！我是在那邊的……但是我推說不舒服走開了——而——而這是五天中間我第一次，第一次的自由了。這是第一次，我能够把我自己扯開到你這里來，娜泰莎。這是說，我本來早就能夠來的，但是我故意不這麼做。爲什麼呢？你馬上就會知道，我要解釋，我趕來就是爲這個，來解釋。只有這一次，我是一點不該責備的，一點不該，一點不該！」

娜泰莎抬起頭來望他……但是她所碰到的那雙眼睛是那麼真實；他的臉上充滿着快樂，誠懇和善意，這教人不能不相信他的。我以爲他們又要叫出來，奔攏去擁抱，他們過去在這樣的和解之前，常常是那樣的。但是娜泰莎似乎被她的快樂所壓倒了。她把頭垂在胸脯前面，而且……開始輕輕地哭起來了。亞歷沃沙不能抑制他自己了。他跪倒在她的脚前。他吻她的手，吻她的脚。他好像發狂了。我朝她推過一張安樂椅去。她倒了下去。她的腿支不住了。



第

二

部





# 第一章

一分鐘之後，我們都像發瘋一樣的大笑起來。

「讓我來解釋；讓我來解釋！」亞歷沃沙叫，他響亮的聲音突出在我們的笑聲之上。「他們以爲這又是跟平常一樣……我又要來說些荒唐的東西啦……我說，我是有最有趣的事情來告訴你們呀。可是你們好不好平靜一點嗎？」

他是非常焦灼地想說出他的故事。從他臉上可以明白他是帶着重要的新聞的。但是他由於說着那樣新聞，感到天真的驕傲，因而裝出來那副儼然的神氣，却立刻逗得娜泰莎發笑。我也撐不住大笑了。他越是對我們生氣，我們就越笑得厲害。亞歷沃沙那種煩躁和接着他那種小孩子般的失望，最後把我們弄得跟果戈里小說裏的海軍士官候補生一樣，只要人家舉一舉手指就會放聲大笑。瑪芙拉從廚房里出來，站在門道上，帶着嚴厲的憤怒看着我們，她氣惱亞歷沃沙沒有一進來就吃娜泰莎一頓「排頭」，像她在過去五天里所熱心地預料過的一樣，反而我們大家倒是那樣的



最後，娜泰莎看到我們的大笑是傷犯亞歷沃沙的感情了，於是纔停止了笑。

「你要告訴我們什麼呀？」她問。

「呃，要我把茶炊燒上嗎？」瑪芙拉問，毫無禮貌地阻礙着亞歷沃沙的說話。

「走開，瑪芙拉，走開！」他向她揮着手叫，急於要攆走她。「我要告訴你們一切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事情呢，因為我全部知道。我懂得我的朋友，你們是要知道這五天里我在什麼地方——我正要告訴你們這個，可是你們却不讓我說呀。首先，這些時候，我却在騙着你，娜泰莎，我已經騙了你那麼久，這是主要的事情。」

「騙我？」

「是的，過去一個月我都騙着你；我爸爸回來以前，我已經開始在騙你了，現在却是全部公開的時候了。一個月以前，我爸爸還不會回來，我收到他一封重要的信，我對你們兩個都不會告訴過。在他信里，他直白乾脆的告訴我——我確實告訴你們，他那種嚴重的口氣，我當真是給嚇慌了——他說，我的訂婚已經是決定的事實了，我的未婚妻是十全十美的；而我自然是够不上她，但是我一樣的還是得跟她結婚，因此他叫我必須準備把一切胡鬧的念頭從我頭腦里丟開，諸

如此類的話——自然，我們懂得他所謂胡鬧是指什麼。咳，這封信我是瞞着你們的。」

「你不曾！」娜泰莎打斷他說，「瞧，他是怎樣拿空話在安慰他自己呀！事實上，他那時早就把一切全告訴過我們啦。我記得那時你忽然變得那麼馴順而且溫柔，不肯離開我的身邊，彷彿你覺得什麼事情犯了罪似的，於是你把全部信的內容零零碎碎的都告訴了我們啦。」

「不可能的，主要點我斷定不會告訴過你們，也許你們自己猜想是什麼事情罷，不過那是你們的事情。我不會告訴過你們。我一直保守着秘密，而且爲了這還非常不快樂呢。」

「我記得的，亞歷沃沙，你不斷要求我給你勸告，你把這全部事情都告訴了我，自然，你是每一次說一點，似乎這是一件想像的事情般的。」我補着說，望望娜泰莎。

「你什麼事情都告訴我們啦！請別吹牛了罷，」她和着說，「以爲你還能保守什麼秘密嗎。騙人不是你的本領啊。連瑪芙拉都全知道哩。是不是，瑪芙拉？」

「我怎麼能說不呢？」瑪芙拉應着說，從門里伸進頭來，「沒有過三天，你就把什麼事情都告訴我們了，你連一個小孩子也騙不了呀。」

「Fool！跟你們說話多惱人呀！你說這些話只是爲了怨恨罷了，娜泰莎！你說的也不對，瑪芙拉。我記得，我那時是跟瘋子一樣，你記得嗎？瑪芙拉？」

「自然記得，你現在也是跟瘋子一樣哩。」

「不，不，我不是說這個。你記得嗎，我們那時沒有錢了，你要把我的銀煙盒子去當掉。還有，瑪美拉，我告訴你，你是忘記你自己身份哩，對我這樣可怕的衝撞。這都是娜泰莎縱容你纔弄得這樣的。算了吧，就算我那時曾經一點一滴的告訴過你們罷（我現在不記得了）但是你們卻沒有知道那信里的口氣，它那種口氣呀。信里最主要的就是那種口氣，讓我來告訴你們吧。這就是我所要說的。」

「噫，什麼樣的口氣呀？」娜泰莎問。

「聽着，娜泰莎，你不斷問這樣話，好像你在開玩笑似的。別講笑，我確實告訴你，這是極關重要的。這是那樣一種口氣，使我感到絕望。我爸爸從來就不曾用這樣口氣對我說過話。似乎他甯使讓甲斯彭發生地震，可不能讓他達不到目的，這就是它的口氣啊。」

「好，好，告訴我們罷，你爲什麼要把這瞞着我們呢？」

「唉，我的天哪！爲什麼，怕嚇着你呀！我希望這全盤事情都由我來處置，噫，這封信來了以後，我父親一到，我的麻煩就開始了。我準備自己堅決地，明白地和誠懇地去回答他，可是這却沒有做到。他絕口不問到這件事。他是調皮的！相反的，他裝做好像全部事情都已經決定了，

似乎我們之間任何分歧和誤解是不可能的了。你們聽，不可能，那樣的堅信！而他對我是那樣的慈愛，那樣的親熱。我簡直是楞住了。伊凡·彼特羅維契，你要知道，他是多聰明哪！他曾經讀過一切書，知道一切事情；你只要看他一眼，他就知道你的一切思想，彷彿這些思想就在他的一樣。這無怪人家要稱他做陰謀家了。娜泰莎不喜歡我稱讚他，別生氣，娜泰莎。噫，事情本來就是這樣的嘛……啊，我順便提到說一說罷了！起先，他不肯給我一點錢，現在他却肯了。他昨天給了我一些。娜泰莎，我的安琪兒，我們的窮困是過去啦！這兒，瞧！這六個月來他爲了懲罰我而停止給我的一切津貼，昨天他一起付了。瞧，這兒有好多；我連數也不會數過呢。瑪芙拉，瞧，好多的錢，現在我們用不着去當掉我們的湯匙和鈕扣啦。」

他從口袋裏摸出很厚一疊鈔票來，一千五百盧布，把它放在桌子上。瑪芙拉帶着驚奇和讚許的神氣望望亞歷沃沙。娜泰莎急切地催着他說下去。

「唔，因此，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亞歷沃沙接下去說。「我怎麼去反對他呢？他如果對我很惡劣，那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我對這件事不會作二次考慮的。我會直白地告訴他，我不願意，我現在已經長大，是一個大人了，這就完事啦。而且，相信我，我是堅持着的。可是現在這樣子，我能說什麼呢？但是別責備我，我看你好像不高興，娜泰莎，你們彼此望望幹啥呀？無疑

你們是在想……瞧，他們一下子就把他卡住啦，而他連一點意志都沒有啊。我是有意志的，我比你們所想的著實強哩。證據就是：即使我在這樣處境下，我立刻對自己說，「這是我的責任，我必須告訴我爸爸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於是我開始講，告訴他一切，而他聽著。」

「但是什麼？你確實告訴他一些什麼呢？」娜泰莎焦灼地問。

「啊，我說，我不要別的什麼未婚妻，我已經有了一個——你，這就是說，我不能直白地把

這告訴他，但是我準備告訴他，我明天要告訴他。我已經決定了。開頭我講，爲金錢而結婚是可恥而卑鄙的，而我們把自己當作是貴族，那簡直是愚蠢的（我完全坦直地對他講，好像是我哥哥似的）。接着，我向他解釋，我是屬於 *Tiers état*（第三階級）的，而 *Tiers état* *C'est l'essence*（第三階級是主要的），我正和每個人一樣的驕傲，我無需用什麼方法來標榜自己；事實上，我已經把這些正當的意見放在他前面了……我熱誠地，令人信服地講著。我連對自己都吃驚起來哩。我甚至從他的觀點上去證明給他聽……我老實跟他說——我們怎麼能稱做親王呢？這只不過出身的問題罷了。我們有兩什麼地方像親王呢？我們並不特別有錢，而有錢才是主要點啊。羅士却爾特纔是目下最大的親王呀。其次，我們這一家，在社會上，已經很久沒有聞名了。最後一個出名的是西姆揚·華爾可夫斯基叔父，而他也不過在莫斯科出名罷了，並且他的出名只是因爲

他把最後的三百個農奴都敗光了，如果不是他父親給他一點錢，他的孫子也許要親自犁田呢，就是這樣的一種親王啊。我們是沒有什麼可神氣的呀。總之，我是把滿腔心事都對他講了——熱誠地，坦直地告訴他一切，事實上，我說的還不止這一些。他却連回答都不回答我，只是責備我不到雷音斯基伯爵家裏去，接着他告訴我，必須盡心去博取我的教母瓦親王夫人的歡心，假使瓦親王夫人能歡喜我，我將在到處受人家的招待，我的事業就穩固了。他說來說去就是說這些話！這一切暗地里都是說我跟你在一起以後，把每個人都拋棄了，娜泰莎，就是說，一切都受你的影響了。可是他却一直不會直接提到你。事實上，他是故意避開不說的。我們彼此都互相防範着，等待着，捕捉着。你可以斷定，我們這一邊是會獲得勝利的。」

「唉，是了，但是這怎麼結束呢，他決定些什麼呢。這纔是有關的問題呀，你真是一個車空大炮的呵，亞歷沃沙！」

「天纔知道。他沒有說他決定什麼，可是我也一點不是車空大炮呀。我是講理性的，他不解決什麼事情，光是對我的辯論發笑，而且是那樣的笑，好像在可憐我似的，我知道，這是瞧不起我，可是我並不害羞。」我很同意你，」他說，「但是讓我們到雷音斯基伯爵家里去罷，我關照你，在那邊不要說什麼話，我理解你，他們却不理解你呢。」我相信，他自己在各處得不到人家

好好的招待；人家有些事情對他憤怒呢。他現在在社會上似乎被討厭了。那伯爵起初對我很神氣，簡直是傲慢之至，好像完全忘記我是在他家里長大起來的；他得重新回憶一下，他確是這樣。他就是惱我忘恩負義，雖然在我一方面說，實在是說不上什麼忘恩負義的，就在他屋子裏實在可怕地沉悶，因此我就乾脆不進去了。他對我爸爸也不過給些極不經意的招待，那樣的不經意，我真不明白，他幹嗎要到那邊去呢。這一切都使我起反感。可憐的爸爸幾乎是在他面前低聲下氣，我明白這全是爲了我的緣故，但我可並不要什麼呀。我後來打算把我感覺到的告訴我爸爸，可是我却自己約束住了。真的，這又有甚麼用處呢？我改變不了他的信念的，我只會使他着惱，他現在又是在這樣一個倒霉的年月呵。呃，我想，我要機伶一點，我要賽過他們這一切人，我要使伯爵敬重我——你們以爲怎麼樣？我立刻就達到我目的了，一天之內什麼都改變過來啦。

雷音：基伯爵現在不能夠對我太過分了，而這都是我來幹的，我一個人獨幹的，這全由於我的機伶，因此我爸爸便大爲驚愕了！」

「聽着，亞歷沃沙，你還是顧牢你的話頭罷！」娜泰沙忍不住叫起來，「我想，你要告訴我一些關於我們的事情吧，而你却老談着你怎樣在雷音斯基伯爵家里充了不起。你那位伯爵對我是無關係啊！」

「沒有關係！你聽，伊凡·披得羅維契，她說這跟她沒有關係哩！怎麼，這是大大的有關係呀！你自己就會明白的，臨了這全要解釋清楚的。就讓我吧這告訴你罷。而事實上（爲什麼不要坦白說呢？）我要告訴你是怎麼回事，而且也要告訴你，伊凡·披特羅維契，也許我有時確是非常非常無見識，或者甚至有時是很蠢的（因爲我有時知道是這樣）。但是，這一件事，我向你們保證，我是顯得十分機伶的……事實上，顯得十分聰明，因此，我想你會很高興，因爲我並不老是那麼……愚蠢呵。」

「你說些什麼呀，亞歷沃沙？廢話啊，親愛的。」

娜泰莎是受不住人家說亞歷沃沙愚蠢的。每次我不客氣地指出亞歷沃沙某些事情做得愚蠢的時候，她老是向我堵起嘴，雖然並不說什麼。這是她心上的痛處。她受不住看見亞歷沃沙比人家不如，而越是她看到他的能力有限，她也許就越是這樣感覺。但是因爲怕傷害他的虛榮心，她從不把她的意思向他暗示。而他偏偏異常敏感到這一點，他常常確切地知道她所秘密想着的念頭。娜泰莎看到這個，心裏非常難過。她立刻想去奉承他和安慰他。這就是爲什麼他的話現在引起她心上痛苦的反響。

「廢話，亞歷沃沙，你只瞎想。你一點不是這樣的，」她又補着說，「幹嗎你把自己看輕



呢？」

「唉，那就是了。那麼，讓我向你證明這個罷。從伯爵家裏招待回來以後，爸爸對我大生其氣。我想『等一下罷。』於是我們坐車到親王夫人那裏去，我很久以前就聽到，她是那麼老，簡直是懵里懵懂了，此外耳朵又聾，並且很喜歡小狗仔。她養了一大羣，很寵愛牠們。雖然如此，她在社會上却有極大的勢力，甚至雷音斯基伯爵，Le anperbe（這位大亨）對她也得『antichan』呢。（敬重）。因此我就在路上想出了一個未來行動的全盤計劃。你們想，我這一切計劃是基於怎樣的事實上的？唉，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就是說，那些狗仔常喜歡我。是的，真是那樣。我會經注意到這一點。我不知道這還是因為我身上有什麼磁力呢，還是因為我喜歡一切動物。但是無論如何，狗總是喜歡我的。講到磁力，我還要順便說一下，我不會告訴過你，娜泰莎，我們有一天請起神來哩，我是在一個請神的家里。這真奇怪，伊凡·披特羅維契；這真給我一個印象。我把凱撒大將（Julius Caesar）請來啦！」

「我的天！你要凱撒大將幹嗎呀？」娜泰莎叫，發出一陣大笑來，「這是最後的一着啦。」

「爲什麼不……好像我是那樣一個……爲什麼我不該請凱撒大將呢？這對他有什麼關係呀？」

嘿，她笑啦！」

「自然，這對他沒有什麼關係的……啊，你，親愛的！噫，凱撒大將對你說些什麼呢？」

「啊，他不曾說什麼。我只是扶着乩筆，那筆就在紙上轉動。自己寫起來啦。他們說，這是

凱撒大將在寫。我却不相信。」

「那末，他寫些什麼呢？」

「啊，他寫了一些像果戈里小說里的『Бѣлибы』（浸下去）之類。別要笑！」

「啊，那末，告訴我們關於親王夫人的事情吧。」

「噫，你老打斷我的說話。我們到了親王夫人的家里，於是我開始跟咪咪要好起來。咪咪是隻極可憎又極可怖的老狗，而且很倔強，還喜歡咬人。親王夫人寵愛牠，她簡直是崇拜牠；我相信，他們是同樣的歲數了。我開始用甜食來喂咪咪，不到十分鐘，我已經教會牠握手了，這在以前牠們是不懂得教牠的。親王夫人喜歡得完全發狂了。她幾乎高興得哭出來。

「『咪咪，咪咪，咪咪在握手啦！』」

「有人走進來。」

「『咪咪握手啦，我的教子教她的。』」

「雷音斯基伯爵到了。」

「咪咪握手啦！」

「她幾乎是帶着慈愛的眼淚在望着我了。她是一個非常好心的老夫人；我簡直替她難過了。我趁這機會，又來奉承她。她的鼻烟壺上，有一幅六十年前她做新娘子時候畫上的肖像。呃，她那隻鼻烟壺掉了下來啦。我拾起那鼻烟壺，叫了起來：「多麼可愛的畫像呀！」就裝做我不知道，「這是一個理想的美人啊！」

「呃，這可把她完全溶化啦。她跟我談這談那；問我會經在那里讀過書，我拜訪過些什麼人，又說我有多麼漂亮的頭髮，諸如此類的話。我並且使她發笑。我告訴她一個激動的故事。她喜歡這類事情。她向我搖着手指，可是她哭的好厲害呵。當她放我回去的時候，她吻我和祝福我，並且一定要我每天去陪她玩兒。伯爵緊握着我的手；他眼睛和婉起來了。至於我爸爸，他雖然是最世界上最仁慈最誠懇而且是最可尊敬的人，可是你如果相信我，他在回家的路上幾乎是快樂得哭了。他緊抱着我，對於事業，親眷和婚姻，金錢覺得全有把握了，那樣神秘地有把握了；我不能明白這樣多。就在這之後，他給了我錢。這都是昨天的事情。明天我又要到親王夫人那裏去。不過我爸爸畢竟還是一個非常值得尊崇的人——你不要亂想什麼——他雖然把我從你這裏拉開，

娜泰莎，這只因爲他被卡泰雅的百萬財產所迷住了，想要弄它們到手，而你却没有錢啊；而且他需要這百萬財產也只是爲了我的緣故。他對你不公平，不過是因爲他沒有見識罷了。做父親的那有不想他兒子幸福的呢？這不是他的錯誤，因爲他常常以爲幸福只有從百萬財產中纔能找到的。他們都是這樣子。人們必須從這樣觀點上去看他，你知道，不能從別的觀點上去看的，這樣你纔會立刻地明白，他是沒有錯誤。我急急趕到你這兒來，娜泰莎，是特地來向你保證這一點，因爲我知道，你是有成見的在反對他，自然，這也不是你的錯。我並不爲這個來責怪你……」

「那末，全部的事情，就只是你在親王夫人家里占到一席地位罷了。你的全部機伶就只值得這一點點嗎？」娜泰莎問。

「完全不對。你這什麼意思呀？這只是開頭啊……我纔只告訴你關於親王夫人的事情，你明白我要通過她來控制住我的爸爸呢；可是我的故事還不會開頭呀。」

「好，那末，說罷！」

「今天早上，我又有一次冒險，而且還是非常奇怪的一次。我現在還不會完手啦，」亞歷沃沙接下去說，「你必須明白這個，雖然在我爸爸跟伯爵夫人之間，關於我們的婚約已經決定了，但是直到現在還不會作形式上的宣佈，因此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打消這件事而不至於失面子。」

雷音斯基伯爵定知道這婚約底唯一的人，但是他是被當作一個親戚和一個恩人看待的，此外，這兩禮拜來，我對於卡泰雅雖然很熟悉了，但是直到今晚以前，我並不會向她談過關於未來的一句話，這就是他，關於結婚或……愛情。還有，他們已經決定，去求K親王夫人同意，希望從她那里得到各種各樣眷顧和大堆金銀。她怎麼說，社會上就怎麼說，她是那樣關係的……此外，他們比任何更需要的，是要把我弄到社交界裏去。不過這是伯爵夫人，就是卡泰雅的繼母底主意，她最堅決的主張這一點。理由是這樣，她怕親王夫人也許因為她在海外的那件行爲不肯接待她，萬一親王夫人不接待她，那末別人家也就不願意接待她了。所以，我跟卡泰雅訂婚對她恰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所以這位伯爵夫人，平時老反對訂婚，現在看見我跟親王夫人攪得好，便大大的高興了；不過這是題外的話。重要的是這一點：我去年就看到了卡泰琳娜·菲沃多羅夫娜一些什麼了，不過那時我還是一個孩子，我還不懂事，所以那時我並不會看到她心里的什麼……」

「那只因爲你那時更愛我，」娜泰莎插進來說，「所以你沒有看到她什麼，而現在……」

「不許提一個字，娜泰莎！」亞歷沃沙性急地喊，「你完全錯誤，而且是侮辱我……我連不高興來回答你；聽着，你就會明白的……唉，你只要認識卡泰雅就好了！你只要知道她是一個多麼一個溫柔的潔淨的，白鴿一樣的靈魂啊！但是你會認識她的，且讓我說完吧。兩個禮拜以前，

他們剛到，我爸爸就帶我去看卡泰雅，我開始專心地去注意她。我覺到她也在注意我。這引起我的好奇心，別說我本來就有一特殊的心意要認識她的——這種心意我在收到我爸爸信的時候就存在了，那封信給了我那麼一種印象。我並不是要來講她什麼，我也並不是來誇獎她。我只要他一件事。她跟她的周圍的人，剛巧是一個驚人的對照，她有那樣一種卓越的性格，那樣一種健康和真實的靈魂，在她的純潔與真實上是那樣健康，那使我在她身旁簡直變成一個小孩子，像是她的一個小弟弟一樣了，雖然她還不過十七歲。我是注意到另一件事情，就是她很憂鬱，好像她有什麼秘密似的；她不大愛說話；在家里，她差不多常常是沉默的，似乎怕說話……她彷彿在沉思着什麼，她好像害怕我的爸爸。她並不愛她的繼母——我看得出；伯爵夫人，爲了她自己某種目的，在散佈空氣，說她的繼女多麼愛她。那都假話。卡泰雅只是不問不聞的服從着她罷了，看來她們之間對這似乎有種默契。四天以前，在我全部觀察了以後，我決心實行我的主意，而就在今天晚上我實行了。我的計劃是告訴卡泰雅一切事情，把她拉到我們這方面來，這樣就把這一切

情都了結了。……」

「麼！告訴她什麼，向她承認什麼？」娜泰莎不安地問。

「一切事情，絕對的一切事情，」亞歷沃沙回答說，「謝謝上帝，給我這樣的念頭，可是聽

！四天以前，我決心離開你們兩位，完全讓我自己來了結這件事。如果我跟你們在一時時要猶豫不決了。我要聽取你們的意見，那末什麼事情都決定不下來。讓我一個，把我在這樣一個處境下，使我不得不在每分鐘內對我自己重複地說，我應該了結這件事，我必須了結這件事，這纔鼓起我的勇氣，而且——已經把它了結了！我是打算把事情解決以後回到你這里來的，而現在我已經解決了回來啦！」

「那末後來怎麼呢？怎麼呢，發生了什麼呢？快告訴我。」

「那很簡單！我直接到她那里去，大胆而誠實地。但是我必須先告訴你一件剛纔發生的事，那使我很吃驚。正在我們動身以後，我爸爸收到一封信。我正要走進他的書室，站在門道上。他不曾看見我們。他是給那封信震動得那樣子，他自言自語的說着話，發出幾聲呼喊，神經失常地在房間里走着，突然又把信握在手里發出一陣大笑來。我簡直不敢走進去，就等了一分鐘。爸爸是爲了什麼事情那樣高興，那樣的高興啊。他跟我說話十分古怪；接着又突然打斷，叫我立刻準備起來。雖然這還不是我們去的時候哩。今天他們那邊沒有旁的客人，只是我們兩個。娜泰莎，你以爲那是一個宴會，那錯了，人家告訴你錯啦。」

「啊，亞歷沃沙，請你翻牢你的話頭吧；告訴我，你是怎麼告訴卡泰雅的？」

「運氣得很，我單獨跟她在一起有兩個鐘頭。我乾脆就告訴她，他們要替我們訂婚，我們的婚姻是不可能的，我告訴她我對她心中是有極大的愛，而也只有她纔能够打救我們。接着我告訴她一切事情。你猜，她對我們的事情，我和我的事情，竟然一點兒也不知情哩，娜泰莎。你要知道，她是多麼感動啊；起先，她是大大的嚇着了。她臉色都變白哩。我告訴她整個故事；你是怎樣爲了我拋棄你的家，我們是怎樣住在一塊，我們目前是怎樣的狼狽，怎樣的害怕一切，而現在我們是怎樣來向她請求。（我也用你的名義說了，娜泰莎）我告訴她，她應該站到我們這一邊來，直接去告訴她繼母，她不願跟我結婚；而這將是我們的解救，我們從別的人那里是毫無希望設法的。那一剎那間，她的眼睛是什麼樣子啊！她整個靈魂都顯示在她眼睛里了。她的眼睛是完全碧青的，她感謝我沒有疑心她，並且答應我儘她可能做到來幫助我們。接着她問了我關於你的事情，說她非常想認識你，請我告訴你，她已經把你當作一個姐姐一樣的愛着了。她希望你也能把她當作一個妹妹一樣的愛她。而當她一聽說我已經五天沒有見你了，她立刻就催促我到這兒來。」

娜泰莎被感動了。

「那你怎麼竟會先來告訴我們一套，你對那聲子親王夫人的勝利哪！唉，亞歷沃沙！亞歷沃



沙！」她譴責地望著他喊起來。「好，告訴我關於卡泰雅的事情罷，她跟你道別的時候，她快樂嗎，愉快嗎？」

「是的，她很高興她能够做出一些仁慈的事情，但是她哭了，因為她也愛我呀，娜泰莎，她承認她已經開始愛我了；她很少見過什麼人，很早以前，她已經被我所吸引了。她特別注意我，是因為她看到她的四周都是狡猾和欺騙，而我在她看來却是一個誠摯而忠實的人。她站起來說：「好吧，上帝保佑你，亞歷夫舍·披特羅維契。而我是在盼望……」她突然哭起來了，沒有說完什麼就跑開了。我們決定她明天去告訴她的繼母，說她不要我了，而我明天去把一切事情告訴我爸爸，勇敢而堅決地說出來。她還責備我以前不告訴她，說一個值得敬崇的人是不應該害怕什麼的。她是那樣一個高尚心腸的姑娘啊。她不喜歡我的爸爸。她說他刁滑和卑鄙。我替他辯護；她却不相信我。如果明天我對付我爸爸不能成功（她確信我不能成功），她勸我拉K親王夫人來支持我。那就沒有人敢反對了。我們答應彼此都像兄妹一樣，啊，你只要也知道她的故事就夠了，她是多麼不愉快呀，她是多麼嫌惡跟她繼母以及她周圍一些人一起的生活啊！她沒有直接的告訴我，好像她對我都有點害怕似的，我只是從些話里猜想出來的，娜泰莎，親愛的！假如她能够看到你，她跟你在一起那多愉快啊！她是有多麼仁愛的心腸呀！人們用她在一起是多麼滿意啊！你們

該是天生做一對姊妹，而且彼此相愛的。我一直都是這樣想法。我真想把你們兩個放在一塊，站在一旁來讚美你們。別胡思亂想，娜泰莎，我的小東西，讓我來談談她的事情吧。我要把她的告訴你而把你的又告訴她。你知道，我愛你比任何人都愛，比對她更愛……你是我的一切啊！」

娜泰莎撫慰地，又似乎憂鬱地望着他，沒有說話。他的話似乎對她是種安慰，然而也是一種痛苦。

「我很早就看出卡泰雅不錯了，至少在兩星期以前，」他又說下去，「你瞧，我每晚都到她們那里去哩。我一回家，我就不斷的想念着你們兩個，不斷的把你們來比較。」

「我們兩個究竟誰好呢？」娜泰莎微笑着問。

有時候是你，有時候是她。但是長久說來，你常常是更好的。當我跟她說話的時候，我常常覺得我多少變得好一點，聰明一點而且文雅一點了。但是明天，明天要決定一切事情了。」

「那末你不替她難過嗎？她是愛你的，你知道，你說你自己已經注意到了。」

「是的，我替她難過，娜泰莎！但是我們要三個彼此相愛，那末……」

「那末『再見』！」娜泰莎很快的說出來，似乎是對她自己說的。

亞歷沃沙驚愕地望着她。

但是我們的談話突然極其意外地被打斷了。在厨房里——那廚房同時也是進道——我們聽見一個輕輕聲音，似乎有什麼人在進來。一分鐘之後，瑪芙拉打開門偷偷的向亞歷沃沙點點頭，向他招呼。我們都向她回過頭去。

「有人在你，來罷，」她用一種神秘的聲音說。

「這個時候有誰來找我呀？」亞歷沃沙說，驚惶地望着我們，「我就來啦。」在廚房門口，站着他父親的車夫。看來親王在回家路上把馬車停在娜泰莎寓所的門口，派人來打聽一下亞歷沃沙可在這兒。說明了這個，那車夫立刻就走了。

「奇怪！這以前從不會有過，」亞歷沃沙說，迷惑地望着我們，「這甚麼意思呀？」娜泰莎不安地望着他。忽然，瑪芙拉又把門打開了。

「親王自己進來啦！」她用急促的低聲說，立地又縮出去了。

娜泰莎臉色發白了，從椅子上站起。突然她眼睛亮了起來，她微微的靠着桌子站住，激動地望着房門，這意外的來客將從這門口進來。

「娜泰莎，別怕，我陪着你。我不會讓你被侮辱的，」亞歷沃沙輕輕地說，心神有點紊亂但還支得住。門開了，華爾戈夫斯基親王出現在門闕上。

## 第二一章

他向我們掃了迅速而注意的一瞥。從這一瞥中是不可能去猜想，他是作爲一個朋友抑或一個仇敵來到這裏的。但是我要精細地來描寫他的外貌。他這天晚上特別使我吃驚。

我以前曾經看見過他。他是一個沒有過四十五歲的人，有整齊而驚人漂亮的臉相，那臉上的表情是隨着環境而變化的；但是它變化得極突然，澈底和異常迅疾，從極欣喜變得極乖戾或不快的表情，好像忽然觸着一個彈簧似的。他那淺黑色臉孔底正規橢圓形樣子，那精巧底牙齒，他那美麗地雕刻過似的小而又薄底嘴唇，他那微長的筆挺的鼻子，他那找不出一絲皺紋的高大前額，他那相當大的灰色眼睛，使他長得很漂亮，可是他的臉孔却並不給人家一個可喜的印象。那臉孔叫人討厭是因爲它的表情不是自然的流露，而常常是假裝的，故意的，模擬的，給人家一種捉摸不住的判斷，就是說人家決不能看出他真正的表情。人家更仔細地看他一會，會開始猜疑，在這永恆的假面具背後，是有些什麼陰狠的，刁滑的和極端自私的東西。他那雙俊俏的眼睛才其引起

人家的注意，那是灰色的，看起來很清朗的眼睛。和別部分容貌一樣，這雙眼睛也不完全受他的心意所主宰。他也許要想表示得温柔和友愛一點，可是他眼睛里的光彩却彷彿是兩重的，伴着那温柔和友愛的光輝，同時却有一種殘忍的，猜忌的，追究的和狼毒的光芒。……他個子相當高，生得文雅，略略帶上纖弱，看來比他歲數要年青得多，他柔和的暗棕色的頭髮還不會轉成灰色。他的耳朵，他的手和他的脚都非常秀美，這是傑出的種族底美。他穿得極其文雅而鮮潔，但帶着幾分假裝年青的樣子，不過這恰恰適合他。他看來好像是亞歷沃沙的哥哥。無論如何，人家不會看他是已經有這樣大兒子的父親了。

他一直向娜泰莎走去，緊緊地看她說：

「我這時來拜訪你，而且沒有通知，這是奇怪的，而且也是違反一切公認的規矩。但是我深信你會相信我至少會自認我這種行動的反常罷。我也知道我是跟誰在打交道；我知道你是聰明而大度的。只要給我十分鐘工夫，我相信你就會明白我和承認這是有理由的。」

他這些話說得很有禮貌，但是有點用力，而且似乎是着重的說出來的。

「坐下罷說，」娜泰說，依舊不能消除她自己的迷惑和惶驚。

他輕輕地鞠了一躬，坐下了。

「首先，請讓我對他說兩句話，」他指指他兒子說，「亞歷沃沙，你剛跑開，沒有等我，也沒有向我們告別，立刻就有人來告訴伯爵夫人，說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病倒了。她正要趕到她那兒去，但是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却忽然憂傷地和極其激動自己跑進來。她立刻地告訴我們，她不能跟你結婚了。她還說，她要進修道院去，說你要她幫忙，說你已經告訴她你愛上娜泰莎·尼古拉愛芙娜了。卡泰琳娜作這個意外的宣告，特別是在這樣的時候，不消說，是受了你對她解釋那種意外的驚奇所刺激的。她幾乎是精神亂錯了，你不知道我是多麼的震動和驚愕呵。我車子經過這裏，看見你窗子里有燈光，」他接下去對娜泰莎說，「於是在我心里鬧了很久的一個主意立刻支配了我，使我抑不住我最初的衝動，就進來看你。是爲什麼目的呢？我馬上就會告訴你，但是我先要請求你，對我解釋中間某種唐突之處不要吃驚。這全是那樣突然的……」

「我希望，我會照我所應當的來理解和體會你要說的話，」娜泰莎吃格着回答說。

親王注意地窺視着她，似乎他急於要在一分鐘之內澈底又澈底的了解她。「我並且信賴你的聰明，」他接下去說，「我現在大胆的到你這裏來，就是因爲我知道，我是要跟誰來打交道。我很久就理解你了，雖然我會一度對你很不好而且對你不公道，聽啊，你知道，我跟你父親之間是有很久的失和。我並不說我自己對；也許我待他，比我現在所設想的還有更可責備之處。但是假

便是那樣，那是我自己昏矇了。我是多疑的，我承認這個。我常常多往壞方面想，少往好方面想：一種不愉快的習性，一種冷酷心腸的特徵。但是掩飾自己的過失却不是我的習慣呵。從前我相信那一切攻擊你的閒話，而當你離開你父母的時候，我是深替亞歷沃沙害怕的。不過那時我不理解你。以後我一點一點的得到關於你的消息，於是又使我完全放心了。我會經觀察你，研究你，而最後我相信我的猜疑是沒有根據了。我聽說你跟你家庭斷絕關係，我也知道你父親嚴厲地反對你跟我兒子結婚。你對於亞歷沃沙，可以說是那樣的影響的，那樣的力量，可是你到目前為止，却並不會利用這種力量迫他跟你結婚，——僅僅這一事實，也就夠說明你的爲人了。然而我要公開承認，我那時是抱定決心要阻止你跟我兒子結婚的任何可能的。我知道，我現在是表白得過於率直了，但是在眼前，率直對於我却是最需要的。你聽完我的話你自己會承認這一點的。你離家以後不久，我就離開彼得堡了，不過那時起我已經不替亞歷沃沙担心了。我信賴着你高貴的驕傲。我知道你自己是不願在兩家的失和冰釋以前來結婚，即是說，你不願意來破壞亞歷沃沙與我之間的感情——因爲我對於他跟你結婚決不會饒恕的——你也不願意人家說你企圖抓到一個親王做丈夫，而且跟我們家族來聯姻。相反的，你顯示着對我們一種純然的藐視，而且也許等待着——一個時機，我會跑來請求你俯允跟我兒子結婚。可是我却固執地老是你底無意的願望者。我並不

打算來說我自己對，可是我却並不掩飾我的理由。理由是這樣，你既沒有地位，又沒有財產。我雖然有點產業，可是我們需要更多一些；我們家族是在衰落了。我們需要金錢和親眷。伯爵夫人的繼女任亞達·菲沃多羅夫娜雖然也沒有什麼親眷，可是她很有錢。假使我們耽誤下來，別的追求的人就會立刻趨上來把她娶去了。這樣的機會是不能喪失的。所以亞歷沃沙雖然還年青，我決定要替他訂婚了。你瞧，我什麼也不隱瞞。你也許要鄙視一個作父親的允許自己爲了成見和貧賤的動機，誘惑他兒子幹惡劣的行爲罷；因爲拋棄一個心腸高尚的姑娘——她曾經爲了他犧牲一切人，而他對待她又是那麼壞——這正是一種惡劣的行爲啊。但是我並不替自己辯護。我對於我兒子提婚的第二個理由，是因爲那位姑娘是十分值得愛慕和敬重的。她各方面說來雖然還是一個孩子，可是却是美麗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有很可愛的氣質的，而且是異常聰慧的。亞歷沃沙却沒有特性，他是無頭無腦的，極端不審慎的，二十二歲年紀，還完全是個小孩子。他至多不過有一種德性，就是心腸好，而這配着他其他缺點，恰恰是一種危險。我很久以來就注意到，我對他的影響是開始減弱了；青年人的衝動和熱情已經占了上風，而且甚至占了某些絕對責任的上風了。我也許是太愛他了；不過我也確信，我並不是一個對他有着充足能力的指導者。可是他必須常常在那些好的影響之下總行。他有一個服從的天性，柔弱而富於愛情，喜歡愛人家和服從人家更甚於



命令人家。他一生一世就只能是一樣子。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麼愉快，當我從卡泰琳娜·菲沃多維芙娜身上看出她正是我所期望的作爲我兒媳的一位理想姑娘。但是我高興已經太遲啦。他已經給另一力量支配着而且不能動搖了——那就是你的力量。自從一個月前我回到彼得堡，我就銳利地觀察着他，我驚奇地注意到，他在進步上有一個分明的變化。他那種不負責任和孩子氣雖然沒有什麼改變；可是他心裏某種高貴的感情却是增強了。他不僅對玩的事情有興趣，而且對那些崇高的，高貴的和更真實的東西都感到興趣了。他的觀念是古怪的，不定的，有時是荒唐的；但是那種願望，那種衝動，那種感情都比從前高尚了，而這正是凡百事物的根基啊；這一切進步無疑都是你的功績。你已經把他重新鑄造過來啦。我要承認那時我所想到過的意念，即是說，你也許比任何人更能保證他的幸福。但是我斥逐了這種意念，我不想去接受它。我要不惜任何犧牲把他從你那里拉開去。我開始來實行了，以爲我已經達到目的了。就在一個鐘頭以前，我還以爲勝利是屬於我的。但是剛纔在伯爵夫人家里所發生的事情，却把我的估計一下子全推翻了，最使我吃驚的是些意想不到的東西：亞歷沃沙忠誠於你的那種熱烈和一貫不變，這種忠誠的堅持性和延續性——這在我似乎是很少見的。我重說一遍，你已經把他完全重新鑄造過來啦。我立地看出他的改變已經遠超出我所猜想之上了。他今天在我眼睛面前顯示了一種意外的智慧的明證，對於

這，我一點也不懷疑，而同時也顯示了一種異常的見識和感情的精細。他從他所感到的一個困難環境中間選取了解脫他自己底最有把握的途徑。他觸及了和撥動了人類心靈上最高貴的心弦——寬恕和以善報惡的力量。他把自己屈服於他所損害了的人，而向她懇求同情與幫助。他激起了曾經愛過他的女人底全部驕矜，公開地告訴她，她已經有一個情敵，而同時又激起她對於她情敵的同情和寬恕以及允許給他自己以一種公平的姊妹般的愛情。進行這種解釋而並不引起怨恨和羞辱——這樣事情有時連最精細和最聰明的人也做不到的；只有在善良的指導下底純潔的年青的心纔能做到。我敢斷定說，娜泰爾耶·尼古拉愛芙娜，他今天所做的事情，你並沒有一句話或一點示意參加在內。你也許剛纔才從他口裏聽到的，我沒有猜錯罷，是嗎？」

「你不曾猜錯，」娜泰莎承認說。她的臉孔是灼熱的，她的眼睛里閃射着一種奇異的光彩，似乎是種靈感的光彩。華爾戈夫斯基親王的雄辯已經發生效力了。「我已經五天沒有看見亞歷沃沙了，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出來，自己做出來的。」

「確是那樣的，」華爾科夫斯基親王說，「但是縱然如此，這一切驚人的見識，這一切決定和負責，這種值得重視的大丈夫行爲，事實上却全是你影響他的結果呀。我已經想明白這一切，而在我回家的路上，忽然感到這事情可以得到一個決定了。伯爵夫人繼女提親的事已經打斷，沒有挽

救了；即使是可能，也決不能再實現了，要是我相信你是能够使他幸福的唯一的女兒，你是他真正的指導者，你已經爲他未來的幸福奠定了基礎，那這怎麼樣啊！我向來不會向你隱瞞過什麼，而現在我更不向你隱瞞什麼：我想過許多關於事業，關於金錢，關於地位，甚至關於官階的問題。憑我的智力，我承認大部分都是傳統的觀念，但是我喜歡這些傳統，絕對不願意和它背道而馳。可是在某種情形下，却要加入別的考慮，一切事情不能用同樣標準去評判的……此外，我是深愛我兒子的。總之一句話，我已經達到這樣結論，就是說亞歷沃沙不能離開你，沒有你，他就糊里糊塗了。我必須承認這點嗎？也許上個月里我已經達到這個結論了，但是直到現在，我纔認識這結論是正確的。自然，我本來可以明天來拜訪你，告訴你一切，不必半夜三更跑來打擾你。但是我的性急也許會使你看到，我對這件事情是感到多麼熱烈，而尤其是多麼懇切呵。我不是一個小孩子，在我這樣年紀，我不能事情沒有再三想過就決定任何步驟的。我來這兒之前，一切事情已經再三想過而且決定了。但是我感到，我應該在你確信我的誠懇以前，等待一些時候……可是，談我們本題吧！我現在要不要向你解釋我爲什麼到這里來呢？我是到這里來實踐我的責任的，我以最深的敬意，莊重地請求你使我兒子幸福，允許他的求婚。啊，別想像我到這里來是像一個憤怒的父親最後寬恕他的孩子們，而且寬宏地允許給他們以幸福。不！不！如果你以爲我

是有這種意思，那你就對我不公道了。你也不要想像，我是信賴你曾經爲我兒子而犧牲，所以希望你來答應我；再也不是！我首先要大聲宣佈，他是配不上你的，而（他是坦白而善良的）他自己也會這麼說的。但是這還不够。還不只是這個緣故，使我這個時候到這里來……我是到這里來，」（他帶着一些莊穆的神情，從座位里恭敬地站起來）我是到這里來做你的朋友！我知道，我對於這是沒有權利，而且剛相反！但是——允許我取得這權利罷！讓我希望……」

他向娜泰莎恭敬地鞠了一個躬，等着她的回答。在他說話的時候，我一直專心地注意着他。他注意到這個。

他說話沒有熱情，帶着一些口才的賣弄，有點地方帶着某種冷酷。整個說話的調子跟那種使他在這個不適於作初次拜訪的時候，尤其是在這種環境下，來到我們這里底衝動，實在是相稱的。他有些表情顯然是預先想好的，而在他長篇大論中間的某些話里——這說話的冗長就有點兒古怪——他似乎假裝着一種神氣，好像一個乖僻的人竭力要借幽默，粗忽和開玩笑的表示來掩飾一種激動的感情。不過這些是我以後纔回想到的；當時的反應却不同。他說出他最後一句話，是那麼的誠懇，帶着那麼豐富的感情，那把我們全都征服了。他睫毛上確是有淚光的閃爍。娜泰莎高尚的心腸完全被壓倒了。她也站了起來，深深地感動着，不說一句話，把手伸給他。他接過

手，帶着慈愛和感動吻着它。亞歷沃沙是喜悅得發狂了。

「我告訴過你什麼呀，娜泰莎？」他喊，「你不肯相信我，你不肯相信他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呀！你瞧，你自己瞧罷！……」

他衝到他父親身邊去，熱烈地擁抱他，那個也同樣熱烈地回答他，但是很快就結束了這動人的場面，似乎不好意思顯示他的感動。

「够了，」他說，拿起他的帽子，「我該走了，我原來只要求十分鐘工夫，而現在却留上一個鐘頭了，」他補着笑了一句，「但是我以後希望儘可能再看到你底難抑的熱情向你道別。你能允許我隨時有空來看你嗎？」

「可以，可以，」娜泰莎回答說，「隨時能來就來罷……我要很急於的……喜歡你……」她迷亂地接着說。

「你多誠懇啊，多真誠，」華爾科夫斯基親王說，對她的說話微笑着。「你連講客套也是誠懇的。不過你的誠懇是比一切做作的客套更珍貴啊！是的，我承認，這將使我有一個極長極長的時間來承受你的盛意呵。」

「別，別誇獎我……够啦，」娜泰莎昏亂地輕輕說。她這瞬間是多麼快樂啊！

「就這樣罷，」華爾科夫斯基親王結束說，「我只要再說兩句實際的話。你是想像不出我是多麼不快樂啊！你知道，我明天不能和你在一起——明天不成，後天也不成。我今晚收到一封那樣重要的信（立刻要我去處理些事務），我不可能把它忽略的。我明天一早就離開彼得堡。請不要以為我今晚到你這里來，是因為我明天後天都沒有功夫。自然你不會這樣想的，但這正是我天性多疑的一個例證。為什麼我該瞎想到你會那樣想呢？是的，我多疑的天性常常是我一生中的缺點，我對你府上的全盤誤會也許正因為我這不幸的性格罷……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我都不會在彼得堡。我希望星期六一定可以回來。那一天我可以陪你在一起。告訴我，我可以整個黃昏在你這里嗎？」

「當然，當然！」娜泰莎喊，「星期六我等着你！我會耐不住的等着你！」

「啊，我多快樂呀！我將更好更好的理解你了！可是……我必須走了，不過我不能沒跟你握過手就走呀，」他旋向我，接着說，「我請你原諒！我們大家都談得那樣雜亂。我好幾次很高興曾經會過你，有一次我們確乎曾經介紹過了，我在離開以前，不能不告訴你，我們重新認識是使我多高興啊……」

「那是真的，我們曾經會過，」我接了他的手，回答說，「可是我不記得了，我們曾經認識

過。」

「去年，在M親王的家里。」

「我請你原諒，我忘記了。但是我相信這一次不會忘記，今天晚上將常常留在我的記憶里。」

「是的，你說得對。我也這樣感覺。我很早就知道，你是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跟我兒子的一個很好的真實的朋友。我希望你們三位會允許我做第四位罷，我可以嗎？」他向娜泰莎又補了一句。

「是呀，他是我們一個真實的朋友，我們大家必須緊緊連在一起，」娜泰莎含着一種深情說。

可憐的女孩子！她看見親王沒有輕視我，她真是快樂得臉都發亮了。她多麼愛我啊！

「我曾經碰到過許多對於你天才底崇拜者，」華爾夫斯基親王接下去說，「在最誠心稱讚你的人中間，我認識了兩個——我最親愛的朋友伯爵夫人跟她的繼女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他們是那麼想認識你。允許我希望你能讓我有榮譽把你介紹給這兩位太太小姐罷。」

「你是太誇獎了，雖然到現在我只見過那麼少的人……」

「但是請給我你的地址罷！你住在那兒？我有榮譽來……」

「我不接待客人的，親王，至少目前還不。」

「我雖然不能被認爲例外……但是我……」

「當然，你一定要光顧，我是很高興的，我住在——街克留金大樓。」

「克留金大樓！」他叫起來，似乎有點驚奇，「怎麼！你在那兒……住了很久嗎？」

「不，不很久，」我回答說，直覺地注視着他，「我住在四十四號房間。」

「四十四號？你是一個人……住着嗎？」

「只一個人。」

「啊——啊！我問你，是因爲我知道那房子。那更好……我一定來看你，一定！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說，而且我還有重要的事情託你幫忙。你可以從許多方面幫忙我的。你瞧，我一開始就這樣直白地來求你惠助。但是，再見罷！再來握一次手！」

他握握我和亞歷沃沙的手，又吻吻娜泰莎的手，也沒有叫亞歷沃沙跟他，就出去了。

我們三個震愕地留着。這一切來得如此兀突，如此意外。我們全覺得，一剎那間什麼都改變了，而一些新的，不知道的事情在開始了。亞歷沃沙不說一句話坐在娜泰莎的身旁，輕輕地吻着



她的手。他不時的窺望着她的臉孔，似乎要知道她要說些什麼。

「亞歷沃沙，親愛的，明天去看看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罷。」她最後說。

「我自己也在這麼想呢，」他說，「我當然要去。」

「但是，她看到你也許很痛苦罷。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呀，親愛的。我也想到這個哩。我要各方面看一看，我會明白……於是我會決定。咳，娜泰莎，我們的一切事情現在都改變啦，」亞歷沃沙說，不能控制他自己了。

她笑了笑，投他一個悠長而柔愛的眼色。

「而且他是多周到啊。他知道你的寓所多蹩腳，却沒有一句話說到……」

「說到什麼？」

「咳，……說到你搬家……或什麼的，」他紅着臉孔說。

「胡說，亞歷沃沙，他幹嗎要說呢？」

「這正是我說的。他是那麼周到。而且他是怎樣的稱讚你呵！我從前這樣告訴你過……我告訴過。是的，他是能够理解和感覺任何事物的！但是他講到我，簡直就把我當做一個小毛頭似的；他們對待我全是那樣子。可是我想我也許真是那樣罷。」

「你是一個小孩子，但是你却比我們任何人都看得遠哩，你是好的，亞歷沃沙！」

「他說我的好心腸會妨害他。這怎麼說的？我可不明白呀。可是，我說，娜泰莎，我要不要趕緊到他那里去呢？我明天天一光就來陪你。」

「你去罷，親愛的，去罷。你想得對。準定去看他罷，聽見沒有？明天儘早的來，你現在不會再五天的躲開我了罷？」她含着撫愛的睇視，狡猾地補了一句。

我們都沉入到一種靜默的，幽穆的愉快狀態中間。

「你同我一塊兒走嗎？萬尼亞？」亞歷沃沙走開的時候向我叫。

「不，他還要停一會兒。我還有話跟你談，萬尼亞。記住，明兒早一點。」

瑪芙娜感到極大的興奮。她已經聽見親王的全部說話了，她是偷聽着這全部說話的，可是有許多話她却聽不懂，她急於想問些問題和作種種揣測。可是同時她又看來很神氣甚至是驕傲的樣子。她也知道事情是大大的改變了。

我們兩個留着。娜泰莎握着我的手，靜默了半響，似乎想找些什麼話說。

「我疲乏了，」最後她用衰弱的聲音說，「聽着，你明天是不是到他們那邊去。」

「當然。」

「告訴媽媽就是了，可別對他講。」

「無論如何，我從不對他講到你的。」

「自然，你不講，他也會曉得的。可是注意他說些什麼。他對這事情怎麼樣？天哪，萬尼亞，他真的會咀咒這頭婚姻嗎？不，不可能的，」

「親王會把這事情弄好來的，」我急促地插進去說，「他們會和解，那末什麼事情都順利了。」

「我的天，但願如此啊！但願如此啊！」她切求地叫起來。

「別焦心，娜泰莎，什麼事情都會弄好的，什麼事情都在朝向好方面走哩。」

她凝神地望着我。

「萬尼亞，你以為親王怎麼樣？」

「如果他說的話是誠懇的，那末我想他當真是一個高貴的人。」

「如果他說話誠懇？這怎麼講？他當然不能不誠懇說話罷？」

「我同意你的話，」我回答說。「那末，她又想到什麼念頭了，」我想，「這真奇怪哩！」

「你老望着他……那麼專心的……」

「是的，我想他有點古怪。」

「我也這麼想呢。他講得那麼……：親愛的，我疲乏了，你知道，你還是回家去罷，明天去看過他們馬上就到這兒來，還有一件事：我剛纔對他說，我要打算喜歡他，這話不太鹵莽嗎？」

「不，怎麼會是鹵莽呢？」

「也不……：蠢嗎？你瞧，這不等於說，我過去一向是不喜歡他嗎？」

「剛相反，這說得很好，很簡單，很自然。你說話的那一刻兒樣子多美哪！假如他以貴族出身的人還不能明白你這話，那他就够蠢了！」

「你看來好像對他很憤怒，萬尼亞。可是我多可憎，多疑心，和空虛啊！別嘲笑我；你知道，我不向你隱瞞什麼的，唉，萬尼亞，我親愛的！我知道如果我再有不快樂，再有什麼困煩的事情，你會來陪我的；也許那時只有你一個人。我將怎樣來補報你一切呢！永遠不要咒罵我呵，萬尼亞！」

一回到家，我立刻脫了衣服到床上去。我的房間就像地窖一樣的陰暗和潮濕。我那些奇怪的思想 and 感覺在我心里轉旋，好久都睡不去。

但是這時候，如果有人在他舒服的床上甜睡，他們會怎樣的嘲笑我們呵——這就是說，他想，我們是配他嘲笑的！也許他還以為我們並不配哩！



## 第二二章

第二天早上十點鐘，我剛走出我寓所，要緊趕到華西里耶夫斯基島伊契曼耶夫家去，並且打算從他們那里再到娜泰莎處去，忽然在門口又想到我昨天的訪問者，司密斯的外孫女兒了。他正來看我。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是我記得，我當時看到她非常喜歡。我昨天沒有工夫好好兒看她，而現在白天裏，她却教我格外驚奇了。真的，從容貌上說，無論如何是很難再找到出一個比她更奇怪的或者更新奇的人物了。由於她那看來有點像外國的閃爍的黑眼睛，她那濃厚的紛亂的黑髮，以及她那沉默的，不羣的，謎一般的凝視，這小傢伙會教街上任何一個經過她身旁的人都對她引起注意。她那雙眼睛里的表情尤其教人吃驚。那眼睛里有種智慧的光，同時又有種探求的，不信任的，甚至是猜疑的神氣。她那件骯髒的舊外衫，在白天里看來，格外破爛得無法可想。我看她那樣子，好像害着什麼消耗的慢性疾病，慢慢地和慘酷地在摧殘着她。她那蒼白的瘦削的臉上有一種不自然的，茶黃的，胆汁過多的色澤。但是雖然帶着這一切窮困與疾病的醜陋，她却

是十分美麗的。她的眉毛很濃，美妙而好看，她廣闊而略短而前額尤其漂亮，她的嘴唇生得很精巧，變成一條特別驕矜和勇敢的線條，不過却是蒼白而無血的。

「又是你！」我叫起來，「呃，我想你會來的，進來罷！」

她走進來，慢慢地跨過門道，依舊跟前回一樣，狐疑地向自己四周望了望。她仔細地看了一遍這回她外公曾經住過的房間，似乎在打量着它給別一位房客改變過多少樣子了。

「嘿，這外孫女正跟那外祖父一個模型呢。」我想，「她是瘋的嗎，也許？」  
她依舊沉默；我等着。

「找書！」她最後垂着眼睛，輕輕地說。

「哦，是的，你的書，它在這兒，拿去罷，我特地替你保存着哩。」

她探詢地朝我望着，嘴巴奇異地牽動，似乎要大胆透出一絲不信任的微笑。但是要微笑的努力過去了，却給同樣一種嚴肅的謎一般的表情所代替了。

「外公不會對你講起我罷，他說過嗎？」她問，諷刺地從頭到脚的打量我。

「不，他不會講到你，但是……」

「那末，你怎麼會知道我要來呢？誰告訴你的？」她很快的問，打斷我的話。

「我想，你外公是不能夠沒有一個人單獨地過活的。他是那麼老又衰弱；我想一定有什麼人照顧他的。……這兒是你的書，拿去罷。這些是你的課本嗎？」

「不。」

「那末你要這些書作甚麼呢？」

「我從前常常來看外公的時候，他教我的。……」

「那末以後怎麼又不來了呢？」

「以後……我沒有來。我病了，」她接着說，似乎要替她自己辯護什麼。

「告訴我，你有家，有爸爸跟媽媽嗎？」

她眉頭突然蹙起來，看着我，好像幾乎給嚇着了。接着她眼睛望下，和昨天一樣，默默地旋

過身去，沒有回答就輕輕的走出室外去了。我愕然地從背後望着她。但是她又在門道上站住了。

「他是怎麼死的？」她輕輕地旋過身來，向我突然問，那動作跟姿態和昨天她走出又站住，

把臉對着門向我追問亞助爾加的時候完全一樣。

我向她走過去，迅速地告訴她。她垂着頭，背朝着我，帶着好奇，靜靜地聽着。我又告訴

她，老人快死的時候，怎樣提到六道街。」



「我猜想，」我接着說，「一定有個跟他很親的人住在什麼地方，所以我盼望有誰會來查問他。他一定很愛你，因為在最後一刻，他還想念你的。」

「不，」她輕輕說，好像幾乎不覺得似的，「他並不愛我。」

她是出奇地被感動了。當我講這些事情時候，我俯下去看她的臉孔。我注意到，她是用極大力氣在壓制她的情感，似乎太矜重，不願給我看到什麼般的。她臉色越來越蒼白，並且咬着她的下唇。但是特別使我震驚的，是她心臟的搏動。它搏動得越來越響，隔開兩三步都可以聽見，就好像是害着動脈瘤似的。我想她會像昨天一樣，突然大哭出來；但是她却控制着自己。

「那籬笆在什麼地方？」

「什麼籬笆？」

「他死在那底下的。」

「停會兒我們出去……我會指給你看，但是，告訴我，他們叫你什麼？」

「那不需要……」

「不需要——什麼？」

「不要管……這沒有關係……他們並不叫我什麼。」她吃格地說，好像討厭的樣子，接着

她打算走開了。我攔住她。

「停一下，你這古怪的小姑娘！噫，我只不過想幫你忙罷了，昨天我看見你在屋角里哭，我替你好難過哪。我真不忍去想到它。此外，你外公是死在我手臂里的，他說出六道街的時候，無疑是想到你，所以這差不多等於把你托囑我了。我夢見他呢……這兒，我替你把書保管着，可是你是這樣一個小野東西，好像看見我怕似的，你該是很窮並且是個孤兒罷，也許是跟一羣陌生人住在一道罷。是不是這樣呢？」

我儘最大力量去撫慰她，我不知道爲什麼，她竟是那樣的吸引我。我對她，除了憐憫以外，還存着一些什麼情感，這是整個環境的神秘，就是說，斯密司給我的印像呢，還是我自己奇幻的心境呢——我說不出來。但是有什麼東西不可抵禦地在使我被她吸引過去。我的話似乎感動她了。他向我投了奇異的一瞥，這一回沒有那麼嚴厲，却是柔和而從容的，接着又望着地下。像在沉思似的。

「愛里娜，」她突然的說出來，用一種極其低沉的聲音。

「那是你的名字嗎，愛里娜？」

「是的，……」

「好的，你能來看我嗎？」

「我不能够……我不知道……我會來的，」她輕輕地說，似乎在沉思着，又似乎跟自己在掙扎着。

這時，什麼地方一隻自鳴鐘在敲起來。

她駭了一跳，帶着一種形容不出底傷心的痛苦，輕輕地說：

「現在什麼時候了？」

「該是十點半了。」

她發出一聲驚惶的呼喊。

「哎呀！」她叫着，要走開，但是我又在過道里把她攔住了。

「我不要讓你這樣離開，」我說，「你怕什麼啊？你太遲了嗎？」

「是的，是的。我是偷偷出來的。讓我走罷！她會打我呢，」她叫出來，顯然覺得她說得太多了。於是從我手里掙脫開去。

「聽着，別跑；你是到華西里耶夫斯基島去的，我也去那邊，到十三道街，我也遲了。我去叫掛車子，你跟我同去嗎？我帶你去。你可以比跑去來得快一點……」

「你不能跟我同回去，你不能，」她說，格外驚惶得厲害了。她臉孔簡直是恐怖得抽搐起來，以爲我是要到她住的地方去。

「可是我告訴你，我是到十三道街去幹我自己的事情呀，我不是到你家里去了呀！我並不要跟你，我們到那邊街角去搭車，來罷！」

我們急忙趕到樓下，我喊住頭一個碰到的，趕着一掛可憐的四輪矮轎車的車頭。愛里娜顯然是十分着急，因爲她居然答應同我坐進去了。我最洩氣的，是我簡直不敢去問她。我剛問了一聲她家里有什麼人使她那麼害怕，她就把手臂一揮，幾乎要從四輪矮轎車上跳下去了。「什麼鬼啊？」我想。

她坐在四輪矮轎車里非常拙笨相。車子每震一下，她爲要保住她身體的平衡，就把她左手——一隻骯髒的緊握的小手——抓住我的上衣。另一隻手里緊緊地握着她的書。人們可以看出，這些書對她是極其實貴的。當她坐穩了，她偶然露出她的小腿，我十分吃驚，看見她連襪子都沒有，只穿着一雙破鞋，我雖然決心不再去問她，但是我却約束不住自己了。

「你真的沒有襪子穿嗎？」我問，「這溼潮溼天氣，又這樣冷，你怎麼能够赤着腳到處跑呢？」

「沒有，」她率然地回答說。

「天哪！可是你總得跟誰住在一起啊！你出門時候也該問誰借一雙呀。」

「我甯可喜歡這樣子……」

「但是你會害病呀，你會死的！」

「讓我死好了。」

她顯然不願回答，而且對我的發問生氣了。

「瞧！這就是他死的地方，」我說，指着那老人死去地方的房子。

她注意地望着，忽然帶着一種懇求的眼色，旋過來對我說：

「看上帝面上，別跟我。我會來，我會再來的！我一有機會就會來的。」

「很好，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不會跟你的。但是你怕什麼啊？你總有點什麼不愉快。這叫我望着你都難過。」

「我不怕什麼人，」她回答說，聲音裏帶着一種激怒的調子。

「但是剛纔你還說過，她要打你呀！」

「讓她打好了！」她回答說，眼睛裏發出閃光，「讓她！讓她！」她痛切地重複說，上嘴唇

顫抖着，憎惡地翹了起來。

最後，我們到華西里耶夫斯基島了。她叫車子在六道街口子上停住，跳下車去，我急地向四周環顧了一下。

「拉開去罷！我會來的，我會來的。」她重說一遍，可怕地不安，懇求說不要跟她。「去罷，趕快，趕快！」

我叫車子拉過去，但是沿着河堤沒有拉得幾步，我就把車子回掉了，很快的奔過馬路，又回到六道街來。我看到了她；她還沒走遠，不過却走得很快，不斷地看着她背後。她甚至一次兩次的站下來，仔細看我究竟有沒有在跟她。但是我躲在一座附近的門道裏，她看不到我。她繼續走過去。我跟着她，一直沿着街的對面走去。

我的好奇心到了極點。雖然我並不想跟她進去，但是我覺得我必須找到她住的房子，以備萬一有什麼不測的事情。我被一種奇異的迫人的感覺所控制着了，這和亞助爾加死在餐館里的時候，她外公所給我的印象，沒有兩樣。

## 第四章

我們走了一段長路，直到立特爾路。她幾乎是在奔跑了。最後她走進一家小鋪子。我站住，等候着。「她一定不是住在這鋪子裏的，」我想。

果然，一分鐘以後她又出來，但是那些書不帶着了。代替那些書的是她手里一隻瓦杯。再往前走沒多遠，她走進一家不很注目的房子底大門里。這是一座兩層樓的古舊石頭房子，粉着濁黃色，房子並不大。在底下一層的三道窗子中間，有一道窗子里，放着一具小型的朱紅色棺材——作爲那里住着一個棺材匠的標誌，樓層的窗子極小而且完全正方形的，鑲着暗綠色的破玻璃窗，從玻璃窗里，我瞥見紅色的棉布窗幔。我跨過馬路，走到那房子前面去，在大門的一塊鐵牌子上讀到一行字：「布勃諾夫夫人」。

我還沒有弄清楚刻在這牌子上的字底意思，突然我聽到布勃諾夫夫人的院子里一個尖銳的女人叫聲，跟着又是一陣叫罵。我從大門縫里窺進去，那屋子的木階台上，站着一個結實的女人，

頭上包着一塊絹頭，披着一件綠披肩，穿戴着好像一個女工似的，她臉上帶着一種叫人憎厭的紫青色。她那腫脹的，充血的小眼睛閃着狼毒的光芒。她顯然酒還不會醒，雖然這還是早上。她正對可憐的愛里娜在銳叫着，愛里娜化石般的木立在她的面前，手里握着那隻瓦杯。一個蓬頭散髮的塗脂抹粉的女人從那紫青色臉孔女人背後一座樓梯上在窺望着。

隔了一下，宅基的階台上一道通地下室的門打開了，一個穿得很破爛的中年女人，臉色溫和而莊重的，也許是被這叫聲所引動了，從階台上走了出來。地下室里別的房客——一個老態龍鍾的老人和一個小姑娘從半開的門里張望着。一個魁梧的粗笨農民，大概是看門人罷，握着一柄掃帚，木立在院子中間，懶洋洋地看着這光景。

「哼，你這該死的懶貨，你這吃血鬼，你這瘋子！」那女人尖着喉嚨叫，把她所有罵人的話都一連氣罵了出來，大半的話，連停頓都沒有的，只是夾着一種喘氣罷了。「我照顧你，你就是這樣的報答我呀，你這襤褸的婊子！我剛叫她去買幾條胡瓜，她就溜跑了！我叫她出去的時候，我的心就告訴我，她一定會溜跑的！果然，這真叫我心痛呀！就在昨天晚上，爲了這，我還幾乎把她頭髮都拔掉，今天她倒說又跑開了。你死到那里去的呀，你這賤辰？你死到那里去的呀！你去找誰的呀，你這乾屍，你這觸眼的毒蛇，你這惡毒的賤壞，誰？你找的是誰？說出來，你這爛



腐渣子，你不說，我就當場宰死你！」

這狂怒的女人向着那可憐的女孩子撲過去，但是一眼看見那個女人從地下室的階台在望着她，她忽然又縮住了，於是朝着她訴說起來，喉嚨叫得比剛纔還尖銳，擺着兩隻胳膊，似乎要叫她來證明她這個倒霉的犧牲者底可怕的罪惡。

「她娘翹了辮子！你們大家知道的，好街坊，她孤單單的留下來了囉。我看到她落在你們手里，而你們都是窮人，你們自己還沒有東西吃呢。於是我想，看在聖·尼古拉的臉上，我來麻煩自己，收留這孤女罷。這樣我就把她養起來啦；你們會相信嗎，我纔養了她兩個月，我罰咒給你們聽，她已經吸光了我的血，把我磨折得只剩得一把骨頭了。這個吸血鬼，這個鬻尾蛇，這個魔王的強骨頭。她就像含着一嘴巴的水似的，她就一味閉着臭嘴，她閉着臭嘴來碎我的心！你自己以為是什麼呀，你這倔強的懶貨，你這青猴子？要不是有我，你早就在馬路上餓死了，你應該替我洗腳，喝我的洗腳水哩，你這妖精，你這黑色的法國妖怪！沒有我你早就完蛋啦！」

「可是你何必這樣煩惱自己呢，安娜·特立芳諾芙娜？她又怎樣惱了你呢？」那個跟這狂怒的潑婦答話的女人有禮貌地問。

「你用不着來問，我的好奶奶，你用不着，我不喜歡人家來反對我！我是個百事都要隨我的

人，對也好，不對也好——我就是這樣的人！今天早晨，她幾乎把我送進坟墓裏去啦。我叫她到舖子里去買幾條胡瓜，她一去就三個鐘頭。我叫她去時候，心裏就有種感覺——心發痛，可不是發痛嗎？她躲在什麼地方？她上那兒去了？她找上什麼保護人了？倒像我不是她的好朋友似的，唉，我饒了她這懶貨的娘十四個盧布的債，我自己花了錢替她埋葬，還把這小鬼帶來撫養。這你知道的，我的好奶奶，你知道的！唉，有了這些事情，難道我沒有權力管她嗎？她本來就應該她自己感到的，可是她非但不感到，倒反來跟我作對啦！我是想望她好的，我要給她穿棉紗衫，這骯髒的懶虫！我還替她在戈斯丁納·特伏爾那兒去買了雙鞋子來，把她打扮得孔雀一樣，好像過節的光景似的！可是你相信嗎，好朋友。過了兩天，她就將衣服撕爛了，撕成了破布爛片，她就是這麼幹！她就是這麼幹！你想怎麼樣，她是故意要撕破的呀。——我不要再撒謊，我親眼目睹的；這就是說，她要穿着破衣服出去，她不願意穿棉紗衫！哼，我給了她顏色瞧，我給了她一頓打！之後我又請了醫生來，還得付他錢呢。如果我窰死你，你這賤貨，我只消一禮拜不碰牛奶也就消了罪孽啦；要窰死你這繩够罰你呢。我叫她擦地板，作爲一種懲罰，你想她怎麼樣，她就擦呀擦呀老擦過去，這騷貨！我看見她擦就煩心起來。哼，我想，她現在是打算從我手里逃走哩。昨天我一時沒想到，等找她的時候，她已經溜出去啦。你昨天是聽到我怎樣打她的，好朋友，我

打得臂膀都痛了，我把她鞋子襪子一齊拿掉——我想她總不會赤着腳跑出去了。可是她今天還是照樣的給我一溜！你到那里去的？說！你向誰去訴說我的，你這尋蕪子？你向誰去說話的？說！你這吉普賽，你這假外國人！說！」

她在狂怒中間，衝向那個恐怖得像化石般站着的小姑娘身傍去，抓住她的頭髮，把她摔倒在地下，那隻盛着胡瓜的杯子摔到一旁打碎了。這更增加那吃醉酒的潑婦底憤怒。她夾頭夾腦的打着她的犧牲者；可是愛里娜依舊倔強地沉默着；甚至在拳腳底下她也不出一點聲，也不哭，也不作一聲訴苦。

我衝到院子里，憤怒的幾乎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向那酒醉的女人直奔過去。

「你在幹什麼？你怎敢這樣對待一個孤女？」我叫着，捉住那潑婦的胳膊。

「這什麼呀？怎麼，你是誰呀？」她放開愛里娜，又起兩隻胳膊銳叫起來。「你到我屋子里做什麼呀？」

「來告訴你，你是沒心腸的女人，」我叫，「你怎敢這樣打一個可憐的孩子？她不是你養的，我剛纔聽見，她不過是你收養的，一個可憐的孤女。」

「耶蘇，主呀！」那潑婦叫起來。「可是你是誰呀，來管我的事，你是跟她同來的嗎，唔？」

我要立刻去見警長！安德烈·鐵莫費葉契他老人家待我是跟待貴夫人一樣的哪。怎麼，她是去看你嗎？這是誰呀！他跑到人家屋子里來搗亂。警察呀！」

他握緊拳頭，向我奔過來。正在這當兒，我們聽到一聲尖銳的非人的呼聲。我一着。那像失去知覺般木立着的愛里娜發出一聲奇怪的，不自然的叫聲，砰的倒在地下了，帶着可怕的痙攣扭曲着。她臉孔在抽搐着。她是發羊癲瘋了。那蓬頭散髮的女人跟那地下室的女人奔過來，拾起她，匆匆地把她抬到階台上去。

「她會氣死我，這該死的賤貨！」那女人在她背後狂叫着，「這個月里已經發第三次了……滾開，你這扒兒手；」於是她又向我衝過來。「你站在這兒幹嗎呀，看門的？你拿了人家工錢幹什麼的呀？」

「走罷，走罷！你要等腦袋兒吃生活嗎？」那看門人懶洋洋地說，顯然只是做個樣子。「兩人好結交，三人不成局，鞠一個躬，請滾罷。」

一點辦法都沒有了。我走出大門，覺得我的干涉一無用處。但我是憤怒得沸騰了。我站在人行道上，面着大門，從門里望着。我一出大門，那個女人便奔上階台上去，看門人盡了他的職責，也不見了。過了一下，那個幫着把愛里娜抬進去的女人，從階台上急匆匆地下來，走回地

下室去。她看見我，站住了，好奇地向我打量着。她那安詳慈和的臉相給我一種勇氣。我又回到院子里，向她走去。

「容許我請問一聲，」我說，「這女孩子是誰，這可怕的女人跟她是爲了什麼事情？請別以爲我只是爲了好奇心來問的。我會經碰見過這女孩子，由於特殊的情形，我非常關心她。」

「你如果是關心她，那末你不如把她帶到家里去，或者替她找個地方，總比讓她在這兒毀了好些。」那女人帶着一種顯然爲難的神情說，作出要離開我的樣子。

「但是你不告訴我，我能做什麼呢？我告訴你，我一點也不知道她的事情呀。我猜想，剛纔那個就是這屋子的主婦白勃諾夫夫人罷？」

「是的。」

「那末，這女孩子怎麼會落到她手里呢？她的娘是死在這兒的嗎？」

「啊，我不能說。這不是我們的事情。」

於是她又要想走開了。

「但是請爲我做件好事罷。我告訴你，我非常關心這件事，也許我能够出點力的。這女孩子是誰？她的娘是什麼人？你知道嗎？」

「她好像是什麼外國人；她跟我們一起住在底下；但是她害病，她害癆病死的。」

「她在地下層里分租一個房間，那她一定是很窮了？」

「曄，她很窮。我老替她傷心。我們都是靠雙手吃飯的，可是她跟我們同住的五個月期間，她還欠着我們六個盧布呢。我們還把她埋葬了。我男人替她做的棺材。」

「那末，那個女人怎麼又說是她葬的呢？」

「似乎以為是她葬的罷！」

「那末她姓什麼呢？」

「我唸不上來，先生。這很難唸。這大概是德文。」

「斯密司？」

「不，完全不是那樣。唔，安娜·特立芳諾芙娜收留着這孤女，她說要養大她。不過這總不大對勁……」

「我想，她收她是有某種目的的罷？」

「她是一個沒有好事幹的女人，」那女人回答說，似乎在考慮和猶豫要不要說出來。「這關我們甚事呢，我們都是旁人。」

「你還是管住你嘴巴罷，」我聽見背後一個男人的聲音。

那是一個中年男子，穿着一件梳洗時候穿的長袍，長袍上又加了一件上衣，他看來像是一個工匠，那女人的丈夫。

「她沒有必要跟你談天哩，先生；這不關我們的事。」他說，向我斜睨着，「你進去罷。先生再會罷；我們是做棺材的，你先生如果有什麼惠顧，我們是很歡迎的……但除此以外，我們是沒有什麼可說的……」

我默默地走了出去，受着很大的刺激。我不能做什麼，但是我覺得這樣離開是很難的。棺材匠老婆有幾句話特別的激動我。這裏一定有些什麼岔子，我這樣感覺到。

我走開去，望着地下，沉思着，突然，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在叫着我的姓。我抬起頭看。我面前站着一個吃醉酒的人，幾乎是搖搖擺擺的，他穿得很整潔，雖然他只穿着一件破爛的大衣和戴着一頂油膩的便帽。他的臉孔很熟。我更仔細的看了一下。他向我眨眨眼，譏刺地微笑着：

「你認得我嗎？」

## 第五 章

「啊，是你呀，馬斯羅波哀夫！」我叫起來，忽然認出他是我省立高等學校的一個老同學，「噯，這是巧遇呵！」

「是呀，真是巧遇呵，我們有六年不見面的了。或者我們曾經碰到過，可是你闔下不存心來望我呵。自然囉，你現在是位將軍，文學將軍哩，唔……」

他說話時候，一壁譏刺地微笑着。

「嘿，馬斯羅波哀夫，老孩子，你簡直胡說八道！」我插進去說，「將軍，就算是文學將軍罷，樣子跟我差得遠呢，此外，讓我告訴你，我確實記得曾經有兩回在街上碰見過你。可是你顯然在躲開我。我看見人家既然在躲開我，我又何必闖過去呢？你知道，我是怎樣想法，如果你不是喝醉了酒，就在眼前你也不會招呼我的罷。這是老實話，是不是呢？噯，你好嗎？我非常非常的高興碰到你，我的孩子。」



「真的？我這副……『吊二郎當』的樣子不妨礙你嗎？可是這用不着問。這無關緊要的；我老記得你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傢伙呵，老萬尼亞。你記得嗎，你曾經爲了我吃過一頓打？你咬緊牙關，不說出我來。事後我非但不感激你，倒反而嘲笑了你一個星期，你是一個可敬的天真的人呵！看到你真高興，我親愛的人！」（我們互相吻着）「我在寂寞中間苦惱了好多年呵——」從早到夜，從黑到光；可是我不忘記舊時的日子。那是不容易忘記的。但是你是在幹些什麼啊，你是在幹些什麼啊？」

「我嗎？唉，我也是在寂寞中間苦惱着呀。」

他向我望了好一會，充滿着一個微醉的人那種深沉的感情；雖然他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是一個脾氣極好的人。

「不，萬尼亞，你的情形跟我的不同。」他最後用一種悲劇的調子說，「我讀過了，萬尼亞，你知道，我讀過了……可是我說，讓我們作次談話罷！你忙不忙？」

「我忙哩，而且我應該承認，我正有些事情非常煩心。我要告訴你一些較好的事情，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會告訴你的。不過這不是較好的；要我告訴你一些較好的嗎？」

「唔，什麼？」

「唔，這個，你看見嗎？」他指給我離開我們站着地方幾碼地遠的一塊市招，「你瞧，糖菓店兼餐館；這只是一個吃食店，但却是個好地方。我告訴你，這是一個合式的地方，而且那里的伏特加——那是沒話說的！那都是從基輔徒步運來的。我嚐過，我嚐過許多次，我知道；他們是不敢拿壞酒給我喝的。他們是知道菲力浦·菲力必契的，你知道，我就是菲力浦·菲力必契。唔？你做鬼臉兒？別，讓我說。現在是十一點一刻；我剛才看過。好吧，十一點三十五分我準讓你走，這時候我們要乾個滿杯。爲了一個老朋友花二十分鐘，這總行罷？」

「如果真是二十分鐘，那行；因爲，我親愛的老伙伴，我真是忙……」

「好，這就算交易，但是我告訴你。兩句話開頭；你好像不快活……似乎你有什麼事情煩惱着，是不是這樣？」

「是的。」

「我猜到，我正打算學看相呢。你知道；這也是一種職業呀。那末，來罷，咱們談一談，二十分鐘之內，我將有時間先喝一杯慶賀酒，再喝光一杯赤楊酒，再是一杯苦橋酒，又是一杯

*Fruit and wine* (謹祝「完滿的友情」)以及別的我所想得出的的一切。我縱酒啦。老頭兒！我爲個人

除了節日去做禮拜以外，是一無善處的。可是你不要喝酒，我只要你像現在這樣子就好。雖然你如果喝了酒，你會顯露出一種靈魂裏特殊的高貴的。來罷！咱們小敘一番，再來一次十年的闊別罷。我是不配做你伴當的，朋友，萬尼亞！」

「別多瞎扯了，就來罷。你將有二十分鐘功夫，之後就要讓我走的。」

到那吃食店去，我們要走上一座從街上通到二層樓上的兩段木扶梯。但是在扶梯上，我們忽然碰到兩個喝得極醉的紳士，他們看見我們，就搖搖晃晃的讓到一旁去。

其中一個，是個年紀很輕，樣子很幼稚的少年，臉上帶着一種過份愚蠢的表情，只有一點點輕淡的鬚痕，却沒有鬍鬚。他穿得像一個花花公子，可是看來却很可笑，好像是穿着別人的衣服似的。他手指上帶着一些看來很值錢的戒指，領帶上有一枚值錢的別針，他的頭髮梳成波浪式的，看起來尤其好笑。他不住的微笑和吃吃地笑。他的同伴是一個五十來歲，矮粗，肥滿，禿頂的人，有一張發腫的，吃醉酒的麻子臉，和一顆像鈕扣般的鼻頭，穿得比較馬虎一點，不過領帶上也扣着一隻別針，並且戴着眼鏡。他臉上的表情是刁鑽和淫猥的。他那雙猥褻，惡毒而神色多疑的小眼睛，隱藏在肥肉中間，好像是從裂縫裏窺視出來一樣。他們顯然都認識馬斯羅波哀夫，不過那胖子一看見我們就做出一個短促的不高興的怪相，而那年青的却擺出一副諂媚的親密底癡

笑。他甚至還脫帽，他是戴着一頂便帽的。

「原諒我們，菲力浦·菲力必契，」他喃喃地說，柔弱地注視着他。

「有什麼事情？」

「我請您原諒——我是……」（他揮揮他的衣領。）「密特羅胥加在裏邊。我看他是個流氓哩，菲力浦·菲力必契。」

「噫，怎麼一回事？」

「唉，我看是這樣……唉，上星期他——」（說到這裏，他向他伙伴點點頭。）「在一討厭的地方，給人家塗了一臉的酸牛油，都是爲了密特羅胥加這傢伙呀……唏——唏。」

他的伙伴似乎有點惱了，用他的肘子觸觸他。

「你應該跟我們一起來，菲力浦·菲力必契。我們已經乾了半打啦。我們可以跟你在一塊兒嗎？」

「不，親愛的朋友，現在我不能夠，」馬斯羅波哀夫回答說，「我有事哩。」

「唏——唏！我也有點小事哩……說到……」

他的伙伴又用肘子觸觸他。

「以後再說罷！以後再說罷！」

馬斯羅波哀夫顯然是不想去瞧他們。但是等我們走進那外面房間，——沿着那整個房間，放着一條極乾淨的櫃台，櫃台上放滿着食品，包子，包心饅頭和盛着各種顏色的酒底酒瓶——馬斯羅波哀夫就拉我到角落里，說：

「這年青傢伙叫西左勃雷由霍夫，是個有名的小麥商底兒子；他老子一死，他到手了五十萬，現在他正過着好日子哩。他夫過巴黎，他在那里沒有底的亂花錢，他也許把錢都在那里花光了，但是他叔父一死，他又到手一筆財產，於是他從巴黎回來，他就把其餘的錢在這里亂花。再過一年他就要討飯哩。他是笨得像隻驢一樣。他在大餐館，酒窟和酒店里亂跑，同女戲子在一起，他還想進驃騎兵隊去——他剛獲得委任呢。另外那一個，老傢伙，亞立波夫，也是個做生意的或經記人之流的人物？他還承辦了一些政府的什麼事務。他是一個野獸，一個地痞，而現在他是西左勃雷由霍夫的一個伙伴了。他是一身而兼猶大和福爾斯塔夫的人（中譯註）；他曾經破產

（中譯註）猶大（Judas）出賣基督的人，見聖經。福爾斯塔夫（Falstaff）是莎士比亞劇本King Henry IV中的一個肥碩懦弱而又耽於情慾的一個兵士，富於機智而又輕率無禮的人。

過兩次，而他又是一個可厭的色情的野獸，專會弄各色各樣的鬼花樣。我知道有一件這種色情的罪案，是牽涉到他的；但是他計劃想脫開。爲了有一件事情，我倒很高興在這裡碰見他；我正在打聽他哩。……自然，他現在在拉上西左勃雷由霍大了。他熟悉各種奇怪的地方，這使他正好去利用那樣的年青傢伙。我向來就對他有點懷恨。密特羅胥加也正要對付他哩，——那就是站在窗口的那個穿着時髦的緊身外衫，有副吉布賽臉孔的，神氣活現的傢伙。他是做販馬生意的；這裏附近的驃騎兵都認識他。我告訴你，他是一個那樣聰明的流氓，他會當你眼前造出一張鈔票，而且即使你看見，他會有本領用到你手里來的。他穿着一件紫身外衫（Tunic 一種束腰的緊身外衫），雖然是天鵝絨的，而且看來像是一個斯拉夫主義者（不過我以這很配他）；可是假如讓他穿上一件漂亮禮服，或那一類衣服，把他帶到英國俱樂部里，稱他做大地主巴拉朋諾夫伯爵，他就會冒充兩個鐘頭的伯爵，玩着忽斯特紙牌，跟伯爵一樣的談天，而人家決不會疑心他；他會把人家全騙了。他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唔，密特羅胥加對那胖子是恨透啦，因爲密特羅胥加目下正困難得很。西左勃雷由霍夫本來對他很親密的，但是密特羅胥加還不會有功夫來得及詐騙他，那胖子却已經把他拖跑了。他們剛纔在這吃食店裏碰到一定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這件事我也知道一點，而且可以猜到是什麼事情，因爲不是別人，正是密特羅胥加自己告訴過我，他們要到這兒

來，而且在這些地方徘徊着幹什麼壞事情。我正要利用密特羅胥加對亞立波夫的仇恨，因為我有我的道理，我到這里來，老實說，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現在不要讓密特羅胥加看見，你也不要老望着他，但是我們出去的時候，他一定會親自跑過來，告訴我所要知道的事情的……現在來罷，萬尼亞，到另外一間房里去，你明白嗎？喂，斯且芬，」他朝那堂倌說，「你懂得我要什麼嗎？」

「是，先生。」

「那末你拿來罷。」

「是，先生。」

「當心一點。坐下罷，萬尼亞。你幹嗎老這樣瞧着我？我看你是在瞧着我哩。你驚奇嗎？別要驚奇。一個人會遭遇到任何事情的，什至他夢想不到的事情……尤其是當……唔，當我們在一起硬記康尼魯斯·尼頗斯（中譯註）的日子里，是夢想不到的。萬尼亞，一件事情你是可以確信：我馬斯羅波哀夫也許已經離開了真實的道路，可是他的心是依舊沒有變的。只是環境改變罷

（中譯註）康尼魯斯·尼頗斯（Cornelius Nepos）羅馬歷史家，此句指「當我們在學校讀書的日子里……」

了。我雖然也許會落到污泥裏，可是我決不會比別人更骯髒些。我曾經打算去當醫生，我也練習過去當一名俄國文學教師，我還寫過一篇論果戈里的文章，我想過到金礦地去，還打算過結婚。一個活着的人總盼望一些生活中甜蜜的東西啊。而且我雖然窮得連哄隻貓的東西都沒有，可是她却答應嫁我了。我已經就要去借一雙行結婚禮時候穿的好靴子了，因為我自己的<sup>那</sup>一雙已經破了十八個月……可是我究竟還沒有結婚。她嫁了一個教師了。於是我又去當一名賬房的書記，並不是做生意的賬房，不過總是賬房就是了。但是後來調子又改變了。一年一年的過去，雖然我不會幹什麼職務，我却够自己吃：我收受人家的賄賂，毫無悔恨，不過我還是堅持真理的，我和獵狗一同打獵，我和兔子一同奔跑，我是有原則的。我知道，譬如說，一個人是不能孤掌獨臂作戰。而且我留心到我自己的事務，我的事務主要是在機密的方面，你要明白。」

「你不是什麼偵探之類罷，你是嗎？」

「不，不完全是偵探。但是我却着手去做，一半是職業性的，一半是爲我自己，就是這樣的，萬尼亞：我現在喝伏特加，但是我沒有把我神志喝昏以前，我是知道我前途是怎樣的。我的好日子是過去了；黑馬仔是洗不白的，我只要說一件事情：如果不是「人」這個東西在我心裏起着返響，我今天是依舊不會來招呼你的，萬尼亞，你說得對，我以前曾經碰到過你，看見過你，



而且許多次數，我是想說話的，但是，我還是不敢，把它打消了。我是不配你的。萬尼亞，你說我今番跟你說話，只是因為我喝醉了酒的緣故，你說得對。不過這全是極無聊的事情。我們且別談我罷。我們最好還是來談談你。是的，我的好人。我曾經讀過了！我全部都讀過了。我是說你的處女作。我讀它的時候，我的朋友，我幾乎變成一個可敬的人了。我幾乎是在變成一個可敬的人了，但是我再想想，我還是願意依舊作一個不名譽的人罷。所以就是這樣……」

他又說了許多話。他越來越醉，變得非常感情衝動，幾乎是善哭了。馬斯羅波哀夫向來是一個頂括括的人物，但是狡猾，而且似乎早熟。從他在學校時候起，他就是一個乖巧，聰明，狡猾的逃學精，但是他倒真是有副好心腸的；他是一個迷了路的人。在俄國人中間，這樣的人是很多的。他們往往有很强的能力，但是他們頭腦裏的一切却全是亂七八糟的，而尤其是某種情形下，因為柔弱的緣故，他們能夠完全違背自己良心去做事；他們不僅是在走向毀滅，並且他們也預知他們是在走向毀滅的道路。譬如馬斯羅波哀夫罷，就是沉淪在伏特加中間。

「現在再讓我說一句，朋友，」我接下去說，「我最初聽到你名氣怎樣興奮；後來我又讀了幾篇關於你的批評文章，（我真的讀了；你大概以為我從不讀什麼東西的罷。）再後來，我看到你穿着破皮靴，在泥漿里，路也沒穿上套鞋，戴着一頂壓扁的帽子，於是我得出我自己的結論。

你目前是在打算去當一名新聞記者嗎，唔？」

「是的，馬斯羅波哀夫。」

「我想，是去參加搖筆桿兒換飯吃吧？」

「差不多。」

「好，那末我告訴你，我的孩子：喝酒是比較更好呢。我現在在喝酒；我躺在沙發裏（我有一隻裝彈簧的上等沙發，）幻想我自己是荷馬，或但丁，或者什麼菲特力·巴巴羅沙（中譯註）——一個人高興什麼就幻想什麼，你知道，但是你却不能幻想你自己是但丁或菲特力·巴巴羅沙，第一，因為你要成爲你自己，第二，因為你是不許有一切願望的；因為你是一個搖筆桿兒換飯吃的呀。我有幻想，而你只有現實。聽罷，坦白地率直地告訴我，像一個兄弟般的說話，（如果你不願意，你就是得罪我和屈辱我了十年），你要不要錢？我有很多錢哩，唉，別做怪臉兒。拿點兒去罷，還清你老板的賬，擺脫你的羈絆，那末，你有一年的安定生活，去專心於你所懷抱的理想，寫出一本大書來！唔？你說怎麼樣？」

「聽着，馬斯羅波哀夫！我感激你兄弟般的提議，但是我目前不能作任何答覆，爲什麼理

（中譯註）菲特力·巴巴羅沙（Frederick Barbarosa）·羅馬古皇帝，即菲特力一世

由，那是說來話長，這中間有些瑣細的原委。但是我答應你，以後要像兄弟般的告訴你一切。我感謝你的提議。我答應到你那兒去，而且會時常去。但是我要告訴你的是一樣一件事。你既然對我坦白，所以我也決定請你給我一點忠告，特別是在這種事情上你是一等的。」

我告訴他斯密司跟他外孫女的全部故事，從餐館里那一幕開頭講起。說來奇怪，我講這故事的時候，我從他眼睛裏看出，他似乎有點知道這故事般的。我詢問他。

「不，不完全知道，」他回答說，「我聽到過關於斯密司一點事情，一個什麼老頭子死在餐館里的故事。不過關於白勃諾夫夫人的事，我却真的知道一點。就在兩個月以前，我從這位太太手里弄到一些錢。Je prends mon bien on je le trouve（我是無論在那里見錢就拿的），這是我像莫里哀的唯一之處。我雖然已經從她那里榨出了一百盧布，可是我當時發過誓，在我放手以前，非得再榨她五百盧布不可。她是一個淫猥的女人！她是幹着一種不好說的勾當的。那倒沒有關係，不過有時她做得太不成話了。請你不要以為我是個董·吉訶德。主要一點是，我也許會從這中間做出一件極好的事情來哩，而在半個鐘頭以前當我碰見了西左勃雷由霍夫，我是非常高興。西左勃雷由霍夫顯然是被人家帶來的，那胖子就是帶他來的人，而當我知道那胖子是幹着什麼一種特殊賣買，我就斷定……嗯，我要揭穿他的鬼把戲！我很高興從你那里聽到關於這小女孩子

子的事；這是給我另一條線索。你知道，我是承辦各種各樣的秘密工作的，我認識一些奇怪的人物哩！我不久以前替一位親王偵查過一件小事情。告訴你，人家真想不到這會是那位親王的。你或者要聽另外一件關於一個結過婚的女人底故事嗎？你可以跑來看我，我會供給給你許多題材，那你如果寫進作品里去，人家連不會相信的。……」

「那親王叫什麼名字？」我帶着某種預感問。

「你要知道它做什麼？好吧，他叫華爾戈夫斯基。」

「披沃特爾嗎？」

「是的，你認識他嗎？」

「是的，不過不很熟。好，馬斯羅波哀夫，我要不止一次的到你那里去打聽這位先生呢，」

我說着站起來，「你使我非常有興趣呢。」

好的，大孩子，你高興什麼時候來就來罷。我可以告訴你許多好的故事，雖然只能在某種範圍以內，你明白嗎？否則一個人就要在賣買上喪失信用和名譽了，而其他一切也就要喪失了。」

「好的，只要在名譽所允許的範圍之內。」

我是當真被激動了，他注意到這個。

「噫，你對於我告訴你的故事有什麼話說嗎？你可曾想過什麼？」

「你的故事？噫，等兩分鐘罷，我要去付賬。」

他走到碗櫃那里去，好像是偶然地的站到那個穿緊身外衫的青年人的身傍去，沒有客套地就稱呼那人做密特羅胥加。在我看來，馬斯羅波哀夫跟他熟悉的程度，是比他對我所說的還要深一點。無論如何，他們顯然並不是第一次見面的。

密特羅胥加是一個很奇怪的傢伙。他穿着他那沒有袖子的緊身外衫和紅色綢短衫，配上他那副狡猾而却漂亮的相貌，那很年青的黑色的臉孔，他那勇敢而閃光的眼睛，給人家一種古怪而並不乏味的印象。他的姿態上有一種裝腔做勢的傲慢，但是這時他顯然在約束着自己，假裝出一副做買賣的莊重和沉着的神氣。

「喂，萬尼亞，」馬斯羅波哀夫回到我這邊來說，「今天晚上七點鐘來看我，我也許有些事情告訴你。但是，我自己，你瞧，我是沒有用的；從前我是有用的，但是現在我只是一個酒鬼，什麼事情都不上軌道了。不過我依舊保持着我的舊日關係，我也許可以找到一些什麼。我在各種各樣狡猾的人中間嗅着；這就是我怎樣過日子的。當我自由的時候，就是說，當我清醒的時候，我自己也做一些事情，真的，也靠着一些朋友……多半是在偵查方面的事情……但是這和我們所

談的不相干。够了。這兒是我的地址，在胥斯梯拉伏契納街。可是，我的孩子，我真是無可挽救呢。我還要再喝一盅——然後回家。我要睡它一會。如果你來，我要把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介紹給你，而如果有功夫的話，我們還要討論一下詩哩。」

「唔，還要討論詩嗎？」

「是的，也許要。」

「也許我會來。我一定會來的……」



## 第六章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已經等了我好久了。我昨天告訴她關於娜泰莎的條子，大大地引起他的好奇心；今天早晨，她老早——最遲十點鐘——就在等我了。我去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兩點鐘，這個可憐的女人底苦惱和望念到達了極點。她並且在盼望跟我談談昨天她心裏所產生的新希望，以及談談尼古拉·舍基伊契，他從那時起就害病了，他沉鬱，而同時對她倒似乎特別溫存起來。當我出現的時候，她臉上帶着一種冷冷和不高興的神情來接待我，很少開口，沒有一點關心的樣子，幾乎好像要責問我爲甚麼來，和問我每天給一些什麼東西纏住了。她是在生氣我來得太遲。我却再不耽延，急忙把昨天晚上娜泰莎家里的全部情景向她描述了。她一聽到老親王的訪問和他那鄭重的提議，她假裝的冷冷神氣立地消失了。我找不出什麼適當的字眼來形容她那高興的樣子；她看來簡直不能控制她自己了，淌着眼淚，在自己身上畫十字，在聖像前面打躬，擁抱我，並且要跑到尼古拉·舍基伊契那里去，把她的快樂告訴他去。

「祝福她呵，我親愛的，都是他所受過的一切侮辱和委屈使她病了呵，她只要一知道，娜泰莎能够得到這全部補償，他眼睛一霎就會把病忘記哩。」

我花費很大力氣勸住了她。這位好太太雖然跟她丈夫已經同居了二十五年，可是却還不理解她。她並且焦急得要命，要同我立刻到娜泰莎那里去。我向她指出，不僅尼古拉·舍基伊契不會贊成她的舉動，並且我們這一去甚至會把全部事情都弄糟的。我好容易纔使她重新來考慮這問題，但是她又不必要地扯了半個鐘頭，全部時間都談着她自己。

「我將跟誰獸在這兒呢？」她說，「我心裏懷着這種快樂，還一個人坐在這四面牆壁的房子裏嗎？」

最後，我說服她讓我離去，提醒她，娜泰莎一定等得我很焦急了。她好幾次畫十字祝福我路上順利，還帶給娜泰莎一個特別的祝福，而當我表示除非娜泰莎那里發生什麼特別事故，今天晚上我絕不再回來的時候，她幾乎流淚了。這一回，我不會看到尼古拉·舍基伊契；他昨夜醒了一晚上，訴說頭痛，發冷，現在正在書房里睡熟着。

娜泰莎也等了我一個早晨了。我走進去的時候，她照老樣子緊握着兩隻手，在屋子里來回走着，沉思着。甚至在現在，我回想起她的時候，還常常看到她獨自在一間蹩腳的房間里夢幻地，



淒涼地等待着，合着手，低着眼睛，毫無目的地來回走着呢。

她依舊來回地走着，用一種低聲問我爲什麼這樣遲。我告訴她我一切遭遇底簡明經過，但是她很少在聽。人們可以看出，她正在爲些什麼事情大大的焦慮着呢。

「有什麼新的事情嗎？」我問她。

「沒有什麼新的事情，」她回答說。但是我從她臉色上立刻猜到，是有些什麼新的事情了，而且她正是爲這個要等我來告訴，但是她却常常是那樣，不願意立刻告訴我，而要等到我剛要走的時候纔講出來。

我們的習慣常常是這樣的。我對她已經弄慣了，於是我等待着。

我們開頭自然是談些昨夜的事情。使我特別驚異的，是我們對於華爾戈夫斯基親王的印象竟是完全一樣；她斷然的不喜歡他，比當時還更不喜歡他。當我們一點一點來分析這次訪問的時候，娜泰莎忽然說：

「聽着，萬尼亞，你知道，事情往往是這樣，如果你起初不喜歡一個人，這差不多是一種一定的徵兆，就是說到後來你却會喜歡他的。總之，我就是常常是這樣。」

「讓我們希望是這樣罷，娜泰莎。這是我的意見，而且是最後的意見。我全部研究過，我推

斷是這樣。親王雖然也許是狡詐的，但是他答應你婚事却是真心的而且誠懇的。」

娜泰莎站在屋子中央，嚴肅地望着我。她的整個臉色都改變了；她嘴唇哆嗦着。

「不過他怎麼能在像這樣的事情上來欺騙而且……撒謊呢？」

「當然不會，當然不會！」我連忙同意她。

「當然不是撒謊。我看這是不必去想的。這樣的欺騙是無可饒恕的。而且我難道當真是那樣下賤，使他能這樣開我玩笑嗎？什麼人能夠幹出這種侮辱的事情呢？」

「當然不會，當然不會，」我同意她說，一壁却對我自己想，「你走來走去，並不在想別的問題呵，我可憐的姑娘，你多半是比我更懷疑這件事呢。」

「唉，我是怎樣盼望他更早一點回來呵！」她說，「他要整個黃昏跟我在一起，而以後……這大概是有重要的事務罷，因為他丟開一切事情趕了去。你可知道是什麼事務嗎，萬尼亞？你不會聽到什麼嗎？」

「只有上帝知道罷。你知道，他是常常在弄錢的。我聽說他的彼得堡的什麼合約上有點股份。對於商業，我們都是不懂的，娜泰莎。」

「我們當然不懂，亞歷沃沙昨天講起什麼信件。」

「是某種新聞之類。亞歷沃沙來過這里嗎？」

「是的。」

「很早嗎？」

「在十二點鐘。他睡得晚，你知道。他只留了一會兒工夫。我叫他到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那里去，我不該叫他去嗎，萬尼亞？」

「怎麼，他自己不打算去嗎？」

「是的，他打算去的。」

她還想說一些什麼，但是自己打住了。我望着她，等待着。她的臉色是憂鬱的。我想要詢問她，但是她有時是特別不喜歡詢問的。

「他是一個奇怪的孩子，」她最後說了，嘴巴輕輕地一牽，想不要望着我。

「怎麼啦？我想是發生什麼事情了罷？」

「不，沒有什麼；我只是那麼想罷了……他雖然是可愛的……但是已經……」

「他的一切憂慮和焦灼現在已經過去了。」我說。

娜泰莎注意地和深究地望着我。她也許感覺要這樣回答：「他本來就沒有多少憂慮和焦灼

啊，「但是她幻想到我的話里是包含着同樣意思的，她的嘴唇堵起來了。

但是她立刻又變得和靄而親切了。這次她特別的溫順。我跟她在一起談了一個多鐘頭。她很不安。親王把她嚇着了。我從她的一些問話中間，注意到她是非常焦灼要知道，她給了他一種什麼印象。她措止得是否適當？她有沒有過份坦直的顯露她的高興？她是不是太會見怪？或者相反的。是不是太妥協了？他不至於想像什麼罷。他不至於笑她罷！他不至於看輕她罷！……她這樣想着的時候她的兩頰紅得像火一樣。

「你怎能因為一個壞人想像些什麼。就這樣煩惱呢？讓他去想像好啦！」我說。

「爲什麼他是壞人呀？」

娜泰莎是多疑的，但却是心地純潔和率直的。她的懷疑並不是出於不純潔的泉源。她是高傲的，而且是帶着一種高貴的自尊心，她所認爲比一切都高貴的事情，結果在她前面變成笑柄，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自然也會以輕蔑去回答一個下流人的輕蔑，然而同時對於人家嘲笑她所認爲神聖的事物，不管嘲笑的是誰，她都會痛心的。這並不是因爲缺乏堅強。這一部分是由於對世事知道太少，由於不慣與人相處，由於一直關閉在她小圈子裏的緣故。她一生都消磨在她自己的小角樓裏，難得離開一下。終於這種好性情人的特徵，也許是從她父親那裏遺傳下來的特徵——

慣於把人家看得好一點，堅信他們總要比實際上好一點，熱心地誇大人家的一切好處——便在她身上大大的發展起來。這樣的人當他以後感到幻滅的時候是很苦的；而更苦的，是當他感到自己是該受責備的時候。爲什麼一個人所希望的要比能實際得到的更多呢？這種失望常常是存在這種人的心里。他們最好是安靜地住在他們的角樓裏，不要跑出到社會上來；事實上我注意到，他們是真正愛好他們的角樓，他們住在里面漸漸變成怕羞和不善交際了。然而不論如何，娜泰莎却已經遭受過許多不幸，許多恥辱了。她已經是一個受傷的人了，如果我所說的話中間真是有什麼責備的意思存在，那她是不能被責備的了。

但是我正忙着，於是站起來要走了。她吃了一驚，看見我要走幾乎哭出來了，雖然當我跟她在一路的時候，她又並沒有顯示對我特別的熱愛；相反的倒比平時更冷淡些。她熱烈的吻着我，很長久的注視着我的臉孔。

「聽着，」她說，「亞歷沃沙今天早上很荒唐，真叫我驚奇哩。他顯然很親熱，很快活，但是忽然飛了進來，像那樣一隻蝴蝶，那樣一個花花公子，而且老在鏡子前面打扮。他現在有點太隨便了……是的，他沒有歡得多久。你想，他給我帶來一些糖菓哩。」

「糖菓？嘿，這倒是極可愛而天真的呀。唉，你們真是一對啊。現在你們是開始在彼此互相

窺探互相偵察哩，互相在研究彼此的臉色哩，而且研究彼此心裏的想頭哩（而却一點也不理解）。他也沒有兩樣。他還是和平常一樣，快樂而帶小學生氣。但是你，你呀！」

無論什麼時候，當娜泰莎變了聲調，到我面前來抱怨亞歷沃沙，或者來要我解決同樣的疑難問題，或者告訴我某些秘密，希望我只要聽她半句話就明白她，這時她總是含着一絲微笑望着我，似乎懇求我總要給她一個回答，使她心裏會立刻快活起來。我也記得，每逢這樣情形，我總是拿出一副嚴厲和粗暴的口氣，好像在罵人似的，這在我完全是無意識的可是却常常很成功。我的嚴厲和莊重是需要的；這些似乎很有力量，人們有時會感覺一種阻遏不住，渴望要讓人家來罵一頓。有時娜泰莎竟是這樣給完全安慰下來了。

「不，萬尼亞，你瞧，」她繼續說下去，依舊把她一隻小手放在我肩岬上，另外一隻手壓着我的手，她的眼睛看住我的眼睛，「我想，他有點太不會感動了……他似乎已經是那樣的丈夫——你知道，好像已經結了十年婚但依舊對他太太很客氣似的。這不是太早了嗎？……他笑着，打扮着，但是好像這一切都不相干，好像只有一半是牽掛到我似的，和平常是一樣了……他急於要到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那裏去……我跟他說話，他不聽我，或者又說起別的事情來啦。你知道，這都是我們大家要從他身上拔掉的可怕的貴族習慣呀。事實上，他還是……甚至於

好像毫不關心。……但是我在說些什麼呀！我是這樣的說了，我已經這樣開始了！唉，我們都是怎樣一種苛刻和反覆無常的武斷的人啊，萬尼亞！直到現在我纔明白！我們是連他臉色一個小小變化都不肯原諒的啊，上帝知道是什麼使他變臉色的呢！萬尼亞，你剛纔罵我是對的！這都是我的過失！我們造出自己的麻煩，又自己來抱怨……謝謝你，萬尼亞，你十分的安慰我。唉，只盼望他今天能來罷！可是唉！他也許爲了今天早晨事情生了氣呢。」

「你們當真不會吵過嘴嗎？」我驚異地叫起來。

「我沒有過什麼表示！但是我當時有點小小不開心，他進來的時候雖然那樣高興，但是忽然他變成思索起來，我猜想他是冷冷地跟我說再會的。是的，我要派人去找他……你也來了，今天，萬尼亞。」

「是的，我一定來，除非給一件事物絆住了。」

「怎麼，什麼事情呀？」

「我自己找來的！不過，我想我仍然一定能夠來。」

## 第七 章

剛七點鐘，我到了馬斯羅波哀夫的家里。他住在一家寓屋裏，胥斯梯拉伏契納街上的一家小房子。他有三間略爲骯髒但是佈置得並不壞的房間。甚至這裏還有種興旺的樣子，而同時却又是極端的不整潔。門是由一個極標緻的十九歲姑娘來開的，穿得很樸素，但却可愛，乾淨，有一雙很好性情的愉快的眼睛。我立刻猜到，這就是他今天早上一度暗示過拿介紹她來作爲對我的一種誘惑底那位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了。她問我是誰，而一聽到我的名字，就說馬斯羅波哀夫正在等我，可是他現在正在房間里睡覺，她帶我到那房里去。馬斯羅波哀夫睡熟在一張很高的軟沙發上，蓋着他的那件骯髒的大衣，枕着一隻破爛的皮枕頭，他睡得不很熟，我們一進去，他就叫着我的名字。

「啊，是你嗎？我等着你呢。我正在夢見你進來，把我驚醒了。這是時候了。走罷。」

「我們到那里去呀？」



「去會一位太太。」

「什麼太太？爲什麼呀？」

「白勃諾夫夫人呀，去懲她一下。她漂亮嗎？」他旋向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懶聲地說，他一想到白勃諾夫，便簡直手指頭都癢了。

「滾罷，你又要亂來啦！」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說，覺得她應該扮一個生氣的樣子。「你不認識她嗎？讓我替你介紹一下，老頭兒。喂，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我介紹你一位文學將軍；他只有一年一次，可以無條件的見人，別的時候你要見他就得付錢哩。」

「他又來說鬼話哩！別聽他。他老是嘲笑我的。這位先生怎麼會是一位將軍呢？」

「這正是我告訴你的，他是一種特別的將軍。可是你閣下別以爲我們就是傻相的，我們比你最初所得到的印象着實要聰明哩。」

「別聽他！這不要臉的傢伙，老是在誠實的人們面前來窘我，他還不如把我弄到戲院子里去罷。」

「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愛你的家罷……你忘記了你該愛什麼嗎？你忘記那句話了嗎？那句我教你的！」

「自然我不忘記！這只是胡說。」

「唔，那末是什麼話呀？」

「好像你一定要我在客人面前丟臉嗎！這多半是不要臉的事情，我要說出來，真把我窘死哩。」

「唔，那末你忘記了。」

「唔，我還沒有忘記呢，宅神呀！……愛你的宅神呀，這就是他發明的！也許壓根兒就沒有什麼宅神，那末人幹嗎要愛他呢。他老是胡說！」

「可是在白勃諾夫夫人家里……」

「呸！你跟你的白勃諾夫夫人！」

於是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很生氣，奔出室外去了。

「是去的時候了。再會罷，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

我們走出去。

「喂，萬尼亞，首先讓我們坐進這掛車子里去罷，這樣對了。那末其次，昨天我跟你道別以後，我又發現一些事情，不是憑猜想，而是確實的。我在華西里耶夫斯基島花了整整一個鐘頭。」

那個胖子是個可怕的流氓，一個淫猥齷齪的野獸，專門會幹各種各樣鬼把戲，而且還有各種的下流嗜好。這位白勃諾夫是很久就著名專門幹這一類鬼花樣的。她有一天幾乎把一個好人家的小姑娘拖下水了。她給那孤女穿的那件棉紗衫（正如你今天早晨所描述的）不能使我安心，因為我已經聽到過這一類事情。我今天早晨還很偶然的知道一些另外事情，但是我想我能够把握的不錯。她多大年紀了？」

「她臉上看，我該說有十三歲了。」

「不過照她年齡算是小的。唔，這就是他怎樣幹的。她需要說小，就說她十一歲，別的時候又說她十五歲。那小姑娘因為沒有人保護她，她是……」

「這可能嗎？」

「你還以為怎麼樣？白勃諾夫夫人決不會只因為憐憫而去收留一個孤女啊。如果那胖子是在徬徨，那你可以斷定是這麼一回事了。她昨天去看了她。而那位木頭，西左勃雷由霍夫，他們答應今天給他弄一個美人兒——一個結過婚的女人，一位官太太，一個有品級的女人。這些放蕩的商人少爺就最喜歡這一套；他們常常是看重品級。這好比拉丁文法的規矩，你記得嗎：重要的意思往往放在句末之前。但是我相信我從今天早晨來還醉着呢。可是白勃諾夫最好還是不要大胆

去管這種勾當罷。她還要欺騙警察哩；但是這是無聊的！所以我要嚇她一下，讓她知道這是爲了宿怨的緣故……以及其他一切的緣故，你明白嗎？」

我是可怕地震愕了。這一切發現使我吃驚。我想我們去得太遲了，催緊着車夫。

「別心焦，策略已經佈置好啦，馬斯羅波哀夫說，」密特羅肯加在那邊。要西左勃雷由霍夫拿出錢來；可是那胖子流氓却要他的皮。這都是今天早上決定的。唔，白勃諾夫這一份歸我的……因爲別讓她敢……」

我們趕到吃食店里；但是那個叫密特羅肯加的人却不在。我們告訴車夫在吃食店階梯前面等我們，於是走到白勃諾夫夫人那里去。密特羅肯加在大門口等着我們。窗子里有明亮的燈光，我們還聽到西左勃雷由霍夫吃醉酒的格格笑聲。

「他們都在裏邊，已經來了一刻鐘了，」密特羅肯加說，「現在正是時候。」

「但是我們怎樣進去呢？」我問。

「作爲客人，」馬斯羅波哀夫回答說，「她認識我，她也認識密特羅肯加。果然門全鎖上了，但這並不是因爲我們。」

他輕輕地拍着大門，門立地開了。那看門人打開門，和密特羅肯加交換了一個暗號。我們輕

輕地走了進去；屋子里不會聽見我們。那看門人引我們到階台前，敲敲門。裏面有人在叫着他的名字。他回答說有位先生要找她說話。

門開了，我們一齊進去。那看門人不見了。

「噯，這是誰呀？」白勃諾夫夫人驚呼起來，吃醉着酒，頭髮蓬鬆的站在小過道里，手里拿着一支臘燭。

「誰？」馬斯羅波哀夫很快回答，「你怎麼能這樣問呀，安娜·特立芳諾芙娜。你不認識你尊貴的客人嗎？誰，難道不是我嗎？菲力浦·菲力必契呀。」

「噯，菲力浦·菲力必契！是你呀……很歡迎……但是怎麼會是你呀……我不知道……請進來罷。」

她是完全嚇慌了。

「那里呀？這兒嗎？但是這兒是一間隔房呀，你應該給我們一個較好的招待啊。我們是來開香檳的呀。可是這兒有什麼小姑娘嗎？」

那女人又立刻恢復她的信心了。

「噯呀，爲了這樣貴客，我掘地也得掘出來呀，我會向大清帝國去找呀！」

「兩句話，安娜·特立芳諾芙娜，乖心肝；西左勃雷由霍夫在這兒嗎？」

「是的。」

「他正是我要找的人。他怎麼敢不同着我來喝酒呀，這混蛋？」

「我希望他不曾忘記你。他好像在等什麼人呢；大概就是你了。」

馬斯羅波哀夫推開門，我們走進一間，有兩扇窗子的小房間，窗上掛着天竺葵屬的花，有幾把柳條椅子和一隻樣子很難看的鋼琴；這一切正如人們所能猜想得到的。但是在我們還不會進去，還在過道上說話的當兒，密特羅胥加已經不見了。以後我纔知道，他不曾進來，而是躲在門背後，後來有什麼人來替他開門的。這天早上我從白勃諾夫夫人背後看到的那個蓬頭散髮塗脂抹粉的女人原來就是他的伴當啊。

西左勃雷由霍夫坐在一張簡陋的充桃心木的小沙發上，前面一張圓桌，鋪着檯布。桌子上放着兩瓶微溫的香檳酒和一瓶可憎的糖酒；盆子裏裝着從糖菓店買來的糖菓，餅乾和三種乾果，桌子對面，正對着西左勃雷由霍夫，坐着一個四十來歲樣子很可厭的麻子臉女人，穿着一件黑色軟綢的衣服和戴着一支青銅色胸針和手鐲。這就是那「官太太」，無疑是一個冒充貨。西左勃雷由霍夫正吃醉着，而且十分得意。他那位胖子朋友沒有跟他在一起。

「就是這樣做人的呀！」馬斯羅波哀夫用最高的嗓子咆哮着，「還請人家到特索脫店里去呢！」

「菲力浦·非力必契，來給我們樂一下嗎？」西左勃雷由霍夫喃喃地說，站起來，帶着一種快樂的神氣來迎接我們。

「你在喝酒嗎？」

「原諒我。」

「別道歉，請你的客人們來加入罷，我們是來找你一塊兒玩的。這兒我帶了一位朋友來加入。」

馬斯羅波哀夫指指我。

「那纔有趣呀，你們使我快樂……嘻嘻——嘻嘻——嘻嘻！」

「呸，你叫的這香檳嗎？這簡直是麥酒。」

「你侮辱我。」

「所以你不感到特索脫店里去露面了！還請了人家哩！」

「他剛纔告訴我，說他到過巴黎，」那位官太太插進來說，「他一定是撒謊。」

「菲多西雅，提提胥娜，別侮辱我。我是去過的。我曾經旅行過。」

「像他那樣一個鄉巴佬到巴黎！」

「我們是去過的呀，我們能夠去，我跟卡浦·華西里契——我們在那邊排場了一番呢。你認識卡浦·華西里契嗎？」

「我要你的卡浦·華西里契作啥？」

「噯，這只是……這對你會是合算的呀。咳，在那邊，巴黎呀，在喬勃爾脫夫人家里，我們打碎了一面英國着衣鏡哩。」

「你們打碎什麼？」

「一面着衣鏡。那里牆上有面鏡子；卡浦·華西里契喝醉了，他向喬勃爾脫亂說着俄國話。」

他站在那座着衣鏡旁邊，把肘子靠着它。喬勃爾脫夫人隨着自己意思向他叫起來，說這面着衣鏡值七百法郎哩（那就是等於我們的四百盧布），他會把他打碎的！他獐笑一下，看看我，我坐在對面的沙發上。一個美人兒陪着我，那可不是像眼前這一位劣貨。而是一個叫人眼花撩亂的人物呢——只能用這句話來形容她的。他叫了起來，「斯梯般·特俞脫伊契，嘻，斯梯般·特俞脫伊契！我們各人出一半罷，行嗎？」我說，「行！」於是他把拳頭在鏡子上砰的一下，拍拉！全部玻璃都打成碎片啦。喬勃爾脫夫人怪叫起來，直奔到他面前：「你要幹什麼呀，惡棍？」（這是



用她自己的方言說的）「喬執爾脫夫人，」他說，「這兒是鏡子的價錢，可別傷我的體面。」於是他當場就掏出六百五十個法郎來。他們還爭着那其餘五十個法郎呢。」

正在這時，突然聽到一聲可怖的尖銳的叫聲，從離開我們這間房約莫兩三個房間傳過來。我發起抖來，也叫了起來。我辨別出這叫聲；這是愛里娜的聲音。緊接着這悲慘聲，我們又聽到一陣別的叫喊咒罵和搏鬥的聲音，最後是一響大聲的，有回聲的清脆的耳刮子。這大概是密特羅胥加照他自己的方法在給他報仇了。突然房門猛烈地撞開，愛里娜衝了進來，臉色慘白，眼睛迷眩，穿着一件白棉紗衫，皺亂和撕破了，曾經小心地梳妝過的頭髮，紛亂得和打過架一樣。我面着門站在那里，她直奔向我，把手臂圍住我。每個人都跳了起來。每個人都嚇壞了。她一進來，叫喊聲音都起來了。接着，蜜特羅胥加出現在門口，後面拉牢頭髮拖着他那位胖子仇人，那胖子已經陷在絕望的紛亂狀態了。他把他拉到門口，摔進房間裏面來。

「他在這兒！帶去！」密特羅胥加帶着一種完全滿足的神氣叫出來。

「我說，」馬斯羅波哀夫輕輕地走到我面前，拍拍我肩膀說，「坐我們車子，把這孩子帶去，拉到家裏去罷；你在這兒沒有事了，其餘的事我們明天再來安排。」

我不等他說第二遍。拉了愛里娜的臂膀，就把她帶出這鬼窠了。我不知那邊事情是怎樣結束

的，沒有一個人阻擋我。白勃諾夫夫人是嚇昏了。什麼事情都經過得這樣快，她不知道該怎樣來干涉了。那車子在等着我們，二十分鐘之內，我們已經趕到我的住處了。

愛里娜好像是半死了。我解開她衣服的扣子，用水來洒她，把她躺到沙發上去。她開始發燒和講起話來。我看着她那慘白的小小臉孔，看着她那失色的嘴唇，看着她那曾經小心地梳妝過並且塗過油而現在却披落在一旁的黑髮，看着她全身的打扮，看着那依舊這邊那邊留在她衣服上的粉紅色蝴蝶結——於是我對於這一切驚心動魄的事實絕無疑惑了。可憐的小東西啊！她越來越不好了。我不離開她，我決定今晚不再到娜泰莎那里去了。愛里娜不時抬起她彎弓般的長睫毛望着我，長久地，專心地凝視着我，似乎認識我。當她睡熟的時候，已經很晚，過了半夜了。我睡在離開她不遠的地板上。

## 第八章

我起得很早。整夜裏我差不多每半個鐘頭醒一次，起來留心地看看我那可憐的小客人。她在發燒和輕微地講着熱話。但是快近早晨的時候，她却睡得很熟了。一個好徵兆，我想，但是我早晨一醒來，就決定趁那可憐的小東西還睡熟的時候趕去請醫生。我認識一個醫生，一個性情極好的老鏢夫，他和他的德國管家，從記不起什麼時候起就住在伐拉狄密爾斯基街了。我趕到他那里。他答應十點鐘到我那里來。我到他那里是八點鐘。我很想順路去看看馬斯羅波哀夫，但是我又改變主意了。他這時一定還不會睡醒起來，而且愛里娜也許要醒，她發現只有她自己一個人在屋里時，也許會害怕的。在他發燒的狀態中，她很可能會忘記，她是什麼時候和怎樣來到這房間里的。

我剛走進房間里，她就醒來了。我走過去小心地問她覺得怎麼樣。她沒有回答，只是用她含情的黑色眼睛向我作很久很久的注視。我從她眼神上看，是完全意識到和明白所發生的事情的。

她不回答我說話也許正是她一定的習慣，昨天和前天她來看我的時候，她對於我的某些問話，都是不作一聲回答的，只是用她遲鈍而固執的凝視望着我的臉孔，在那凝視中間，有一種奇怪的驕傲，同樣還有一種驚異和強烈的好奇心。現在我更注意到，在她眼睛里還有一種酸澀，甚至是一種不信任。我把手放到她額角上，試試她是否還發燒，但是她不說一句話，用她自己的手把我的手輕輕拿開，避開我旋向牆壁睡了。我走開去，因為我不應該使她憂煩的。

我有一隻大銅壺。我一向拿它來代替茶炊燒開水。我有看門人給我拿來的柴，至少够燒五天。我生着爐子，弄來一些水，於是把茶壺放上去。我把茶具放在桌子上。愛里娜朝着我，帶着好奇望着這一切。我問她是不是要些什麼，但是她又轉過背去不作回答。

「她爲什麼生我氣呢？」我奇怪着，「古怪的小姑娘啊！」

我那位老醫生，照他所答應的，十點鐘來了。

他帶着一種德國人的周密診察着病人，大大的恭喜我，說她雖然發燒，却沒有什麼特別的危險。他又說，她或許有另外的慢性疾病，心臟的動作有點不正常，「不過這一點是需要特別看護的，現在她已經脫離危險了。」與其說是必需，倒不如說是一種習慣，他開給她一點藥水和藥粉，接着立刻又問我，她是怎樣跟我在一起的。同時他又奇怪地看看我屋子的四周。這老頭兒是

個可怕的話匣子。

他被愛里娜所驚駭着了。當他要去把她的脈搏，她把手拉開去，又不肯讓他看舌苔，而且他所問的話，她一句也不回答。這些時候，她一直就專心地凝望着他頭頸上掛着一隻巨大的斯坦尼斯拉夫勳章。

「她多半是頭痛得緊，」那老頭兒說，「不過她是怎樣的癡望着呀！」

我想這是沒有必要把愛里娜的一切事情告訴他的，因此我推託開，說這是一段很長的故事。

「有什麼需要時候就來告訴我，」他一壁走出去，一壁說，「目前她是沒有什麼危險的。」我決定整天的陪着愛里娜，儘可能的少離開她，直到她十分好了爲止。但是想到娜泰莎和安

娜·安得烈耶夫娜如果空等了我會煩惱的，我決定寫信讓娜泰莎知道，今天我不能到她那里去。

我却不能寫信給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有一回，娜泰莎害了病，我送了一個可怕消息給她，之後她要我再不要寫信給她了。「我那老頭子看見你寫來一封信，皺眉頭啦，」她說，「他要知道，可憐的親愛的，信裏說些甚麼。他又不能問，他不能讓自己這麼做啊，因此，我就煩悶了一整天，而且，我親愛的，你寫了信來只是叫我煩心，這十幾行字有甚麼用處呢。人家要問些詳細情形，你又不在此兒。」所以我只能寫信給娜泰莎，當我到藥房去配藥的時候，我就把信發了。

這時愛里娜又睡熟了。她微弱地呻吟着，和在睡夢里驚顫着。那醫生猜得沒有錯。她頭痛得緊。她不時的哭出來，於是醒了。她帶着一種非常的煩惱望着我，好像我的看護是特別可厭似的。我應該承認，這使我很傷心。

十一點鐘的時候，馬斯羅波哀夫來了，他有什麼心事，好像心不在焉的樣子；他只進來一分鐘，便又要急急的走了。

「唉，老兄，我就是不想你會住得很闊綽嘛，」他四周望了望說，「但是也想不到，竟會在這樣一隻箱子里找到你呵。這不是佳屋，這是箱子啊。不過這無所謂，問題是這些外來的煩擾打攪了你的工作。我們昨天坐車到白勃諾夫家里去的時候，我就想到這個。憑我天生的脾氣，老兄，以及憑我社會上的地位，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自己一點有意義的事情也不會做，但是對別人却很會背教條。瞧着；我也許明天或後天會順便來看你，你在禮拜天早晨一定要去看我。我希望那時這孩子的問題能夠完全解決了；那時我們再正經地談談各種事情罷，因為你需要真誠地照顧一番。你不能這樣生活下去的。我昨天只不過暗示到一下，但是現在我理論地提出來了。簡單的告許我，你暫時在我這兒拿點錢去用，是不是當作一件不名譽的事情呢？」

「噯，別鬧了，」我打斷他，「你還是告訴我昨天事情怎樣結束的罷。」

「噫，那結束得極其圓滿。我的目的是達到了，你懂得。現在我沒有功夫。我只順便進來一分鐘，告訴你我忙着，沒有功夫跟你談，同時順便來看看，你還是把她送到什麼地方去，還是你打算自己收養她。因為這需要考慮一番來決定的。」

「這個我自己還不知道怎麼決定呢。我應該承認，我正要聽你的勸告呢。我怎麼能收養她呢？」

「唉，當一個用人嘛……」

「請別這樣大聲說，她雖然病着，却很清醒呢，而且我注意到她看見你嚇了一跳。她無疑是記得昨天的事情的。」

於是我告訴他，關於她的舉動以及我從她身上所注意到的一切特徵。馬斯羅波哀夫對於我告訴他的很感興趣，我又告訴他，我也許把她放到一份人家去，並且簡單地告訴他我那兩位老年朋友。我很驚奇，他似乎知道一點娜泰莎的故事，我問他，怎麼會聽到這故事的。

「啊，」他說，「我很久以前就在事務關係上聽到一些了。我曾經告訴過你，我認識華爾戈夫斯基親王的，你把她送到那些老人家那裏去，這是一個好主意。她只有會妨礙你的。還有一件事情，她要有張護照之類。你別擔心，我會去攪的。再會了，時常來看看我罷。她在睡熟了

嗎？」

「我想是這樣，」我回答說。

但是他一走，愛里娜就立刻喊我。

「這是誰呀？」她問，她的聲音發抖，但是她還是用同樣專心和高傲的神情在望着我。我找不出該用什麼話來描寫它。

我告訴她馬斯羅波哀夫的名字，並且說我全靠他的幫助，纔把她從白勃諾夫夫人家里救出來的，白勃諾夫夫人是很怕他的。她的臉頰突然飛紅起來了，大概是回想到過去的事情罷。

「我不會到這里來罷？」愛里娜問，帶着一種盤問的眼色望着我。

我連忙安她的心。她依舊沉默着，用她灼熱的手指拿起我的手，但是立刻又放下，似乎想到了她自己。

「她總不會真的這樣討厭我罷，」我想，「這是她的習慣態度或什麼罷，……否則就是這可憐的小東西受過太多苦難，因此對每個人都不信任了。」

我照規定時間出去取藥，同時走到一家認識我的並且可以賒賬的餐館里。我帶了一隻鉢頭去，替愛里娜帶了一些鷄湯回來。但是她却不要吃，那湯就在爐子上暫時擱着。



我給她吃了藥，於是坐下來做我的工作。我想她是睡着了，但是偶然回過頭去，却看見她昂起頭，專心地在望着我寫字。我裝做不會看到她。

後來，她真的睡着了，而且教我高興的是睡得很安靜，沒有呻吟和夢囈了。我沉入到一種幻想中間。娜泰莎沒有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看見我今天沒有去，會對我很生氣的，而且我想到她對我的忽略一定要傷心，也許這個時候我還最需要我哩。這時她也許正有特別的煩惱，或者有什麼事情要問我，而我却好像故意的遺開她似的。

至於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那里，我簡直不知道明天看到她該要怎樣求她原諒了。我考慮着這一個，忽然決定到這兩個地方都去跑一轉。我只要離開兩個鐘頭就行了。愛里娜正睡着，不會聽見我出去的。我站了起來，拿起我的外衣和便帽，但是我剛要出去，愛里娜却叫我了。我吃了一驚。難道她是假裝睡着嗎？

我這裏要插一句話，愛里娜雖然表示不要跟我說話，可是這些頗爲頻繁的懇求，這種每一困難都要找我的願望，恰恰顯示出一種相反的感情，我得承認，這是真正使我喜歡的。

「你打算把我送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朝她走過去的時候，她問。

她常常是當我不會料到突如其來的發問的。這一次，我一上來連摸不到她的意思。

「你剛纔告訴你的朋友，說你打算把我送到一份人家去。我可不要去。」

我向她俯下去；她混身火燙的，又是一陣瑟熱發起來啦。我想安慰她和使她平靜，確定的告訴她，如果她要跟我在一起，我不會把她送到任何地方去的。我一壁說，一壁脫去我的外衣和便帽。我不能讓她這樣一個人留着。

「不，去罷，」我一看見她打算留下來就說，「我渴望得很，我馬上就要睡着了。」

「但是你一個子怎麼辦呢？」我猶豫地說，「雖然我只要兩個鐘就回來的。……」

「好的，那末去罷。假定我害一年病，你可不能一直都陪着我啊。」

她想微笑一下，奇怪地看着我，彷彿跟她心里激動着的某種仁愛的感情在搏鬥着。可憐的小東西呵。縱然她是高傲而且顯得不信任的。她溫順的，柔和的心却在一閃發間顯露出來了。

我首先奔到安娜·安得烈耶夫娜那里去。她是帶着激昂的不耐在等着我，她用責罵來迎接

我；她是在可怕的焦灼狀態中。尼古拉·舍基伊契吃過飯就出去了，她也不知道他是到那里去的。我有種預感，她是沒有法子不把所有事情都告訴他的，自然是照她回來一樣用暗示的方法。

她實際上已經承認這個了。她告訴我，她沒有法子不讓他來共同享受這樣快樂的消息的，但是尼古拉·舍基伊契呢——借她的話來說——是變得「比黑夜還要陰沉了，他沒有說甚麼，他不願

意說，甚至不願意回答我的問話，一吃過飯，忽然準備出去了。」她告訴我這個的時候，幾乎是沮喪得發抖，而且要我陪着她。等到尼古拉·舍基伊契回來。我向她抱歉，幾乎是直白地告訴她，我連明天也許都不會來，而且現在我實在就是趕來告訴她這個的；這一下，我們幾乎是吵起來了。她淌着眼淚，粗暴地和痛苦地責備我，而當我剛要走出門外，她突然又撲到我的脖子上，用兩隻臂膀緊緊捉住我，告訴我，別對像她那樣一個孤寂的人發脾氣，也不要憤慨她的說話。

和我的預期相反的，我看見娜泰莎又只是一個人。而且說來奇怪，她看到我似乎並不像昨天和別的時候那樣高興；似乎我有什麼事情惱了她似的。我問她亞歷沃沙今天來過沒有，她回答說：

「他自然來過，不過沒有歡得多久。他答應今天晚上再來一趟，」她躊躇地說。

「昨天晚上他在這兒嗎？」

「沒，沒有。他給耽擱住了，」她很快的接着說，「噫，萬尼亞，你的事情怎麼樣了？」

我看到她是要拋開我們的談話，另外來談一件新的事情。我更注意地看着她，她顯然很煩惱。但是看到我在瞞她而且更緊的注意她，她迅速地瞧了我一眼，好像是憤怒似的，並且帶着那樣一種緊張，似乎她眼睛在對我冒火一樣。「她又遭不幸了。」我想，「但是她不肯對我講。」

我回答她問起我的工作，就把愛里娜的全盤故事詳細地講給她聽。她非常感到興趣，甚至被我的故事感動了。

「天哪！你不能讓她一個人歇着，而且還害着病啊！」她叫起來。

我告訴她，今天原來打算不來的，但是怕她生氣，又怕她有什麼事情需要我。

「需要，」她好像思索似的對着自己說，「也許我是需要你的，萬尼亞，不過這最好的別的一次。你到我家里人那里去過嗎？」

我告訴她。

「是的。只有天知道我爸爸對這消息是怎樣想法的。不過這究竟有甚麼可想呢？……」

「有甚麼可想？」我重複一遍說，「像這樣一個大變化！」

「我不知道這個……他還能到那兒去呢？上一回，你以為他是到我這里來了。萬尼亞，你知道，如果可能，你明天到我這兒來。我也許要告訴你一件事情……只是我不好意思麻煩你。但是現在你還是回到家里你那客人那里去罷。我想你出來已經有兩個鐘頭了。」

「是的，有兩個鐘頭了。再見，娜泰莎。噫，亞歷沃沙今天對你怎麼樣？」

「啊，亞歷沃沙。很好……我對你的好奇心有點驚奇呢。」

「現在再見罷，我的朋友。」

「再見。」

她小心地把她的手給我，避開我最後的道別的眼光。我有點驚異走了出去。「她可是有許多事情在考慮着呢，」我想，「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明天她會首先把這一切都告訴我了。」

我憂慮地回到家里，剛一打開門，就大吃一驚。這時天已經黑了。我辨別出愛里娜坐在沙發上，腦袋垂在胸前，似乎沉入在深思裏。她甚至沒有瞟我一眼，她似乎什麼都昏憊了。我走到她前面去。她對自己喃喃地在說些什麼。「她在說熱話嗎？」我想。

「愛里娜，我親愛的，怎麼一回事啊？」我問，坐在她的身旁，把我的手圍着她。

「我要離開，我還是回到她那里去罷。」她說，沒有抬起頭來望我。

「那里？到誰那里去？」我吃驚地問。

「到她那里去，到白勃諾夫那里。她老說我該了她一大筆錢；說是她拿錢葬我媽媽的。我不願她講我媽媽的鬼話。我要到那里去做工，付還她……之後我自己離開，但是現在我要回到她那里去。」

「安靜一點，愛里娜，你不能回到她那裏去的。」我說，「她會磨折你。她會毀了你的，……」

……」

「讓她毀了我，讓她磨折我好了！」愛里娜激昂地打斷我的說話，「我不是第一個人，比我好的人都在被磨折呢。這是街上一個女叫化子告訴我的。我窮，我就要窮。我一生一世要窮。我媽媽臨死時候這樣告訴我的。我要做工……我不要再穿這衣服……」

「我明天替你去另買一件好了。我還要替你去弄幾本書來。你要跟我住在一起，我不會把你送到什麼人那里去的，除非你自己要去。別煩惱自己，……」

「我要去當一個做工的女孩子！」

「很好，很好，只是安靜一點罷。躺下來，去睡覺罷。」

但是那可憐的孩子哭起來了。慢慢的變成了啜泣。我不知道該怎樣對付她。我給她水，潤濕她的顴骨和腦壳。最後她極度疲乏，倒在沙發里了，她是給寒熱的打顫所壓倒了。我隨手檢到什麼，就把她裹起來，她沉入到一種不安的睡眠裏，不斷的驚醒和醒來。這天里我雖然不會做工，但却極其疲乏了，我決定儘可能早一點睡。苦痛的懷疑漲滿了我的腦袋。我預知這孩子將要給我一大堆麻煩。但是我主要的焦灼還是娜泰莎跟她的麻煩。我現在所能記得的，就是我很少有過像在那天倒臺晚上睡覺時候的那種深沉的沮喪心情。

## 第九章

我醒來很遲，已經是早上十點鐘，感覺不舒服。我覺得眩暈，而且頭痛；我朝愛里娜的床一看。床是空的。正在這當兒，我右邊的小房裏，有種聲音傳到我耳朵裏，彷彿什麼人拿着掃帚在掃。我跑去瞧。愛里娜手里握着一把掃帚，拉起那晚以來一直穿着的那件時髦衣服，正在掃地，燒爐子的柴都在屋角上堆了起來。桌子也擦過了，茶壺也擦乾淨了。一句話，愛里娜是在做家事了。

「聽着，愛里娜。」我叫，「誰要你掃地呀？我不希望你這樣，你在害病呀。你難道是來替我做苦工的嗎？」

「那末誰掃這兒的地呀？」她回答說，彎起身來，直楞楞地望着我。「我現在不害病了。」  
「但是我並不是帶你來做工的呀，愛里娜。你好像怕我會跟白勃諾夫夫人一樣罵你吃飯不做事呢。而且你這把可怕的掃帚又是那里找來的呢？我沒有掃帚呀。」我接着說，驚奇地望着她。

「這是我的掃帚。我親自帶到這兒來的，我也常常替外公掃這里地板呢。這掃帚一向是放在這爐子底下的。」

我走回到那間屋子里去，默想着。也許是我的不對，但是她好像是被我的殷勤所壓迫着了，因此儘可能的做給我看，她是爲她生活而做事情的。

「這麼看，她是一個多麼悲苦的性格呵，」我想。兩分鐘以後，她走了進來，沒有一句話，和昨天一樣坐在那老地方的沙發上，探詢般的望着我。我這時正把壺水燒滾了，做好茶，倒了一杯給她，又給她一片白麵包。她沒有反對，默默地接了過去。她已經二十四小時不吃東西了。

「瞧，你的漂亮衣服給掃帚弄髒啦，」我說，注意到她外衫上有一條齷齪。

她朝下看了一下，突然教我大吃一驚，她放下杯子，顯然是平靜而泰然的，兩隻手拉起那件棉紗衫一條縫子，嗤的一撕，從頭到底都撕開了。她撕了，默默地抬起她那雙倔強的發光的眼睛朝着我，她臉孔是蒼白的。

「你這算什麼呀，愛里娜，」我叫起來，以爲那孩子一定是發瘋了。

「這是件可怕的衣服啊，」她叫，幾乎是帶着興奮喘息着。「你怎麼說這是一件好衣服呢？我不要穿它！」她突然跳起來，叫「我要撕爛它。我沒有向她要過衣服穿，她強迫我穿上的。我



已經撕爛一件了！我還要撕爛這一件！我要撕爛它，我要撕爛它！……」

她把憤怒都發洩在這倒霉的衣服上。一下子，她已經把它撕成破布了，當她撕完了，她臉色那麼蒼白，簡直站不穩了。我帶着驚奇看着她那種狂怒。她用一種挑戰的神氣看着我，好像我也冒犯了她似的。不過我却不知該怎麼對付她。

我決定當天早上替她去買件新衣服來。這個野性的痛苦的小人兒只有用仁愛纔能馴服她。她好像從來不曾碰見過一個仁慈的人似的。假如她曾經不願懲罰的撕爛過另一件同樣衣服，那末當她又記起那可怖的一剎那的時候，她會帶着怎樣的憤怒來對付這一件啊。

在托爾苦契市場上，人們是可以很便宜的買到一件美好而樸素的衣服的，不幸這時候我剛短錢。但是昨夜我睡覺時候，已經決意今天早晨到一處希望可以弄到錢的地方去。這地方恰好離市場不遠。我拿起我的帽子。愛里娜注意地望着我，似乎在期待什麼。

「你又把我鎖在裏面嗎？」當我拿起鑰匙，要像昨天跟前天一樣，把門反鎖上的時候，她問。

「我親愛的，」我說。向她走過去，「別爲這個生氣，我鎖上門是因爲恐怕有什麼人來。你在害病，怕嚇了你。我又不知誰會來。也許白勃諾夫會想到……」

我是故意這麼說的。我把她鎖起來是因爲我不信任她。我是怕她會忽然想起離開我。我決定暫時小心一點。愛里娜沒有說什麼，於是我又把她反鎖在裏面。

我認識一個出版家，過去十二年中間，他曾經出版過許多卷書。我必須要找錢的時候，常常從他那里得到一點工作。他付錢很照規律。我去請求他，他預支我二十五個盧布，要我在這個週末替他編篇文章。但是我希望集合一點時間來寫我的長篇。這類事情我常常是碰到最後非做不可時候纔來做的。我拿了錢便到市場上去。在那裏，我找到一個認識的老太婆，專賣各種舊衣服。我告訴她愛里娜穿的差不多尺寸。她立刻檢出一件淺色的棉布衣服，價錢極其便宜，可是東西却極結實，只洗過一次，於是我又買了一條領巾。我付錢給她時候，又想起愛里娜是需要一件外衣，斗篷或這一類東西的。還是冷天，她什麼也沒有。但是我把這些東西留到下次來買。愛里娜是那麼驕傲，她會生氣的，天知道——我想——她會對這件衣服取什麼態度呢，雖然我甚至是故意的挑最普通的衣服，儘可能樸素和不惹眼的。不過我還是替她另外買了兩雙線襪和一雙羊毛襪，這些我可以借她害病而且房間又冷的理由送給她。她需要襯衣的，但是這且待我更了解她的時候再置罷。接着我又買了一張舊窗帷來鋪床。這些都是必要的，也許會教愛里娜滿意罷。

我帶着這些東西，在下午一點鐘回到家里。我的鑰匙幾乎是沒有聲音旋開鎖，這樣愛里娜不

會立刻就聽到我進去。我看到她站在書桌旁邊，翻着我的書和紙頭。一聽見我她立刻把她正在讀着的書掩上了，滿臉飛紅的從桌旁走開去。我瞞了那書一眼。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已經印成書的，在書名頁有着我的名字。

「你走過後，有人來敲過門！」她帶着一種似乎在嘲弄我把她鎖在裏面的腔調說。

「不是醫生嗎？」我說，「你有沒有叫他，愛里娜？」

「沒有。」

我沒有回答，拿出我的小包，解開來，把買來的衣服拿出來。

「瞧，愛里娜，親愛的！」我走向她去，說，「你不能像現在這樣破破爛爛的過下來，所以我替你買了一件衣服來，日常穿的，很便宜。這樣你可以無需煩惱了。這只值一個盧布二十個戈貝克呢，接受我的願望穿上它罷。」

我把衣服放在她的旁邊。她雙頰通紅，睜大眼睛望了我半天。

她非常驚奇，同時在我看來，她似乎爲某種理由感到十分害羞。但是她眼睛里却有一種柔和而溫存的光輝。她沒有說什麼，我轉到桌子旁邊去。我所做的顯然感動了她，但是她竭力控制自己，垂着眼睛坐下來。

我腦袋在旋起來，越來越痛了。新鮮空氣對我沒有用。這時我還得到娜泰莎那里去。我對她的焦灼沒有比昨天減低。相反的倒越來越增強了。我忽然好像覺得愛里娜在叫我，我旋向她。

「你出去不要把我鎖在里面罷，」她望着別處說，扯着沙發的邊緣，好像完全凝神在做着這件事似的，「我不會從你這里走開的。」

「很好，愛里娜，我同意，但是假如有陌生人來怎麼辦呢。我又不知道什麼人會來！」

「那末把鑰匙給我，我把自己鎖在裏面罷，如果他們來敲門，我就說『不在家。』」

她羞怯地看着我，好像說，「瞧，這多簡單哪！」

「誰替你洗衣服的？」我還沒有時間來得及回答，她突然的問。

「這里有個女人，在這座房子裏的。」

「我懂得怎樣洗衣服。那末你昨天吃的東西是那里拿來的？」

「一家餐館裏。」

「我也懂得怎樣做飯。我來替你做飯。」

「得啦，愛里娜，你怎麼會懂得做飯呢？你說廢話……」

愛里娜望着地下，默不做聲。我的話顯然是傷她的心了。至少十分鐘過去了。我們都沉默。

「湯！」她忽然說，沒有抬起頭。

「湯怎麼樣？什麼湯？」我驚異着問。

「我會做湯。我媽媽害病的時候我替她做過的。我還常常到市場上去。」

「瞧，愛里娜，瞧你多驕傲，」我說，走到她面前，坐在她旁邊的沙發上。「我是照我的心的指示來對待你的。你只一個人，沒有親戚，而且不幸。我要幫助你。將來我如果有什麼困難，你也可以同樣的幫助我。但是你都不要那樣來看這事情，而且你從我這裏收受這極薄的禮物，對你本來也不合式的。你要立刻償還它，要做工來償還它，好像我是白勃諾夫夫人一樣，會因此來侮辱你的。如果是這樣想，那是恥辱啊，愛里娜。」

她沒有回答。她嘴唇顫抖着。我相信她要說些什麼；但是她遏制着自己，沉默着。我準備到娜泰莎那里去。這一回我把鑰匙留給愛里娜，要求她如果有什麼人來敲門就答應，並且問他是誰。我完全確信娜泰莎那里一定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了，而她却暫時瞞着我，和她以前幾次一樣。我決定無論情形怎樣，只進去一會兒就走，因為怕我的堅持會激怒她的。

結果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又是用一種粗暴的不愉快的神色來迎接我。我應該馬上就離開她

的，但我的兩隻腿却不聽話了。

「我只進來一分鐘，」我開頭說，「來請教你的勸告，我對我那位客人應該怎麼辦。」  
於是我開始簡單地告訴她關於愛里娜的事情。娜泰莎默默地聽着我。

「我不知道該勸告你些什麼，萬尼亞，」她說，「一切事情都說明她是一個極古怪的小人兒。也許她是被可怕地虐待過和驚嚇過了。無論如何給她一些時間讓她身體好起來罷。你想讓我家裏的人去照顧她嗎？」

「她老是不肯離開我到任何地方去。而且天知道他們會對她怎麼樣呢，所以我纔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嗯，告訴我，親愛的，你怎麼樣？你昨天好像不大好呢。」我怯怯地說。

「是的……我今天頭還稍爲有點痛，」她心神不在地回答說，「你看到我家里什麼人嗎？」  
「沒有。我要明天去呢。明天是星期，你知道……」

「嗯，知道什麼？」

「親王晚上要來呀。」

「唔？我並沒有忘記。」

「不，我只是……」

她正面對我站着，注意地朝我臉孔看了很久。她眼睛里有一種堅決的頑強的神氣，近乎激昂和憤怒的。

「喂，萬尼亞，」她說，「仁慈一點，走罷，你煩擾了我呢。」

我從椅子上站起來，望着她，驚愕得說不出來。

「娜泰莎，親愛的，怎麼回事啊？發生了什麼呀？」我驚惶地叫起來。

「沒有什麼。你明天都會知道的。但是，現在我要一個人在這里。聽見嗎，萬尼亞？馬上去罷。我受不住，我看着你受不住呢！」

「但是至少告訴我……」

「你明天都會知道的！啊，我的天！你走不走啊？」

我走出去。我是那樣不能自主，簡直不知道我在做些什麼了。馬芙拉奔出到過道里來，迎接我。

「什麼，她發了脾氣嗎？」她問我，「我怕走近她呢。」

「但是她是有什麼事情啊？」

「唉，我們那位少爺，最近三天來沒有露面哩！」

「三天！」我驚愕地重複一遍，「怎麼，她昨天還告訴我，說他早晨來過，晚上還要來哩，……」

「她說嗎？他早上絕不會到我們這邊來過！你知道，我們眼睛三天不會碰見他呢。你是說，她昨天告訴你，他早上來過嗎？」

「是的，她那樣說。」

「唔，」馬芙拉沉思着說，「她連你都不肯告訴，這一定是傷了她的心了。哼，他是個混蛋！」

「但是這是什麼意思呀？」我叫。

「這是說我不知道該對她怎麼辦，」馬芙拉聳起兩隻手說，「昨天她叫我到他那里去，但是兩次我要動身了，她又把我叫回來。今天她連話都不肯跟我說了。只盼望你能看到他。我現在是不敢離開她了。」

我控制不住自己，向樓梯下面猛衝下去。

「你今天晚上來嗎？」馬芙拉追在我後面喊。

「我們看罷，」我朝上面答應她，「我定跑到你那里來問她怎麼樣的，只要我自己還活着的」



話。」

真的，我是感覺有什麼東西刺到我的心窩上了。



## 第十章

我一直到亞歷沃沙那里去。他跟他爸爸住在小摩斯加雅。華爾戈夫斯基親王有一層相當寬大的樓面，只他一個人住着。亞歷沃沙在樓面裏有兩間華麗的房間。我很少去看他，我相信以前只去過一次，他却常常來看我，特別是在最初，當他和娜泰莎發生關係的初期。

他不在家。我一直到他房間里，寫一張這樣的條子給他：

亞歷沃沙，你好像有點失心的樣子了。星期二晚上，你父親親自請求娜泰莎俯允做你妻子，你對於這事非常高興，這是我親眼看到的。你必須承認你的行爲有點奇怪。你知道你是對娜泰莎做了什麼嗎？無論如何，這張條子是提醒你，你——你未來妻子的行爲是極端不合和輕佻的。我很知道，我沒有權利來教訓你的，但是我毫不顧慮這一點。

她完全不知道這封信的事情。事實上也不是她要我這樣做的——又及。

我封好信，留在桌子上。那用人回答我說，亞歷克舍·披特羅維契很少在家，非得早晨一兩

點鐘不肯回來的。

我幾乎不能回家了。我給眩暈所壓倒了，我的腿無力而且發抖。我的門開着。尼古拉·舍基伊契坐着在等我。他坐在桌子旁邊，帶着沉默的驚奇在望着愛里娜，而她也帶着同樣程度的驚奇在望着他，不過她却是一種頑強的沉默。「一定的，」我想，「他該覺得她奇怪了。」

「喂，我的孩子，我等了妳整整一個鐘頭呢，我必須說，我絕想不到看到……像這樣的事情，」他接下去說，朝屋子四周望了一轉，朝着愛里娜做一個幾乎覺察不到的手勢。

他臉上表示出驚異。但當我更靠緊地看他的時候，我注意到他有種激動和憂傷的樣子。他的臉比平時更蒼白了。

「坐下，坐下，」他帶着一種恍惚的和焦灼的神氣說，「我是很要緊到你這兒來的。我有點事情要對你談。可是怎麼一回事？你臉色不大對呀。」

「我不舒服，我已經頭暈一天了。」

「啊，當心點，不要疏忽。你有沒有受涼或什麼吧？」

「沒有，這是一種神經的襲擊。我常常有的，但是你也不舒服嗎？」

「沒有，沒有！沒有什麼；這只是興奮。我有點事情跟你談。坐下罷。」

我拉過一把椅子，朝着他靠桌子坐下來。老人向我俯身過來，半低聲的說：

「記住，別望着她，裝作我們在談別的事情似的。你找來的這個客人是什麼樣的人呀？」

「我以後向你解釋罷，尼古拉·舍基伊契。這可憐的小姑娘在這世界上是絕對孤獨的。她就是在這里住過後死在糖果店里的那個老斯密司的外孫女。」

「哦，那末他有一個外孫女哪！噫，我的孩子，她是一個古怪的小東西哩！她怎樣癡望着，她怎樣癡望着呀！我老實告訴你，你如果再不來，我不能再忍受五分鐘了。她簡直不肯開門，一直沒有說過一句話！這真是不可思議；她簡直不像一個人，但是她怎樣到這裏來的呢？我猜她或者沒有知道她外公死了，是來找他的？」

「是的，她非常的不幸，那老人臨死時候是想着她的。」

「哦，她很像她外公呢。你過後要告訴我的。如果她是這樣不幸，也許人家可以想法幫她幫忙。可是眼前，我的孩子，你是不是可以叫她走開，因為我有點重要事情跟你談呢。」

「可是她沒有地方去呢，她是住在這裏的。」

我儘可能的用簡短的話向他解釋，並且告訴他，有什麼在她前面說不妨，因為她還只是一個小孩子。

「當然……她還是一個小孩子。但是你却教我吃驚。她跟你住在一起！我的好天爺！」於是老人又驚愕地望着她。

愛里娜覺察到我們在講她，默默地坐着，低垂了頭，用手指扯着沙發的邊緣。她已經穿了她的新衣服了，那完全合她的身。也許是爲了這新衣服的緣故罷，她頭髮比平時更仔細地梳理過，總之，如果沒有她表情上那種奇怪的野性，她已經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姑娘了。

「我所告訴你是簡單明白的，」老人又說起來，「這是一件長久的事情，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坐着，帶了一種嚴重和沉思的神氣望着地下，雖然他性急而且要「簡單明白」，可是却找不出話來開頭。「有什麼事了？」我驚異着。

「你知道，萬尼亞，我是來請求你幫一個很大的忙的。但是首先，……我現在明白，我應該先向你解釋某種環境，……很不容易處理的環境。」

他廓清喉嚨，偷偷地望了我一眼；一望，臉孔就紅起來，臉一紅，又忿恨自己失態了。他忿恨着，吃力地說下去。

「唉，這有什麼好解釋的呢！你自己明白的！總括一句話，我要向華爾戈夫斯基親王提出決

鬥了，我請你爲我布置並且作我的副手。」

我仰跌在椅背上，向他凝視着，驚愕得不知所措了。

「唉，你欲望些什麼呀，我沒有發瘋啊。」

「但是，原諒我，尼古拉·舍基伊契！你拿什麼名義呢，爲什麼目的呢？而且事實上怎麼可能呢？」

「名義！目的！」老人叫起來「那很好！」

「好啦，好啦，我懂得你要說什麼；但是你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你決鬥會得到什麼呢？我得說，我不明白這個。」

「我想你不會明白的。聽着，我們的官司是結案啦（這幾天裏就要結案的。只要等一點手續

了）。我是輸了。我得付一萬塊錢；這是法院的判決。伊契曼耶夫加田莊作爲抵押。所以現在那卑鄙的傢伙是得到他的錢了，而我得賣掉伊契曼耶夫加來付清他的賠償費，纔算是一個自由的人哩。現在我可以抬起頭來說了，「這兩年來，尊貴的親王，你是用盡種種方法侮辱我了；你污損了我和我家族的名譽了。而我得被強迫來忍受這一切！那個時候我不能挑你決鬥。那時你會公開說，「你這刁滑傢伙，你預知官司遲早要判決你付錢的，你就想殺死我，可以不必付錢哩。不，

先讓咱們看官司怎樣結案，那時你再向我挑起決鬥罷。」現在，尊貴的親王，官司是結案啦，你是贏啦，那末現在是沒有困難了，你可高興在決鬥場來碰碰我嗎？」這就是我所要告訴你的。你以為怎麼樣，爲了一切，爲了一切，難道我沒有權利爲我自己報仇嗎？」

他的眼睛裏閃出光來。我望了他很久沒有說什麼。我要刺入到他秘密的心裏。

「聽，尼古拉·舍基伊契，」最後我說了，決心要說出那真正的一點來，沒有這，我們彼此不會理解的，「你能對我完全公開嗎？」

「我行，」他堅決地回答說。

「明白告訴我，是不是只因爲報仇的心情鼓動你向他挑起決鬥，還是有其他的目的呢？」

「萬尼亞，」他回答說，「你知道，我不能讓什麼人來觸到我某些點的，但是現在我作一次例外。因爲你，同着你清楚的眼光，是立刻會明白，我們是無法避開這一點的，是的，我是還有其他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保全我的女兒，把她從毀滅的路上救出來，近來的事情正在把她趕向那條路上哩。」

「但是你憑這次決鬥怎樣去拯救她呢？這是問題呀。」

「去阻止他們中間正在計劃的那一切呀。聽着；別以爲我是被做父親的慈愛或這一類弱點所

激動了。這一切都是廢話！我對誰也不顯示我自己心底裏的意思的。甚至你也不知道。我的女兒已經拋棄我了，已經跟一個愛人離開我的家了，而我也就把她扔出心外了——我從當天晚上起就扔掉她——你記得嗎？你假如曾經看到我伏在她的畫像上哭過，那並不是說我要饒恕她，我那時並沒有饒恕她。我是爲我失去的幸福哭，爲我空幻的夢想哭，並不是爲現在她這種樣子哭。我或許是常常哭泣的。我並不羞於承認這個，正如我並不羞於承認，我會經愛過我的孩子，比世界上一切東西都愛。這一切似乎會誤會到我目前的行爲上，你也許會對我說，『如果是那樣，如果你對於她的命運毫不關心，你已經不看她是你的女兒了，那末你爲什麼要干涉他們所計劃着的陰謀呢？』我回答你：第一，是因爲我不要让那些卑鄙而奸詐的人得到勝利；第二，這是出於人的常情。如果她既然不是我的女兒，那末她是一個沒人保護而且被欺騙的一個柔弱的人了，她還在繼續被他們更欺騙，那會使她完全被毀滅的。我不能直接去干涉，但是用一次決鬥去間接干涉，我是能够的。假如我是給殺死了，或者我的血是流了，當然她不會踏過我們的決鬥場，或許踏過我的屍身，去跟我兇手的兒子結婚，好像那個國王的女兒（你記得嗎，在那本你從前用來朗誦的書裏的？）會驅着戰車跨過她父親的屍身罷？此外，如果鬧到決鬥的話，我們那些親王老爺們就不會顧到他們自己的婚姻了。一句話，我不要再那個婚姻，我要盡我所能做到的一切去阻止它。現在



你明白我了罷？」

「不，如果你希望娜泰莎好，你怎麼能決心去阻礙她的婚姻，那是可以樹立她好名聲的一件事情啊？她的前面還有她的一生；她需要她的好名聲呀。」

「她應該唾棄世俗的意見。她是應該這樣去看事情的。她應該認識她在這婚姻中最大的恥辱就是跟這些下流的人，跟這個卑劣的社會去發生關係。一種高貴的驕傲——這應該是她對這世界的回答。那時我也許答應伸手給她，之後咱們來瞧，誰敢說我的孩子不要臉呀！」

這樣一種拚命的理想把我愣住了。但是我立刻看到他不是正常的狀態，他是在氣憤中間說着的。

「那太理想了，」我回答說，「而且因此是殘酷的，你要求她要有一種力量，這也許她出世的時候，你就不會給她。你以為她同意這個婚姻是因為她想做一位親王夫人嗎？啊，她是在戀愛，這是愛情；這是命運啊！你盼望她輕視世俗的意見，而你自己在這種意見前面低頭了！親王侮辱過你，公開的攻擊過你，說你有種卑劣的陰謀要跟他們親王家庭去聯姻，而你現在以為在他們那面正式提出結婚之後，她如果去拒絕他們，這纔是對於那舊日的毀謗底最圓滿和最明白的駁斥了。這就是你想借此來達到目的。你是在服從親王的意見啊，你努力要使親王承認他的錯誤。」

你是希望使他成爲夫納，爲你自己報仇，而因此你就要犧牲你女兒的幸福。這不是自私嗎？」

老人憂鬱地，蹙起眉頭坐着，很久他沒有回答一句話。

「你對我不公平，萬尼亞，」他最後說，睫毛上閃爍着一滴眼淚。「我敢說，你是不公平的。可是讓我們別談這個罷！我不能在你面前把心底里的東西都翻出來。」他站起來，拿起他的帽子，接着說。「有件事我得說——就是你講到的我女兒的幸福。我對於這種幸福是絕對地和認真地沒有信心的。而且即使沒有我的干涉，這婚姻也是不能成功的。」

「怎麼呢？什麼使你這樣想呢？也許你知道一些什麼罷？」我驚奇地叫起來。

「沒有，我沒有知道什麼特別的事情。但是那可咒的狐狸是決不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來的。這全是胡說，全是一種圈套。我深信這個，記住我的話，事情的結果會定這樣的。其次，如果這婚姻能够成功——那只有是在那個流氓想從這婚姻上取得什麼特殊的神秘的利益時候纔行，（那種誰也不知道的利益，我更是完全茫然的）——那末，告訴我，問問你自己的心，她在這婚姻中會幸福嗎？侮辱，屈服，同着她那個配偶，一個卑劣的孩子，他已經對她的愛厭倦了，他一結了婚，立刻就會看不起她，侮辱她和屈辱她的。同時，他變得越冷淡，她自己的情感就會越變得強烈；嫉妒，痛苦，地獄，離婚，或甚至犯罪……不，萬尼亞，如果你們都是向這樣結局做下去，

你也參加在內，那你再爲這件事對上帝負責的。我警告你，雖然到了那時已經遲了！再會。」

我阻住他。

「聽，尼古拉，舍基伊契。讓我們決定再等一下。讓我確實告訴你，並不只一雙眼睛在注意着這件事情啊。也許這事情本身就可以用最可能的方法來解決，無需暴烈的手段或矯作的干涉，例如決鬥之類。時間是最好的裁判人。最後讓我告訴你，你的全部計劃是完全不可能的。你能不能想一想，親王會接受你的挑戰嗎？」

「不接受？你這什麼意思呀？」

「我敢說他不會接受；相信我，他會找出一種完全滿意的方法來脫身的，他似這一切還會裝出一副假作的矜貴樣子，而同時你却要變成被嘲笑的目標了。……」

「憑我的話，我的孩子，憑我的話，你只是來壓服我的！他怎麼能够拒絕呢？不，萬尼亞，你只是一個瞎吹的，一個十足瞎吹的！怎麼，你以爲他跟我打架有什麼不相稱嗎？我跟他走一樣行呀。我是一個老頭子，一個被侮辱的父親。你是一個俄國著作家，那末也是一個高貴的人物。你可以做個副手，而……而……我想不出你還要些什麼……」

「噫，你要明白，他會首先向你提出那樣道歉，說你得先明白你跟他打架是完全不可能。」

「哼！……很好，我的朋友。隨你自己罷！我要等一些時候，那就是。我們會明白等些時候有什麼用。但是有一件事，我親愛的，請答應我，你不要把這些話到『那邊』去說，也不要跟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去說。」

「我答應。」

「還有一件事情要你答應，萬尼亞，別再提這件事情了。」

「很好，我答應。」

「還有一個請求：我知道，我親愛的，這對你也許是乏味的，不過還要請你儘可能常到我們那邊去看看我們。我那可憐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是那麼喜歡你，而且……而且她沒有你就那麼可憐相，……你要明白，萬尼亞。」

他熱烈地壓着我的手。我用我全副真心答應他。

「現在，萬尼亞，這是最後的不好開口的問題了。你可有錢嗎？」

「錢？」我驚奇地重複一遍。

「是的。」（老人臉孔飛紅，望着地下了）「我看你，我的孩子，看你的住屋……看你的景況……我又想你還有其他外邊的花費（你現在也許就有），那末……這兒，我的孩子，一百五十

個盧布作爲第一次付款……」

「一百五十！作爲第一次付款。你可是剛輸了官司呀！」

「萬尼亞，我看你一點也不明白我！你會有『例外』需要的，明白這一點。在某種情形下，錢對於一種獨立的地位，一種獨立的決定是有幫助的。也許你現在並不需要，難道你將來也不需要嗎？無論如何，我是要把這留給你的。這是我所能收起來的全部。如果你不花掉，你將來可以還我的。那末再會了。我的天，你多蒼白呀！怎麼，你是很不舒服……」

我沒有拒絕，把錢收下了。很明白他爲什麼留錢給我。

「我簡直站不起來了，」我回答說。

「你要當心你自己，萬尼亞，親愛的！今天不要出去了。我會告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你現在的情形。你該請一個醫生罷？我看你明天怎麼樣？我只要自己兩隻腿挪得動，我無論如何會設法來的。現在你最好躺下吧……好，再會，再會，小姑娘；她把身體背過去哩！……着我親愛的，這兒另外有五個盧布，這是給那孩子的，不過別告訴她是我給的。替她化上就是了。買點鞋子或襪衣給她。她需要這一類東西的。再會了，我親愛的……」

我陪他走下到大門口。我要去請看門人替我買點吃的東西來。愛里娜還不會吃中飯呢。

## 第十一章

但是我剛回到鼻面，就覺得頭旋起來，倒在房間的中央了。我什麼也不記得，只聽見愛里娜一聲銳叫。她握緊她的手，奔過來扶住我。這是留在我記憶里的最後一剎那……。

當我回復知覺，我發覺已經躺在床上了。後來愛里娜告訴我，她靠買了食物回來的看門人底幫助，纔把我抬到沙發上。

我醒來好幾次，老看見愛里娜憐憫和焦灼的臉孔俯在我身上。但是我記得這一切都好像在夢裏，好像通過一層霧似的，那可憐的孩子底可愛臉孔一閃一閃的映到我眼里，由於我的昏迷，好像是一種幻象，又像是一幅圖畫。她拿些什麼給我喝，整理我的床毯，或者帶着一副憂愁和受驚的臉色坐着望住我，用手指撫摸我的頭髮。有一次我還記得她在我臉上柔和的親吻。另外一次，我忽然在夜裏醒來，借着放在我旁邊桌上的快要燒完底蠟燭光，我看見愛里娜躺着，臉孔放在我的枕頭上，她溫暖的臉頰貼着我的手，她蒼白的嘴唇在不安的睡眠中間半張着。但是我完全恢復

我的知覺是在第二天清早。蠟燭已經燒完了。朝陽底鮮艷的玫瑰色曙光已經在牆上遊戲。愛里娜坐在桌子旁邊，睡着了，疲乏的小腦袋枕在我的左臂上。我還記得，我好半天注視着她孩子般的臉孔，即使是在睡夢中間，那臉上也罩滿着一種小孩子氣的憂鬱和一種奇怪的痛苦的美麗。臉色是蒼白的，長睫毛覆在她瘦削的臉頰上，深黑色的頭髮濃厚地打着一個草率的結，披在一旁。她另外一隻臂膀放在我的枕頭上。我極輕地吻着這條瘦小的臂膀。但這可憐的孩子却沒有醒，雖然她蒼白的嘴上有一絲微笑輕輕地閃過。我繼續注視着她，又平靜地沉入到一次酣熟的復原的睡眠中間了。這一次我差不多一直睡到中午。我一醒來，覺得差不多完全復原了。四肢有種疲乏而沉重的感覺，這只是病的痕跡罷了。我從前也常有這種突然的神經襲擊；我很清楚這個病。這種襲擊大概二十四小時就過去，雖然當時那病象劇烈而且兇猛的。

這時快近中午了。我第一件看到的東西是昨天我買來那窗帷，現在是掛在屋角的一條繩子上。愛里娜安排着的，把屋角遮起來，隔成她自己一個單獨的房間。她正坐在爐子前面燒水。看見我醒來了，她愉快地一笑，立刻向我走過來。

「我親愛的。」我說，拿起她的手，「你照顧了我一整夜哩。我不知道你竟是那樣的仁慈。」

「你怎麼知道我是照顧着你呢？也許我是整夜都睡着呀，」她說，帶着一種害羞和好意的狡  
 猾望着我，同時對她自己的話又不好意思地臉紅了。

「我醒着，看到你。你直到天快亮的時候纔睡熟的。」

「你要喝點茶嗎？」她打斷我，似乎覺得繼續談下去是很困難了。凡是一切細心地謙和的人  
 和認真地忠實的人，被人家稱讚的時候往往都是這樣的。

「我要，」我回答說，「但是昨天你吃過中飯嗎？」

「我沒有吃中飯，不過吃了晚飯了。那看門人拿來的。可是別講話罷。靜靜也躺着，你還不  
 會完全好呢，」她接着說，拿了一點茶來，坐在我的床邊。

「靜靜躺着，真的！我要靜靜躺着，不過躺到天黑，我得要出去，我當真一定得去，里諾契

加。」（中譯註）

「啊，你一定，一定嗎！你去看誰？不是昨天來過的那位先生罷？」

「不，我不是到他那里去。」

「好的，我高興你不是到他那里去。昨天就是他煩擾了你的。那末是到他女兒那里去嗎？」

（中譯註）里諾契加是愛里娜的暱稱，俄國人名常如此。



「你怎麼知道他女兒呢？」

「昨天你們說話我全聽見的，」她望着地下說。她的臉上浮上一層陰影。她蹙起眉頭來。

「他是一個可怕的老人呢，」她接着說。

「你一點不理解他。相反的，他是一個極仁慈的人哩。」

「不，不，他是惡毒的，我聽見哩，」她帶着確信說。

「怎麼，你聽見什麼？」

「他不肯饒恕他的女兒。……」

「但是他是愛她的。她曾經對他很不好；而且他是替她焦灼着和憂慮着的。」

「他爲什麼不饒恕她呢？他不饒恕她，她就不應該回到他那里去。」

「怎麼呢？爲什麼不應該呢？」

「因爲他不配她來愛他，」她激烈地回答說，「讓她永遠離開他，讓她去討飯，而且讓他看着他女兒去討飯去遭不幸罷。」

她眼睛里冒着火，她臉頰漲紅了。「她話的背後一定有些什麼意思，」我想。

「你要送我去的就是他家里嗎？」她歇了一下接着問。

「是的，愛里娜。」

「不，我不如到別處當傭人去。」

「唉，你這些話多麼不對呀，里諾契加！而且是怎樣的廢話呀！誰來僱你去當傭人呢？」

「隨便那個農民，」她不耐煩地回答說，樣子越發沮喪了。

她顯然是激怒了。

「一個農民是不要僱用像你這樣一個女孩子去替他做工的。」我說，笑了起來。

「那末，一個紳士的家庭里。」

「你這樣脾氣要住到一個紳士家庭里去！」

「是的。」

她越變得激怒，她的回答也越發粗莽了。

「但是你決受不住。」

「不，我受得住。他們罵我，我就存心不說話。他們打我，可是我不開口，我不開口，讓他

們打我罷——我無論怎樣都不哭。那比哭還要使他着惱哩。」

「真的，愛里娜！多麼烈性，而你又是多麼驕傲啊！你大概是看見過太多的困苦了……」

我站起來，走到我的大桌子旁邊去。愛里娜依舊坐在沙發里，夢幻地望着地板，和扯着沙發的邊緣。她沒有說話，和驚奇着她是不是對我的話在發脾氣。

我站在桌子旁邊，機械地打開我昨天帶回來作爲編輯上用的書籍，漸漸地我給那些書吸引住了。我常常是這樣：打開一本書要去找些什麼，但是一讀下去，就把什麼事情都忘記了。

「你常常在寫些什麼？」愛里娜帶着一種怯怯的微笑問，輕輕地走到桌子旁邊來了。

「各種各樣的東西，里諾契加。他們爲這個給我錢哩。」

「做呈文嗎？」

「不，不是做呈文。」

於是我儘我可能向她解釋，說我寫着關於各種人民的各色各樣的故事；由這些故事做成的書叫做小說。她帶着極大的好奇傾聽着。

「你寫的都是真的嗎？」

「不，我造出來的。」

「既然不是真的，那你爲什麼寫呢？」

「唉，這兒，讀一讀它。你瞧這本書，你已經看過的，你可以讀，你能够讀嗎？」

「是的。」

「好，那末你會懂得。這本書是我寫的。」

「你？我要讀它的……」

她顯然是想說些什麼，但是覺得不容易說，而且又是在高度興奮中間。她的問話底下是藏着些什麼意思。

「他們爲這個給你很多錢嗎？」她最後問。

「這得碰着看。有時很多，有時什麼也沒有。因爲作品寫不出來。這是很艱難的工作啊，里諾契加。」

「那你不是有錢的了？」

「不，沒有錢。」

「那末我要做工來幫助你。」

她迅速地瞟了我一眼，臉紅了，垂下她眼睛，向我走上兩步，突然把臂膀圍着我，她的臉緊緊地貼着我的胸脯了；我驚愕地看着她。

「我愛你……我不是驕傲的，」她說，「你昨天說我驕傲。不，不，我不是那樣的，我愛

你。你是關心我的唯一的人啊！……」

但是眼淚把她窒息住了。一會兒以後，眼淚狂湧出來，正和昨天一樣的猛烈。她在我前面跪下來，吻着我的手，我的腳……

「你關心我！」她重複着說，「你是唯一的，唯一的。」

她驟地抱着我的膝蓋，她壓迫了那麼久的感情在不能控制的突發中一下子爆發出來了。我憶得這種心腸底奇怪的倔強，它可以暫時的逡巡地掩藏着它的感情，而當它表達和發洩的需要逐漸強烈的時候，它就越發粗暴，越發倔強，直到那無可避免的爆發到來，那時整個的存在都忘記了，而讓它屈服在愛的渴求，感激，愛情和眼淚之下了。她啜泣着，直到她變成歇斯迭里的樣子。我用了力氣，把她臂膀鬆開來，抱起她，把她弄到沙發去。她繼續啜泣了很久，把臉孔藏在枕頭里，好像不好意思看我似的。但是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把它壓在她的心口上。

漸漸的，她平靜一點了，但是仍然沒有向我抬起臉來。有兩次，她眼睛掠過我的臉孔，眼睛裏有一種深深的溫柔，和一種怯怯的和羞縮的感情。

最後，她臉一紅，微笑起來。

「你好一點了嗎？」我問，「我多情的小里諾契加，我痛苦的小孩呀！」

「不是里諾契加，不是……」她低聲地說，依舊把臉孔躲開我。

「不是里諾契加？那末是什麼？」

「尼麗。」

「尼麗？爲什麼要是尼麗？只要你喜歡那也好；這倒是一個極漂亮的的名字呢。我就這樣叫你罷，如果你希望我叫。」

「這是我媽媽叫我的，沒有別人叫我這名字，沒有別人，只有她……而我也不要什麼人叫我這名字，除開我的媽媽。但是你就這樣叫我罷。我要你叫，我要始終愛你，始終。」

「一顆可愛而驕傲的心啊！」我想，「我費了好久時光纔獲得叫你尼麗的權利啊！」但是現在我知道，她的心是永遠給我獲得了。

「尼麗，聽着，」她更加平靜一點的時候我就說，「你說，除了你媽媽以外沒有人愛過你。難道真的你外公也不愛你嗎？」

「不，他不愛我。」

「可是你爲他哭過；你記得嗎，這兒，在扶梯上？」

她約莫有一分鐘沒有說話。

「不，他不愛我……他是惡毒的。」  
一種痛苦的神情浮上她的臉孔。

「但是我們不應該太苛刻的判斷他，尼麗，我想他年紀越大就越發孩子氣了。他死的時候好像瘋了一樣。我告訴過你他是怎樣死的。」

「是的，但是他只有在最後一個月里纔開始完全失神的樣子。他會整天的坐在這裏，如果不是我進來，他會兩天三天不吃也不喝這麼坐過去。他以前却比較好麼。」

「你說『以前』是什麼意思？」

「在媽媽死以前。」

「那末是你送吃喝的東西給他的了，尼麗？」

「是的，我常常這樣。」

「你那里尋來的呢？從白勃諾夫夫人那里嗎？」

「不，我從不向白勃諾夫那里拿什麼東西的，」她用震慄的聲音着重地說。

「你那里去弄來的呢？你沒有什麼東西的，不是嗎？」

尼麗變得可怕地蒼白，沒有說什麼，她向我作了很久很久的注視。

「我常常到街上去討……我一有了五個戈貝克，我就替他去買麵包和鼻煙……」

「他讓你去嗎！尼麗！尼麗！」

「起先我沒有告訴他。但當他發覺以後，他却常常叫我去，我常時站在橋上，向過路的人求討，他就在橋的附近走來走去，他一瞧見人家給我錢，就向我奔過來把錢拿去，好像我要藏起來不給他似的。」

她說着的時候，笑出一絲諷刺的痛苦的微笑。

「這都在我媽媽死了的時候，」她接着說，「之後，他就好像發瘋了。」

「那麼說，他一定很愛你的媽媽了。他怎麼不跟她住在一塊呢？」

「不，他不愛她……他是惡毒的。不肯饒恕她……好像昨天那老頭子一樣。」她靜靜地說，幾乎是種低語，而且越來越蒼白了。

我駭然了。整個戲劇的情節好像在我眼前閃亮出來。那可憐的女人是死在棺材匠的地窖里的，她的孤女不時到外公那里去，他是咒咀過她媽媽的，這就是那個在他的狗死掉以後在糖果店里快死的古怪的發瘋老人。

「亞助爾加本來是我媽媽的狗，」尼麗忽然說，回想起什麼微笑起來，「外公從前是非常愛



我媽媽的，當媽媽離開他的時候，就把亞助爾加留下來了。這所以他那麼喜歡亞助爾加。他沒饒恕我媽媽，但是那狗一死，他也就死了。」尼麗接着粗暴地說，那帶笑從她臉上消失。

「他從前是做什麼的，尼麗？」我歇了一下又問他。

「他本來有錢的……我不知道他是做什麼的，」她回答說。「他有某種工廠，媽媽這樣告訴我的。起先她以為我太小，所以什麼事情都不告訴我。她常常吻着我，跟我說，「你會知道一切事情的，那時候會到來，你將知道一切事情的，可憐的，不幸的孩子呀！」她常常叫我可憐和不幸的。有時夜裏她以為我睡着了（雖然我是故意裝睡着的），她常常看着我哭，她會吻着我並且說「可憐的，不幸的孩子呀！」」

「你媽媽是怎樣死的？」

「害癆病死的，這是六個禮拜以前。」

「你記得你外公有錢時候的情形嗎？」

「那時我可還不會生出來，媽媽在我出生以前就離開外公了。」

「她同誰去的？」

「我不知道，」尼麗輕柔地說，似乎有點躊躇，「她到外國，我是在那里生的。」

「外國？什麼地方？」

「在瑞士。我到過一切地方。我還曾住到過意大利和巴黎。」

我吃驚了。

「這一切你全記得嗎，尼麗？」

「我記得很多。」

「你俄文爲什麼又這麼好呢，尼麗？」

「媽媽在從前就教我俄文了。她是俄國人，因爲她的媽媽是俄國人。但是外公是英國人，不過他也恰像一個俄國人。當我們一年半前到俄國的時候，我已經完全學會了。媽媽那時就病了。

之後我們越來越窮。媽媽常常哭，起初他在彼得堡找我外公，找了很久一個時候，常常哭着說她對他不好。她是多麼會哭啊！當她知道外公也是窮了，她比以前哭得更多了。她常寫信給他，而他却從不回答。」

「你媽媽爲什麼回到這兒來呢？就只是爲找她的父親嗎？」

「我不知道。但是在那邊我們是那麼快樂的，」尼麗的眼睛閃耀起來，「媽媽經常跟我住在一起。她有一個朋友，一個跟你一樣的仁慈的人。他在她離開以前原來就認識她的。但是他在那

里死了，於是媽媽回來了……」

「那末你媽媽就是同着他離開你外公的嗎？」

「不，不是同他。媽媽是同另外一個人走的，他把她丟了……」

「他是誰，尼麗？」

尼麗瞟了我一眼，沒有說什麼。她顯然是知道同着她媽媽出走而或許就是她父親的那個人底名字的，要她說出那個名字，即使是對我說，這在她是不痛苦的。

我不願拿些問題去煩惱她。她的性格是一種奇怪的性格。雖然她抑制着她的衝動，然而總是神經過敏和烈性的，雖然她在驕矜和緘默的藩籬後面防衛着自己，然而却是可愛的。雖然她用全副心腸在愛我，用最坦白和真實的愛在愛我，差不多是和愛她一提起就不能沒有痛苦底死去的媽媽一樣，可是在我和她認識的所有時日中，她畢竟還是很少時候對我毫無隱諱的，除開那天以外，她很少感到要跟我談談過去的事情；而且相反，她似乎對我謹嚴地矜持着，可是在那天，由於打斷她故事底涇涇的悲泣，她却在幾個鐘頭中間把她記憶中這一切最悲苦和最慘痛的事情都告訴我了，而我也永不會忘記這個可憐的故事，但是大部分我將以後再來敘述……

這是一個可怖的故事。這是關於一個被遺棄的，在幸福被毀滅，遭受疾病，困乏，被每一個

人所摒棄，又被她所能冀希的最後一個人——曾經一度被她所錯待過，後來爲了難忍的痛苦與屈辱而發瘋底她的父親——所拒絕之後還活着的一個女人底故事。這是關於一個被逼得絕望，在彼得堡寒冷而污穢的街上，同着她當作嬰孩般的小女孩去求乞的女人底故事；是關於一個女人在潮濕的地窖裏瀕死地躺了幾個月，而她的父親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刹那還沒有饒恕她，只有到最後一刹那，他追悔起來要趕去饒恕她的時候，可是他在世界上比什麼都鍾愛的那個女人却已經是一具冰冷的屍首了底故事。

這是關於那個瘋老頭子跟他那小外孫女——她雖然還是個小孩子，却已經理解有些人在他們平穩而舒適的生活中過了許多年月也不會理解的許多事情了——底神秘難解的關係底故事。這是一個悽慘的故事，是在彼得堡的沉悶天空下，在廣大城市的黑暗秘密角落里，在生活底眩目的沸騰中間，在陰沉的自私，利益的矛盾，黑暗的罪惡和秘密的犯罪中間，在愚蠢而反常的生活底最下層地獄中間所常常扮演的許多悽慘而悲苦的戲劇中間底一個故事……

但是這故事將在以後再來敘述了……







## 第一章

當我從陰鬱的夢魘中醒來，回復現狀之前，暮色已經籠罩下來，天已經黑了。

「尼藍，」我說，「你在害病又在煩惱，而我却只得讓你一個人在流淚和苦惱中留着，我親愛的！原諒我罷。讓我告訴你，那邊另外還有一個曾經被愛過而沒有被饑怒的人哩，她是不幸的被侮辱的和被遺棄的。她正在等着我哩。聽了你的故事以後，我覺得我的心被她所吸引了，因此我忍不住不能不立刻就去看着她，這分鐘里就去。」

我不知道她是否懂我說的這一切，我是被她的故事和我的病攪得心煩意亂；但是我疾奔到娜泰莎那里去，我到的時候已經遲了，有九點鐘了。

在街上，我看到一輛馬車停在娜泰莎住的房子門前，我猜想這是親王的馬車。進門的路要穿過院子的。我剛開始走上樓梯，聽見我上面一段樓梯上，有人小心地在摸索着路，顯然他對這地方是不熟悉的。我想這一定是親王了，但是立刻我又懷疑起來。那位來客一壁往上爬，一壁停



的抱怨和咒咀這樓梯，他越往上走，他的語調就越發強烈，越發粗暴起來。自然，那樓梯狹窄的，骯髒的，峻陡的，而且從來不點燈的，但是我到第三層樓上聽到的竟是那一種語調，那使我不能相信這會是親王！那位往上走着的紳士竟是和車夫一樣的在咒罵着呢。但是第三層樓上有點微弱的亮光；娜泰莎的房門口燃着一盞小燈。我在門口趕上了那來客，而我是多麼吃驚啊，當我認出正是華爾戈夫斯基親王！我猜想，他這樣出乎不意的碰見我，是極端不快的。最初一刹那，他還不會辨認出我，但是突然他全部臉已都改變了。最初那種憤怒和憎恨的眼色消融在一種和藹的，愉悅的表情里了。他帶着格外的高興向我伸出兩隻手來。

「啊，是你呀！我快要跪下來感謝上帝保全我的性命哩！你聽見我咒罵嗎？」

於是他帶着極溫和的樣子大笑起來。可是忽然他臉上裝出一副懇切和焦慮的表情。

「亞歷沃沙怎麼能讓娜泰莎·尼古拉愛芙娜住在這樣一個地方呢！」他搖着頭說，「這就走那些所謂細節，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性格。我替他焦心哩，他原是好性情的，他有一顆善良的心，但是這兒你已經看到一個例子：他是瘋狂地在戀愛，可是他却把他所愛的姑娘放在這樣一個洞窠裏，我甚至還聽說她有時連吃的東西都不够哩，」他低聲地補了一句，在找門鈴的拉手。「我一想到他的將來，就頭痛，而尤其想到安娜·尼古拉愛芙娜的將來，當她做了他妻子，我更頭痛；

……

他叫錯了名字，却不會注意到，因為他找不着門鈴的拉手正在煩躁呢，可是這兒却是沒有門鈴的。

我拉拉房門的拉手，馬芙拉立刻打開門來，慌亂地迎接我們。在廚房裏——這廚房是用座木屏風把小過道隔成的——從一道開着的門裏可以看到有些什麼預備；一切東西都和平日有異不同，乾潔而且洗擦過了；爐子里生着火，桌子上放着一些新的陶器。這顯然是等待着我們。馬芙拉奔過來幫我們脫去外衣。

「亞歷沃沙在這兒嗎？」我問他。

「他不在這兒。」她神秘地低聲說。我們走進到娜泰莎那里去，她房間里却沒有什麼特別準備的樣子。什麼東西都和平日一樣。不過她房里什麼東西經常就是那麼整潔和可愛的，也就無需再整理了。娜泰莎面着門來迎接我們。我被她臉上那種消瘦的神色和極端的蒼白所震驚了，雖然這會兒她那沒有血色的臉頰上却泛出一層紅暈。她的眼睛是發熱的。她沒有說話，匆促地向親王伸過手去，顯然是昏亂而激動的。她對我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瞟一下。我默默地站住等待着。

「我來啦！」親王帶着友情的愉快說，「我纔回來幾個鐘頭呢。這些日子我我一直不會忘記

遞你哩」(他柔和地吻着她的手)「我是多麼的多麼的想念你呵，我走多麼的想跟你談天啊……好啦，我們可以傾心吐肺的談一會了！首先，我那個無頭無腦的孩子，他還不會來……」

「原諒我，親王，」娜泰莎紅着臉，窘惑地打斷他說，「我要跟伊凡·披特羅維契說一句話。萬尼亞，來罷……只兩句話……」

她握了我的手，拉我到帷幕後面去。

「萬尼亞，」她用一種低聲說，把我領到最遠的角落里，「你會饒恕我嗎？」

「噓，娜泰莎，你這什麼意思？」

「不，不，萬尼亞，你已經饒恕過我太多了，而且好多次了。但是一切忍耐是有個最後限度的。我知道，你是決不會不照顧我的。但是你會說我對不起你，而我在昨天和前天是對不起你的，自私，殘酷……」

她突然哭了出來，把臉孔壓在我的肩膀上。

「噓，娜泰莎，」我趕快安她的心，「我害了一夜的病，現在我還站立不穩哩，這是爲什麼我昨天跟今日白天沒有來，而你却以爲我是在生氣了。最親愛的，你以爲我不明白你現在心裏在想什麼嗎？」

「噫，那麼好的……那麼你已經和向來一樣饒恕我了。」她說，從淚眼里微笑着，把我的手捏到發痛。「別的以後再談罷。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说呢，萬尼亞。但是現在回到他那裏去罷……」

「趕快罷，娜泰莎，我們離開他那麼突然……」

「你會看到，你會看到馬上將發生什麼事情，」她對我低聲地說，「現在我全部明白，我全部看穿了，這全是他的做法。許多事情今天晚上都要決定了。來罷！」

我不明白，但是已經沒有時間問了。娜泰莎帶着一種從容的神情走到親王跟前。他依舊握着帽子站在那里。她愉快地向他告罪，從他手里接過帽子來，推過一把椅子給他，於是我們三個圍着她那張小桌子坐下來。

「我剛纔開頭講到我那個無頭無腦的孩子，」親王繼續說下去，「我已經看見過他一下子，那是在街上，當他剛坐上馬車趕到任娜達·菲沃多羅芙娜伯爵夫人那里去。他忙得可怕，你相信嗎，我離開了四天，要他停留一下到我房裏來他都不肯，我相信這是我的過失。娜泰莎·尼古拉愛芙娜，他沒有到這裏來，而我們却在他之前先到了。我捉住這機會，因為我今天不能到伯爵夫人家去，我叫他帶了一個信給她。不過他在一兩分鐘里就會到這裏來的。」

「我猜想，他答應過你說他今天要來罷？」娜泰莎問，帶着一種十分單純的神色看着親王。

「好天爺，倒好像他不會來似的！你怎麼能這樣問呢？」他叫起來，驚異地望着她。「不過我懂得，你是在惱他。真的，他最後纔來，這似乎不大對，但是我重說一遍，這是我的過失。別惱他罷。他是淺薄，輕浮，這我不替他辯護，但是某種特殊的情形使他必須不要拋棄伯爵夫人跟其他幾位親戚的關係，並且相反的，應該儘可能隨時去看望他們。而現在，我猜想他是從不離開你的身邊，已經把地球上的其他一切都忘記了。我請你不要着惱，如果我有時帶他離開一兩個鐘頭——不會超過的——去替我做些事情。我敢說，自從那天晚上以後，他還不會去看過一次A親王夫人呢，我很抱憾，我還沒有功夫來得及查問他哩！……」

我朝娜泰莎瞟了一眼。她正帶着一絲輕輕的，半嘲弄的微笑在聽着華爾戈夫斯基親王，可是他是說得那麼坦直，那麼自然。這似乎不可能去猜疑他的。

「那末你當真不知道，這些日子里他一直都不會在我身邊嗎？」娜泰莎用一種平靜的溫和的聲音問，彷彿她是在談着最尋常的事情一樣。

「什麼？一次都沒有來過？好天爺，你在說什麼啊！」親王說，顯然帶着極端的驚異。

「星期二晚上你跟我在一起，第二天早上他來看過我半個鐘頭，從此以後我還不會見過他一

次呢。」

「不過這是難以相信的呀！」（他是越來越驚異了。）「我以為他是從不離開你身邊哩。原諒我，這是那麼奇怪……這簡直是不能相信的呀。」

「不過這却是真的呀，而我是那麼抑鬱，我在盼望看到你，我希望從你這裡知道他究竟在甚麼地方。」

「憑我的心！但是他馬上就要來了。可是你告訴我的是使我那樣吃驚……我承認他無論做什麼事情我都能猜得準，可是這件事，這件事呀！」

「這怎樣會使你吃驚呢！我想，這說不上吃驚，你預先就知道會是那樣的罷。」

「知道！我？可是我向你保證，娜泰莎·尼古拉愛芙娜，我今天纔看見他一下子哩，而且我也不會對人家問起過他。而你好像也不相信我，這教我覺得好奇怪。」他接下去說，打量着我們兩個人。

「上帝不容的！」娜泰莎叫，「我完全相信你所說是真實的。」

於是她又大笑起來，正對着華爾戈夫斯基親王的臉孔，使他幾乎閃躲開去。

「你自己解釋罷！」他迷惑地說。

「唉，這沒有什麼好解釋的。我說得極簡單，你知道他是多麼不留心和容易忘記的。現在給了他完全自由，他就失魂落魄了。」

「但是像這樣失魂落魄是不可能的呀。這背後一定有些什麼緣故。等他進來，我讓他自己來解釋罷。但是最使我吃驚的，是你好像以為我該多少受責備，甚至當我不在這裏的時候。不過我明白，娜泰莎·尼古拉愛芙娜，你是非常惱他了——我是能十分了解的。你是有權利可以這樣惱他，而我，假如是第一個來到你這裏的人，自然我是該受到責備的第一個人了。就是這麼一回事罷，是不是呢？」他旋向我帶着一種愠怒的嘲笑接着說。

娜泰莎臉孔飛紅了。

「當然，娜泰莎·尼古拉愛芙娜，」他嚴肅地說下去，「我願意承認，我該受責備，不過這，只是因為我認識你以後第二天就走開了；因此，由於你天性的多疑——這個我從你身上觀察到的——你已經改變對我的觀念了——自然，環境對於這件事也有幾分可根據的。如果我不離開，你對我會更了解一些，而且亞歷沃沙有我管着他，也不至於這樣不留心了。今天晚上你可以聽到我要對他說些甚麼話。」

「那是說，你要設法使他開始感覺我是一種累贅罷。自然，憑你的聰明，你不能想像這對於

「我會有什麼幫助罷。」

「你的意思是暗示說，我存心想使他感覺你是一種累贅嗎？你侮辱我了，娜泰莎·尼古拉愛芙娜。」

「我能够不用暗示，總不想說話時候帶暗示的，不管是對甚麼人說話，」娜泰莎回答說，「相反的，我常常想儘可能的坦直，今天晚上你也許可以相信我這個話，我並不希望來侮辱你，而且這里也沒有理由使我來侮辱你，只要使你不因為我的話而受侮辱，我什麼話都可以說的。這一點我是十分拿得穩，因為我完全認識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你不能把這關係看得太鄭重了，你能够嗎？但是如果我真的是衝撞你了，我準備請你原諒，使我在……款待客人的義務上不至有什麼欠缺之處。」

雖然她說話是帶着輕鬆甚至是玩笑的口吻，而且嘴唇上還掛着微笑，可是我却從不會看見娜泰莎這樣強烈地激動過。直到現在我纔明白這三天中間她是怎樣的心痛。她隱隱約約地說她現在已經明白了一切，猜到了一切，這話使我震駭；這是直接指華爾戈夫斯基親王說的。她已經改變了對他的觀念，而把他看成了她的敵人了；這是顯然的。她顯然把她和亞歷沃沙的之間的挫折歸罪於他的影響，這種意見或許是有某種根據罷。我擔心他們之間隨時會引起一場吵架。她嘲笑的



語調是太明顯了，太不隱晦了。她對親王所說的最後一句話，說他不能把他們之間的關係看得太鄭重，和那關於款待客人的話，她那類乎威嚇的諾言，以及向他表示她知道該怎樣坦直——這一切話都是那麼的刺人，那麼明白，親王決不會聽不懂的。我看見他臉色在改變了，但是他還能好兒控制他自己。他立刻裝做沒有注意到這些話，裝做不理解這些話的意思，而用一些諷嘲的話來掩蔽自己。

「上帝不容許我向你要求道歉的！」他叫，笑了起來。「這一切不是我所要的，而且當真，向一個女人要求道歉，這是違反我的規矩的。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曾經預先告訴你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所以你大概不至於只憑一種觀察就對我生氣罷，尤其是不會像對於一切女人那樣來看我罷。你也許會同意我這話。」他接下去說，恭敬地向我旋過來。「我注意到女性的一種特點，就是一個女人如果有什麼錯誤的時候，她甯使在事後用千百種撫慰來減輕她的過失，却不大肯當時立刻承認她的錯誤和請求寬恕。所以假如我是被你所侮辱了，我並不急於要求道歉。如果事後你承認了你的錯誤，而想用……千百種撫慰來報答我，那對於我倒更好的啊。而且你是那麼和婉，那麼純潔，那麼爽氣，那麼坦白，當你追悔的時候，我可以看到一定是很媚人的。你且莫要道歉，不如告訴我，今天晚上我是否可以做點事情來表示我是比你所想像的做得更真誠更坦

直呢。」

娜泰莎臉紅了。我也感覺到華爾戈夫斯基親王的答話是有點太輕薄，甚至語氣有點太不經意了——一種頗不合禮的戲謔呵。

「你要證明你對我是單純和坦白嗎？」娜泰莎帶着一種挑戰的神氣望着他。

「是呀，」

「假如這樣，我要求你一件事，請你做到。」

「我預先答應了你。」

「就是說，別用一句話，一個暗示爲了我的緣故去煩擾亞歷沃沙，不管是今天或明天。也不要因爲他忘記我而去責備他；也別告誡他。我要裝作沒事似的接待他，使他看不出什麼。這就是我所要求的。你能够答應我嗎？」

「十分高興，」華爾戈夫斯基親王回答說，「並且請允許我憑我的誠心再補說一句，我在這種環境中，很少遇見過比這更有見識更有眼光的態度呢……可是我相信，這是亞歷沃沙來了。」

果然，甬道上聽到一陣聲音。娜泰莎驚跳起來，似乎要準備什麼事情的樣子。華爾戈夫斯基親王帶着一副嚴重的臉色坐着，等待着要看發生什麼事情。他緊張地望着娜泰莎。但是門開了，

亞歷沃沙奔了進來。



## 第二章

他直奔進來，帶着一張發亮的臉孔，快樂又高興。顯然這四天裏他是過得快樂而幸福的。從他臉上可以看出他有些什麼話盼望要告訴我們。

「我來啦！」他向我們所有的人叫出來，「我是應該比誰都先來到的人啊。可是我馬上就告訴你們一切事情，一切事情，一切事情了！今天早上我連沒有功夫跟你多說兩句話，爸爸，而我却是有很多話要跟你說呢。只有趁他高興的當兒，他纔讓我對他這樣說話的，」他打斷他自己的話，朝着我說，「我確實告訴你，在別的時候，他是不容許我說話的！我告訴你他做了什麼事。他開始用我的全名啦（中譯註）。但是從今天起，我要使他常常過好時光，而我要爲他去安排！這四天來，我完全變成一個不同的人了，完全，完全不同了，我要告訴你們這個的。不過這個停

（中譯註）俄國成年人的名字是包括他自己名字，父名和姓，故曰全名（Full name）

這里意思即是說，承認他是成年的人了。

會兒再講罷。現在最主要的事情是她在這兒，她在這兒！再說一遍！娜泰莎，親愛的，你好嗎，我的安琪兒！」他說，挨着她坐下來，貪婪地吻她的手。「這些日子裏我是多麼懷念你啊！但是事情是這樣！我沒有辦法！我不能夠處理得很好，我親愛的！你看來瘦一點了，你變得那麼蒼白……」。

他狂悅地吻着她的雙手，用他美麗的眼睛熱情地瞧着她，好像永遠瞧不夠似的。我瞞了娜泰莎一眼，從她臉色上，我猜到我們的心思是一樣的：他完全是無辜的。真的，這個無辜的人，幾時該受責備呢？又怎麼該受責備呢？一陣發亮的紅暈突然在娜泰莎蒼白的臉頰上泛開來，彷彿她全身的血突然從她心頭上衝上她的頭部來了。她眼睛發亮，驕傲地望着華爾戈夫斯基親王。

「但是這許多日子你在……：……：……：那里呢？」她以一種壓抑的和破碎的聲音說。她是在艱苦的不平勻的氣喘中呼吸着，天啊，她是多麼愛他呵！

「當然，我似乎是該受責備的，而且真的，不僅僅是『似乎』呵！自然，我是該受責備的，我自己知道，而且我知道這個，所以我已經來了。卡泰雅昨天和今天都告訴我說，沒有一個女人會寬恕這樣的疎忽的（她已經全部知道星期二所發生的事情了，我第二天就告訴她的）；我跟她辯論，我認爲這樣一個女人是有的，她的名字叫娜泰莎，在這世界上也許只有一個女人可以跟她

匹敵，這就是卡泰雅，而我來到這里，自然我知道我的話是勝利了。像你這樣的安琪兒能夠拒絕

寬恕嗎？「他沒有來，一定是有什麼事情絆住了。這不會是他不愛我了！」——我的娜泰莎會是這樣想法的！似乎一個人會停止愛你的囉！似乎這是可能的囉！我整個的心都爲你發痛呢。不過我同樣還是該受責備的。可是當你知道了任何事情以後，你第一個就會來支持我的。我馬上就要把這一切全告訴你；我今天白天裏就想飛到你這里來（我白天里自由了半分鐘）給你一個飛吻，可是我連這個都不曾成功。卡泰雅有重要的事情要差遣我。即就是你在馬車裏看到我以前，爸爸，這是接到第二個條子以後第二次趕到卡泰雅那兒去呢。送信的人是整天都在兩家之間奔跑着。伊凡·披特羅維契，我直到昨天晚上纔讀到你的條子，你所說的全對。可是我能怎麼辦呢？這是肉體所做不到的呀！於是我想「明天晚上我得把一切事情都弄妥當了」，因爲今天晚上我再不來這是不可能的了，娜泰莎。」

「什麼條子？」娜泰莎問。

「他到我的房里去，沒有找到我。自然他就在信里直言不諱的痛責我不來看你，他的話是完全對的，這是昨天的事情。」

娜泰莎瞟了我一眼。

「但是假如你有功夫跟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從早到晚都在一起……」華爾戈夫斯基親王開始說。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說甚麼，」亞歷沃沙打斷他說，「如果我能卡泰雅的家裏，我就該有雙倍理由留在這裏，我完全同意你的話，並且我自己還要補充一句，不止雙倍的理由，而應該有一百萬倍的理由。但是說起來，在生活中間常常是有些奇怪的意外的事情，使一切事情都弄得顛倒，弄得亂七八糟，我所碰到的正是這一類事情，我告訴你們，這幾天來我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從手指到腳趾都全變成新的人了，所以這該是些重要的事情啊！」

「啊，我的天，但是你究竟碰到什麼事情呀？請別老讓我們吊着心啊！」娜泰莎叫，看着亞歷沃沙那種熱烈的樣子微笑起來。

他確實是相當鹵莽了，他講得很快，他的話在一陣疾速的不停的嘈雜中間紛亂地噴吐出來。他是急於要告訴我們一切事情，要講，要說，但是他一壁講，一壁却依舊握牢娜泰莎的手，而且不斷的把它提到他的嘴唇邊去，好像永遠吻不夠似的。

「全部的要點是這個——就是我所遭遇的事情，」亞歷沃沙繼續說下去。「唉，我的朋友們，那些我所看到的和所做的事情呀，那些我所認識的人呀！首先是卡泰雅！那樣一個完整的人

喇！我直到現在以前，一點兒也不知道她，一點兒也不。就是那一天，星期二，你記得嗎，娜泰莎，當我帶着那樣一種熱誠談到她，甚至連那時候我知道她還是很少哩。直到現在以前，她不會把她自己的真相向我顯示過。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彼此透澈了解了。我們彼此互相稱呼卡泰雅和亞歷沃沙了。可是我要從頭來講起，首先是，娜泰莎，你只要能聽到她對我怎樣說，當我那天告訴她關於你的事情的時候，那是星期三，我告訴她這里所發生的事情……：……順便說一句，我記得星期三那天我來看你的時候，我是多麼蠢相啊！你帶着熱誠來迎接我，你滿心關懷着我們新的處境，你要跟我談談這一切；你那時是憂鬱的，而同時却又來作弄我和開我的玩笑；而我呢，却想裝作一副尊嚴的樣子。啊，傻瓜，我真是傻瓜！你相信嗎，我那時是想表現一番，誇耀一番我馬上就是一個做丈夫的人了，一個尊嚴的人了，而且是想對你來表現呢。唉，你是怎麼的笑我，而我又怎樣該挨你的嘲笑呵！」

華爾戈夫斯基默默地坐着，帶着一種勝利的諷刺底微笑望着亞歷沃沙。他似乎很高興他兒子把自己顯示得那樣輕浮而且甚至是可笑，這天晚上我仔細地觀察他，我得到的結論是他並不完全愛他的兒子，雖然他常常對他說到一些做父親的熱誠。

「那天我從你這里到卡泰雅那里去，」亞歷沃沙喋喋地說下去，「我已經告訴你了，就在那



天早上，我們纔彼此澈底了解，怎麼會是這樣，這是奇怪的。……我記不得是怎樣的了……一些熱情的話，一些坦直地表白出來的情感，思想，於是我們——就成爲永久的朋友了。你一定認識她，你一定，娜泰莎。她是怎樣對我講，她怎樣對我來解釋你。她怎樣對我解釋，你是一個如何寶貴的人。漸漸的，她使我了解她的全部觀念，她對於生活的全部見解；她是那樣一個真摯的，那樣一個熱誠的姑娘呵！她談到責任，談到我們生活的使命，談到我們所有人應該怎樣爲人類服務，當我們作了五六個鐘頭的談話以後，我們完全意見一致了，我們最後互相誓約保持永久的友誼，而我們一生將在一塊兒工作着！」

「做什麼工作呢？」他父親驚異地問。

「我是那樣改變了啦，爸爸，這一切會使你吃驚的。我事前就知道你的一切反對意見了，」亞歷沃沙勝利地回答說，「你們都是一些講實際的人，你們有那許多不合時代的嚴厲的，苛刻的原則，你們帶着不信任，帶着敵意，帶着狐疑來看一切新的事物，一切年青的和新鮮的事物。可是我跟你在幾天以前所了解我的已經完全不同了。我是換了一個人了！我勇敢地正視着世界上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如果我知道我的信念確是正確的。我將追求它到最深的限度；如果我不離開我所走的道路，我就是一個誠實的人了。這對我已經足够了，你儘管怎麼樣講，我却相信我自己的。」

「哦！呵！」親王揶揄地說。

娜泰莎不安地朝我們望了一轉。她有點替亞歷沃沙擔心，每逢他說話說得極不相稱而她知道了的時候，她常是這樣子。她不願意亞歷沃沙在我們前面弄得很可笑，尤其是不願在他父親的面前。

「你說的是什麼啊，亞歷沃沙？我想這是一種什麼哲學罷，」他說，「有什麼人教過你了：……你還是來告訴我們你做了一些什麼罷。」

「我可不是正在告訴你們呀！」亞歷沃沙叫，「你們知道，卡泰雅有兩位遠親，大概是表兄弟之類，叫萊文加和鮑令加。一個是學生，另外那個只是一個青年。她跟他們做了朋友，而他們簡直是非常的人物哩。他們爲了主義的緣故，不大到伯爵夫人家裏去。那回卡泰雅跟我談到人的命運，談到我們生活的使命以及這一切問題時候，她對我講起他們，並且給我一張條子叫我立刻送給他們去；我立刻飛奔了去，跟他們認識了。就在當天晚上，我們成了親密的朋友。那里約莫有十二個各種各樣的人。學生，軍官，藝術家們。那里也有一位作家，他們都知道你，伊凡·披特羅維契。就是說，他們都讀過你的書，希望你將來做出偉大的事情來，他們親自這樣告訴我的。」

我告訴他們，我認識你，答應把他們介紹給你。他們都張開臂膀像對待兄弟一樣來迎接我。我直白地告訴他們說我是要結婚的人了，於是他們就把我當作一個結了婚的人來接待。他們住在五層樓上，正對着屋頂，他們儘可能的經常聚會，主要是在星期三，在萊文加和鮑令加的家裏。他們都是壯盛的青年，充滿着對全人類的熱愛。我們大家談着我們的現在，我們的未來，又談着科學，文學，讀得那麼好，那麼爽快和單純……有一個高等學校的學生也來了。你可以看到他們是怎樣的彼此相處，他們是怎樣的慷慨呵！我以前從不曾看到過像他們那樣的人！這些時候我是在甚麼樣的地方呀？我看了一些什麼呀？我成長了一些什麼觀念呀？只有你一個人，娜泰莎，曾經告訴我過一些這類的事情。唉，娜泰莎，你一定要去認識他們哪，卡泰雅已經認識他們了。他們談到她，幾乎是帶着虔敬的神氣。卡泰雅曾經告訴過萊文加和鮑令加，說她將來自己能管理財產的時候，她將立地捐助一百萬塊錢作公共事業。」

「我猜想萊文加和鮑令加和他們這一班人將是這一百萬塊錢的保管人罷？」華爾戈夫斯基親王問。

「這是鬼話，這是鬼話！這樣說話是一種恥辱，爸爸！」亞歷沃沙激昂地喊，「我疑心你是在想些甚麼！我們自然也談到那一百萬塊錢，而且花了很長時間來討論怎樣去用它。我們最後決

定在用到別種事業上以前，得首先用在大衆的啓蒙事業上……」

「是的，我知道，我確乎還不會完全了解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哩，」華爾戈夫斯基親士好像是在對着自己說，可是却依舊帶着同樣的嘲弄的微笑。「她許多事情我都能料想得到，可是這個……」

「爲什麼這個？」亞歷沃沙打斷他說，「你爲什麼以爲這是那麼奇怪呢？是因爲這有點超越你們既成的規律嗎？是因爲在她捐助一百萬以前沒有別人捐助過一百萬嗎？那又怎麼樣呢！她如果不願意靠別人的錢財來生活，那又有什麼妨礙呢，因爲靠這幾百萬塊錢來生活，就是靠別人的錢財來生活呵（這個我最近纔考究出來）。她要爲她的國家和一切國家服務，而把她的一點微薄捐款捐給公共事業。我們在我們的抄寫簿上常常讀到這種小捐款的，而當這種小捐款數目是一百萬塊錢的時候，你們就覺得這有點不對了！這種被人們所那麼稱讚的，又是我所相信的常識，它全是依據於什麼的呢？你爲什麼這樣的瞧我呀，爸爸？好像你是在瞧着一個小丑，一個傻瓜呀！就算我是一個傻瓜，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娜泰莎，你應該知道卡泰雅是怎樣談到這個問題，「頭腦並不是主要的東西，主要的是指導頭腦的東西——性格，心腸，慷慨的品質，進步的觀念。」但是皮士梅金對這一點說得更好，那是充滿天才的話。皮士梅金是萊文加和鮑令加的朋友，他在

我們中間是一個有頭腦的人，而且是一個有天才的領袖。就是昨天，他在談天中間說到，『一個傻瓜，承認他自己是一個傻瓜，那末他就不再是傻瓜了。』這句話多真實呵！人們每一分鐘都能夠聽到他說出這樣的話，他真是在傳播真理呵。」

「當然囉，一個天才的樣子呀，」華爾戈夫斯基親王說。

「你就是會嘲笑。但是我可從來不會從你那里聽到過像這樣的話，我也不會從你的朋友那里聽到過這樣的話啊。相反的，在你們的圈子裏，你們似乎都避諱着這一切，就匍伏在地上，使所有身體所有鼻子都可以絲毫不錯的遵守着一定的尺度，一定的規則——似乎這是可能的，似乎這並沒有比我們所談所想的更有一千倍的不可可能。可是他們却反叫我們做烏托邦派哩！你應該聽聽他們昨天對我所說的話啊……」

「噫，可是你們談的想的究竟是些甚麼呢？告訴我們，亞歷沃沙，我還不大明白哩，」娜泰莎說。

「一般的關於引導向進步向人道向愛的一切事情，這全是和現代問題有關的。我們談到需要一張自由的報紙，談到那正在開始的改革，談到人類的愛，談到當今的領袖們；我們批評他們和研究他們。但是最重要的，我們答應彼此完全公開，說出關於我們自己的一切事情，明白地，公

開地，沒有遲疑。除了公開和坦直以外，沒有什麼東西能達到我們的目的的，這是皮士梅金所最努力追求的。我把這些告訴了卡泰雅，她完全同情皮士梅金。我們所有人都都一樣，在皮士梅金的領導下，大家答應終生終世要誠實和坦直去做事，無論如何不欺詐，不以我們的赤誠，我們的熱心，我們的錯誤爲可恥，勇往直前，不管人家怎樣評判我們。如果你要人家尊重你，首先你要尊重你自己。只有如此，只有自重纔能強迫人家來敬重你，這是皮士梅金說的，卡泰雅完全同意他，我們在總的信念上已經同意了，而且已經決定嚴格地來注意我們自己，和在聚會的時候彼此來說明自己。」

「一派胡說！」華爾戈夫斯基親王不安地喊起來，「這皮士梅金是誰呀？不，事情不能讓它這樣的……」

「什麼事情不能讓它這樣？」亞歷沃沙喊，「聽罷，爸爸，我爲什麼要在你面前說這些話呢？因爲我想要把你和希望把你也拉進我們的集團裏去。我已經把你的名字由我保證提出去了。你笑啦；哼，我知道你要笑的！但是聽完我的話罷，你是仁慈而慷慨的，你終於會理解。你還沒有知道，你從來不會看見過那些人，還不會聽過他們說話哩。就算你已經聽過這一切說話，已經研究過這一切罷，因爲你是很有學問的，可是你還不會看見過他們，還不會到他們家里去過，你又

怎麼能正確地判斷他們呢？你只是想像你知道他們罷了。你跟他們住在一起去，去聽他們說話，那時——那時我可以担保，你一定要做我們的一分子了。主要的我要用一切做得到的方法把你從你那樣依戀着的圈子底毀滅中間拯救出來，並且這樣把你從你們的信念中間挽救過來。」

華爾戈夫斯基親王含着一絲惡毒的冷笑，靜靜地聽着這突擊；他臉上顯着一種惡意。娜泰莎帶着毫無掩飾的反感望着他。他看見了，可是却裝做沒有注意。亞歷沃沙剛一說完，他父親就突然爆出一陣狂笑來，他仰跌到椅背上，彷彿控制不住自己似的，但是那狂笑分明並不是真的。很明白的，他的笑只是想儘可能深深地去傷害和屈辱他的兒子罷了，亞歷沃沙當然是被羞辱了。他整個臉孔顯出一種緊張的悲哀，但是他還是忍耐地等待着，直到他父親笑完了。

「爸爸，」他憂鬱地開始說，「你爲什麼笑我呢？我是坦白和公開對你說話呀。如果你以爲我所說的是愚蠢的，你最好教訓我，可不要笑我呀，而且你究竟覺得有甚麼好笑呢？是笑我剛纔認爲那些善的和神聖的事情嗎？咳，就算我是錯誤的，就算這一切全不對，講錯了，就算我是一個小傻瓜罷，有如你好幾次都這樣叫我的；假如我是做錯事，可是我在這事情上却是真摯而誠實的呀，我可並沒有做什麼卑鄙的事呀。我是熱中於崇高的觀念呀。這些觀念也許是錯誤的，但是它們所依據的却是神聖的呵。我告許你過，你和你的朋友都從來不會對我說過一些足以指導

我和影響我的話。你要駁斥它們，你不如告訴我一些比他們說得更好的東西，那我願意來服從你，可就別來笑我呀，這很傷我心的啊。」

亞歷沃沙這些話說得極其誠懇，而且帶着一種嚴肅的正經樣子。娜泰莎同情地望着他。親王帶着真正的驚愕聽了他兒子的說話，立刻轉變他的口吻了。

「我並不是要傷你的心，我親愛的。」他回答說，「相反，我是爲你憂慮呢。你準備要採取生活上這一種步驟，只有不要再做這樣一個無頭無腦的孩子，那纔配得上。這是我的意思。我是掌不住要笑，並不是要傷你的感情呀。」

「我爲什麼要這樣想呢？」亞歷沃沙帶着痛苦的感情說，「爲什麼過去那許多日子裏，你對待我好像是跟我對立着似的，帶着冷冷的諷刺，不像是個做父親的樣子；爲什麼我感覺，假如我在你的地位，我就不該像你對我那樣侮辱地發笑呢。聽罷，讓我們彼此坦白地說話罷，立刻如此而且永遠如此，這樣可以不再有誤會了。而且……我要告訴你全部的真理。我到這兒來的時候想過，這裏是有一些誤會。我可不會料到，碰見你們全在一塊兒。我說的對不對？如果我對的，這不如各人都把他所感覺的公開地說出來。多少罪惡是因爲公開坦白而避免了的呵！」

「說，說，亞歷沃沙，」華爾戈夫斯基親王說，「你所提議是很合理性的。或許應該是你來



開頭罷，」他補了一句，瞟了娜泰莎一眼。

「別因為我全然爽直而生氣罷，」亞歷沃沙開頭說，「是你要這樣而且你自己叫我這樣的。聽罷，你已經同意我跟娜泰莎結婚；你已經這樣做了，使我們幸福，而且爲了這緣故，你已經克服了你自己的情感。你慷慨大度，我們大家都尊敬你的大度。可是爲什麼現在，你又帶着一種意氣揚揚的樣子，不斷的暗示我是一個可笑的孩子，不配做一個丈夫呢。尤其是你似乎要屈辱我，使我在娜泰莎眼里變成可笑的，甚至是可鄙的。你把我弄得荒唐好笑的樣子，你就高興。我在這以前很久就注意到這個了。你似乎爲了某種理由要向我們顯示我們的婚姻是荒唐而愚蠢的，我們是彼此不相配的。真的，好像你替我們所計劃的事情，連你自己都不相信哩；好像你把這一切全看成一個玩笑，一種荒唐的幻想，一齣可笑的滑稽戲哩。我不僅是聽了你今天所說的纔這麼想。那天晚上，星期二，我從這里回到你那里去，我從你那里聽到一些奇怪的分析，那使我吃驚又傷心。在星期三，也是一樣的，當你離開的時候，你對我們目前的處境做了一些暗示，你講到她，並不是隨便說到的，剛相反，可是却不是我所願意你說的，多少有點太輕薄，缺乏愛，缺乏對她的尊敬……這是很難描述的，但是那口吻很清楚；人家在心裏都可以覺得到。告訴我罷，說我是弄錯了。安我的心罷，安慰我跟……她罷，因爲你也傷犯她了。我剛進來的時候就猜測到了……」

亞歷沃沙帶着激昂和決心說出這些話的。娜泰莎帶着某種勝利的神氣聽着他，她的臉孔因爲興奮而發紅了。在他說話中間，她一次兩次的好像對她自己在說着「是的，是的，這是真的。」

華爾戈夫斯基親王是給駭住了。

「我親愛的孩子，」他回答說，「自然，我記不得我對你說過的每一件事情了；但是你竟那樣來了解我的話，這是非常奇怪的。我確是準備用一切我所可能的方法來安你的心。如果說我剛纔笑了，那是十分自然的。我告訴你，我是想用笑來掩飾我痛苦的感情呵。當我想像到你是快做一個丈夫了，這在我現在看來是那麼難以相信，那麼荒唐——我這樣說請原諒——甚至是那麼可笑。你怪我笑你，但是我告訴你，這全是你自己做出來的呀。我是也該責怪的。也許我近來沒有好好的留心你，所以直到今晚我纔看出你有什麼能力。現在我一想到你和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的將來，我就發抖。我是太性急了；我看到你們之間是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愛情隨時會逝去，但是矛盾是永遠留着的。我現在並不是來談你們的命運，但是如果你的意志是誠實的，那麼來考慮一下；你會毀滅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也會毀滅你自己的，你一定會！你在這兒已經談了一個鐘頭對人類的愛呀，你的信念底崇高呀，你所結交的那些高貴的人呀。可是請問問伊凡·披

特羅維契看，剛纔我們從那討厭的樓梯爬到四層樓上來的時候，和站在房門口感謝上帝保全我們的生命和四肢的時候，我對他說了一些甚麼呵。你可知道我心中產生的這種抑捺不住的感情嗎？我真吃驚，你愛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你竟會忍心讓她住在這樣一層樓面上，你怎麼會不懂得，假使你沒有辦法，假使你不能站在能盡你責任的地位，那你就沒有權利來做一個丈夫，你就沒有權利來担当任何責任。單單戀愛是小事，戀愛是要在行爲上顯示出來的呀，然而你的座右銘却是『如果你能同我受苦，你就跟我住在一起。』——這是不人道的，你知道，這是不體面，一壁在高談着愛一切人類，狂悅地在研究宇宙的問題，一壁却不知不覺在對愛情犯罪，——這是不理解的！別打斷我，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讓我說完。我覺得這太痛苦了，我必須說出來。你告訴我們，亞歷沃沙，說最近三天來，你是被一切光榮的，優美的，高貴的東西所吸引住了，你並且還責難我，說我的朋友中間沒有這種吸引人的東西，除了冷酷的常識以外什麼也沒有。你只想想看罷，受了一切崇高而尊貴的東西所吸引，而且是在星期二這兒的事情以後，就整整的四天把人家以爲你是看得比世界上一切都珍貴的女人忽略掉了。你已經正面承認，說你對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辯論過，認爲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是那樣大度那樣愛你，因此她會寬恕你的行爲的。可是你有什么權利來期望這種寬恕，而且拿它來打賭呀！你這些時候居然一次也不會想

到你是給了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什麼樣的苦惱，什麼樣的痛苦，什麼樣的疑慮，什麼樣的疑慮，這是可能的嗎？你是不是以為你現在是被這些新的觀念所迷惑了，因此你就有權利來忽略你主要的責任嗎？原諒我，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因為我破壞我的諾言了。但是眼前的情形是比任何諾言更重要，這你自己會明白的……你知道嗎，亞歷沃沙，我發現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是在那樣一種煩惱的苦痛中間，這顯然是你在這四天中間替她造下的地獄，而這四天，在人家想來，以為應該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啊。一方面是這種行爲，另一方面是——議論，議論，議論……我說得不對嗎？這完全是你的錯，你能責備我嗎？」

華爾戈夫斯基親王說完了。他當真是被自己的雄辯所感動，不能同我們掩飾他的勝利了。亞歷沃沙聽說娜泰莎的苦惱，他帶着痛苦的焦慮望着她，但是娜泰莎已經下了決心了。

「別管它，亞歷沃沙，別不快活，」她說，「別人比你更該受責備呢。坐下罷，聽我跟你父親說些什麼。這是該作結束的時候了。」

「你自己解釋罷，娜泰莎·尼古拉愛芙娜！」親王叫起來，「我會懇切地請求你！過一兩個鐘頭里我已經聽了這些神秘的暗示了。這越來越教人忍受不住，我應得承認，我不會期望在這裡受到這樣的款待呢。」

「也許罷；因爲你原來是期望用一些話來迷惑我們，使我們不注意到你秘密的心思。有什麼要向你解釋的呢？你自己全知道全明白啊。亞歷沃沙是對的。你第一個欲望是要分離我們。你早就知道，而且幾乎是記在心里，星期二以後這里將發生的一切事情，而你就在計算着這一切。我已經告訴過你，你並不會鄭重地來對待我，也不會鄭重地來對待你所計劃的婚姻。你是在開我們的玩笑，在玩耍，而你是有你自己目的的。你的把戲是穩妥的。亞歷沃沙責怪你把這一切事情看作一齣滑稽戲，這是對的。你可不應該責罵亞歷沃沙，相反的却應該高興，因爲他莫明其妙的，却已經做了你所期望的一切事情了，而且甚至還超過你所期望的哩。」

我是驚駭得呆住了，我本來就預期這天晚上會發生什麼災禍的，但是我却給娜泰莎無情的坦直的說話和她顯然侮慢的口吻完全愣住了。這樣看來，她當真是知道一些什麼了，我想，而且她已經毫無改變的決定要破裂了。也許她不耐煩地等待親王來，爲了要當面告訴他一切事情。華爾戈夫斯基親王臉色變得略略有點蒼白了。亞歷沃沙的臉上顯着純然的驚惶和痛苦的預期。

「想想看，你剛纔怎樣咒罵了我呵，」親王叫，「稍爲考慮你的話罷……我一點也不理解哩。」

「啊，所以你是一句話也不高興來理解呢，」娜泰莎說，「甚至他，甚至亞歷沃沙，都像我

一樣的理解你，而我們可不會商量過啊。我們甚至彼此連面都不會見過哩！他愛你和相信你有如天神，可是他也以為你是在跟我們玩弄一個卑劣和侮辱的把戲呀。你不會想到你對他也必須十足小心和虛偽，你以為他是不會看穿你的。可是他却具有一副柔和的，敏感的和容易感動的心腸，而你的話，你的口吻，像他所說的，却已經在他心上留下一種痕跡了……」

「我一句話也不懂，一句也不懂，」華爾戈夫斯基親王重複地說，帶着一種極度迷亂的神氣旋向我，好像要叫我來證明似的。他是激昂和發怒了。

「你是多疑的，你是受激動了，」他對她說下去，「事實是你在妒嫉卡泰琳娜。菲沃多罷芙娜，所以你來找每一個人的錯處，特別是我……容許我說，你給了人家一個關於你性格上的奇怪的觀念哩……我是不習慣於這種場面的。如果我不是爲了我的兒子的緣故，我再不願意在這兒逗留一分鐘。我却仍然等待着。你願意屈尊來解釋一下嗎？」

「那麼，你依舊堅持着和不願來理解了，雖然你心里是全明白這一切的。你當真是要我說出來嗎？」

「這是我所渴望的。」

「很好，那末，聽罷，」娜泰莎叫，她的眼睛憤怒地發着光，「我要告訴你一切，一切。」

## 第三二章

她站了起來，開始立着說話，在她興奮中間沒有意識到這樣做。華爾戈夫斯基親王聽了一會以後，也站起來了。整個場面變得非常肅穆了。

「記記你在星期二自己說的話罷，」娜泰莎開始說，「你說，你要錢，要遵從習俗，要社會上的身份地位——你記得嗎？」

「我記得。」

「噫，爲了獲得那些錢，獲得那從你手上滑掉了的成功，你星期二來到這里，並且決定了這個婚姻，你計算這個惡作劇會幫助你去捕獲那在躲閃你的東西哩。」

「娜泰莎！」我喊，「想想你在說什麼啊！」

「惡作劇！計算！」親王帶着一種尊嚴被侮辱的神氣重複地說。

亞歷沃沙坐着，被憂傷所壓倒了，不大理解地凝望着。

「是的，是的，別阻止我。我已經發誓要說出來了，」娜泰莎激烈地繼續說下去，「記記看罷，亞歷沃沙是不會聽你的話。整整六個月中間你會經盡你的力要把他從我這里拉開去，他却堅持着來反對你，到了最後你再不能喪失一分鐘了。如果你讓這一分鐘過去，那末那承繼產業的姑娘，那錢財——主要是錢財，那三百萬元的賠嫁，就將從你手指縫裏滑掉了。你只有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亞歷沃沙去愛那個你替他決定的姑娘；你想，假如他跟她戀愛了，那末他就會拋棄我」

「娜泰莎！娜泰莎！」亞歷沃沙悲苦地喊，「你在說什麼啊？」

「而你是依照他做了，」她接下去說，沒有理會亞歷沃沙的呼喊，「但是——這又是同樣的老故事！什麼事情都可以順利進行了，可是我又擋了路。只有一件事情給了你希望。像你這樣狡猾和有經驗的人，決不會看不出，那時亞歷沃沙似乎對他舊的戀愛有點厭倦了。你不會不注意到他已經開始疎忽我了，有點煩厭了，一離開我就是五天，當你想他也許會全然厭倦，而且會拋棄我的時候，不料星期二那天亞歷沃沙決斷的行爲卻突然做出來了，那對你就是像是一個閃擊。你怎麼辦呢！」

「原諒我，」華爾戈夫斯基親王叫，「相反的，那事實……」

「我說，」娜泰莎着重地說下去，「你那天晚上自己問你自己該怎麼辦，於是決定不在實際



上，只在口頭上承認他跟我結婚，那不過是來緩和和一下罷了。你想行婚禮的日子是可以無限期拖延的。而這時候那新的情感是在生長了；你看到這一點。於是你就把你一切新的希望都寄託在這個新的戀愛底生長上了。」

「奇談，奇談，」親王用低聲說，彷彿跟他自己說着似的，「孤獨，沉思，和讀小說呀。」

「是的，你把一切都寄託在這新的戀愛的生長上了，」娜泰莎重複說一遍，沒有去聽和注意他的說話，漸漸地被一種興奮的狂熱所激動了。「和對於這新的戀愛底有利的機會上了！這在他完全認識那姑娘的德性以前已經開始了。當他那天晚上向她公開說他不能愛她，因為責任和另一件戀愛不容許他，就在那一刹那中，那姑娘忽然顯露出那樣一種性格的高貴，那樣一種對他和對她情敵的同情，那樣一種自動的寬恕，那使他雖然本來已經相信她的美麗了，可是直到此刻纔更認識她是多麼華貴。他到我這里來，甚麼也不談，就只是談着她，她已經給了他那樣一種印象了。是的，如果只是出於感謝，他第二天是應該感到一種不可抑制的衝動要去再看看這位高貴的人物。而且，真的，他爲什麼不該到她那兒去呢？他舊的戀愛已經沒有什麼不幸了，她的未來是安定了，他的整個生命已經委之於她了，而另外那一位却只需要一分鐘啊。假如娜泰莎連這一分鐘都要妒忌，那她是多麼不知感恩呀。而這樣他就毫不注意地奪去了他的娜泰莎不單是一分鐘，而

却是一天，兩天，三天啊……這就在這三天中間，那姑娘在一種新的和完全意外的光輝中間，她自己顯示給他了。她是那麼高貴，那麼熱情，而同時又那樣一個天真的孩子，而且在事實上又是那麼的跟他性格相近啊。他們誓約永久的友誼和兄妹般的關係，而且希望永不分離，「經過五六個鐘頭的談話以後」，他的靈魂是展向一種新的感覺，而他的心是被征服了，你計算了那樣的時候最後會到來的，那時他會把他新的感情跟舊的感情來作比較，這邊什麼東西都是熟習的，照老樣子的；這邊什麼都是嚴肅的苛刻的；這邊他看到嫉妒和責備，這邊他看到眼淚……如果這邊也有輕快和玩笑的時候，那只是把他看做一個小孩子而不是站在同等的地位……然而最糟糕的是這里一切全是熟習的，和向來一樣的……」

眼淚和痛苦的痙攣噎住了她，但是娜泰莎還是忍耐了約莫一分鐘之久。

「此外還有什麼呢？唉，時間呀。跟娜泰莎行婚禮的日子反正還不會決定呢，你想；這里還有許多時間，而一切全會改變的啊……於是你的話呀，暗示呀，議論呀，雄辯呀……甚至你還能捏造一些口實來攻擊那討厭的娜泰莎哩。你要把她放在一個不利的地位，你也許會成功的，而……：……這麼做法是沒有人會覺察到的；然而勝利却屬於你了！亞歷沃沙，別責備我，我親愛的！別以為我不理解你的愛和不重視它。我知道，即使現在你還是愛我的，而也許這會兒你沒有理解

我所訴說的話呢。我知道我說這一切話，是很不對的。但是我要做的，理解這一切，和更加更加的愛你……簡直是發瘋啊！」

她把臉孔藏在手里，跌回到椅子上，像一個小孩子般啜泣起來。亞歷沃沙發出一聲高叫向她衝過去。他向來一看到她哭，沒有不陪着哭的。

她的哭——我以為——是對親王很有益處；娜泰莎在這冗長的解釋中間底激昂，她對他攻擊的猛烈——這如果僅從禮節上說，是不能不教他憤慨的，這一切也許都可以被解釋為瘋狂的嫉妒底爆發，被解釋為受殘傷的愛情，或甚至是一種病。那顯然是應當對她表示同情的。

「你自己平靜一下罷，別苦惱你自己啊，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華爾戈夫斯基親王鼓勵她說，「這是熱狂，想像和孤寂的結果啊。你是那樣的被他茫無頭腦的行爲所激怒了。你知道，這只是他茫無頭腦呀。星期二的事情，你所認爲最重要的事實，應該是向你證明出他對你愛情的深度，可是你却相反的來想像了……」

「啊，別跟我說話，這個時候別再來磨難我罷！」娜泰莎叫，更加痛苦地啜泣起來，「我的心已經告訴我一切事情了，已經告訴我很久了！你以為我不明白我們舊的愛是完結了嗎。……這兒，就在這間屋子里，一個人……當他拋開我，忘記我的時候……我已經研究過一切，想過一切

……我還要說什麼呢？我不責備你，亞歷沃沙……你爲什麼欺騙我呢？你以爲我不會嘗試來欺騙我自己嗎？啊，好多回呀，好多回呀！我不會聽出他聲音里的每一種調子嗎？我不會熟悉去研究他的臉色，他的眼色嗎？這全、全過去啦，全完結啦……啊，我是多麼不幸呀！」

亞歷沃沙跪在她前面哭着。

「是的，是的，這是我的過失呀！這全是我做出來的呀！」他在哭泣中重複地說。

「不，別責備你自己，亞歷沃沙。這是別人……我們的敵人……這是他們做出來的呀……他們呀！」

「但是請原諒我，」親王最後帶着一些不耐的神氣說，「你有什麼爲根據把這一切罪名都推在我身上呢？那些話都是你的猜測。那可沒有憑據呀……」

「沒有憑據！」娜泰莎叫，從她的安樂椅上迅速地站起來，「你要憑據，奸詐的人呀。你有計劃的來到這兒，你是不能有別的動機，不能有別的動機的可！你是要來撫慰你的兒子，緩和他良心上的不安，使他可以帶着一種比較輕鬆和安適的心情委身給卡泰雅。不是這樣，他會老惦記着我，他會來反對你的，而你已經等得厭煩了。這不確實嗎？」

「我承認，」親王帶着一種諷刺的微笑說，「假如我是要欺騙你的話，那倒一定會是出於我

的計算了。你是很……有急智的，可是在你用這些責難的話來侮辱別人之前，你應該先有憑據呵。」

「憑據嗎！就是你以前想把他從我這里拉開去時候你的全部行爲呀。一個人訓練他的兒子去忽視那種義務，爲了世俗的利益，爲了錢去開他們玩笑，這是在使他墮落！你剛纔談到樓梯和我住處的惡劣，那是什麼意思呀？你不是停止給他經常的津貼，想靠貧窮和飢餓來強迫我們分開嗎？這住所和樓梯原是你自己的過失呀，而你現在拿這來責備他了——兩面三刀的人呵！是什麼東西引起你那天晚上那樣的熱情，那樣新的而非你特有的信念啊？而我對於你爲什麼又是那樣有必需呢？我在這地方走來走去走了四天；我已經想過一切事情，我已經估量過你說的每一句話，你臉上的每一個表情，我斷定，這全是一種假裝，一種欺詐，一種卑劣的、侮辱人的和毫無價值的滑稽戲。……我知道你，我已經知道你很久了。每一回亞歷沃沙看了你回到這兒來，我都能從他臉上看出你對他說的一切話和你所給他的一切印象。不，你是欺騙不了我的！也許你現在還有什麼別的計算，也許我還不會說出那最卑劣的事情來；但是這不關重要！你已經欺騙我了——這是主要的事情，我就得當你的面告訴你這個！」

「這就是全部的話嗎？這就是你所有的全部憑據嗎？但是想一想罷，你這狂妄的女人：爲了

那齣滑稽戲——有如你稱呼我在星期二的抗議——我是太束縛我自己了，這在我一方面是太不能負責了……」

「怎麼，你怎麼束縛了你自已呀？欺騙了我在你是什麼意思？侮辱了像我這樣地位的一個女子是什麼意義？一個不幸的逃出來的人，被她父親所遺棄了，毫無保護的，她還屈辱了她自己，不道德的，如果這個玩笑不是沒有一些用處，跟她來麻煩又有什麼需要啊！」

「只想一想，你把你自已處在怎樣一個地位啊，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你咬定你是給我侮辱了。但是這樣一種侮辱是那麽嚴重那麽丟人的，我簡直不能明白，你怎麼竟會想像出來，更不明白你怎麼會一口咬定是這樣。你能够這樣輕易假定這種事情，這大概由於你平時習慣這樣罷，我這樣說，你能原諒就原諒罷，我是有權利來責備你的，因為你是在指使我兒子來反對我。假使他現在爲了你的緣故並沒有在攻擊我，可是他的心却是在反對我的。」

「不，爸爸，不！」亞歷沃沙喊，「我並沒有攻擊你，因為我不相信你會有罪來作這種侮辱的，而且我也不相信這樣一種侮辱是可能的！」

「你聽見了嘛？」華爾戈夫斯基親王叫。

「娜泰莎，這全是我的過失啊！別責備他罷。這是不道德的和可怕啊。」

「你聽見嗎，萬尼亞？他已經在反對我啦！」娜泰莎喊。

「够了！」親王說。「我們得該把這痛苦的場面結束了。這種放縱的嫉妒底盲目的，蠻性的爆發在一個完全新的見地上顯示出你的性格了。我是得到事先的警戒了。我們是過於性急，我們確是過於性急了。你甚至沒有留心到你是怎樣侮辱了我。這在你是無所謂的。我們是過於性急了……過於性急了。自然，我的話應該是神聖的，但是……我是一個父親，而且我是希望我兒子的幸福啊……」

「你取消你的話啦！」娜泰莎喊起來，控制不住她自己了，「你是高興有這個機會的。但是讓我告訴你，就在這里，我一個人，在兩天以前已經決心壁回他的諾言了，而現在我再在每個人前面重說一遍，我放棄他了！」

「這也許是你要重新喚醒他舊日的煩惱，他的責任感，和一切關於他責任上的苦悶罷（像你剛纔所表示的），這樣你又可以把牠拉到你那邊去啦。這都是根據於你自己的理論底解釋啊，那是爲什麼我要這樣說；但是够了，時間會來決定的。我要等待着一個比較平靜的時間再對你作一次解釋。我希望我們不至於完全斷絕一切關係。我還希望你會把我估計得好一點。我本來打算今天來告訴你我對於你家族的計劃的，那會使你明白……但是够了！伊凡，披特羅維契，」他接

着說，向我走過來，「我常常想更了解你一點，而現在比往常更重視這個了。我希望你理解我。我將在一兩天之內來看你，如果你能允許我。」

我鞠了一躬。這在我看來，似乎現在我也不能避免跟他來往了。他捏着我的手，向娜泰莎鞠了一躬，沒有說話，帶着一種尊嚴被冒犯了的神氣走出去了。





## 第四章

好幾分鐘，我們全沒有說話。娜泰莎沉思地坐着，悲鬱而疲乏的。她的全部精力突然離開她的身體了。她筆直地望着前面，看不見什麼，把亞歷沃沙的手緊握在自己的手里，似乎沉入到迷茫中間了。他默默地淌着眼淚，吐洩他胸中的悲傷，不時帶着怯弱的好奇心望望她。

最後，他開始怯怯地想來安慰她，求她不要發怒，責備他自己；他顯然是很焦灼要替他父親辯護，這是重重地壓着他的心頭的。他開了幾次口要來說這件事，但是不敢說出來，怕再惹起娜泰莎的憤怒。他發誓說他永恆不變的愛，並且熱烈地證明他對卡泰雅的忠誠是應該的，不斷地重複說，他只是把卡泰雅作爲一個姊妹，一個親愛的仁慈的姊妹來愛她，他是不能完全丟開她的；否則在他未免是真的粗暴和殘忍了，並且還說，娜泰莎如果認識了卡泰雅，她們立刻就會做朋友的，甚至她們永遠不會分離，永遠不會吵嘴的。這個想頭特別叫他歡喜。這可憐的傢伙是完全真實的。他沒有了解她的疑懼，而且當真不會清楚了解她剛纔對他父親說的話。他所了解的，只是

他們吵了一場嘴，而這特別是像塊石頭似的壓着他的心頭。

「你是爲了你父親在責怪我嗎？」娜泰莎問。

「我怎麼能責怪你呢？」他帶着痛苦的感情說，「我是禍首，而且這一切全是我的過失呀！這都是我，惹你冒這種火，而在你憤怒中間，你也責怪他了，因爲你要替我辯護呀。你常常衛護我，這在我實是不該當的。你一定要把這罪過斷定在什麼人身上，於是你就斷定在他身上了，而他却實在是不應該被責怪的呵！」亞歷沃沙叫，奮亢起來了。「難道他是存了那樣心思到這兒來的嗎？難道他是盼望這樣嗎？」

但是當他一看見娜泰莎是帶着痛苦和譴責的神情在望他，他立刻就羞住了。

「原諒我，我不啦，我不啦，」他說，「這全是我的過失啊！」

「是的，亞歷沃沙，」她帶着痛苦的感情說下去，「現在他已經插進到我們中間來了，而且毀壞我們終身的和平了。你向來是比對誰都相信我的。而現在他已經把不信任和猜疑注入到你心里了；你責怪我啦；他已經把你的半個心從我這里拿去了。黑貓已經跑到我們中間來哩。」

「別這麼說啊，娜泰莎。你爲什麼要說『黑貓』呢？」

他是給這句話刺傷心了。

「他已經用他虛偽的慈愛，用他虛偽的慷慨把你爭取過去了，」娜泰莎繼續說，「而現在他將使你漸漸的來反對我啦。」

「我發誓說，這不是那樣的，」亞歷沃沙帶着更大的熱情說，「他說他是『太性急了，』這話是在他被激怒了的時候說的。明天就會看到，一兩天之內，他會重新考慮的；如果他真是那樣忿怒，當真不叫我們結婚，那我發誓我不會服從他的。我對這件事情也許有力量。你知道誰會幫助我們嗎？」他高興他這個主意，叫了起來，「卡泰雅會幫助我們的！而且你會看到，你會看到她是個多麼奇特的人呵！你會看到，她究竟是否要做你的情敵和要分離我們。你剛纔說我是在結婚之後會變心的一種人，這多麼不公平啊！這教我聽到是痛心的呀！不，我不是那樣的人哪，而且假使我去看卡泰雅……」

「噓！亞歷沃沙，你什麼時候高興去看她就去看她罷。這不是我剛纔說話的意思。你完全不會理解呢。你喜歡誰，就跟誰去歡樂罷，我不能比你的心所能給與我的求你分更多一點心給我啊……」

馬芙拉走進來。

「我把茶拿進來罷？這可不是開玩笑呀，讓茶炊滾上兩個鐘頭。現在是十一點鐘哩。」

她說話凶莽而執拗。顯然她是不高興，而且對娜泰莎在生氣。事實是這樣：從星期二那天以來，她是在最大的快樂中間，因為她的年青女主人（她是非常喜歡她女主人的）快要結婚了，她花了功夫把這消息傳播給滿屋子里，給街坊鄰舍，給舖子里和給看門的人。她曾經吹了一番牛，得意地說那是一位親王，一位要人，並且還是一位將軍，非常有錢的，親自跑來請求她的年青女主人允婚，而她，馬芙拉，是親耳聽見的，可是現在這件事却突然全部煙消雲散了。親王發了脾氣跑掉了，連茶也不會給他喝，而這一切自然都是她年青女主人的錯呀。馬芙拉是聽到她在對他不客氣地說話的。

「哦……是的。」娜泰莎回答說。

「這些吃的東西呢？」

「是的，也拿來罷。」

娜泰莎是給弄窘了。

「我們備下那樣一些東西，那樣一些東西，」馬芙拉說下去，「昨天起我腿都跑斷了，我還跑到尼佛斯基去買酒哩，而現在……」

她走了出去，忿忿地把門砰的闔上了。

娜泰莎臉孔發紅，有點奇怪地望着我。

這時，茶已經擺上了，還有吃的東西。其中有野味，有某種魚，有兩瓶從愛立賽耶夫來的好酒。我奇怪，這一切準備是爲着什爲呢。

「你瞧，我是怎樣一個人呵，萬尼亞，」娜泰莎說，走向餐桌上去，她不好意思到甚至不敢正面看我。「你知道，我事先料到，事情會像剛纔那樣結局的；可是我還是想，也許不會是那樣結局罷。我想，亞歷沃沙也許會來，而且會來調解，那末我們又將和好了。我的一切猜疑也許會證明並不合理，而我會給說服的……於是我就辦了一頓晚餐準備着。我想，我們也許會坐在一起談到很遲的。」

可憐的娜泰莎呀！她說這話的時候，臉孔是紅得那樣厲害。亞歷沃沙却高興了。

「你瞧，娜泰莎！」他叫，「你自己也不相信這個哩。兩個鐘頭之前，你自己還不相信你自己的猜疑哩。是的，這一切該會弄得好的。我是該責備的。這全是我的過失，我將把它弄好來。娜泰莎，讓我一直回到我爸爸那里去罷。我必須去看他；他是被傷害了，被冒犯了；我必須去安慰他。我要告訴他一切，只講我自己，只講我自己！不會把你扯到裏面去的。我還要解決一切事情。別因爲我那麼焦急要到他那里去和要離開你就生我的氣罷。這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我是替他

難過呢；他會向你證明你自己的，你會明白的。明天天一亮我就來陪你，我將整天的陪着你。我不想到卡泰雅那里去了。」

娜泰莎沒有留他；她甚至催促他去。她是非常怕亞歷沃沙會強迫他自己從早到黑的來陪她在一起，而且會對她厭倦起來。她只是求他別用她的名義去說話，而在離開的時候，還想裝作更愉快地向他微笑。他正要走出去，但是突然他又向她走回來，兩隻手擁抱着她，在她旁邊坐下了。他帶着描寫不出的柔愛，朝她望着。

「娜泰莎，我的親親，我的安琪兒，別惱我，也別讓我們吵嘴了。答應我」，你要常常相信我，而我也要相信你。唉，我的安琪兒，我現在要告訴你，我們曾經吵過一次嘴。我記不得是爲什麼了；那是我的錯。我們彼此都不說話。我不願首先來求饒，而我是非常悽慘的。我在整個城市里徘徊着，到處去閒蕩，去找我的朋友，而我的心是那樣沉重……，接着，一種念頭湧上我的心頭；譬如說，如果你病了，而且死了，那怎麼辦呢？我一想像到這個，我突然的感到那樣的絕望，彷彿我真的已經永遠失去你了。我的念頭越來越迫人和可怖。漸漸地我想像着我是在朝你的坟墓走去，絕望地撲到在那坟墓上，擁抱着它，帶着悲痛昏厥過去了。我想像我怎樣吻着那墳墓和叫喊你從裏面出來，就是一刹那也好，我祈求上帝顯示一個奇蹟，在一刹那間，你

會在我面前站起來；我想像，我將怎樣衝向你，把你擁抱起來，把你緊緊地貼着我，吻着你，於是好像是帶着再能像以前一樣抱着你的幸福而死去了。我想像到這裏，一種念頭突然湧上我的心頭，爲什麼，我要來祈求上帝爲你給這一分鐘。你跟我在一起已經六個月了，在這六個月中間，我們吵過了多少次，有好多日子我們彼此都不願說話。我們整天的鬧别扭和輕視我們的幸福，而現在我却來祈求你從墳墓裏出來一分鐘，而我還準備爲這一分鐘來獻出我整個的生命呢。……我們想到這一切，就抑制不住自己了，只有越快越好的奔到你那裏來；我奔到這裏，你却正在等我，我記得，我們吵嘴以後互相擁抱，我把你緊緊地抱在手臂里，彷彿我當真會失去你似的，娜泰莎。別再讓我們吵嘴了！這老是那麼傷我的心，天啊，你怎麼能想像，我能離開你呀！」

娜泰莎大哭起來。他們彼此熱烈地擁抱着，亞歷沃沙又發了一次誓，說他永遠不離開她。之後他奔出到他父親那裏去了。他堅信着，他會解決一切事情，他會把一切事情都弄妥的。

「這全結局啦！這全完啦！」娜泰莎說，壓攣地捏着我的手。「他愛我，他決不會停止愛我的。但是他也愛卡泰雅，再過一些時候，他就會愛她勝過愛我了。而那個陰毒鬼，那親王，會睜起眼睛看着呢，那時……」

「娜泰莎，我也相信那親王不是坦直行事的，但是……」

「你不相信我跟他說的一切話哩！我從你的臉色上看得出來。可是過一些時候，你自己就會明白究竟我對不對，我還只是一般的說呢，天知道他肚子里還有些別的什麼花樣哪，他是一個可怕的人呵。過去四天中間，我在這屋子裏來回地走，我全看穿了這一切。他要亞歷沃沙解脫，從壓在他生活上底憂愁重担下，從愛我的責任下，來寬舒他的心。他想出結婚的計劃，同時也含着一種意思，就是要鑽到我們中間，來影響我們和用他的寬宏大度來擒住亞歷沃沙。這是真話，這是真話，萬尼亞！亞歷沃沙就是這樣一種人。他對我會感到安心了，他以為我的不安會過去了。他會想，「唉，她現在是我的妻子了，她一生都是我的了，」這樣他就不知不覺更注意到卡泰雅身上去了。親王顯然是研究過卡泰雅的，她認為她對他是合適。而且她會比我更能吸引他。唉，萬尼亞，你現在是我唯一的希望了！他爲了某種緣故要接近你，要了解你。別反對這個罷，而且，看在上帝面上，親愛的，想點方法馬上到伯爵夫人那里去；跟這位卡泰雅去做朋友，澈底的研究她，來告訴我她是怎樣一個人。我要知道，你對她是怎樣看法。沒有一個人能像你這樣了解我，你會明白我所要的是甚麼。並且去察看他們的友誼究竟達到怎樣程度，他們之間究竟怎麼樣，他們在談論一些甚麼話。是卡泰雅，卡泰雅，你必須主要去觀察。再向我表示一次罷，親愛的，萬尼亞好人呀，再向我表示一次你是我的怎樣一個真實朋友罷！你是我的希望，你現在是我唯一的



「希望了。」

X

X

X

X

我回到家裏，快近一點鐘了。尼麗帶着一張瞋眦矇矓的臉孔來替我開門。她愉快地望着我微笑。這可憐的孩子爲着她自己睡去了很着惱呢。她原本是很想坐着等候我的。她告訴我，有人來過並且問起我，在這里坐着等了一會兒，還留了一張給我的條子在桌子上呢。那條子是馬斯羅波哀夫寫的，他叫我明天十二點到一點鐘之間到他那裏去一次。我還想問問尼麗，但是我把這攔到明天再說罷。我勸她馬上去睡覺。這可憐的孩子是疲乏了，因爲她一直坐着在等我，而只在我進來以前睡去過半個鐘頭。

## 第五章

早晨，尼麗告訴我關於昨夜來訪問的一些頗爲奇怪的詳細情形。真的，馬斯羅波哀夫昨夜忽然想起來找我，這事情可就有點兒古怪。他明明知道我不在家的，我們上次見面的時候，我會經通知過他，這個我記得清清楚楚。尼麗告訴我，她起先不肯開門，因爲她害怕——那時已經是晚上八點鐘了。但是他在門外勸她開門，確定地跟她說，如果他今晚不留張條子給我，明天會於我很不利的。她放了他進來，他立刻寫了一張條子，向她走過來，在她旁邊的沙發坐下了。

「我站了起來，不想跟他說話，」尼麗說。「我非常怕他；他開頭談到白勃諾夫夫人，告訴我她是多麼憤怒，說她現在是不敢來拿我了。他又稱讚你；說他是你的一個老朋友，從小孩子時候就認識了你的。之後，我開始跟他說話。他拿出一些糖菓來，請我吃。我不要；接着他又向我保證說他是個好性情的人，他還能唱歌和跳舞。他蹦了起來，就跳舞啦。這叫我笑起來。接着他說他要多等一會兒——『我要等等萬尼亞，他也許就會來的』；於是他竭力勸我不要怕他，叫我

靠著他坐下。我坐下了，但是我不願跟他說些什麼。之後他又告訴我，他熟悉我媽媽跟外公，並且……於是我也說話了。他就默了很久一個時候……」

「你們講了一些什麼呢？」

「講了媽媽……白勃諾夫夫人……外公。他默了兩個鐘頭。」

尼麗似乎不願意說出他們所談的話。我也不去問她，希望從馬斯羅波哀夫那里去聽到這一切。但是馬斯羅波哀夫乘我出去的時候，故意的到我家來，爲要找尼麗一個人說話，這却教我驚奇。「他這甚麼意思啊？」我奇怪。

她拿出他給她的三塊糖菓給我瞧。那是用紅綠紙包着的水菓糖，很骯髒的，也許是從水果店里買來的，尼麗給我看的時候，笑了起來。

「你爲什麼不吃它呢？」我問。

「我不要吃，」她蹙起眉毛正經地說，「我沒有拿他的；他自己把它擱在沙發上……」

這一天我有許多地方要跑。我對尼麗來告別。

「你老一個人悶不悶？」我走的時候問她。

「悶，也不悶。我悶是因爲你要好長久不在這裏。」

她說這話的時候是帶着怎樣的愛在望着我。這天早晨她一直柔和地望着我，她似乎那麼快樂，那麼含情，而同時又有點羞赧，甚至在她舉止上有點畏怯，好像她怕我不高興和怕失去我的愛似的。並且……並且怕她的感情顯示得太強烈了，她似乎對這些在害羞呢。

「那末你怎麼又不悶呢？你說你『悶，也不悶』呀！」我忍不住問，朝她微笑着——她對我已經變成親密而可愛了。

「我知道是爲什麼，」她笑着回答說，爲了某種緣故又臉紅了。

我們在敞著的門道上說話。尼麗站在我的面前，眼睛下垂着，一隻手放在我的肩岬上，另一隻手捉着我的袖子。

「這怎麼說，一種秘密嗎？」我問。

「不……沒有什麼……我已經……我已經讀了你的書了，當你出去的時候，」她用一種低低的聲音說，朝我投了一個溫柔敏銳的眼色，又滿臉飛紅了。

「呵，這樣嗎！噫，你喜歡它嗎？」

一個作家當面受人家恭維，這教我感覺狼狽了，但是我不知道假如在那時候我吻了她那會怎樣。不過吻她總覺得不大可能的。尼麗沉默了一下子。

「爲什麼，爲什麼他要死掉呢？」她帶着深深憂傷的神情說，向我偷偷地瞅了一眼，又把眼睛垂下去了。

「誰？」

「怎麼，那個害癆病的青年呀……那書上說的。」

「這沒有法子，那只能如此呀，尼麗。」

「那完全不該如此，」她幾乎是耳語般的回答說，但是突然粗鹵地，幾乎是憤怒地堵起嘴巴，更加頑強地，朝地板怔望着。

又一分鐘過去了。

「還有她……他們……那女孩子跟那老頭子呢，」她輕輕地說，依舊抓牢我袖子，比剛才更着急了，「他們會住在一塊兒嗎？他們會因爲窮苦而分手嗎？」

「不，尼麗，她要到很遠的地方去的，她要跟一個鄉下紳士結婚，而他却把她孤另另地扔棄掉了。」我帶着極大的遺憾回答說，真的覺得抱歉，因爲我不能告訴她一些比較可以安慰的東西。

西。

「哎，天呀……多可怕哪！唉，怎樣的人呵……我現在不再要讀它了！」

於是她忿怒地推開我的手臂，疾忙轉過背，向桌子旁邊走去，臉孔朝着屋角，眼睛對着地下站着。她滿頭滿臉漲紅了，不規則地呼吸着，彷彿遇到什麼可怕的絕望似的。

「喂，尼麗，你生氣哩，」我說，向她走去。「你知道，這篇的全不是真的，這全是假造出來的呀；這有甚麼好生氣的呢？你真是一個傷感的小姑娘呀！」

「我沒有生氣，」她怯怯地說，抬起清朗而可愛的眼睛望着我；接着，她突然捉住我的手，把她臉孔緊貼着我的胸脯，爲了什麼緣故要哭出來了。

但是同時她却又笑了——哭笑一齊來了。我也覺得這好笑而又有點……可愛。但是沒有法子可以教她抬起頭來，我剛把她的小臉孔從我肩岬上拉開去，她却越來越緊的縋牢我，而且越來越笑得厲害了。

最後，這傷感的場面結束了。我們離開了。我忙着要走。尼麗紅着臉，依舊有些羞答答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似的，追出到樓梯上來，懇求我早一點回家。我答應她回來吃午飯，而且儘可能早點回來。

我開頭先到伊契曼耶夫家裏去。他們兩老都在生病。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病得很厲害；尼古拉·舍基伊契在他書房里坐着。他聽見我來了，但是我  
我知道他照老規矩在一刻鐘之內是不會跑出

來的，這樣可以讓我們有時間先談一下。我不願意使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太煩惱，因此我儘可能的把昨天晚上事情說得和緩一點，但是我把真情告訴她了。教我吃驚的，是我那老年朋友雖然感到失望，可是當她聽到這破裂的可能，却並不怎樣驚駭。

「唉，我親愛的孩子，這正是我所想的，」她說，「你走了以後，我仔細想過了這件事，我斷定這事情不會實現的。我們是不配有這樣福氣的；何況他又是那樣一個卑劣的人；人家是不能希望從他那里得到什麼好處的。他無緣無故從我們手里拿去一萬盧布，這就顯得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了。他知道這是無緣無故的，但是他還是一樣的拿去。他是在搶奪我們最後一片麵包啊；伊契曼耶夫加田莊是要賣掉了。娜泰莎不相信他，是對的，是有知覺的，可是你知道，我親愛的孩子，」她放低聲音接下去說，「我那可憐的人呀！我那可憐的人呀！他是絕對反對這頭親事的。」說出來哩。「我不要這個，」他說。起初，我以為這是發傻；不，他確是這樣意思的。那末，她會遭遇什麼呢，可憐的心肝。他會完全咒她了。亞歷沃沙怎樣呢；他說了些甚麼嗎？」

她接着向我發問了很久，照向來一樣，對我回答她的每一句話嘆息着和呻吟着。後來，我看她似乎是完全失去常態了。每一點消息都使她煩惱。她爲娜泰莎的焦慮是在毀壞着她的健康和神經哩。

老人穿着梳洗衣和拖鞋進來了。他訴說他在發燒，但是却深愛地瞧着他的女人；我在那裏的全部時間裏，他始終像一個看護士似的照料着她，注視着她的臉孔，而且對她好像有點畏怯似的。他瞧着她的那種神情里是含着無限的柔愛。他是担心着她的病；他覺得他如果失掉了她，他會失掉世界上一切東西的。

我陪他們坐了一個鐘頭。當我告辭的時候，他陪我走到甬道裏，談起尼麗來。他正經地要想把她帶到他家里來補他女兒娜泰莎的位子。他跟我商量怎樣事先使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贊成這一個計劃。他帶着特別的好奇心，詢問我關於尼麗的事情，問我有沒有找出關於她的新的什麼材料。我明白地告訴了他。我的故事使他受到感動。

「我們再談罷，」他決然地說，「現在……不過還是等我病略爲好了一點，我馬上就到你那裏去罷，那時我們再來決定種種事情。」

準十二點鐘，我趕到馬斯羅波哀夫的家里。我大爲驚愕，我碰到頭一個人，乃是華爾戈夫斯基親王。他正在門口穿他的外套，馬斯羅波哀夫慇懃地幫着他穿，把手杖遞給他。雖然他曾經告訴我過，說他跟親王相熟，但是這次碰頭還是教我極其吃驚的。

華爾戈夫斯基親王一看見我似乎很窘的樣子。



「啊，是你呀！」他帶着多少是過分的熱情叫起來，「碰得多巧呀，纔想不到呢！但是我剛纔聽馬斯羅波哀夫先生說起他認識你。我高興，真高興碰到了你。我正想看你，盼望儘可能早一點來拜訪你哩。你能允許我嗎？我要請求你一件事。幫助我解釋一下我們目前的處境。你自然明白，我是指昨天的事情……你是一個熟朋友；你是明白這全部事情的；你是有力量的……我很抱歉我現在不能留下來……事務呀！但是這幾天里，也許是早一點，我將有幸來拜訪你，不過現在……」

他帶着過分的熱心握握我的手，朝馬斯羅波哀夫交換一個眼色，走開了。

「看老天面上告訴我罷……」我走進到屋子里去的時候說。

「我不能告訴你什麼，」馬斯羅波哀夫打斷我的話，急急地抓起他的便帽，向門口走去。「我有事情，我還得跑去，我的孩子。我已經遲啦。」

「怎麼，你自己寫了條子叫我十二點鐘來的呀。」

「我寫了十二點鐘又怎麼樣呢？那是我昨天寫的，可是今天我自己又給寫了在十二點呢，那樣一件事情，我的腦袋都旋昏啦！他們等着我哩。原諒我，萬尼亞，我只能向你提議一件事，教你平平氣，就是說，爲了我無緣無故麻煩了你，打我的腦袋罷。你要平平氣就打罷，只是看基督面

上快一點罷，別留我啦，我有事，我遲哩……」

「我打你的腦袋幹嗎？你有事情就快罷：預料不到的事情誰都有的。只是……」

「是的，說到這個「只是」，那讓我來告訴你罷。」他打斷我說，奔出門口，穿上外衣（我也跟着他學樣）。「我跟你也有點事情；很重要的事情；那是我爲什麼約你來；這是直接關係你和你的利害的，不過現在一分鐘里是沒法來說這個了，看上帝面上，答應我今天七點鐘到我這裏來罷，別早也別遲。我會在家里的。」

「今天，」我決不定地說，「唔，老兄，我今晚打算上……」

「現在立刻上你今晚要去的地方罷，親愛的孩子，今晚還是到我那里去。萬尼亞，我要告訴你的事情，你總想像不到呢。」

「可是我說，那是什麼事呀？我承認你使我好奇起來哩。」

這時我們已經走出大門，站在人行道上了。

「那你會來嗎？」他固執地問。

「我跟你說過我會來的呀。」

「不行，給我名譽的保證。」

「嘿！你這傢伙！很好，就給你名譽的保證。」

「豪爽，漂亮！你望那邊走？」

「這邊，」我指指右邊回答說。

「好的，我望這邊，」他說，指指左邊，「再會罷，萬尼亞。記住，七點鐘。」

「奇怪，」我望着他背後想。

我本來打算晚上到娜泰莎家里去的。但是現在既然已經答應馬斯羅波哀夫了，就決定馬上先到娜泰莎那里去。我覺得現在亞歷沃沙一定在那兒。果然他是在那兒，一看見我進去，大大的高興起來。

他很愉快，對娜泰莎十分溫柔，我進去他簡直似乎臉孔都亮了起來。娜泰莎雖然也想裝做快樂，顯然却是很吃力的樣子。她臉色蒼白而帶病容，而且她睡得很不好。她對亞歷沃沙顯示着過分的溫柔。

亞歷沃沙雖然說了許多話，和告訴她各種事情，却顯然是在想逗她快樂，和逗她嘴唇上露出一絲微笑來，那嘴唇彷彿老是在不笑的莊嚴中似的；他顯然避免去談到卡泰雅和他的父親。可是他想調和的努力却很明白不曾成功。

「你知道什麼嗎？他是拚命想走開呢，」娜泰莎匆匆地向我低聲說，當他出去一下吩咐馬芙拉什麼事的時候，「可是他怕，而我也怕自己叫他走，這一來，他也許倒故意留下來了。但是我最害怕的，是他會厭倦我，而且因此完全冷冷地對待我！我該怎麼辦呢？」

「好天爺，你們把你們自己弄得怎樣一個地步啦！你們彼此都是怎樣的猜疑怎樣的戒備啊。乾脆向他說明白，了結掉就是了嘛。唉，他很會對這樣處境厭倦的啊。」

「怎麼做呢？」她驚惶地叫。

「等一下，我來替你安排。」

於是我走到廚房里去，藉口請馬芙拉把我滿染着泥濘的套鞋擦乾淨。

「留心一點呀，萬尼亞，」她在我背後叫。

我剛走到馬芙拉那里，亞歷沃沙就朝我奔過來，彷彿在等待我似的。

「伊凡·披特羅維契，我親愛的人，我要怎麼辦呢？給我出個主意罷。昨天我答應了卡泰雅今天這個時候到她那里去。我又不能不去。我對娜泰莎是說不出的愛她的，我可以為她赴湯蹈

火，可你也得承認，我並不能把那邊的一切全拋棄掉啊。……」

「噫，那末去就是了。」

「可是娜泰莎怎麼辦呢？你知道我這會使她難過的。伊凡·披特羅維契，替我解決一個出路罷……」

「我想你還是去的好，你知道她多麼愛你啊；她這個時候會想你是不耐煩跟她在一塊而是違反你自己意思留着的，還是不受羅束好一點。可是跟我來罷，我會幫助你的。」

「親愛的伊凡·披特羅維契，你多麼仁慈啊！」

我們走回去；隔了一分鐘我對他說：

「我剛纔看到你的父親。」

「在那里？」他嚇了一跳叫。

「在街上，偶然碰到的。他站住跟我談了一分鐘，又要求我多來往來往。他問起你，問我知道不知道你現在在那里。他很想看你，要告訴你什麼話呢。」

「噢，亞歷沃沙，你還是去看他罷，」娜泰莎插進來說，知道我是在引起什麼話。

「可是我現在到那里去看他呢，他在家里嗎？」

「不，我記得他說要到伯爵夫人那里去的。」

「那麼我怎麼樣呢？……」亞歷沃沙天真地問，可憐地望望娜泰莎。

「嘿，亞歷沃沙，有什麼問題嗎？」她說，「你當真以為要拋棄那個相識來安我的心嗎？嘿，那簡直是孩子氣啊。首先，這是可能的，而其次，這對卡泰雅是忘恩背義的。你們是朋友——這是不可能這樣鹵莽就斷絕關係的。你以為我是那麼妒忌，這到後來會惹我生氣的。馬上去罷，去，我求你，去滿足你的爸爸罷。」

「娜泰莎，你是一個安琪兒，我是够不上你一個小手指頭的，」亞歷沃沙狂喜地和悔悞地叫，「你是那麼仁慈，而我……我，噫，讓我告訴你，我剛纔還在廚房里請求伊凡·披特羅維契幫助我離開呢。而這是他的計劃呢。可是別對我苛刻，娜泰莎，我的天使！我並不是完全該受責備的，因為我愛你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超過一千倍，而因此我想了一個計劃——去告訴卡泰雅一切，向她描述我們現在的處境，和告訴她昨天這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她會想出一些什麼辦法來保全我們的；她是全心全意對我們忠誠的……」

「好，去罷，」娜泰莎微笑說，「我要告訴你，我自己是很急於要跟卡泰雅認識的。我們怎麼能安排一下呢？」

亞歷沃沙的熱烈是超越一切了。他立刻開始來計劃一次會面。在他想來，這是極簡單的：卡泰雅會想出辦法來的。他熱情地，興奮地擴大他的意思。他答應今天就帶回一個回音來，就在兩

個鐘頭之內，並且今天晚上還要跟娜泰莎在一起呢。」

「你真來嗎？」娜泰莎讓他出去的時候問。

「你能懷疑這個嗎？再見了，娜泰莎，再見了我的親親，我永久的愛人，再見了萬尼亞，再見了萬尼亞，再見了萬尼亞。聽罷，伊凡·披特羅維契，我愛你，讓我叫你萬尼亞罷。讓我們不要那套禮節罷。」

「好的，讓我們這樣罷。」

「感謝上帝！這在我心里想過一百次了，可是我總不大敢說出來。伊凡·披特羅維契

唉，我又叫這個了。你知道，一下子叫萬尼亞是那麼困難的。我想起，托爾斯泰曾經在什麼書上描寫過這個：有兩個人約好大家叫暱名，可是都做不到，只好老是什麼名字都不叫了。噫，娜泰莎，讓我們一塊來讀「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中譯註)罷。這是那樣好啊。」

「喂，去罷，去罷，」娜泰莎笑着攆他走，「他是高興得亂吹啦……。」

「再見，兩個鐘頭之內我再來陪你罷。」

他吻了她的手，匆匆走了。

(中譯註)「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

「你瞧，你瞧，萬尼亞，」她說着，眼淚迷糊了。

我陪着她留了兩個鐘頭，想安慰她和使她安下心來。自然她對一切事情的所有疑懼都走對的。我一想到她目前的處境，我的心就痛苦地擰攏來。我有點擔心；但是我能做什麼呢？

亞歷沃沙在我看來也有點奇怪。他愛她並沒有比以前差；真的，他的情感也許由於悔恨和感激比以前更強烈更銳利了。但同時他新的愛情却又強固地捉住了他的心。那是 impossible 去看到這將怎樣結局的。我很想去看看卡泰雅。我答應娜泰莎一次，說我要去認識她。

娜泰莎到後來似乎差不多愉快起來了。在說話中間我告訴她關於尼麗，關於馬斯羅波哀夫和白勃諾夫夫人，關於今天早晨我在馬斯羅波哀夫家里碰到華爾戈夫斯基親王，以及馬斯羅波哀夫約我今晚七點鐘去底一切事情。這一切都使她十分感到興趣。我講了一點點關於她的老人家的事情，但是我沒提起最近她父親去看我；他想要跟親王決鬥的計劃會教她嚇死的。她也覺得非常奇怪，親王跟馬斯羅波哀夫有什麼事情來往，而且他又表示那樣一種願望要跟我做朋友，雖然這在某種範圍內也能解釋作爲一種姿態的……

三點鐘時候，我回到家里。尼麗帶着她明朗的小臉孔來迎接我。



## 第六章

準七點鐘，我到了馬斯羅波哀夫的家里。他帶着大聲的歡呼張開臂膀來歡迎我。不消說，他是喝得半醉了。但是最使我吃驚的，是爲了我去拜訪而特地備下了一些異常豐盛的東西，這顯然是在等候着我。小圓桌上鋪着一塊好看而奢侈的檯布，一隻精緻的黃銅茶炊在沸騰着。茶桌上一些水晶的，銀子的和白瓷的器皿在閃着亮光。在另外一張桌子上，鋪着一種不同的可是却一樣華麗的檯布，放着幾盤精美的糖菓，基輔的乾濕蜜餞菓醬，菓膏，法國的蜜餞，橘子，蘋菓和三四種乾菓；實在是等於一家糖菓店了。在第三張桌子上，鋪着一塊雪白的檯布，那上面是各色各樣的美味——魚子醬，乾酪，餡心餅，香腸，燻火腿，魚和一排精緻的玻璃盛酒器，裝着許多種類的和極其惹人顏色的酒——綠色的，紅玉色的，紫紅色的和金黃色的。最後，在那一邊，一張小桌子上——也鋪着一塊白檯布——放着兩瓶香檳酒。在沙發前面的桌子上，有三隻瓶，盛着白葡萄酒，拉飛脫酒，和康耐克酒，都是從愛立賽耶夫舖子裏買來極名貴的牌子底酒。亞歷山特拉。

西姆約諾芙娜坐在茶桌旁邊，雖然她的服裝和一般打扮都很樸素，却顯然是經考慮和注意的，而結果確是很成功。她知道她穿什麼合式，而且顯然對這感着驕傲。她站起來帶着幾分禮節來迎接我。她鮮豔的小臉孔上因為快樂和滿意在發光。馬斯羅波哀夫跟着華貴的中國拖鞋，穿着奢侈的梳洗長衣，和精緻而潔淨的襯衫。襯衫上面凡是可以用裝上扣子的地方，都裝上了時髦的活扣和鈕扣。他的頭髮上搽過油膏，照時髦的旁分樣子梳了開來。

我是那樣吃驚，在房間中間呆住了，張大着嘴巴，先望望馬斯羅波哀夫，又望望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她是在一種快樂的滿足狀態中間。

「這甚麼意思呀，馬斯羅波哀夫？你們今晚有宴會嗎？」我帶着幾分不安喊。

「不，只你一個人！」他莊重地回答說。

「可是這幹什麼呀？」我問（指着那些美味），「怎麼，你們備了够一團兵馬吃的東西哩！」

「並且還够喝哩！你忘記說那主要的東西——酒了！」馬斯羅波哀夫補充說。

「而這只是爲了我弄的嗎？」

「也是爲了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呀。這是她的高興，要攪這一切東西。」

「哼，我早知道這會是怎麼樣的。」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紅着臉喊，雖然她神色看來正滿意呢，「不是說我不會好好兒招待客人，就是一下子又怪我不對啦。」

「你相信嗎，一清早聽說你今晚要來，她就忙起來哩，她是苦悶着啊……」

「這是鬼話！並不是今天清早，那是從昨天晚上起。你昨夜回來，告訴我這位先生要來消夜。」

「你誤會我哩。」

「一點也不。這是你自己說的。我從不撒謊，而且我爲什麼不該歡迎一位客人呢？我們一天一天過着，雖然該着那麼許多東西，却沒有一個人來看望我們。也讓我們朋友瞧瞧，我們跟人家一樣。知道怎樣過活呀。」

「尤其是，瞧瞧你是怎樣一個好主婦和管家太太呀，」馬斯羅波哀夫補充着說，「你猜猜看，我的朋友，我也得到一些什麼呢。她給我硬套上一件麻紗襯衫，安上扣子——又是拖鞋，中國式梳洗長袍——她親自替我梳頭髮，替我搽上香橙油；她還替我洒上香水——Crème brulée，可是這個我受不住啦。我反抗起來，堅持着我做丈夫的權威。」

「那不是香橙油。那是最好的法國美髮膏，從隻描花的瓷瓶裏取出來的哪。」亞歷山特拉。

西姆約諾芙娜駁斥說，動起氣來了。「你評評看，伊凡·披特羅維契；他從不讓我去看回戲或去跳回舞，他只是給我衣服，我要衣服幹嗎呀？我穿上這些衣服，獨個兒在房間里走來走去。有一天，我把他說服了，我們都準備上戲院子去。可是我剛一轉身去扣上我的胸針，他却跑到大茶樹前面，一杯又一杯的喝起來，直喝到喝醉了。我們就是這樣獸在家里。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沒有一個人來看望我們。只有在早晨，有一種什麼人爲些事務到這裏來，而我又是給叫開了。可是我們却該着茶炊，該着餐具跟上好的杯子——我們有各種各樣東西，全是人家送的禮物。他們遠送我們吃的東西呢，我們除了酒以外，很少要買什麼東西的；要就是那美髮膏和那里的一些美味，那餡心餅，火腿和糖菓是我們爲你買的。只盼望有誰來瞧瞧我們怎樣過活就是了！我曾經想過整整一年：如果有一位客人，一位真正的客人願意來，我們可以讓他瞧瞧這一切和款待他一番。於是人家會讚美這些東西，我們也就高興了。要說到我替他搽美髮膏，這蠢傢伙，他是不配的。他老是穿着骯髒衣服跑出去。瞧，他穿着的梳洗衣多好，這是一件禮物，可是他配穿這樣一件梳洗衣嗎？他是喝酒比什麼都要緊的。你瞧着罷。他會在喝茶以前先請你喝酒呢。」

「哈！這話倒有理！讓我們先來喝一些銀封的和一些金封的，萬尼亞，等精神爽快了，我們再來喝其他的飲料罷。」

「瞧，我早知道是這麼一回事了！」

「別着急，沙省加。我們也會喝一杯茶的，加點白蘭地在裏面，來祝你的健康罷。」

「哼，得啦！」她絞着手叫起來，「這是沙漠商人帶來的茶葉呢，要六個盧布一磅哪，還是前天一個商人作爲禮物送我們的，而他要冲着白蘭地來喝呢。別聽他的，伊凡·披特羅維契，我來替你倒一杯。你會知道……你會自己知道這是什麼樣的茶哩！」

於是她在茶炊前面忙碌起來。

我看出，他們是在打算把我留到半夜了。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盼望客人來已經盼望了一年，而現在就在我身上來發洩了，可是這對我却是一點也不合式呀。

「聽着，馬斯羅波哀夫，」我坐了下來說，「我並不是來做客的。我是有事情來的；你自己請我來，說要告訴我什麼事情呀……」

「嗯，事情管事情，但是作爲朋友談話的時間也有呀。」

「不，我的朋友，別期望我罷，到了八點半我就要告辭了。我有着一個約會呢，那是約定了的。」

「沒有那回事罷，天哪，就這樣對待我嗎！就這樣對待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嗎！瞧瞧

她罷，她是給怔住啦。她替我搽上美髮膏是爲的什麼呀；我幹嗎要搽這香橙油呀，想想看啊！」

「你就光會開玩笑，馬斯羅波哀夫。我可以對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發下誓，下個星期我一定來陪她吃飯。要是你們高興，就在下個星期五。可是現在，我的老弟，我已經說過了，或者說得更確定一點，我是有絕對必要到一個地方去的。你還是說明你要告訴我的什麼罷。」

「那末你當真只能坐到八點半就要走嗎？」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帶着一種怯怯的和悲哀的聲音喊起來，當她遞給我一杯好茶的時候，她幾乎要哭出來了。

「別難受，沙省加；那全是瞎說！」馬斯羅波哀夫插進來說，「他會留下的，那是瞎說。可是我正要告訴你，萬尼亞，你最好讓我知道，你常常到什麼地方去。你是在幹些什麼事？我可以知道嗎？你每天都在跑些什麼地方。你不曾工作……」

「但是你爲什麼要知道呢？我以後也許會告訴你的。最好還是你來說明，爲什麼昨天你要去看我，我告訴過你那時候我是不會在家的呀。」

「我後來纔記起來，但是當時我可忘記了。我當真是要跟您談些事情，不過我先得要安慰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一下。」這兒，「她說，『一個人，一位朋友已經到來了，爲什麼不請請他呢？』而且她已經爲了你鬧了我四天啦。不消說，爲了那香橙油，他們會在來世赦免我四……」

贖罪過的，可是我想，他爲什麼不應該照友誼態度跟我消度一個黃昏呢？因此我就略施小計：我寫條子告訴你，說我有那樣的事情，如果你不來就要把我們的天地全部攪翻啦。」

我懇求他以後別再做這樣的事情，直接告訴我就得了。只這樣解釋是完全不能使我滿足的。

「好罷，可是今天早晨你逃開我又是爲什麼呢？」我問。

「今天早上我當真是有事情。我一點也不撒謊。」

「不是跟那親王有事情罷？」

「你喜歡我們的茶嗎？」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帶着溫柔的重音問。她已經等了五分鐘，要我稱讚她的茶，可是我却不會想到呢。

「這極好，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頂括括的。我從來不會喝過像這樣東西呢。」

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滿意得臉都發紅了，飛奔過來又替我倒上一點兒。

「那親王！」馬斯羅波哀夫叫，「那親王！我的老弟，那親王是個流氓，是個混蛋，好像……哼！我可以告訴你，我自己雖然也是個流氓，可是單就從守本分一點來說，叫我做他，我纔不願意哩。但是够了，別再扯啦！關於他的事情，我所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一些了。」

「可是我百忙中跑來找你，就是要問問關於他的事情呀。不過這往後再談罷。可是昨天我不

在家，你爲什麼給我那愛里娜糖菓吃，又跳舞給她看呢？而且你跟她談了些什麼，能談上一個半鐘頭！」

「愛里娜是個十二歲，或許還只十一歲的小姑娘，眼前住在伊凡·披特羅維契家裏的。」馬斯羅波哀夫突然向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叫起來。「瞧，萬尼亞，瞧，」他指指她接着說，「她一聽說我送糖菓給一個不認識的姑娘，臉孔就紅得多麼厲害呀。她可不是給嚇了一跳，臉孔都紅了，好像我們向她放了一響手槍似的？……我說，她的眼睛好像煤火在燒着似的發光呢！這沒有用，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要想掩飾是沒有用的。她是在吃醋哩。如果不是我解釋清楚那是個十一歲的小孩子，她早已拉牢我的頭髮啦，那香橙油也救不了我哇！」

「就照這樣也救不了你哇！」

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說着這話，就從茶桌後面一蹣，衝將過去，馬斯羅波哀夫連來不及保護他的腦袋，她早把他的一把頭髮抓住了，給了他好傢伙的一扯。

「瞧罷！瞧罷！你敢在一個客人前面說我吃醋！你敢！你敢！你敢！」

她是滿臉通紅了，雖然她是在笑着，馬斯羅波哀夫也有點急了。

「他專會說各種不要臉的事情呢，」她旋向我，嚴重地補了一句。



「噫，萬尼亞，你瞧，我過的就是這種生活！這是爲什麼我必須喝伏特加呀。」馬斯羅波哀夫結束說，理直了他的頭髮，幾乎是一個箭步躡到盛酒器前面去。可是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比他還占先。她蹣跚到桌子旁邊，親手倒出一杯，遞給他，甚至還在他臉頰上給了親愛的一拍。馬斯羅波哀夫向我眦眦眼，得意地嘖嘖舌頭，於是鄭重地把杯子喝光了。

「講到那糖菓，這說起來怪費事，」他說，在我旁邊的沙發上坐下來。「有一天，我喝醉了，我在一家水果店里買了這些糖菓，當時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也許是爲了支持家庭工業和製造商罷，我不大能確定。我只記得，我喝醉了酒，沿着街走，跌到泥漿里了。我抓着頭髮，做不得手脚，哭了起來。自然我就把那些糖菓忘掉了。它們就一直留在我的口袋里，直到昨天我坐到你的沙發上，屁股坐着它們纔記起來。那跳舞也是屬於喝醉酒的問題。昨天我是喝得相當醉了，我一喝醉酒，滿足於我命運的時候，我有時就跳起舞來。就是這麼一回事罷了。此外也許是那小孤女惹起我的憐憫；再則她不肯跟我說話，她似乎很憂鬱。因此我跳舞來逗她高興，和給她水果糖吃。」

「你可是想誘惑她，想從她身上找出一些什麼罷？老老實實承認罷。你可是知道我不會在家，故意跑去跟她作密談，想從她身上找出一些什麼嗎？你瞧，我知道，你跟她在起有一個半

鐘頭，說你認識她死去的母親，而且盤問了她一些什麼。」

馬斯羅波哀夫旋起一雙眼睛，無賴地大笑起來。

「噫，這不會是個壞主意呢，」他說，「不，萬尼亞，這不是那樣的。可是真的，假如我有機會，我爲什麼不該盤問她呢；不過這不是那樣的事。聽着，老朋友，雖然現在我跟平常一樣是有一點醉了，可是你可以確定相信，菲力浦決不會懷着惡意來欺騙你的，那是說懷着惡意。」

「那末，不懷惡意呢？」

「噫……不懷惡意也不會騙你的。可是算了罷，讓我們喝點酒，再來談事情罷。這並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他喝了一口酒繼續說下去，「就是那個叫白勃諾夫的女人並沒有權利來收養那個女孩子的。我已經調查過這一切了。其中並沒有什麼收做養女這一類事情。那做母親的欠了她錢，於是她就那孩子占住了。那白勃諾夫女人雖然是個刁詐的虔婆和淫惡的賤婦，却跟一般女人一樣是個愚蠢的女人。那死掉的女人有一張很好的護照，因此一切事情都不成問題。愛里娜可以跟你住在一起，然而最好是有位帶家眷的仁人君子能够永遠撫養她。不過目前就讓她跟你住在一起罷。那很妥當。我會替你安排一切。白勃諾夫女人決不敢動一根指頭的。關於愛里娜的母親，我很少查究出什麼確定的事情。她是一個叫做沙爾茲曼的女人。」

「是的，尼麗這樣告訴我過。」

「那末，事情就是這樣講完了。現在，萬尼亞，」他帶着某種鄭重的神氣說，「我要求你幫我一個大忙，請你答應我。儘你能够的充分告訴我，你究竟在忙些什麼，你是在跑些什麼地方，你有時整天的消磨在甚麼地方。我雖然聽說了一些，我要知道更充分一些。」

那種鄭重的神氣教我吃驚，甚至教我不安起來。

「可是，這是什麼一回事？你幹嗎要知道呢？你問得那樣鄭重其事。」

「唉，萬尼亞，別廢話了，我要替你効一次勞呢。你瞧，我親愛的老弟，如果我不是坦白地對待你，我不會這樣鄭重其事的來向你盤問這一切的。可是你是在懷疑我對你不坦白——就是剛纔，那些水菓糖；我懂得的。但是我既然是這樣嚴肅在說話，你可以相信我所考慮的並不是我的利害關係而是你的利害關係啊。所以別再作什麼懷疑了。就把全部真實情形說出來罷。」

「但是効的什麼勞呢？聽着，馬斯羅波哀夫，你幹嗎不肯告訴我關於親王的任何事情呢。這是我想知道的。這就是對我的効勞啊。」

「關於親王嗎？哼，很好，我會直白地告訴你的。我現在要問你關於親王的事情。」

「怎麼呢？」

「我會告訴你怎麼的，我已經注意到，我的老弟，他似乎有點牽涉到你的事情上。譬如說，他向我打聽你。他怎樣知道我們彼此認識，這不是你的事情。唯一有關的，就是你要防範着這個人。他是一個奸詐的猶大，而且比猶大更卑劣哩。所以，我一看到他牽涉到你的事情上，我就替你發抖呢。但是，自然，我對這件事一點也不知道，這是爲什麼我要求你告訴我，那使我可以判斷……而這也是爲什麼我今天請你到這兒來。這就是我所說重要的事情。我坦白地告訴你了。」

「你無論如何總得告訴我一些什麼呀，就單單告訴我爲什麼我要怕親王也好。」

「很好，就這樣罷。我的老弟，我有時是受人家僱用去承辦某些事務的。但是有些人能夠信任我，就是因爲我不是一個話盒子。你自己評評看，我該不該講給你聽呢。所以假如我只是概括地說，事實上是很概括的，只說明他是怎樣一個流氓，那你可別介意。好吧，首先你說你的故事罷。」

我決定，對馬斯羅波哀夫確實是無需掩飾我的事情的。娜泰莎的事情也不是一件秘密；而且我也許可以指望從馬斯羅波哀夫那里爲她找到一些幫助。自然在我敘述中間，我儘量的略掉某些點。馬斯羅波哀夫對於和華爾科夫斯基親王有關的一切地方，特別留心聽；他在好些地方止住了我，關有某幾點他再三的問我，因此到最後，我是相當充分地把故事告訴他了。這次敘述足足占去半個鐘頭。

「嘿！這姑娘是有頭腦，」馬斯羅波哀夫批評說，「如果她對那親王不會十分猜得準確，她一開始就認定她所對付的是某種人，而跟他切斷了一切關係，這無論如何是件好的事情。勇敢呀，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我舉杯祝她健康。」（他喝了一口酒）「這不單是靠頭腦，這還得是靠她的心，那使她不會被騙。她的心不會引導她錯誤。她的鬥爭自然是失敗了。親王會有辦法，而亞歷沃沙會拋棄她的。我只是替伊契曼耶夫家難受——付了一萬給那個流氓。唉，誰替他打的官司，誰替他代理的？呀我敢打賭是他親自料理的！噫！正和那些尊貴的高尚的人們一樣！他們實在是什麼事情也辦不來！那不是對付那親王的辦法呀。我已經替伊契曼耶夫找到一個很好的小律師了——噫！」

他煩悶地在桌子上敲着手指頭。

「好罷，現在談談華爾科夫斯基親王罷？」

「唉，你還是纏着要說親王。但是關於他，我說些什麼呢？我抱歉我作了這樣的提議，萬尼亞，我只是要警告你留心那個騙子，就是說，避免受他的影響。誰跟他一接觸都不會平安無事的。所以睜着眼睛罷，那就是了。而你却在猜想，以為我有什麼巴黎之謎要向你洩露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一個小說家了。噫，關於那惡棍，我告訴你一些什麼呢？惡棍就是惡棍罷

了……噫，舉例說罷，我要告訴你一個小故事，自然，地名，城市或人物是不必舉出的，那就是說，無需紀年的。你知道，當他年紀很輕的時候，靠着他的官俸過活，他娶了一個極有錢的商人底女兒。噫，他並不很有禮貌的去對待那小姐，雖然我們現在並不來討論她的問題，我可以順便說到一下，萬尼亞老朋友，就是他一生之中特別喜歡從這類事情中去獲取利益，這兒又是一個例子。他跑到外國去了。在那里……」

「停一下，馬斯羅波哀夫，你說的是到那一國去旅行？在那一年？」

「正在九十九年零三個月以前。（中譯註）噫，他勾引了某個父親的女兒，把她帶到巴黎去了。而這就是他幹的！那父親是個某種製造商，否則就是某家這種企業公司的股東罷。我不能確定了。知道。我所告訴你的都是從我自己的猜測中以及我從其他事實中推斷出來的。噫，那親王欺騙了他，把自己也擠到他的事業中間去。他完全把他騙上了，把他的錢全弄到自己手里。那老人自然有些合法的文件可以證明那錢是親王從他手裏弄去的。那親王不肯把錢還他；照直白的俄國話說來，就是要偷他。那老人有一個女兒，是個美人兒，她有一個心目中的愛人，是個席勒爾同志會

（中譯註）馬斯羅波哀夫下面一段話，是借着隱喻說的。所以年代，人名，地方都故意亂扯，說成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

的會員。一個詩人，而同時是個商人，一個青年的夢想家；總之，是一個道地的德國人，一個叫潑發爾枯金的。」

「你是說，潑發爾枯金是他的姓嗎？」

「噫，也許不是叫潑發爾枯金罷，該死的傢伙，他是不相干的。但是親王勾上了那女兒，他那麼成功，使她瘋狂地跟他戀愛起來。那時節親王要兩件東西：第一件要占住那女兒，第二件要弄到那些牽涉他向老人弄錢的文件。那老人的一切鑰匙都是交給他女兒保管的。老人異常喜歡他的女兒，喜歡得不肯讓她嫁人。當真，他是在妒忌着她的每一個情人，他不想和她分開，而且他把潑發爾枯金趕出去了。他，那父親，是一個怪物，是個英國人……」

「一個英國人？但是這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我只是叫他一個英國人，這是打譬喻的說話呀，而你却又來插嘴啦。這是發生在珊塔——費——達——波高塔市，或者也許是在克拉哥，但是更像是在勒索王國，好像這汽水瓶上的招牌紙寫着的一樣；確實的，這是在勒索。這樣你滿足了罷？噫，那親王就這樣把那姑娘勾上了，把她從她父親那里帶走了，而且引誘那姑娘把那些文件偷出來帶走了。你知道，萬尼亞，像這樣的戀愛事件是常有的。噫！上帝饒恕我們罷！她是一個誠實的姑娘，你知道，尊貴而高尙的。這倒是真

的，她似乎並不怎麼知道那些文件。那唯一教她煩心的事，就是怕她父親會咒咀她。這時親王一様是有辦法應付；他給了她一張正式的合法的書面婚約。他這樣做了，就勸誘她說，他們只是暫時的到外國去走一趟，作一次假期旅行，等老人家憤怒平下去了，他們要回來結婚的，以後他們三個人將快樂地生活下去，以至於無窮的快樂。她跑掉了，那老人咒咀了她而且破產了。那個弗勞恩米爾契追了她到巴黎，他拋棄掉一切東西，甚至拋棄掉他的事業；他是非常愛她的。」

「停一下，弗勞恩米爾契又是誰呀？」

「怎麼，那個傢伙呀！費爾巴赫，不是嗎？天殺的，就是潑發爾枯金呀！噫，自然，那親王是不會跟她結婚的：那些赫萊斯托夫伯爵夫人（中譯註）將作如何批評呢？那些斯羅普男爵（中譯註）又將作如何想法呢？他就是這樣欺騙她了，他是太殘酷地欺騙她了。首先，他幾乎毆打她，其次，他故意的請潑發爾枯金來拜訪他們。哼，他就常常去看他們，而且成爲她的朋友了。他們兩個會整整半夜在一起，在一塊兒嗚咽着，悲泣他們的不幸，而他會來安慰她。他們實在是一

們。

（中譯註）赫萊斯托夫伯爵夫人（Countess Hlestov）是指那些斤斤於禮法的道學先生們。

（中譯註）斯羅普男爵（Baron Slops）意思等於警察老爺。



可愛的，純潔的靈魂啊！親王故意這樣擺佈着的。有一次，他在深夜里發見他們，他捉住一些藉口，推說他們通奸，並且說是他親眼看見的。哼，他把他們兩個都趕出了屋子，自己暫時跑到倫敦去了。那時她快要坐蓐子了；他把她趕出去以後，她生了一個女孩，不是女孩是男孩，當真是一個小男孩子。他命名叫做伏羅特加。潑發爾枯金就做他的教父。嗯，她就這樣跟潑發爾枯金一同走了。他略爲有一點錢。她遊歷了瑞士和意大利，自然是極愜意地遊歷過了一切有詩意的地方。這些日子她老是哭泣，潑發爾枯金也啜泣着，許多年數就這樣過去了，那嬰孩也長成了一個小姑娘了。那親王一切事情都做得很妥當，只有一件他做錯了，他不曾把那張婚約拿回來。「你是一個卑劣的人，」她跟他分開時候對他說過，「你劫掠了我，你污辱了我，現在你又把我扔棄了。再見罷。可是我不會把婚約還給你的。並不是因爲我還想跟你結婚，而是因爲你害怕這個文件呵。所以我要永遠把它抓在手里。」她實在是忍不住性子了，可是親王却滿不在乎。這種流氓要他去對付那些所謂高尚君子總是得手的。他們是那樣清高，常常很容易受騙，而且他們可以打官司總不去打，却愛把自己永遠不變的拘囿在尊貴和清高的蔑視中間。譬如那年輕的母親罷，她雖然保管着那張婚約，却老躲避在高傲的蔑視之中就算了。那親王自然知道，她不但會去利用這婚約，她自己早晚就會上吊死的；因此，他暫時覺得很泰然。她雖然當面唾罵了他，却把伏

羅特加帶在自己身邊；她如果死了，那孩子將怎麼辦呢？可是她不會想到這點，勃魯特爾希夫脫只是鼓勵她，也不曾想到這點。他們讀着席勒爾的作品。最後勃魯特爾希夫脫害了某種病，死掉了……」

「你是說滲發爾枯金嗎？」

「自然囉——該死的！而她……」

「慢一慢。他們一共旅行了多少年數？」

「整整兩百年。嗯，她又回到克拉哥來。她父親不肯收留她，咒了她。她死掉了。親王高興得在自己身上畫起十字來。我那時也在那邊，喝了不少的酒，我們的耳朵里充滿了甜蜜，我們的嘴巴却急於要吃；他們給我輕輕一拍，我就給他們暗中逃脫……讓我們喝酒罷，萬尼亞兄弟。」

「我疑心你是在這件事情上幫他的忙罷，馬斯羅波哀夫。」

「你會這樣疑心嗎，你會嗎？」

「我只是不明白，在這件事情上，你有什麼可做的。」

「怎麼，你瞧，當她離開十年以後，換了另外一個名字回到瑪德里來了。那時這一切就都得根究一個明白了，而且還有關於勃魯特爾希夫脫，和關於那老人，關於那孩子，以及她究竟是否

死了，她究竟是否還有什麼文件等等事情都得根究一下呀。此外也還有一些別的事情。他是一個可怕的人呢，你要當心點，萬尼亞；至於對我馬斯羅波哀夫，你要記住一件事情，別讓有甚麼事情使你叫他是一個混蛋。他雖然是一個混蛋（在我想來，沒有一個人不是混蛋），但是對待你他却不是一個混蛋。我是喝得很醉了，可是聽我說。要是不久或以後，現在或明年，在你看來以為馬斯羅波哀夫是在欺瞞你了（請別忘記「欺瞞」這個字），那請你放心，這是不懷惡意的，馬斯羅波哀夫是在保護着你呢。那末就別相信你自己的疑心了，到馬斯羅波哀夫家里來走走，像朋友一樣對他直說好了。好罷，你還要喝一杯嗎？」

「不。」

「要吃點什麼東西嗎？」

「不，兄弟，原諒我……」

「那末好，你就走罷。現在已經九點缺一刻，你是很局促了，這是你該走的時候了。」

「哼，還要說什麼罷？他喝到自己喝醉了，却攆起客人來啦。他老是這樣的，嘿，你這不要臉傢伙！」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叫，幾乎哭出來了。

「跑腿的人是陪不上騎馬的人的啊。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咱們兩口子留着彼此崇拜

崇拜算了。這是一位將軍哪！不，萬尼亞，我撒謊哩，你不是一位將軍，而我却是一個混蛋呢！單瞧瞧我現在是什麼樣子啊！我在你旁邊算是什麼東西呢？原諒我罷，萬尼亞，別批判我，讓我傾吐……」

他抱牢我，突然眼淚爆出來了。我準備要走開。

「天爺哪！我們替你備下晚飯呢！」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帶着可怕的煩惱叫了起來。

「你星期五會來嗎？」

「我會來的，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我發誓會來的。」

「你也許瞧不起他罷，因為他是那麼……酒醉糊塗。別瞧不起他罷，伊凡·披特羅維契！他是一個好心人哪，那樣一個好心人哪，他是多麼愛你啊，他日日夜夜對我講起你，不講別的，就專講你。他爲了我特地去買了你的書來，可是我還不會讀呢。我明天就要開始讀了，你一來我多高興呵！我從來不會看見過甚麼人。從來沒有什麼人來跟我們一起坐坐。我們要什麼東西都有，就是我們老是孤另另的。你講話的時候，我一直坐着聽呢，那多好啊……那末星期五再見罷。」

## 第七章

我出來，急忙趕回家去。馬斯羅波哀夫的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印象。各種念頭都在我心裏引了起來……好像遭着甚麼命似的，家里又有一件意外的事情在等着我，那像觸電似的叫我驚跳起來。

在我住屋大門的正對面，矗立着一桿街燈。我剛走到門道上，街燈底下衝出一個奇怪的影子來，那樣奇怪，我喊了起來。這是一個活東西，嚇得要死的，震顫的，半瘋的，它銳叫了一聲，抓住我的手，我給嚇得怔住了。這是尼麗呀。

「尼麗，怎麼啦？」我叫起來，「怎麼一回事呀？」

「那兒，樓上……他在我們……房里哩。」

「那是誰？來罷，跟我來罷。」

「我不，我不。我等在……這過道里，等他走了……我不。」

我心裏帶着一種奇怪的預感走到我的房間，打開門，看見華爾科夫斯基親王。他坐在桌子旁邊讀着我的小說呢。至少那書是翻開着的。

「伊凡·披特羅維契。」他欣然地喊，「我真高興，你終究回來了。我正打算走哩，我已經等了 you 一個鐘頭了。爲了伯爵夫人熱烈和特殊的期望，我答應今晚帶你去看她。她那樣特別懇求我，她是那樣焦急想認識你呢。因爲你曾經答應過我，我想我可以趁你還不會出去之前早一點來看你，請你同我一塊兒去。想想看我多倒霉。我一來，你的傭人告訴我你不在家。我怎麼辦呢？我已經答應下來要帶你去呢。所以我就坐下來等你，決心等你一刻鐘，這一刻鐘可長哩！我打開你的小說讀着，把時間都忘記了。伊凡·披特羅維契！這是一本傑作呀！他們估量你還不够呢！你已經騙出我的眼淚來啦，你知道嗎？是的，我曾經哭了，我可是常常哭的哪。」

「那末你是要我去嗎？我得承認，現在……並不是我反對你，但是……」

「看上帝面上，讓我們去罷！你是怎樣對待我啊！唉，我已經等了 you 一個半鐘頭呢……再則我是那樣想跟你談談。你知道是談什麼。你比我更了解這全盤事情呢……也許我們會決定一些什麼，得到某種結論的。只想一想這個罷！看上帝面上，別拒絕了。」

我想，我遲早總是要去的。娜泰莎現在自然是孤寂的，需要我去，但是她自己也叫我儘可能

早一點去認識卡泰雅。再則，亞歷沃沙大概也在那邊。我知道，我沒有把卡泰雅的消息帶給娜泰莎以前，她是不會滿意的，於是我就決定去了。可是我却替尼麗難過。

「等一下，」我對親王說，走到樓梯上去。尼麗在那兒一個黑角落里站着。

「你爲什麼不進來呀，尼麗？他做了些什麼？他跟你說了一些甚麼了？」

「沒有什麼……我不要進來，我不要……」她重複說，「我怕。」

我竭力的勸慰她，可是沒有什麼用。我同意她，等我跟親王出去了，她立刻回進去把自己鎖在裏面。

「別讓什麼人進來，尼麗，不管人家怎樣勸你。」

「可是你是同他一起去嗎？」

「是的。」

她抖了起來，緊抓着我的臂膀，似乎求我不要去，不過她却不说一句話。我決定等明天更仔細地來盤問她。

我向親王道了一聲歡，開始來換衣服。他向我保證說，無需換衣服，去看伯爵夫人是無需打扮的。

「也許稍爲打扮一下就得了，」他補了一句，從頭到腳審察般的瞅着我，「你知道……這些習俗的成見……一下子去掉是不可能的。要我們這社會達到那樣理想的境地是要經過很長久的時期。」他結論說，很滿意看見我有一件晚禮服。

我們走出去。但是我留他在扶梯上，又回到房里來，尼麗已經溜進來了，我再來向她說次再會。她是可怕地激動着。她臉孔毫無血色。我替她難過；我真不願意離開她呀。

「你那傭人真是古怪，」我們下樓梯的時候親王說。「我清想那小女孩子是你的傭人罷？」

「不……她……是暫時跟我住在一起的。」

「古怪的小女孩子。我斷定她是瘋的。你想罷，一上來她很文氣的回答我，但是後來她一看見我，就向我衝過來，喊着，抖着，吊住我……想說些什麼又說不出來，我承認我是給嚇着了。我想逃開她，天見憐，她却自己逃走了，我是給楞住了。你打算怎樣和她過下去呢？」

「她是有羊癲病的。」我回答說。

「啊，那就是了！嗯，那末，這就不奇怪了……，她如果是發病的話。」

我突然想起昨天馬斯羅波哀夫明知道我不在家而來看我，今天早晨我去看馬斯羅波哀夫，馬斯羅波哀夫剛纔在醉後違反他本意而告訴我的故事，他急迫地請我今晚七點鐘到他家里去，他勸



我不要再相信他會隱瞞我，以及最後那親王等了我一個半鐘頭，那時也許他明知我是在馬斯羅波哀夫家裏的，而尼麗又在那時逃開他奔到街上去，這一切事情多少都是有點關連的，我要好好兒的想一想了。

華爾科夫斯基親王的馬車在大門口等着。我們一坐進去就拉走了。



## 第八章

我們到屠高伏亥橋並不很遠。最初我們都沉默着。我一直驚訝，他將怎樣開頭來說話。我猜想他會試探我，打量我，考驗我的。可是他却並不拉扯，就單刀直入的說起來了。

「我有一件事情很覺不安，伊凡·披特羅維契，」他說，「我首先要跟你談這件事，而且要我給我勸告。我前些日子決心想放棄我官司贏來的東西，想把那爭執着的一萬款子還給伊契曼耶夫。我怎樣去辦這件事呢？」

「你不會當真不知道怎麼辦罷。」我心里閃過這樣的念頭，「你這不是在跟我要玩笑嗎？」

「我不知道，親王，」我儘可能簡單的回答說，「在別的事情上，就是說，關於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的各種事情上，我是準備告訴你一些對你和對我們也許都有益的話，可是對這件事情，你是該比我更知道清楚的。」

「不，不，我並不那麼知道，自然並不。你熟悉他們，而且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也許不

止一次的曾經把她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告訴過你了。她這些意見會是我指導的原則，你可能是我的  
一個很大幫助。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我準備作一次讓步，我甚至已經決定作一次讓步，不管  
別的事情結局如何。你懂得嗎？可是怎樣和採取什麼方式來讓步呢？這是一個問題。那老頭兒是  
傲慢而固執的。他很可能因為我的好心反來侮辱我，把錢拋到我的臉上。」

「可是請原諒我，你對這筆錢如何看法呢？看作是你自己的還是他的呢？」

「我贏了官司，所以這錢是我的。」

「可是在你良心上呢？」

「自然，我認爲這是我的，」他回答說，對於我的不講禮貌多少有點愠怒了，「但是我相  
信，你對於這案子的全部事實還不會知道。我並不責怪那老頭兒存心不老實，我承認我從來不會  
責怪他過。是他自己要將這看作一種侮辱，我是責怪他不小心，怪他沒有把託付給他的事情更精  
密地去照顧。而照我們的合同，他是應該對他的某些錯誤負責的。可是你要知道，甚至這個還不  
是真正的要點呢，骨子里真正的要點是那時我們吵嘴，我們彼此互相責備，事實上是傷犯了雙方  
的自尊心了。我對這一萬元錢的小款子並不重視，但是自然，你知道這整個案子是怎樣開始和因  
什麼事情而引起來的。我準備承認我是多惡的，而且也許不公平的（即是說，當時我不公平），但

是我並不管這個，當我惱怒和憎恨他那種無禮的時候，我是不願意讓那機會溜掉，就打起官司來了。你也許會想這一切全太不够大度。我並不替我自己辯護；但是我可以說，發脾氣——或者說得更那個一點——自尊心的被傷犯，跟不够大度是並不相同的，那是一種自然的人類的東西，而且我承認，我再說一遍，我根本不了解伊契曼耶夫，很相信關於亞歷沃沙跟他女兒的那些謠言，這樣就能相信那錢是存心偷的……但是這些且擱開不談，真正的問題，是現在我怎樣做？我可以不受這筆錢，但是如果同時我又說，我仍然認爲我的要求是正當的，這變成是我給他錢了，再加上關於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的微妙地位，他當然會把錢扔到我的臉上呀……。」

「呃，你瞧，你自己說他會把錢扔到你的臉上；那末你認爲他是個誠實的人了，既然這樣，你爲什麼不能完全斷定他不曾偷你的錢呢？而且如果既是那樣，你爲什麼不到他那里去，直白地告訴他說你認爲你的要求是不正當的。這樣會體面一點，而且這一來伊契曼耶夫接受他的錢也許會並不感到困難了。」

「哼！他的錢……這正是問題呀；你把我放在一個什麼地位啊？到他那里去告訴他說我的要求是不合法的。『你既然認爲這是不合法的，那末爲什麼又要作這種要求呢？』這句話，誰都會當面問我的。而我却並不該聽這種話，因爲我的要求是合法的呀。我從來不曾說過也不會罵過他

偷錢，但是我却相信他的不小心，他的疎忽，和他管理事業的無能。那筆錢無疑是我的，因此對我自己來做一次假的責備，這是可恥的。而且最後我重說一遍，那老頭兒自己使自己失體面，而你却逼我爲這種失體面去求他原諒——這是困難的。」

「我以爲，如果兩個人想要講和，那是……」

「你以爲這是容易嗎？」

「是呀。」

「不，有時挺不容易呢，特別是……」

「特別是，假如這件事情還關連別的事情。是的，這一點我同意你，親王·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的處境和你兒子的處境，在那些需要由你來解決的各點上，是應該由你來解決的，而且應該那樣來解決，使伊契曼耶夫可以完全滿意。只有這樣，你跟伊契曼耶夫關於官司的事情纔能够推誠相見。目前什麼都不會解決，你只有一條路可走：向他承認你的要求是不正當的，坦白地承認，必要時甚至公開承認。這就是我的意見。我這樣坦直告訴你，是因爲你親自來問我的意見，而且你大概也不希望我對你不誠懇。這個並且還給我勇氣來請問你，你爲什麼要爲這件還錢給伊契曼耶夫的事情來傷腦筋呢？你如果認爲你的要求是正當的話，那末你又幹嗎要還給他呢？」

我這樣喜歡盤問，要請你原諒，但是這件事是和另外那些事情是有密切關係的。」

「你以為如何？」他忽然問，似乎並不會聽見我的詢問，「如果沒有什麼託辭和……和……」

奉承的話，就把這一萬款子交給他，你以為那老伊契曼耶夫一定會拒絕嗎？」

「他當然會拒絕的。」

我臉孔沸紅，簡直憤怒得要發抖了。這個不要臉的懷疑底問題惹得我好像他唾了我的臉似的。另外一些因素更增加了我的憎惡：他那種無禮的貴族的態度，以這種態度，不回答我的問題，而且顯然就不理睬我的問話，却用另外一個問題來打斷我，這也許是他想教我明白，我是太過份了，太隨便了，敢用這樣的問題來問他。我痛恨，我憎厭這種貴族的機巧手段，過去我會經竭力想改掉亞歷沃沙這種脾氣的。

「哼！你是太衝動了，實際生活中的事情並不是像你理想中那樣做法的，」親王對我的叫喊平靜地說，「但是我想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也許會做出些什麼來決定這問題罷；請你告訴她可以給一些意見。」

「一點也不會，」我粗魯地回答說，「你沒有打算來聽我剛纔對你說的話，却打斷了我。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會明白，如果你退還那筆錢，不是坦直的，沒有你所謂那些奉承的話，那

就等於你付這筆錢是爲了那父親失去他的女兒，爲了她失去亞歷沃沙——換句話說，你是在給他們金錢賠償……」

「哼！……你就是這樣來了解我呀，我的好伊凡·披特羅維契，」親王大笑起來。他幹嗎笑呀？

「眼前，」他接着說，「我們還有許多許多事情要在一起談的。但是現在沒有時間了。我只求你明白一件事情：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和她整個的前途是牽涉着這件事情的，而這一切在某種程度上是要倚賴我們所決定的。你是不可少的，你自己會明白。所以你如果依舊對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忠誠的話，你是不能拒絕和我坦直地來參與這些事情的，不管你對我很少同情。可是我們到啦……*a bientôt*（一會兒再見）。」

## 第九章

伯爵夫人生活過得很講究。房間里布置得很舒適而且風雅，可是却一點不奢侈。不過每件東西都帶着一種暫時小住的特色，不像是帶着一切貴族階級風貌和一切他們認爲必要的怪癖底有錢人家那種永遠固定的寓宅。有一個謠言，說伯爵夫人夏天要到錫姆勃斯克省她那座破落了和典押了的田莊上去，而且親王會陪她同去。我曾經聽見過這個話，不安地奇怪着，當卡泰雅跟着伯爵夫人去了，亞歷沃沙將怎麼辦呢。可是我却並不曾把這個告訴娜泰莎。我怕告訴她。不過從我所注意到的某些徵兆上看來，我料想她也知道這謠言了。可是她却默着，暗地里自苦着。

伯爵夫人給我很好的招待，熱誠地向我伸出手來，重複的說她很久就希望認識我了。她親手從一隻精緻的茶炊做茶，我們都圍着茶炊坐下來，親王和我，還有另外一位紳士，年老而極其貴族氣的，胸前掛着一塊勳章，態度多少有點古板而且有點外交家的神氣。這位客人似乎是個很受尊敬對象。伯爵夫人自從外國回來以後，這年冬季里還沒有時間來得及在彼得堡認識許多



人，以及像她所希望和打算的樹立起她的地位。除了這位紳士以外沒有別的客，這天晚上也沒有別的人來過。我找尋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她跟亞歷沃沙在隔壁房里，但是一聽見我們到了，她就立刻過來。親王恭敬地吻了她的手，伯爵夫人示意她向我過來。親王立刻替我們介紹了。我帶着急切的注意看着她。她是一個矮小的，溫柔的標緻小姑娘，穿着一件白色的外衫，帶着一種馴柔的沉靜的臉部表情，和有一雙完全藍色的眼睛，正如亞歷沃沙所說的一樣；她有一種青春的美，只是這樣罷了。我原來指望碰到一位十足的美人，可是這却算不上美人的典範。那整齊的，線條柔和的鵝蛋臉，那十分端正的五官，那濃盛而當真漂亮的頭髮，那梳成了簡單的家常的樣式，那溫和的注意的表情——這一切，如果我是存旁的什麼地方碰到她，會不怎麼注意就走過的。但是這不過是最初的印象，在這天晚上我繼續對她獲得了一個較充分的認識。她跟我握手那樣子——帶着一種天真底過分的熱心，站着望住我的臉孔，不說一句話。那種樣子的出奇就給我一種印象。我忍不住對她微笑起來。顯然的，我立地感到，我是面對着一個心地極其純潔的人物。伯爵夫人注意地望着她。卡泰雅握過手以後就似乎匆匆地從我這裏走開，跟亞歷沃沙在房間的那一端坐了下來。當亞歷沃沙來問候我的當兒，他輕輕地向我說：「我在這兒只再留一分鐘，我就要上『那邊』去了。」

那位「外交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隨便叫叫，就叫他做外交家罷——沉着地和神氣地在談天，發揮着某種意見。伯爵夫人專心地聽着他。親王對他作着鼓勵的諛媚的微笑。那位雄辯家不時向着他說話，顯然認爲他是一個值得他注意的聽衆。他們倒了一些茶給我，就讓我獨自默着，這個我倒十分感謝的。同時我是在打量着伯爵夫人。最初一眼中，我禁不住給她吸住了。她也許並不怎麼年青了，但是在我看來却像還沒有過二十八歲。她的臉龐依然是鮮豔的，在她青春初期，一定是很美麗的。她暗櫻色的頭髮依舊十分濃盛；她的表情十分溫和，但是有點輕佻，而且帶着惡作劇的侮慢。不過眼前她却約束着自己。她的眼睛裏還可以看出很聰明的樣子，尤其是脾氣好和愉快。在我看來，她主要的特徵是某種輕浮，一種享樂的熱望，和一種溫和的自私，這種自私也許佔很大部分。她是絕對聽親王指導的，他對她是有一種異常的力量。我知道他們是有私情的；我還聽說，當他們在國外時候，他簡直就是一個善於妒忌的愛人哩；我一直猜想着，並且現在還這麼想，就是除開他們從前的關係以外，還有一種別的什麼，一種相當神秘的結，把他們聯結在一起，那似乎是依賴於自私的動機底相互的責任。……事實上一定是有這樣一種東西的，我還知道，目前親王已經對她厭倦了，不過他們的關係却不曾斷絕。特別使他們還能在一起的，或許就是對卡泰雅企圖毒，這大概是由親王主動的。親王慫恿她讓亞歷沃沙跟她繼女結了

婚，這樣他就有理由推掉對伯爵夫人的婚姻了，她確實是對他要求過這個婚姻的。我從亞歷沃沙隨意地說出的一些事實中間，至少是推測到這樣的結論；甚至連他對這也不能不有所注意了。除開亞歷沃沙所說的話以外，我並且還猜想到，雖然伯爵夫人是完全受親王控制的，可是他却爲了某種緣故有點怕她。連亞歷沃沙也注意到這個。後來我纔知道，親王是急於要讓伯爵夫人跟別的什麼人去結婚；一半也是爲了這個目的，所以他要把她送到錫姆勃斯克去，希望在那個省份里能替她找到一個合式的丈夫。

我默坐着聽他們說話，不知道怎樣能够快一點跟卡泰琳娜·非沃多羅芙娜作一次密談。那位外交家在回答伯爵夫人關於目前政治局勢和關於正在創制的改革底一些問題，問他這些是不是值得害怕的。他長篇大論說了一大泡，沉着地，像煞是一個有權威的人。他精細而聰明地發揮着他的意思，但是他的意思却是教人反感的。他不斷的堅持着這種改革和改進的全部精神只不過很快就會產生某些結果，看到這些結果，——他們纔會領悟過來，——那末這種改革的精神不但會從社會上（自然是說在某一部份社會上）消失掉，並且他們會從經驗中認識了他們的錯誤，之後他們就會用加倍的努力來回復到舊的傳統上去，所以這種經驗，雖然慘痛，却是大有益處，因爲這會教訓他們來維持那有益的傳統，使這樣做法獲得更新的根據，因此只盼望這種弄闖底極度儘早的到來。

罷。「沒有我們，他們是幹不下去的，」他結束說，「沒有我們，沒有一種社會能站得穩的。我們是不會喪失什麼的，相反，我們總是勝利的。我們是要升到上面來的，而眼前我們的教條却是「Pire: ca va, mieux ca est!」(愈糟愈好)」親王帶着一種可憎的同情向他微笑着。那位雄辯家對他自己的話是完全滿意了。我那麼傻，甚至想要跟他抗辯起來。我的心在沸騰着。但是阻止我的却是親王那副惡意的神情；他朝我這邊偷偷地瞟了一眼，我看他正在期望着我會發出一種奇怪的，青年人的脾氣來。也許他期望這個，甚至是爲了拿我的自我麻煩來開心呢。同時，我覺得那外交家會不理會我底抗辯的，甚至連我這個人也不理會。跟他們坐在一起真教討厭呢；可是亞歷沃沙來打救我了。

他輕輕地走到我旁邊，在我肩膀上碰了一下，要我跟他說兩句話。我猜他是帶着卡泰雅的口信來的。果然不錯。一分鐘之後我已經坐在她的旁邊了。起初，她一直專心地等着我，似乎在對她自己說：「你原來是這樣一個人啊，」而在最初一分鐘里，我們彼此都找不出一句話來開始我們的談話。可是我却確定的感到，她要是一開始說話，她會說得個沒有休止，直說到明天早晨去的。亞歷沃沙說過的「五六個鐘頭的談話」那句話，又記上我的心來。亞歷沃沙坐在我們旁邊，性急地等着我們開始談話。

「你們怎麼不說哪？」他開頭說，帶着一絲微笑望着我們，「你們來到一起默默地坐着呀。」

「噯，亞歷沃沙，你怎麼能夠……我們馬上就會說的呀，」卡泰雅回答說，「我們有那麼許多話要在一起說的，伊凡·披特羅維契，我簡直不知道從那里說起呢，我們彼此認識已經遲了，我們早就該會面的，雖然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你了。我是很想看你哩！我甚至想給你寫封信呢……」

「爲甚麼事情？」我問，勉強地微笑着。

「有那麼多事情呢，」她熱誠地回答說，「唉，就是想知道亞歷沃沙說的話真不真，他說他在這樣時候讓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一個人留着，她不會傷心的。什麼人能像他那樣做人呢？你怎麼現在還獸在這兒哪，請你告訴我呀！」

「唉，好天爺，我馬上就要走啦！我剛說過，我只在這兒再獸一分鐘，就是要瞧瞧你們兩個，瞧你們怎樣彼此說話，之後我就上娜泰莎那邊去了。」

「那末，我們是在這兒呀，我們坐在一塊兒呀，你瞧見了沒有？他老是這樣的。」她補了一句，臉孔微紅，用手指指他。「『一分鐘，』他老這麼說，『只一分鐘』；你瞧，他却會獸到半夜里去，到那時候，去那邊又太遲啦。『她不會生氣的，』他說，『她是那麼仁慈呢，』這就

是他對事情的看法。這是對的嗎？這是講情義嗎？」

「好罷，如果你要我走我就走罷。」亞歷沃沙痛苦地回答說，「可是我是十分想跟你們兩個在一起呢……」

「你要跟我們在一起作什麼？相反的，我們有許多話必須單獨談呢。聽着，不要難過。這是必要的——要作澈底的了解。」

「如果這是必要的，我立刻走就得啦——這有什麼好難過呢？我順便去看一下列文加，之後就馬上到她那兒去。我說，伊凡·披特羅維契，」他拿起帽子，又補說一句，「你可知道我爸爸要拒絕接受他跟伊契曼耶夫打官司贏來的那筆錢呢？」

「我知道，他告訴我了。」

「他這樣做多慷慨啊。卡泰雅却不相信他做得慷慨呢。跟她談談這個罷。再見了，卡泰雅，對於我愛娜泰莎，請不要懷疑罷。你們兩個怎麼老是這樣拘束我，責怪我和管着我呀——好像你們必得監視着我似的。她知道我怎樣愛她，她對我是放心的，而我也確信她是對我放心的。我是超越一切，超越一切責任在愛着她的。我說不出我怎樣愛她，我只愛她就是了。所以這用不着來盤問我，好像我是該責備似的。你可以問伊凡·披特羅維契，他現在在這兒，他會來證明我所說

的，就是說娜泰莎是嫉妒的，她雖然那麼愛我，可是她的愛中間是有許多自私，因為她從來不肯爲我犧牲什麼的。」

「這什麼話？」我愕然地問，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了。

「你在說甚麼啊，亞歷沃沙？」卡泰雅絞着手，幾乎驚呼起來。

「唉，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伊凡·披特羅維契知道這個的。她老堅持着要我跟她在一起。說得正確些，並不是她堅持要這樣，但是別人可以看出，這正是她所要的。」

「你不害羞嗎？你不害羞嗎？」卡泰雅說，氣得臉孔都通紅了。

「這有什麼好害羞呀。你真是什麼樣的人啊，卡泰雅！我比她所想像的還愛她呢。如果她也像我愛她那麼的愛我，那她當然會爲我犧牲她的快樂呀。她讓我走開，這倒是真的，可是我從她臉上看出，她這樣做，是很恨的。那末這和她不肯讓我走開正是一樣啊。」

「哼，這裏面有鬼呢，」卡泰雅叫，帶着發亮的忿怒的眼睛又向我旋過來，「承認罷，馬上承認罷，可又是你的父親，把這些東西弄到你的頭腦裏去了罷。他今天跟你談過話，是不是？請別騙我了，我馬上就會查出來的。是不是這樣呢？」

「是的，他曾經談過話，」亞歷沃沙昏亂地回答說，「這又怎麼啦？他今天是用那麼一種仁

慈和友愛的態度說着話，不斷的對我稱讚她。我實在是驚奇，她把個那樣侮辱了，他還這樣的稱讚她啊。」

「你，你就相信他的話嗎？」我說，「爲了你，她已經把她所能拋棄的一切都拋棄了！而就在眼前，就在今天，她的一切焦愁都是爲了你，爲了不使你厭煩，不剝奪你來看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的可能。這是她今天親自對我說的。而你却立刻就相信這些胡謔的暗示了。你不害羞嗎？」

「沒良心的孩子啊！可是這正是這樣的。他從來什麼事情都不害羞呢。」卡泰雅說，揮一揮手叫他走開，彷彿他是無可藥救了。

「但是，真的，你是怎樣在說話啊！」亞歷沃沙用一種痛苦的聲音繼續說，「你老是這樣子，卡泰雅！你老是猜疑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我並不計較，伊凡·披特羅維契！你以爲我不愛娜泰莎了。我剛纔說那話，並不是說她就是個自私的人，我只是說她太愛我了，所以弄得一切全失去了平衡，我爲這受苦，她也受苦。我的爸爸並不會影響我，雖然他是想那樣做。我却不容許他，他也並不是從任何壞的意思上說她是一個自私的人；我了解他，他所說的正和我剛纔所說的一樣：說她是太愛我了，愛得那樣專心一致，這就是等於單純的自私了，這使我受苦也使



她受苦，而且我以後還要更受苦。他說的是真話，而且因為愛我纔說這話的，這絕不是他有什麼攻擊娜泰莎的意思；相反的，他明白她愛情的力量，她那深長的幾乎是令人難信的愛情……

但是卡泰雅打斷了他的話，不讓他說完。她開始激烈地來責難他，斷定親王的稱讚娜泰莎只是想假充仁慈來欺騙他罷了，一切都是爲了要摧毀他們的戀愛，懷着一種心思，想不露痕跡和不知不覺地使亞歷沃沙掉過頭來反對她。她熱烈地和聰明地辯論着，說娜泰莎是愛他的，說沒有一種戀愛能夠原諒像他對待她那種行徑的，又說亞歷沃沙自己纔是真正自私的人哩。漸漸地，卡泰雅把他弄到十分痛苦和完全悔恨的地步。他坐在我們旁邊，完全給吃驚了，臉上帶着一種痛苦的神情，凝視着地板，不再打算回答了。但是卡泰雅是毫不留情的。我一直帶着極大的興趣望着她。我是急切地想理解這位奇怪的姑娘。她完全是個孩子，然而卻是個奇怪的孩子，一個有信念的孩子，具有堅定的原則和具有對善與正義底熱烈的天賦的愛。如果人們當真要叫她是個孩子，那末她該是屬於那種有思想的孩子底一類，這種孩子在我們俄國家庭中間是很多很多的。顯然她對許多問題都會經深深地思索過。那是極有興味的，去觀察這類善於思索的小頭腦，和去看看這頭腦裏面那些完全孩子氣的想像和幻想跟那些從生活經驗中（因為卡泰雅是確實生活過來的）得來的

嚴肅觀念與思想底混合，而同時這些又混合着那些她並不知道並不會經驗過的觀念，那些從書本上得來的抽象理論——雖然她也許把這些抽象理論誤認是從她經驗中得來的概括呢。這種抽象的觀念大該是極多的。在那天晚上和以後，我相信，我是相當澈底地研究了牠；她的心是熱烈的和容易感受的。在某種情形下，她似乎輕視約束自己，把真實看成比什麼都重要，而把生活上的各種束縛都看作是習俗的成見。她似乎以這種信念自傲。這在那些熱情很高的人，甚至那些年紀並不很青的人都往往真是這樣的。然而正是由於這一點，纔使她具有一種特殊動人地方。她很愛思索，愛探求事物的真理，却並沒有一點書獃子氣，是那樣充滿着年青人的風習，使人家一上來就會愛好她那一切新穎的思想，並且接受這些思想。我想起列文加和鮑令加來，這一切我以為都是屬於事物的自然程序。說來奇怪，她那臉龐，在我最初一瞥中，覺得並不特別美麗，可是這天晚上似乎每一分鐘中都在越變越漂亮，越變越動人了。她身上這種孩子的成分和善於思索的婦女的成分底天然的混合，這種孩子氣的而却是絕對真實的對真理正義底渴求，以及在她感情衝動時候那種絕對的真誠——這一切使她的臉龐由於真誠的充溢而輝耀起來，產生出一種崇高的精神的美，那教人明白，這種並不是一下子就會在一切沒有同情的平常眼睛里顯示出來底美，要估量它的充分意義不是那麼容易的。我看出亞歷沃沙是勢必要熱情地依戀着她的。如果他自己是沒有能

力去思想和推論，那末他尤其會被那些能够替他思想甚至能够替他希望底人所吸引的，而卡泰雅是已經把他放在她底羽翼之下了。他的心腸是厚道的，它對一切高尚和光榮的東西是無需鬥爭就會立地降伏的，而卡泰雅已經以一個孩子底同情與全部真誠在他面前把許多事情都坦白地說出來了。他是全然沒有他自己的意志的，她却有極強烈的，執着的，和熱烈地集中的意志；而亞歷沃沙是只能讓自己去依戀一個能够支配他和甚至命令他底人的。一半也是因爲這緣故，所以娜泰莎在他們最初發生關係的時候，也會經吸引了他，然而事實上卡泰雅却有比娜泰莎更優越的條件，因爲她自己依舊還是一個孩子，而且以後許多日子裏還依舊將是個孩子。這種孩子氣，她那種輝煌的智慧，以及同時某種判斷力的缺乏，這一切使她更和亞歷沃沙相近。他感到了這一點，於是卡泰雅就越發吸引他了。我猜準，當他們單獨一塊兒談天的時候，在卡泰雅熱烈地討論他們的「宣傳」底時候，他們有時會回復到孩子氣的瑣碎中間去的。雖然卡泰雅也許常常教訓亞歷沃沙，而且已經把亞歷沃沙按在她的姆指底下了，他却顯然覺得，跟她在一起要比跟娜泰莎在一起更舒適一點。他們是更相等的，而這就有很大的關係了。

「停住，卡泰雅，停住，這够啦；你總是勝利的，我總是錯的。那是因爲你的心比我的更純潔」，亞歷沃沙說着站起來，把手給她向她道別，「我直接到她那里去，我不順路去看列文加了

……」

「你到列文加家里也沒有什麼事。可是你肯聽話是很可愛的，現在去罷。」

「而你却比誰都更可愛一千倍呢，」亞歷沃沙憂鬱地回答說，「伊凡·披特羅維契，我有兩句話跟你說。」

我們走開了一兩步。

「我今天做了丟人的事，」他向我輕輕說，「我做了卑劣的事，我對世界上每個人都犯了罪，尤其是對她們兩個，今天飯後，爸爸把我介紹給亞歷山特琳小姐（一個法國姑娘）——一個迷人精。我是給……迷住啦，而且……可是這說它做甚呢……我是够不上她們的……再見了，伊凡·披特羅維契！」

「他是一個仁慈的，心地高貴的孩子呢，」當我重新在她身旁坐下來的时候，卡泰雅匆忙地開始說，「可是關於他，我們以後有許多話要談的；首先，我們應當獲得一種了解；你對於親王怎樣看法？」

「他是一個很可怕的人。」

「我也這樣想。那末我們對於這一點是同意了，而且這樣將使我們能够决定的更好一些。現

在，關於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你知道，伊凡·披特羅維契，我現在好像還是在黑暗中間，我是盼求你帶給我光亮呢。你必須替我把這一切弄個清楚，因為關於許多要點，我只能從亞歷沃沙告許我的話上憑我的猜測去判斷呢。此外我找不到什麼人可以從他那里知道一些什麼。告訴我，首先是（那是主要點）你以為怎樣：亞歷沃沙和娜泰莎在一起，會不會幸福？這是我首先要知道的，這可以使我斷然決定我應該怎樣做。」

「這個事情別人怎樣能確定說呢？」

「不，自然不是確定的說，」她插進來說，「但是你以為怎麼樣？因為你是一個極聰明的人呀。」

「我想，他們是不會幸福的。」

「爲什麼呢？」

「他們是不合式的。」

「這正是我所想的啊！」

於是她絞起她的手，好像深深地痛苦着似的。

「更充分一點告訴我罷。聽，我是非常焦灼地想看看娜泰莎呢，因為有許多話我得要跟她說，

而且我以為她跟我在一起是能解決一切事情的。我近來不斷的描想她。她一定是很聰明的，認真的，真誠的，美麗的。是不是這樣呢？」

「是的。」

「我確定是這樣。那末如果她既是這樣，她怎麼會愛上像亞歷沃沙這樣一個小毛頭呢？解釋解釋看。我常常對這一點奇怪着哩。」

「還是不能解釋的。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人們怎樣陷入戀愛和什麼使他們戀愛，這是難以想像的。是的，他是一個小孩子。但是你知道，怎麼樣一個人會愛上一個小孩子的。」（我望着她，望着她那雙眼睛含着一種深刻的，誠摯的，難耐的注意緊緊地釘在我的身上，我的心溶化了。）「越是娜泰莎自己不像一個小孩子，越是她認真，她就越容易跟他戀愛。他是真誠的，誠懇的，天真得可怕而有時又是天真得可愛的！也許她愛上了他——我怎樣來解釋這個呢？——或者是出於一種憐憫罷。一種厚道的心腸往往會因憐而生愛的。雖然我感到我不能作什麼解釋，但是我却想掉轉來問你：你愛不愛他呢？」

我大胆地問了她這個問題，覺得我不至於因為這問題的唐突，擾亂了她坦白的心靈上那種孩子般的無限的純潔罷。

「我當真還不知道呢。」她平靜地回答說，從容地望着我的臉孔，「可是我想我是很愛他的……」

「那末你瞧，你能解釋你爲什麼愛他嗎？」

「他沒有虛偽，」她想了一下回答說，「當他看着我的眼睛說着些什麼的時候，我就喜歡這種沒有虛偽。告訴我，伊凡·披特羅維契，我現在在這兒跟你談這些話。我是一個女孩子，你是一位男人，我這樣做對嗎？」

「怎麼，這中間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什麼，自然這中間並沒有什麼。可是他們，」他矇矇圍坐在茶炊四周那一夥，「他們一定會說這是不對的，他們對不對呢？」

「不對。唉，只要你心裏並不覺得你做得不對，那末……」

「我正是常常這樣的，」她插進來說，顯然是急於要把她所能說的話儘可能的插進來，「當我給什麼事情弄得困惑了，我就常常問我的心，我的心是泰然的，我也就泰然了。這是我常常應該做的。我對你說話就和對我自己說話一樣爽直，因爲一則你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而且我還知道你的過去，在亞歷沃沙以前，你跟娜泰莎，我聽見遺話的時候，我哭起來了。」

「噢，誰告訴你的？」

「自然是亞歷沃沙，他告訴我的時候，他自己眼睛里也包着眼淚呢。這是他極好的地方，我就是爲這個喜歡他。我想他喜歡你是更超過於你喜歡他呢，伊凡·披特羅維契。就是爲了這些事情，我所以喜歡他。我對你這樣坦白的另一種理由，因爲你是一個極聰明的人，你能給我勸告和教導我許多東西。」

「你怎麼知道我是聰明到够得上教導你呢？」

「啊，那你無需問得！」

她思索起來了。

「我實在並不打算來談這些的。讓我們談那最關緊要的罷。告訴我，伊凡·披特羅維契；我現在覺得我是娜泰莎的情敵，我知道我是，我該怎樣做呢？這是我爲什麼要問你：他們會不會幸福。我日日夜夜想着這個問題。娜泰莎的地位是可怕的，可怕的！你知道，他實在是已經沒有在愛她了，而他對我却越來越愛了。就是這樣的，對不對呢？」

「看來是這樣的。」

「可是他却並不是在騙她。他並不知道他是不在愛她了，但是無疑她是知道的。她該是多不幸啊！」



「你要怎麼樣做呢？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

「我有許多計劃，」她鄭重地回答說，「同時我又弄不清楚，這是爲什麼我那麼耐不住想看你，要你來替我把這一切弄個清楚。你對這些是比我知道得更多的。你知道，你現在對於我就是  
一種神，聽啊，我最初想的是這樣：如果他們彼此相愛，他們該是幸福的，那末我就應該犧牲我自己來幫助他們——我不應該嗎？」

「我知道你曾經犧牲過你自己的。」

「是的，我犧牲過。但是以後他到我這里來，越來越關心我，我又遲疑起來了。我現在依舊在遲疑，我究竟該不該犧牲我自己。這是很不對的，是不是呢？」

「那是很自然的，」我回答說，「這勢必是這樣的……這並不是你的錯。」

「我想這是我的錯。你那麼說，因爲你是非常仁慈的。我想這是由於我的心還不十分純潔罷。如果我有一顆純潔的心，我是應當知道我怎樣做的。可是讓我們別談這個罷。後來我從親王那里，從媽媽那里，從亞歷沃沙自己那里，聽到更多的關於他們彼此之間態度的話，我猜想他們是不合式的，而現在你已經證明這點了。我就比以前格外遲疑起來；我現在不能確定我該怎麼辦了。你知道，要是他們這樣下去會不幸福，唉，他們還是分開好一些。所以我決心把這件事更詳

細的問你一下，我親自到娜泰莎那里去，跟她去解決這一切事情。」

「但是怎樣解決呢？這是問題。」

「我將對她說，『你愛他比什麼都愛，是不是，那末你就該比關心你自己的更關心他的幸福，因此你就必須跟他分開。』」

「是的，但是她怎樣來接受這個呢？就算是她同意你的話，她能够那樣堅強來照這個實行嗎？」

「這正是我日日夜夜所想的，而……而……」  
她突然眼淚狂湧了。

「你不知道，我是怎樣替娜泰莎難過呢，」她輕輕地說，帶着眼淚嘴唇顫抖起來。

沒有什麼話再要說了。我沉默着，而當我望着她的時候，我也覺得好像要哭出來了，並不是爲什麼特別理由，只是出於一種類乎脆弱的模糊底情感罷了。她是多麼可愛的一個孩子啊！我不再感覺有必要去問她爲什麼她以爲她是能使亞歷沃莎幸福的了。

「你喜歡音樂嗎？」她問，平靜一點了，不過依舊被剛纔的眼淚所壓制着。

「是的，」我回答說，有點驚異。

「如果有時間，我要爲你彈一曲貝多芬的第三號奏曲。這是我現在在彈着的。那一切感情都包含在裏面了……正如我現在所感覺着的。我以爲是這樣。不過那等別的時候再彈罷。現在我們還是談天。」

我們開始來討論，她怎樣去會娜泰莎，這一切怎樣佈置。她告訴我，他們老管束着她，她繼母雖然仁慈而且喜歡她，但也決不會允許她跟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去交朋友，所以她決定只有用瞞騙的方法。她有時早晨要出去坐回馬車，但常常是跟伯爵夫人一起的。有時伯爵夫人沒有跟她一起去，却叫一位法國女人陪她去，這位法國女人現在正害着病呢。伯爵夫人有時會害頭痛病的，所以她得等到她能够一個人出去那一天。而同時她還得去說服她的法國侍女（一個老女人，是種作伴的女人），因爲後者是個性格極好的人。歸結起來說，要在事前決定她那一天能够去看娜泰莎，這是不可能的。

「你不會後悔去認識娜泰莎的，」我說，「她也很急想認識你呢，而且她一定要認識你，如果她要知道她是把亞歷沃莎讓給誰的。不要爲這一些太苦惱了，用不着你煩心，時間會決定一切的。你們要到鄉下去，是不是？」

「很快就要去了，也許就是下個月，」她回答說，「我知道這是親王主張的。」

「你以為怎樣——亞歷沃沙會跟你們同去嗎？」

「我已經想過這件事，」她注意地望著我說，「他會去的，他不會嗎？」

「是的，他會去的。」

「天哪，我不知道這一切將怎樣結局呢。我告訴你，伊凡·披特羅維契，關於種種事情，我會寫信給你的，我會時常詳細寫信給你的。現在還要麻煩你一句。你能常來看我們嗎？」

「我不知道，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這得要看環境。也許我根本就不會來。」

「爲什麼不呢？」

「這要經過幾種考慮。主要的是我跟親王的關係。」

「他是一個不誠實的人，」卡泰雅決斷地說，「我告訴你，伊凡·披特羅維契，假如我來看

你怎麼樣？這樣好不好？」

「你自己以為怎麼樣？」

「我想這是好的。這樣我可以帶給你消息，」她笑了笑補着說。「我這樣說是因爲我非常的喜歡你跟我敬重你一樣。而且我能够從你那里學習許多東西。我喜歡你……我這樣說話不算丟臉罷，是嗎？」

「怎麼會是丟臉呢。你對我已經是跟我家裏人一樣的親熱了。」

「那末，你要做我的朋友嗎？」

「啊，是的，是的！」我回答說。

「可是他們却一定會說這是丟臉的哩，說一個女孩兒家是不應該這樣的，」她說，又指指圍着茶桌在談天那一夥。

我這裏得說明一句，那親王似乎故意讓我們在一起，使我們能夠談得稱心滿意的。

「我知道得很清楚，」她接着說，「親王是在想我的錢。他們以爲我是一個十足的小毛頭哩，而且事實上他們是公然對我那樣說了。但是我可不那樣想呢。我現在不是一個小孩子了。他們是些古怪的人：他們自己纔像小孩子呢。他們這樣亂烘烘的在幹些什麼呀？」

「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我忘記問你了，亞歷沃沙常常去看望的那列文加和鮑令加是什麼人哪？」

「他們是遠房親戚。他們是很聰明和很誠實的，可是他們話真多哩……我認識他們的……」

她微笑起來。

「說你將來要捐給他們一百萬，這是真的嗎？」

「啊，你瞧，我如果捐了怎麼樣？關於那一百萬，他們講了多少空話了，講得教人受不住哩。自然，捐錢給一切有益的事情我是高興的；該着這樣巨大財產又有甚麼用呢？但就是我將來捐給他們，這也沒有什麼，可是他們却已經把它來分配啦，已經在討論啦，吵鬧啦，爭論這錢用在那里最好啦，甚至爲了這個還鬧起架來，這纔太奇怪了。他們是太性急呀。不過他們畢竟是誠實和聰明的。他們都在讀書。那就應該和別人一樣的讀下去纔好呀，是不是呢？」

我們又談了許多。她差不多把她全部生活都告訴了我，熱心地聽着我對她說的話。她老堅持着要我告訴她更多一點關於娜泰莎和亞歷沃沙的事情。十二點鐘的時候，華爾科夫斯基親王跑來，讓我知道這是該告辭的時候了。我說了再見。卡泰雅熱烈地握着我的手，含情地睇着我。伯爵夫人請我下次再來，我同着親王出來了。

我禁不住有一種奇怪的，或許是不很適當的批評意見。在我跟卡泰雅作三個鐘頭的談話以後，我在對她的其他印象中，留下那種奇怪的然而却是確實的信念，就是說，她依舊還是那樣的一個小孩子，她還不會有兩性關係的內在意義底觀念。這對於她的某些感想以及一般地對於她談論許多很重要問題的那種嚴肅的口吻，產生了一種異常滑稽的風趣。

## 第十章

「我跟你說，」馬車裏，華爾科夫斯基親王在我旁邊坐下的時候說，「我們現在去吃點宵夜怎麼樣？你說怎麼樣？」

「我不知道，親王，」我遲疑地回答說，「我向來不吃宵夜的。」

「唔，自然，我們一壁吃宵夜一壁還得談談呢，」他補着說，注意地和狡猾地瞅着我的臉孔。

還是很明白了！「他打算直說出來呢，」我想；「這恰是我所需要的。」我答應了。

「那末就這樣決定了。到大摩斯卡雅街B家鋪子去罷。」

「是家酒館嗎？」我有點遲疑地問。

「是呀，怎麼會不是呢？我常常不在家里吃宵夜的。你一定不會拒絕做我的客人罷？」

「但是我已經告訴你過，我向來不吃宵夜的。」

「可是偶然吃次把沒有關係的；特別是我請你……」

這是說，他要替我付錢了。我斷定這句話他是故意加上去說的。我答應同他去，可是決意到酒館裏自己付錢。我們到了。親王包了一間單房間，帶着品味專家的神氣，選定了兩三樣菜。那都是很值錢的菜，他叫的那瓶美酒也是一樣。這些我都吃不起。我看了看菜單，叫了半隻山鵝和一杯拉飛脫酒。親王對這不高興了。

「你是不肯同我吃宵夜啊！嘿，這簡直是笑話呀！對不起，Moi ami（我的朋友），這可是……：教人反感的拘謹啊。這是最無價值的自負，這幾乎是帶着階級感情的嫌疑了。就算是那樣，我也無所謂的。我確實告訴你，你是在侮辱我啊。」

但是我仍然堅持着。

「可是，隨你高興罷，」他接着說，「我不堅持……：告訴我，伊凡·披特羅維契，我可以像一個朋友那樣跟你說話嗎？」

「我請求你這樣。」

「好的，那末，我以爲這種拘謹是妨礙着你的。你們這些人都是這樣妨礙着你們自己。你是一個文學家；你應該認識這世界，而你却跟什麼東西都離得遠遠的。我現在並不是講你的山鵝，



是說你却拒絕跟我們這圈子的人來往，這是對你不利的。姑且不談你損失多大——事實上是損失一種事業，就單從你所應當知道的你描寫什麼這一點來說罷，那末在小說中間，也得有伯爵哪，親王哪，和閨閣哪……。但是我說的什麼啊！你們現在是以描寫貧窮爲時髦啦，什麼丟了的外套呀！（英譯註）巡按使呀，吵架的官吏呀，書記呀，過去的日子呀，背叛國教的異端呀，我懂得的，我懂得的……。」

「但是你錯了，親王。如果說我不想跑進你們那個所謂「高等圈子」，那第一，是因爲這是頭痛的，第二，我跑進去並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不過究竟我有時也進去過……。」

「我知道；一年一度，在R親王家里。我會在那裏碰到你過。但是一年中間的其餘日子里，你就停留在你們那民主主義的驕傲裏，和潦倒在你們那屋頂樓裏，不過並不是你們中間所有人都是一樣的。你們中間有些人是那樣的冒險家，那叫我頭痛……。」

「我求你，親王，換一個話題罷：別倒扯到我們的屋頂樓去罷。」

「啊呀，冒犯了你啦。可是你知道，你答應我像朋友一樣跟你談天呀。不過這是我不對，我是配獲得你的友誼的。這酒極可口。嚐嚐看。」

（英譯註）這是指果戈理的小說「外套」。

他從他的酒瓶裏倒出半杯給我。

「你瞧，我親愛的伊凡·披特羅維契，我很懂得，強迫一個人跟任何人講友誼，這是不好的行爲。我們並不是像你所想像的全是那麼粗暴和驕橫的。我很明白你坐在此地並不是對我有所愛好，而只是因爲我答應你要跟你談天，就是這樣的，是不是呢？」

他笑將起來。

「而且因爲你是照顧着某個人的利益，所以想聽聽我打算說些什麼，就是這樣，是不是呢？」他帶着惡意的微笑又補了一句。

「你沒有說錯，」我忍不住插口說，（我看出，他是那樣一種人，如果誰只要稍爲落在他們的掌握裏，他們就非得讓你感覺這個不可。我現在是落在他的掌握里了。我不會聽到他打算要說些什麼話，是不肯走開的，這個他很明白。他的口吻忽然改變了，越來越變得驕橫地狎昵和譏刺了。）「你沒有說錯，這正是我爲什麼要來，否則我就不會坐在這裏了……這麼夜深。」

我是想要這麼說的，「我無論如何不會來跟你一起吃宵夜的，」可是我並沒有那樣說，却用另外的話來結束我的語句了，那倒並不是由於胆小，而是由於我那可咀咒的柔弱和穩重。而且，實在，一個人怎麼好對人家當面無禮呢，就算對方是活該，就算你存心要對他無禮？我猜想親王

從我眼睛里已經看出這點了，當我說完那句話，他嘲笑地瞅着我，似乎拿我的懦怯在開心，又似乎用他的眼睛在向我挑戰：「那末，你是不敢無禮了，就是這樣呀，我的孩子！」這準是那樣的，因為我一說完，他又咯咯地笑起來，而且帶着一種屈尊的親密拍拍我的膝蓋。

「你倒很有趣，我的孩子！」這是我從他眼睛裏讀出來的，「等着瞧罷！」我自己想。

「今天晚上我覺得精神很好！」他說，「我當真不知道爲什麼。是的，是的，我的孩子。我要跟你談的，正是那個年青的人。我們必須十分坦白的說話；直談到我們得到某種結論爲止，我希望這一次你能澈底的了解我。我剛纔跟你談到那筆錢，那個老古板的父親，那個過了六十個夏天的的小毛頭……：：：：！這是不慎得現在來談的。你知道，那只是說閒話罷了！哈，哈，哈。你是一個文學家，你該已經猜想到了。」

我驚愕地望着他。我不以爲他是喝醉了。

「至於那個女孩子，我確實告訴你，我是敬重她的；我實在是喜歡她。她就是有點兒任性，可是「沒有玫瑰不帶刺」，五十年前人家就這麼說的，還有那句也說得好：刺是刺人的。但却是一誘人的，雖然我那亞歷克舍是一個傻瓜，我却因爲他的審美力，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原諒他了。一句話，我是喜歡那樣的年青女人的，而且事實上我有——」（他帶着深長的意味緊壓着他的嘴唇）

「——我自己的見解……不過這個以後再……。」

「親王！聽着，親王！」我叫，「我不懂你這樣快改變態度，可是……換個話題罷，如果你高興。」

「你又冒火啦！很好……我換個話題，我換個話題罷！但是我告訴你，我的朋友，我所要問你是這個：你是不是極敬重她？」

「自然。」我帶着粗暴的難忍回答說。

「啊，當真是。那末你愛她嗎？」他繼續說，可惜地擰笑了一聲，又旋起他的眼睛。

「你忘形啦！」我叫。

「啊，啊，我不！你別發脾氣罷！我今天心境特別好。我很久沒有這樣高興了。我們來喝點香檳好不好？你說怎麼樣，我的詩人？」

「我一點也不要喝，我不想喝。」

「你別這麼說罷！你今天當真應該陪我一下。我覺得那麼快樂，而且我是心腸柔弱到傷感的地步了，我受不住獨個人快樂呢。誰知道呢，我們也許會來飲賀我們永久的友誼呀。哈，哈，哈！不，我的年青朋友，你還不會了解我哩！我確定你慢慢會愛我的。今天晚上，我要你來分嘗

我的憂愁和我的快樂，我的眼淚和我的笑，不過我希望至少我不會流眼淚。喂，你說怎麼樣，伊凡·披特羅維契？你瞧，你得想想，如果我得不到我所需要的，我的靈感就會逝去，就會消失掉，就會飛走，那末你就什麼話也聽不到了。你知道，你坐在這裡，不過是希望聽我說些什麼罷。你是不是呢？」他補着說，又向我無禮地眨着眼睛，「那末，你自己選擇罷。」

這個威脅是嚴重的。我答應了。「他當真不是要把我灌醉罷？」我想。這裡我順便提一下，我很久以前就聽到的一個關於親王的謠言了。那謠言說親王在社交界裏雖然漂亮而有威儀，可是有時他却喜歡在夜裏喝醉，喜歡像條魚一樣亂喝，喜歡幹秘密的淫蕩勾當，喜歡幹那令人作嘔的和神秘的缺德行爲……我聽到過關於他的一些可怕的謠言。據說亞歷沃沙也知道他父親有時喝酒的，却想對任何人瞞住這件事，尤其是娜泰莎。有一次他在我面前漏出了一點，但是立刻改換了話題，不肯回答我的詢問。不過那謠言我倒不是從他那裏聽來的。而且我承認，我並不會相信那謠言。現在我却等着，看看究竟怎麼樣。

香檳拿來了，親王替他自己倒一杯，又替我倒了一杯。

「一個嬌滴滴，嬌滴滴的姑娘呀，雖然她罵過了我，」他饒相地喝着酒，說下去，「可是這種嬌滴滴的人兒，只有在那種當兒纔更嬌呢……你知道，她無疑是以爲她丟了我的臉了：你

記得那天晚上她把我打擊得一塌糊塗的時候嗎？哈，哈，哈！那麼險兒紅紅的多麼適合她啊！你是婦女的鑒賞家嗎？有時候一陣突然的紅暈，對於一張蒼白的臉孔是意外的好看哪。你注意到這個嗎？唉呀，我相信，你又冒火啦！」

「是的，我冒火了，」我叫，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不要你講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我是說，不要你用那一種口吻講她……我……我不容許你這樣！」

「哦哈！好罷，只要你高興，我就順你的意思，換些東西談談罷。我是像麵團兒一樣聽話和柔軟呢。讓我們來談談你罷。我喜歡你，伊凡·披特羅維契，你要知道我對你是取着怎樣一種友愛和誠懇的關心呵。」

「親王，不要離開你的本題不好嗎。」我打斷他說。

「你是說談我們的事情罷，你講半句話我就懂得你的意思了，Мон ами（我的朋友）；可是你却不知道，就即使談你，我們已經是怎樣切近地觸及我們的本題了，自然是要你不來打斷我。

我就這樣說下去罷。我要告訴你，我珍貴無比的伊凡·披特羅維契，像你這樣生活只是自己毀滅自己啊。讓我來說說這個不易措辭的問題罷；我是像一個朋友那麼說話的。你是窮困的，你問你的出版家預先支錢，還你的零星小債，用剩下來一些餘款，喝喝茶度過半年，而當你等着要逼出

一篇小說，給你那出版家的什誌的時候，你就在你的屋頂樓裏發抖，就是這樣的，是不是呢？」

「就算是這樣，無論如何這是……」

「這是比偷東西，拍馬屁，受賄賂，耍手段諸如此類事情總體面一點罷。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麼，這些話人家可早就印在書上哩。」

「那末，這就用不着你來談我的事情了。真的，親王，我是無需給你這麼一門不易措辭的功課的！」

「嗯，當然你是無需的。可是如果這恰是我們所必須觸及的一個不容易攪的關鍵，那怎麼辦呢？那是避不開的。但是拋開屋頂樓不談罷，我一點不喜歡它，除非在某種情形下。」他帶着一聲可憎的笑，補着說。「但是教我吃驚的，是你竟會這樣去當一個配角。自然，我記得，你們作家中間有一位曾經在什麼地方說過，最大的成就是使一個人知道怎樣在生活中間把自己限制在一個配角的地位……。我相信，這就是這麼一類事情。我在什麼地方也聽過這類的話，但是你知道亞歷沃沙已經把你的未婚妻拖跑啦，我知道這個，而你却像什麼席勒爾一樣準備爲人家去受火刑，你是在伺候他們，而且差不多是唯命是聽……。你得原諒我，我親愛的人，不過這卻是高貴感情底可憎的表現。我以爲你是應該憎惡這個的！這實在是丟人哪！我如果在你的地位，我相

信，我是會煩惱死的，而最糟糕的是丟人哪，是丟人哪！」

「親王，你似乎帶我到這裏來是故意要來侮辱我呀！」我叫起來，憤怒得不能自制了。

「啊，不，我親愛的孩子，一點也不，這會兒我只是一个實事求是的人，我並不希望什麼，只希望你的幸福。事實上，我是想把一切事情都弄得妥當。但是讓我們把這些攔開一下再談罷，你且聽我說完，別再發脾氣，只要兩分鐘功夫。唔，你以為假如你結婚那怎麼樣？你瞧，我現在是完全扯到題外的事情上去了。你怎麼這樣驚愕地望着我呀？」

「我是在等你說完呀，」我說，確乎是帶着驚愕在盯着他。

「不過這是無需詳細談的。我只想知道，假如你朋友中間有一個人，急想使你獲得真正永久的幸福，並不只是一種暫時的幸福，打算奉獻給你一位姑娘，年青貌美的，只是……：略為有點兒經驗，那你怎麼說；我只是打譬喻說，但是你會明白的，就是說，假定那姑娘有點像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的樣子，自然還有適當的報酬的（注意，我是在說着不相干的事情，並不是說我們的事情）；嗯，那你怎麼說？」

「我說，你是在……：發瘋。」

「哈，哈，哈！呸！嘿，你是幾乎準備要揍我啦！」



我真的是準備要撲到他身上去了。我再不能約束我自己了。他給我的印象，就好像一種爬虫，一種大蜘蛛，我心裏感到一種要搗死它的欲望。他是拿對我的嘲弄來尋開心。他是像貓耍老鼠那樣在玩弄我，他把我看作完全在他掌握裏的。在我看來，（而且我明白），他似乎要在最後當我面前扯下他的假面具時候底那種無恥，驕橫和玩世不恭的態度中間來獲得某種快樂和找求某種感官上的滿足。他要拿我的吃驚我的恐懼來尋開心。他是真正的瞧不起我而且在嘲笑我哩。

我一開始就有一種預感，這一切全是預先計劃好的，而這背後還有些某種動機，但是我却落在這樣一種地位，就是不管碰到什麼，逼得非聽他說下去不可。這是爲了娜泰莎的關係，我不得不決心來對付一切，來忍受這個，因爲全盤事情也許會在這個當兒決定下來的。但是我怎麼能聽着他拿她來供他那下流的玩世不恭的譏笑呀，怎麼能冷靜地忍受着這個呀！而使事情愈弄愈糟的，是他完全看出，我不得不聽他說話，而因此便加倍的來侮辱。不過我想起，他自己也是需要我的，於是我就開始粗鹵地和無禮地來回答他。他懂得這意思。

「瞧罷，我的年青朋友，」他正經地望着我的臉孔說，「我們不能這樣子下去，你和我，所以我們要獲得一種了解纔好。你瞧，我是存心要對你坦白地談一些事情的，不管我說什麼話，你是得一定要聽的。我是與隨我選擇和隨我高興說話的；是的，在目前情形下，這是必要的。就是

「這麼的，我的年青朋友，你肯俯允嗎？」

我約束着自己，沉默着，雖然他是帶着那樣一種刻毒的嘲笑在瞅着我，似乎要挑撥我作最直白的抗議般的。但是他看出我已經同意不走了，於是又說下去。

「別對我發脾氣，我的朋友！你在爲些什麼事情發脾氣，是不是？只是爲了一些表面上的事情，是不是？唉，你實質上並不對我有什麼別的期望的，不管我怎麼樣說話，斯斯文文講禮貌也好，像現在這樣子也好；不管怎樣，大意總是一樣的。你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瞧，我的心是多麼可愛的單純，多麼坦白，多麼老實呀！我什麼事情都向你表白出來，甚至我孩子氣的任性。是的，*Mon cher*（我親愛的），是的，你這方面也該略爲老實一點纔好，那末，我們就會意見一致，就會好好兒談下去，而到臨了會彼此完全了解的，別對我驚異。我是那麼討厭這一切天真爛漫，這一切亞歷沃沙的田園牧歌，這一切席勒爾主義，這一切跟這位娜泰莎作這種該死戀愛的高傲，（並不是說她不是一個極動人的姑娘），老實說，我是高興等一個機會對這些東西來任情放肆一番的。哼，現在機會是來啦。再則呢，我是渴想把我的心向你傾吐一番呢，哈！哈！哈！」

「你教我吃驚呢，親王，我幾乎不認得你了。你是淪落到像一個波立欽諾（中譯註）的程度呢。這些意想不到的顯示……」

「哈！哈！哈！當然這話有部分是真實的！一個可愛的比較呀，哈，哈，哈！我是出來喝酒的啊，我的孩子，我是出來喝酒的啊！我是爲自己在找樂兒呀！而你，我的詩人，是該給我儘量的寬容呀。但是我們還是喝酒罷。」他結束說，注滿他的酒杯，自己十分得意。「我告訴你罷，我的孩子，在娜泰莎家里那天可笑的晚上，你記得嗎，幾乎是把我完全毀了。她自己是很可愛的，這倒是真的，可是我走開的時候，是感到可怕地憤怒了，我是不願意忘記它的。不忘記它也不掩飾它。自然我們的日子還是會到來的，而且確實很快就會到來的，不過現在我們且不去談它罷。在各種事情中我要向你解釋的，是我有一個特點，那你還不會知道，就是說，我痛恨這一切下流的和毫無價值的天真和牧歌式的胡鬧；而且在我最感興趣的娛樂中間底一件事，就是我自己也裝做那種派頭，學着那種口吻，大大地去騙一下那種永遠小孩子般的席勒爾，並且慫恿他，之後，趁他絕不會想到有這樣驚奇的事情的時候，我就突然一下子把他一拳打倒，在他面前突然扯下我的假面具，而且把我狂歡的臉孔突然變作一張鬼臉，向他吐出舌頭來。什麼？你不明白嗎？你也許以爲這是卑劣的，愚蠢的，下流的罷，是不是呢？」

（中譯註） Polichinlo 大概是小說或故事中間的一個縱酒墮落的人物，出於何典，待

「自然是那樣的。」

「你倒坦直。我以為，如果他們來對我為難，那我可怎麼辦呢？我也是愚蠢地坦直的，但是那是我的特性。不過我要告訴你，我一生中幾件有特徵的意外事情。這將使你更了解我，而且這是很有趣的。是的，我今天也許當真是像一個波立欽諾，可是波立欽諾也是坦直的，不是嗎？」

「聽着，親王，現在很晚了，而且當真……」

「什麼？好天爺，好沒有耐性哪！而且忙什麼呢？你以為我醉了。沒有關係，這樣更好。」

哈哈，哈！這種友好的會面常常在很久以後還記得的，你知道，人們是帶着那麼一種快樂去回憶它們的，你不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伊凡·披特羅維契。你沒有傷感，沒有感情，爲了像我這樣一個朋友，多花上一兩點鐘空閒的時間，算得什麼呢？而且這對某件事情還有一種關係呀……自然你應該知道這個的，而且你還是一個文學家呢；是的，你是應該慶幸這機會的。你也許會從我身上去創造一個典型呢，哈哈，真的，我今天是多麼可愛的坦直哪！」

他顯然是喝醉了。他的臉色改變，擺出一副狠毒的神情。他顯然渴望着要傷害，要刺，要咬，要嘲笑。「在某種意義上，他喝醉了倒更好些，」我想，「一個人喝醉了酒，往往會把話兒吐出來的。」但是他知道，他是在幹什麼的。

「我的年青朋友，」他說，無疑地是在尋開心，「我剛纔已經向你做了一番自白，也許那是不適當的，就是說，我有時有種不可抗拒的慾望，想在某種情形中間，去捉弄別人一下。由於這種天真和心地單純的爽直，你把我比作波立欽諾，這當真是使我感到有趣的，但是如果你是因爲我事實上對你改變了口吻，現在是對你沒有禮貌，或者是像種田佬那樣沒有體統，你就對我吃驚或者來責罵我，那你是太不公平了。第一，這恰合我的心意，第二，我不是在家裏，而是跟你在外面……那是說，我們是像好朋友一樣在外面喝醉酒，而第三，我是非常愛好照我的幻想做事的。你知道嗎？我有一度曾經有過一種幻想，想做一個玄學家和一個慈善家，那幾乎達到和你同樣的觀念了。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還是在我青年的黃金時代呢。我記得那時候，我帶着人道的意志回到鄉下去，不消說結果是苦惱到一場空。你纔不會相信我那時所碰到的事情呢。在我苦惱中間，我結識了幾個漂亮的小姑娘……什麼，你已經板起臉孔來啦？唉，我年青的朋友！我們現在是像朋友一樣在說話呀！人有時也得尋尋開心，人有時也得讓自己放縱一下啊！我有一種俄國人的氣質，你知道，一種真正俄國人的氣質，我是一個愛國者，我愛拋棄一切東西，此外一個人必須及時行樂。我們終是要死的——死了還有什麼呢？噫，所以我就來追求那些姑娘們。我記得有一個牧羊女郎，她有一個丈夫，是個漂亮的小夥子。我把他結結實實打了一頓，打算把

他送去當兵（從前的惡作劇呀，我的詩人），但是我並不會把他送去當兵。他在我的醫院里死掉啦。我在鄉里有一所醫院，有十二張床位，裝修得挺漂亮；那麼的潔淨，有嵌花的地板。我早已經把它廢止了，但是在那時候，我是看得很驕傲的；我是一個慈善家哩。噫，我爲了他老婆的緣故，把那個農民幾乎打死了……怎麼你又板起臉孔來呢？你討厭聽這些話嗎？這沖犯了你好高貴的感情了嗎？唉，唉，別苦惱你自己罷！這全是過去的事情呀。這些是在我羅曼的克時代幹出來的。我想做一個人類的恩人，想辦一個慈善團體……這是在那時所走的路子。而那時我就愛打人了。現在我再不幹這樣的事了；現在人們對這要皺眉頭啦，現在我們對這全要皺眉頭啦，——那是時代呀……但是現在最使我有興趣的，是那個傻瓜伊契曼耶夫。我相信，他是完全知道那個農民的插話的……你想怎麼樣？由於他的好心腸——我準相信他那顆心是蜜糖做的——由於他那時候愛我，對他自己已在誇獎我，他決心對那件事情一句話也不相信，而且他當真一句話也不會相信；那就是說，他不肯去相信那事實，十二年來他堅定得像塊巖石似的替我辯護，直到他自己也給觸犯了。哈，哈，哈！不過這一切全是胡鬧。讓我們喝酒罷，我的年青朋友。聽着：你喜歡女人嗎？」

我不回答他。我只聽他說。他已經開始喝第二瓶了。

「噫，我喜歡吃宵夜時候談談這些事情。吃過宵夜，我給你介紹一個我認識的非立勃脫姑娘，唔？你怎麼說？可是什麼事啊？你連瞧都不瞧我哩……：：：：：啫！」

他似乎在沉思，但忽然又抬起頭來，好像含着什麼意思般的向我瞞了一眼，又接下去說：

「我告訴你，我的詩人，我要向你顯示一種自然的神秘，我看你似乎對這個一點都還不會理會到呢。我斷定，你這會兒是在叫我一個罪人，或者甚至一個流氓，一個罪惡與墮落底魔鬼。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這個。假如這只要是可能（不過從人類天性的法則上說，這是絕不可能的），假如這是可能使我們每一個人把他自己所有的秘密念頭都敘述出來，把他所不敢說出來的和無論如何不肯告訴人家的，把他連對最要好朋友都不肯告訴的，有時連對他自己都實在不肯承認的東西，都毫不遲疑地公開出來，那這世界會臭氣沖天，把我們全都窒息死哩。這是爲什麼——我附帶說明一下——我們的社會禮俗和習慣是那麼好。它們是有很大大價值的。我不是要爲了道德來說，而只是爲了保存自己，爲了求得安慰而說；自然安慰是更主要的，因爲實在說，道德也是一種安慰呵，這就是說，道德也只是爲了安慰的緣故而發明的。不過我們以後再來談禮俗罷；我已經離開本題了，以後提醒我罷。我要用下面的話來作結束了：你責備我罪惡，墮落和不道德，但是也許只怪我比別人更坦白罷，這就得啦，因爲正如我剛纔所說的，別人連對自己都要掩飾的事情在我

却不會隱諱呢。……這在我是可怕的，但是這却正是我現在所要做的。可是別不安，」他帶着諷刺的微笑補了一句，「我說『怪我』，我却並不要求原諒。並且注意這一點：我並不是要使你慚愧。我並不要問你有沒有這種秘密，拿這來證明我的話。我做事是十分得體和光明正大的。我做事常常和一個紳士一樣的……」

「這只是蠢話，」我帶着輕蔑看着他說。

「蠢話！哈，哈，哈！但是可要我告訴你你在想什麼嗎？你是在奇怪我為什麼帶你到這裏來，莫明其妙的忽然對你那麼坦白起來。是不是呢？」

「是的。」

「好，那你以後會明白的。」

「最簡單的解釋，是你已經喝了兩瓶了，而且……不清醒了。」

「你是說，我僅僅是喝醉了酒。那也許。」「不清醒！」這是比說我喝醉了來得文氣一點罷。啊，青年人，滿身都是文雅呀！可是……我們似乎又要彼此罵起來啦，而我們是在談着那麼有趣的東西呀。啊，我的詩人，如果世界上是存留着有可愛而美麗的東西的話，那就是女人呀。」

「你知道，親王，我依舊不明白，你為什麼揀着我來作為談你的秘密和談你的女色的……」



嗜好底心腹朋友呢？」

「哼！可是我不告訴過你，說以後你會知道的呀。不要憤激罷。就算我沒有理由，那又怎麼樣呢？你是一個詩人，你會了解我的。我可是已經告訴你說了，在突然撕掉假面具這種玩藝兒中間，當一個人在另一個個人前面，甚至不屑顧慮合不合禮便突然顯露自己的真相，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中間，是有一種特殊令人滿足的樂趣的。我告訴你一件故事。從前在巴黎有一個發瘋的官員，他後來給人家看出是發瘋，被送進瘋人院去了。噫，他的發瘋是他在想娛樂自己呢。他在家裏把衣服脫得精光，完全像個亞當的模樣，只留着襪子跟鞋子，穿上一件長及腳踵的寬大氈，把自己裹在裏面，帶着一副莊嚴和威武的神氣跑到街上去了。噫，如果從側面看過去——他正像別人一樣，高興穿件長大氈出去散散步。但是當他一到荒僻的地方碰上一個什麼人，而那四周又沒旁人的時候，他就默默地向那人走去，擺出最嚴肅的和深沉地思索的神氣，在他前面突然站住，把大氈一擡，帶着一片……清白的心顯露他自己的真相！這樣總要繼續一分鐘之久，於是又把自己裹起來，默默地，臉上的筋肉一絲也不動，昂然地從那嚇呆了的觀客旁邊走過去，就跟「哈孟雷特」中的幽靈一樣莊嚴和威武。他時常對每一個人，不管男的、女的和小孩子都這樣幹，而這就是他唯一的樂趣。噫，這種差不多相同的樂趣，也可以在那種當兒經歷到，就是當一個人去嚇唬

某個羅曼的克的席勒爾，趁他毫不提防的時候向他伸出舌頭來。「嚇唬」——這個字眼多妙！我在你最近一篇作品中碰到過這個字眼呢！」

「哼，那是一個瘋子，而你……」

「我是神志清楚的哦？」

「是呀。」

華爾科夫斯基咯咯地笑了起來。

「你說得對，我的孩子！」他帶着一種最驕橫的臉部表情補了一句。

「親王，」我說，被他那種驕橫激怒了，「你憎恨我們這一切人，連我在內，而你就爲了所有人和所有事情來向我報復了。這都是由於你偏狹的自負。你是狠毒的，而你的狠毒是偏狹的。我們曾經惹你發過怒，而你所最忿怒的也許就是那天晚上。自然，你除了這種絕對的侮蔑，是找不出更有效的方法來向我報復的。你拋棄了我們彼此之間應有底最平常最一般應該遵從的禮貌。你要向我明白表示，你甚至不屑在我面前顧慮合不合禮，把你醜惡的假面具公然地和出乎意外地在我面前撕下，而在那種道德上的玩世態度中間來顯露你自己的真相……」

「你爲什麼對我來說這一些話？」他粗暴地和惡意地望着我說。「表示你的觀察力嗎？」

「表示我了解你，而把這明白地擺在你的面前。」

「Quelle idee, mon cher (怎樣的觀念啊，我親愛的)」他接下去說，改變他的聲調，忽然回復他以前那種輕快的，愛說話的，快樂的口吻。「你不過把我從話題上引開去罷了。BIVONS

MON VIN (喝酒罷，我的朋友) 讓我注滿你的酒杯罷。我只是想告訴你一件動人而且極其奇怪的遭遇。我要簡明地告訴你這個。我從前認識過一個女人，她已經不是在青春初期，差不多有二十七八歲了。她是個一等漂亮的女人。多好看的上身，多好的姿態，多好的風采呵！她的眼睛像老鷹眼睛一般敏銳，却常常是嚴肅而不可侵犯的；她的態度是莊重而難以親近的。她是一向有冷若冰霜之稱的，他那白璧無瑕的、嚇人的貞操把什麼人都嚇怕了。「嚇人的」，這是個恰當的字眼。所有附近地方，沒有一個人敢在評判事情上有她那樣的嚴厲。她不僅責罰做壞事，並且責罰的女人最微細的缺點，堅決地無情地責罰這些，她在她的圈子裏有很大的勢力。那些最驕傲的和最講貞操的老女人都尊敬她和甚至想跟她親近。她帶着大公無私的嚴格觀察着每一個人，好像中世紀修道院裏的住持似的。年青女人碰着她的眼光和批評就發起抖來。她一句簡單的話，一個簡單的暗示就足以毀壞一種名譽，她在她的社會裏就有這種大的力量；連男人都見她害怕哩。最後她皈依了一種同樣沉靜和尊嚴性質底靜觀的神秘主義。……而你會相 嗎？你會找不出一個比她

更爲放蕩的罪人哩，而我是那麼幸福竟得到她完全的信任。事實上我是她秘密的和神秘的情人呢。我們的約會是用那樣一種聰明的巧妙的方法計劃着的，使沒有一個人甚至她自己的管家都絕不會絲毫懷疑。只有她的丫頭，一個極可愛的法國姑娘，全參與她的秘密，但是那個女孩子你是可以絕對信賴的。她在這事情中間也有點份——是怎樣的——我現在不說。我那情人的性慾是那麼強烈，甚至山特侯爵（中譯註）也得請教請教她呢。但是這種性慾中間最強烈最澈骨的激動，却是它的秘密性，是欺騙的大胆。這種對於那位伯爵夫人在人家前面宣說是崇高的，卓絕的，神聖的一切事情底嘲弄，這種事實上魔鬼底心中的冷笑以及對一切認爲神聖事物底故意的踐踏，而且這一切是沒有羈絆的，放肆到淫亂的極點，那連最狂熱的理想都不能想像得到的——在這中間，尤其是存在着一種澈骨的滿足。是的。她是一個魔鬼的化身，可却是一個最迷人的魔鬼呢。我現在一想到她就禁不住迷魂。當她淫慾正旺的當兒，他會突然像一個中邪的人似的狂笑起來，而我完全理解這個，我理解她的笑於是我也狂笑起來。這教我現在想起還嘆息呢，雖然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一年功夫就把我丟開了。我就是想要傷害她，我也辦不到。誰會相信我呢？像她那樣一個有品格的人物。你怎麼說呢，我年青的朋友？」

「哼，多教人作嘔！」我回答說，帶着反感聽着他這種自招。

「你如果不是這樣回答，你也就不會是我年青的朋友了，我知道你要這樣說的。哈，哈，哈！等等罷，MON AMI（我的朋友），生活得久一些，你就會明白了，但是現在，現在你仍然需要在你的薑餅上鍍金呢（中譯註）。不，你說這話，那你不是是一個詩人。那個女人是懂得生活的，而且懂得怎樣儘量利用生活的。」

「但是爲什麼墮落到那種一種獸性呢？」

「什麼獸性？」

「那個女人墮落到的獸性，而你跟她一起墮落的。」

「啊，你叫它做獸性——這表示你還是路都不會走的小毛頭哩。自然，我承認獨立是可以在完全相反的方面表示出來的。讓我們談得更爽直一點罷，我的朋友……：你必須承認這一切全是沒有意義的。」

「那末什麼是有意義的呢？」

「有意義的是獨立人格——我自己。一切都是爲我。世界是爲我而創造的。聽着，我的朋

（中譯註）意思是講究外表的虛飾。

友，我始終承認，幸福地生活在這世界上是可能的。這是最好的信仰，因為沒有這個信仰，一個人連不幸福地生活着都辦不到；除了毒死自己，什麼都不留的。人家說這是一些傻瓜幹的事。這種傻瓜老是談着哲學，直談到他把一切一切全毀了，連一切正常和自然的人類本分底義務都毀了，直到最後，他什麼也沒留。總數等於一個零，於是他宣說生活中最好的東西便是精氨酸（意指毒藥）。你說，那是哈姆雷特。事實上那是可怕的絕望，是我們從來不會夢想到的裝模作樣。但是你是一個詩人，而我却是一個平凡的俗人，所以我說，一個人必須從最平凡最實際的觀點上去看事情。拿我來說罷，我老早就擺脫掉一切桎梏，甚至擺脫掉一切義務。只有我看到有利可圖的時候，我纔承認義務。你呢，自然不能像這樣去看事情的，你的腿還套着腳鐐呢，而你的口味是病態的。你高談理想高談德性，噫，我親愛的傢伙，我準備承認你告訴我的一切，可是我假如知道事實上在一切人類德性的根底里都存在着最完全的自私，那我怎麼辦呢？而且越是有德性的東西，裏面自私的成分就越多。愛你自己——這是我所承認的一條守則。生活是一種做買賣的勾當，別浪費你的錢。但是在你款待客人上錢要花得客氣一點，這就對你的鄰人盡了完全責任了。假如你當真要知道的話，這些就是我的道德了。雖然我承認，我以為能夠不必爲鄰人花錢，而却能使他們無代價的爲我做事，那就更好。我沒有理想，我也不要有理想；我也從來不感到要想望

它們。一個人沒有理想就能過那樣快樂而可愛的的生活呀……而且En somme（老實說），我很高興，我不消靖氨酸就能過得下去。如果我稍為有點德性的話，我也許就像那個傻瓜哲學家（不消說，是個德國人）一樣，沒有它就不行了。不！生活中間剩下的好東西着實還多哩！我愛權勢，品級，高房大廈，下大注的賭牌（我是非常喜歡賭牌的），而尤其是，尤其是——女人……以及女人的各方面：我甚至喜歡秘密的，偷偷摸摸的不良勾當，帶點新奇而獨創的，甚至爲了不單調，要求稍爲猥褻一點，哈，哈，哈！我在瞧着你的臉孔呢。你是帶着怎樣的輕蔑在望着我呀！」

「你說得對。」我回答說。

「噫，也許你是對的，不過無論如何，猥褻總比靖氨酸好一點罷，是不是呢？」

「不，靖氨酸更好。」

「我問你『是不是』，是故意要拿你的回答來開心的。我早知道你會這麼說的。不，我年青的朋友。如果你是一個真正愛人類的人，就希望一切聰明的人都有像我一樣的趣味罷，就是略帶着一點猥褻也沒關係，否則聰明的人不久就會在世界上絕跡，除了愚人就沒有的人了。這對他們會是好運氣。雖然直到現在常真還有一句俗諺這麼說：愚人運氣好。你知道，沒有一件事情比跟

愚人生活在一起並且幫助他們更爲有趣的；這是有利可圖的！你無需奇怪我爲什麼重視習俗，維持某種舊傳統，和爭求勢力；自然我知道我是生活在一個沒有價值的世界裏，不過同時這世界却是舒適的，而我就支持它，表示我堅決地擁護它。雖然如果時機到來，我第一個就會離開它。我全懂得你們那些現代觀念，不過我却決不爲它們去傷腦筋，也沒有理由要這樣做。我從來不爲什麼事情感到良心的責難的。只要我能够順遂，我就什麼都贊成，而且有許多許多人都像我一樣，我們當真都是很順遂的。世界上一切都將被毀滅，只有我們將不被毀滅。世界存在一天，我們就得存在一天。整個世界也許會沉淪，但是我們將浮起來，我們將永遠浮在頂上面。順便想想一件事情罷：像我們這樣的人生活多麼豐滿啊。我們對於生命是非常地和罕有地執着的；這使你吃驚罷？我們活到八十歲，九十歲去，造物是這樣保佑我們的，唏，唏，唏！我尤其是要活到九十歲。我不喜歡死，我害怕死。鬼纔知道死是什麼樣子的。但是幹嗎談這些話呢？這都是那個毒死自己的哲學家惹我說起來的。該死的哲學！*BUYONS, MON CHER*（喝酒罷，朋友）。我們來談談漂亮姑娘罷……：你要那里去？」

「我要回家去，你也是該走的時候了。」

「胡說，胡說！我差不多把整個心都向你公開了，而你却不覺得這是怎樣一個偉大的友誼明



證呀。唏，唏，唏！你心里是沒有愛的，我的詩人。但是等一下，我再要一瓶……」

「第三瓶嗎？」

「是的，說到道德，我年青有希望的朋友（你允許我用這個親密的名字叫你嗎），誰知道呢，也許我的教訓有一天會是有用的。所以，我年青有希望的朋友，關於道德我已經說過了：越是善良的道德，它裏面的自私成分便越多。我要順便告訴你一個極美麗的故事。我一度愛過一個年青姑娘，幾乎是真正的愛她。她爲了我甚至犧牲很大哩。」

「是不是你搶了她的錢底那個女人嗎？」我粗鹵地問，不願再約束我自己了。

華爾科夫斯基親王駭了一跳，臉色都變了，他把雙充血的眼睛直盯着我。那眼睛里帶著驚訝和忿怒。

「等一下，等一下，」他似乎對他自己說，「讓我想想。我當真是喝醉了，我很困難去回憶了。」

他歇了一下，帶着同樣的狠毒追究地望着我，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里，好像怕我走開似的。我相信，他這個當兒是在心裏盤算，想找出我是從甚麼地方聽來這件很少有人知道的事情的；和我知道了這件事是不是有甚麼危險。這樣繼續了一分鐘；他的臉色却突然變得平靜了。原來那種

嘲弄的，喝醉酒的，愉快的表情又顯現在他眼睛里了。他笑了起來。

「哈，哈，哈！你真定一個泰雷蘭特啊（中譯註）——沒有別的字眼可以形容你了。嘿，當她向我說出。我搶了她的錢的話的時候，我當真是站在她的面前楞住了，那時她是叫喊得像個什麼樣子呵，把我罵得什麼樣子呵！她是一個暴烈的女人，沒有自制力的。但是你來評評看：第一，我並沒有像你剛纔所說的搶過她的錢。是她自己送我錢的，那末這錢就該是我的了。假如你從前送給我你那件最好的晚禮服，」（他一壁說，一壁踱着我那件唯一的，差不多走了樣子的禮服，這件禮服還是三年以前一個叫做伊凡·斯庫那金的裁縫替我縫的）「我謝了你便穿上了，而忽然在一年以後，你來跟我吵，要我還給你，而那時我已經把衣服穿破了……這不大雅觀罷；那又何必送呢？第二，錢雖然是我的，不過我當然要還給她，但是想想看罷，我那里會一下子該着這樣一筆數目呢？而尤其是，我受不住這種席勒爾主義和牧歌式的胡鬧：我已經那樣告訴你過了——這就是這事情的全部內幕呵。你想像不出，她是怎樣裝模作樣的爲我謀利益，說她給了我的錢（這錢已經是我的了呀）。我最後冒起火來，而我却忽然做到能够很正確地判斷情形，因爲我向來不倉皇失措的；我想，我還了她的錢，也許會使她不快樂的。我這樣會剝奪她那種完全因我而

遭不幸並且終身可以咒咀我底樂趣的享受。相信我，我青年的朋友，在這種不幸中間，在感到自己是慷慨的和絕對有理的，並且有權利去叫對方做一個流氓的這種感覺中間，是確實有種崇高的狂樂存在，自然，在那些席勒爾式的人們中間是常常會有這種憎恨的狂樂的；後來她也許會連飯都沒有吃，然而我相信她却是快樂的。我不願剝奪她這種快樂，所以我就沒有把錢還她。這正證明了我的格言，就是說，一個人的慷慨越顯著，越明白，它裏面所隱藏着底可厭的自私成分也就越多。……自然你是明白這個的。……可是你要來抓我哩，哈，哈，哈！……喂，承認罷，你是想要抓我哩……啊，泰雷蘭特呀！」

「再見，」我說，站了起來。

「再一分鐘！兩句話作結束！」他叫，忽然扔掉他那可憎的口吻，正經地說，「聽我說最後

的話罷：從我剛纔所說的話裏，很明白的和無疑的是說明（我想像你自已也已經看出來了）我決不對誰放棄於我有利的事情的。我喜歡錢，我需要它。卡泰琳娜·菲沃多羅芙娜有很多錢。她父親收了十年的酒稅。她現在有三百萬，而這三百萬對我是極有用的。亞歷沃沙跟卡泰雅彼此是一雙完滿的配偶；他們都是十足的傻瓜；而這正是適合我的。因此我希望而且想使他們的結婚儘可能早點舉行。在兩星期或三星期中間，伯爵夫人和卡泰雅將要到鄉下去。亞歷沃沙必須護送他們

去。警告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最好不要搞牧歌式的胡鬧，不要有席勒爾主義，就是說他們最好不要來反對我。我是會復仇和懷着惡意的；我要衛護我自己。我是不怕她的。一切事情無疑都會照我所希望的，所以我現在來警告她，當真還是替她打算呢。注意，別作默想，她自己處理得懂事一點罷。否則這對她前途是不利的，極不利的。她應該感謝我，我不會用我應該做的手段——用法律去對付她。我老實告訴你，我的詩人，法律是保障家庭的安甯的，它保證兒子要服從老子，誰要把孩子們從他們對父母的神聖責任中引誘開去，法律是不許的。並且記住我是有許多親戚關係而她是沒有的，而且……：你當然知道我會怎樣對付她的……：但是因為她到現在為止總算做事還有理性，所以我並不會那樣對付她。別不舒服。過去六個月中間每一分鐘他們所採取的行動，都有敏銳的眼睛在觀察着。每件事情的極瑣細節目，我都知道呢。因此，我就靜靜地等着亞歷沃沙自己來拋棄她，而這個過程現在已經開始了，而同時這對他是一種可愛的惶惑：在他的想像中依然是個仁慈的父親，而且我必須使他這樣來想像我。哈，哈，哈！當我記着這個的時候，我在那天晚上幾乎要恭維她那麼大度和不自私肯不嫁給他了！我要知道她怎麼能嫁給他呢。那時我去拜訪她，那很簡單，因為這已經是結束這關係的時候了。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眼睛自己經驗來證實一切事情。噫，這使你滿足了罷？也許你還想知道，我為什麼把你帶到這里來，為

什麼我在你面前這樣開玩笑，爲什麼我對你這樣乾脆痛快，當這一切事情還無需這樣開誠布公就可以說出來的時候——是嗎？」

「是的。」

我約束着自己，專心地聽着。我無需再作什麼回答了。

「唯一的，我年青的朋友，是我觀察到，你對於一切事情是比我們那兩個變瓜更有常識和清楚的眼光。你也許從前已經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已經對我有過揣測和猜想了，但是我想省去你的麻煩，決定面對面的顯示給你看，你的對手是怎樣一個人。直接印象是很重要的事情。了解我罷，*Mon ami*（我的朋友）；你知道你的對手是誰，你愛她，所以我現在希望你會用你一切力量（你對她是有力量的）使她免掉某種不愉快的事情（英譯註）。否則是在會發生這種不愉快的事情的。我老實告訴你，我老實告訴你，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哪。最後，我跟你開誠布公的第三個理由……（但是你自然已經猜到了，我親愛的孩子）。是的，我當真要唾棄這全盤事情，還要我當着你眼前來唾棄它嗎？」

（英譯註）在俄國的法規下，一個沒有正常地位的女子，往往會成爲維持風化的警察底迫害和敲詐的對象，此處是暗示這個。

「你也已經達到你目的了，」我說，激動得發抖，「我同意，你除了對我坦白以外，是再沒有更好方法來表示你對我和對我們一切人底恨毒和輕蔑了。你很明白你對我坦白決不會在我眼里連累你自己的，你就連不怕羞把自己真相都向我顯露出來了。你確實是像那個穿大氅的瘋子。你沒有把我當作是一個人。」

「你猜得對，我年青的朋友，」他說，站了起來，「你全看明白了。你不枉為一個作家。我希望我們要像朋友一樣分手。我們不一起來喝杯 *Bruders chait*（友愛）酒嗎？」

「你喝醉了，這是唯一理由我不給你應有的回答……」

「又是一副沉默的樣子！——你該說的話還不會說出來哩。哈，哈，哈！你肯允許我替你會鈔嗎？」

「用不着麻煩你。我自己會鈔。」

「啊，別多心。我們同路走嗎？」

「我不同你走。」

「再見，我的詩人。我希望你了解我……」

他出去了，脚步走得不大穩，再不向我回過臉來了。車夫扶他上了馬車，我管自己走開。這

時快近早晨三點鐘了。天在下着雨。夜是陰暗的……



第

四

部







# 第一章

我不想來描寫我的憤怒了。雖然一切事情我是可能預想得到的，可是這總是一個打擊；這似乎是他帶着全部猙惡的面目突如其來的出現在我面前。但是我記得當時我的感覺是紛亂的，彷彿我是給什麼東西擊倒了，壓潰了，濃黑的悲哀越來越痛苦地咬齧着我的心。我是替娜泰莎在擔憂。我預見到她未來的巨大的苦難，我在迷茫中間替她籌思一些在結局的大災難到來之前可以避免這苦難，可以和緩她最後的一刻底辦法。這個大災難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這就在眼前，而這將以怎樣形式出現，現在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不會注意我是怎樣回到家里，不過我一路上是給雨淋得稀濕了。那時已經是早晨三點鐘，我還來不及敲我的房門，我聽到一聲呻吟，那門就急遽地開了，似乎尼麗並不會睡覺，一直就在房門口窺望着我。房間點着一支蠟燭。我望望尼麗的臉孔，驚惶起來了。臉孔是完全變相了；她的眼睛像害熱病似的在發燒，帶着一種慌亂的神色，彷彿不認得我了。她是在發高熱呵。

「尼靈，怎麼一回事呀，你病了嗎？」我問，俯下身去，把我的胳膊圍着她。她戰慄地挨着我，似乎害怕什麼東西，疾促而急亂地說了些什麼，好像她是專等着我回來要告訴我這些話似的。可是她的話奇怪而又不連氣，我一點也聽不懂。她是在精神錯亂的狀態中間。

我迅速地把她引到床上。可是她不斷的驚慌地跳起來和吊着我，似乎恐怖着，似乎求我保護她避開什麼人，甚至當她躺在床上時候，她還是一直捉牢我的手，緊緊地捏着，彷彿怕我會跑開。我是那麼煩悶，我的神經是那樣的震動，當我望着她的時候，我當真是要哭起來了。我自己也在害病哩。她一看見我流淚，就定着眼睛望了我半天，帶着緊張的，專心的注意，彷彿要知道和理解什麼似的。這顯然使她很吃力。最後她臉上顯出一種類乎思索的神氣。在一次猛烈的羊癲瘋發作以後，她常常好些功夫不能夠集中她的思想或者清楚地發音。現在也就是這樣，經過一番很大的努力想跟我說些什麼之後，知道我不會懂得她的意思，她伸出她的小手來替我擦去眼淚，接着又把胳膊圍着我的脖子，把我向她拉過去，吻着我。

這很明白，當我不在的時候，她曾經發過一次羊癲瘋，那是當她站在門口的時候，也許當她恢復過來之後，她有很長一個時間不能清醒。在這種當兒，現實和夢囈混在一起，她一定幻想起某些可怕的事情，某些恐怖的東西。同時她該會迷迷糊糊的感覺到，我是要回來敲門的，於是她

就躺在門道的地板上，她是在留心着我回來，而一聽到我最初敲門就站起來了。

「但是爲什麼她等在房門口呢，」我奇怪着，突然我驚愕地注意到她是穿着她那件小棉外衣，（我不久前纔從一個做小販的老婦人那里弄到這件外衣，這個老婦人常常拿些東西來給我，作爲償還我借給她的一點錢的。）這樣看來，她或許是打算出去；或許她已經把房門的鎖都開了；而就在那當兒突然被羊癲瘋震倒了。她是打算到那里去呢？還是那時她已經精神錯亂了呢？

這時，她還不會退燒，不久她又沉入到夢囈和不省人事的狀態中間了，她在我這座樓面上已經發過兩次病了，可是都是平靜地過去；然而現在她似乎在發一種高熱。我在她旁邊坐了半個鐘頭，把一張椅子推到沙發前面，就躺在那里，因爲我不脫衣服，靠得她近一點，這樣她一叫我，我就可以較快一點起來。我連臘燭也不會熄。我睡熟以前又看了她好多次。她臉色是蒼白的；她嘴唇熱得發焦，或許因爲跌了交的緣故，嘴唇上還沾着血。她臉上仍然留着那種恐怖的神色和一種切膚的痛苦，那似乎睡夢中還在追逐着她。我決定如果她病再壞下去，我明天儘可能早去找醫生。我擔憂這會變成真正的腦炎。

「這一定是那親王把她嚇着了！」我想，震慄了一下，並且想起她說的那個把錢捧到他臉上的女人底故事了。

## 第二章

兩個星期過去了。尼麗漸漸痊愈起來。她不會變成腦炎，但是却病得很利害。四月底邊一個晴朗的有太陽的日子里她又能起床了。那是在感恩節的一週中間。（中譯註）

可憐的小東西啊。我不能再用同樣繼續敘述的方法來寫我的故事了。我現在所描述着的這一切是過去很久的事了。但是直到目前，我依然帶一種難堪的，傷心的苦痛，在回憶着那張蒼白的瘦削的小臉孔，以及當我們有時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她那雙黑色眼睛里那種探究的凝神的注視，她從床上用一種悠長的注視緊盯着我，似乎要引我去猜想她心里的事情；可是看到我並不在猜想而且依舊是迷惑的樣子，她就似乎對自己溫柔地微笑起來，而且會突然向我伸出她那手指纖瘦底發燒的小手來。現在這一切全過去了，一切事情也都明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還不會知道那顆害病的，被待與被迫害的小心裏的秘密哩。

（中譯註）即復活節前的一星期

我覺得我是把話頭扯開去了，但是這會兒我却偏要單單去想念尼麗。說來奇怪，我現在是孤另另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被一切我所深愛的人所遺棄了，有些從前底瑣細的偶然事情，在當時是不被注意而且很快就忘掉了的，現在却突然記起來，而且忽然獲得一種新的意義，補充和解釋了我此刻以前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在她害病的最初四天里，我們——醫生和我——很替她着慌，但是到了第五天，醫生拉我到一旁，告訴我說已經沒有着急的理由了，她一定會復原的。這個醫生是我認識了很久的，一個好心腸的古板的老嫗夫，尼麗第一次害病時候我就請過他，他胸前掛着的那隻巨大的斯坦尼斯拉夫勳章曾經給過她那麼一種印象。

「那末，是沒有着急的理由了。」我說，大大的安心了。

「不，這一次她是會好的，不過以後她會很快就死的。」

「死！可是爲什麼？」我叫起來，給這死的宣告震駭了。

「是的，她一定會很快就死的。這病人心臟的機構有毛病，環境稍爲有點不順利，她就又會

躺下的，也許她會好一點，但是以後還是要病的，而最後她會死去。」

「你是說沒有辦法可以救她嗎？這一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這是避免不了的。然而如果能避去不順利的環境，能夠有一種平靜和安適的生活，生活能夠快樂一點，這病人或許可以不至於死，而且甚至還可以有些……意料不到的……奇怪的和例外的情形……事實上，這病人如果有不斷的順利環境，是可能得救的，但是根本治好——是決不會的。」

「可是好天爺，現在該怎樣辦呢？」

「聽我的勸告，過一種平靜的生活，有規律地吃藥粉。我注意到這女孩子是有點任性，有種神經質的脾氣並且喜歡笑，她極不願意有規律地吃藥粉，她剛纔就拒絕吃它。」

「是的，醫生。她自然是有點古怪的，不過我認爲這一切是她的病態。昨天她就聽話；今天我給她吃藥時候，她好像由於偶然把湯匙推開，把藥都潑翻了。我要替她再和一服藥，她把藥匣子從我手里搶去，扔到地上，接着突然哭起來了。不過我不以爲這是因爲我要讓她吃藥的緣故罷。」我想了一下，補着說。

「呵！刺戟呀！她過去的巨大不幸呀。」（我曾經詳盡地和坦直地把尼麗的許多故事告訴那醫生了，我說那故事使他極其吃驚。）「這一切都接二連三的發生，因此就得病了。目前唯一的補救就是吃藥粉，而且她必須吃藥粉。我要再去試一次，使她了解服從醫生命令的責任，和……」

這是一般的說……吃藥粉。」

我們兩個走出廚房（我們的話是在那裏談的），醫生走到那病孩的床邊去。但是我想尼麗大約已經偷聽到我們的話了。無論如何，她是從枕頭上抬起頭，向我們這邊側着耳朵，不斷在細心地聽着的，我從半開的門縫里注意到這個。當我們向她走去，這小傢伙立刻縮入到被頭底下，帶着一絲嘲弄的微笑朝我們窺看着。四天害病中間，這可憐的孩子已經瘦了許多。她眼睛陷了下去，而且依舊在發燒，因此使這醫生——他是彼得堡最好心腸的德國人中間的一位——那麼驚奇的她那惡作劇底表情和閃爍的放肆底眼色，看起來就和她臉孔太不相稱了。

他開始莊重地——雖然他是想儘可能使他聲音柔和——用一種仁慈和撫愛的聲音來解釋這藥粉是怎麼重要和有效，因此爲什麼每個病人必須吃它。尼麗抬着頭，但是突然用一種看來像很偶然的臂膀底揮動，把湯匙一推，藥又全部潑在地板上了。無疑地她是有意這麼做的。

「這是極不愉快的疏忽，」老人平靜地說，「我懷疑你是有意這麼做的；這是很該受責備的呵。但是……我們可以糾正它，再來配包藥粉。」

尼麗直對着他臉孔大笑起來。醫生嚴正地搖搖他的頭。

「這很不對。」他說，打開另一包藥粉。「很，很該受責備的呵。」



嗎？」

「別跟我發脾氣呀，」尼麗回答說，想不要再笑却做不到。「我一定吃它……但是你喜歡我

嗎？」

「如果你肯守本分，我會非常喜歡你的。」

「非常？」

「但是此刻你喜歡我嗎？」

「是的，我就是此刻也喜歡你。」

「那末假如你想吻我，你會吻我嗎？」

「是的，假如你高興。」

說到這里，尼麗又忍不住大笑起來。

「這病人有一種愉快的特性，但是現在——這是神經病和任性。」醫生帶着一種極嚴重的神

氣向我輕輕說。

「很好，我會吃藥粉的，」尼麗突然用微弱的小聲音喊起來，「但是當我大起來和成長的時

候，你肯跟我結婚嗎？」

顯然的，這個新的幻想底發明使她大爲高興；她眼睛簡直就亮了起來，她的嘴唇笑得扭歪，當她等待着那幾乎嚇壞了的醫生底回話。

「很好，」他回答說，對這個怪念頭也忍不住微笑起來了，「很好，假如你長成一個善良的，有好教養的年青姑娘，而且會聽話，而且會……」

「會吃我的藥粉？」尼麗插進來說。

「哦！哈！當然，吃你的藥粉，一個好女孩子呀，」他又向我耳語說，「她很有點路數，很有點路數……那是善良而聰明的，但是……結婚……這多麼奇怪的任性啊……」

於是他又給她吃藥。這一次她可是沒有裝假，却乾脆用手把湯匙從下面往上一推，那藥又全部濺到那可憐的醫生底襯衫護胸和他底臉上了。尼麗高聲地大笑起來，但却不是像前一回那種愉快和善意的大笑了。她臉上有一種似乎是殘忍和惡意的神色。這些當兒她似乎在避開我的眼睛，單單望着那醫生，而且帶着一種嘲弄神色在等着看那「可笑的」老頭兒還會做出一些什麼來，不過從這種嘲弄中間却顯出一些不安的神情。

「啊，你又這樣幹啦！……多麼的倒霉！但是……我可以再替你配一包藥粉呀！」老人說，拿手帕擦擦他的臉孔和襯衫護胸。

這給尼麗一個極大的感動。她是準備我們發脾氣的，以爲我們會來責罵她和訓斥她的，而她這會兒也許不意識到地在期望一些什麼藉口使她可以哭，可以歇斯迭里地啜泣，可以像剛纔那樣更多打翻幾包藥，甚至乘她怒惱中間打碎一些什麼東西，而用這一切來寬舒一下她那任性的和痛苦的，小小底心。這種任性的脾氣不僅在害病中間，也不僅在尼麗是這樣的，我就常常是這樣，在房間里走來走去，帶着一種不意識到的慾望，等什麼人來侮辱我一下，或者對我發幾句話，那我就可以借這作爲一種侮辱的藉口來對什麼人發洩我的憤怒了。女人用這種方法來發洩她們憤怒的，開頭就是哭，淌着最真實的眼淚，而更會動感情的女人甚至會變成歇斯迭里。這是極簡單的和日常的經驗，尤其當心中有什麼悲哀——這種悲哀常常是秘密的——想要發洩而不能發洩的時候，便常常發生這種情形。

但是那老醫生天使般的仁慈和他一句責備話也不說就替她再來配一包藥的那種耐性却把她感動了，尼麗突然平靜下來了。嘲弄的神色從她嘴唇邊消失掉了，紅暈泛到她臉上來，她眼睛濕了。她向我偷偷瞧了一眼，立刻又避開了。醫生給了她藥，她馴順地和不好意思吃了，握着那老人粗壯的發紅的手，慢慢地望到他的臉孔上。

「你……是因爲我可惡在發脾氣罷。」她想說却沒有能說完；她縮入到被窩裏，藏起她的腦

袋，發出大聲的歇斯迭里的哭泣。

「啊，我的孩子，別哭！……這沒有什麼……這是神經毛病，喝點水罷。」

但是尼麗不會聽見。

「放心罷……別苦你自己了，」他接下去說，幾乎對她哽咽起來了，因為他本是一個極易感動的人啊。「我會寬恕你的而且跟你結婚，如果你像一個好好的有教養的姑娘一樣，肯……」

「肯吃我的藥粉，」夾着一陣輕輕的神經性的笑聲從被窩底下透出來，那笑聲像隻銼子似的響着，而被哭泣所打斷了——這是我極熟悉的一種笑。

「一個好心腸的，可愛的孩子呵！」醫生得意地說，眼淚幾乎充滿他的眼睛了，「可憐的女孩子呵！」

而從這一天起，他和尼麗之間就發生了一種奇異的和希罕的愛。反而尼麗對我倒越來越變得不高興，神經性和容易激怒了。我不知道是什麼致使她這樣，對她奇怪起來，尤其是她這個變化似乎是突如其來的。在她害病的頭幾天里，她對我特別溫柔 and 憐愛，好像她的眼睛不能離開我似的；她不肯讓我從她旁邊走開，把我的手緊緊地抓在她發燒的小手里，讓我坐在她的旁邊，而且她如果一看到我憂鬱和焦灼，就竭力想逗我高興，說說笑話，跟我玩兒又向我微笑，顯然努力想

克服她自己的痛苦。她不要我晚上工作，也不要我坐着望她，我不聽她她就難過起來。有時我注意到她臉上一種焦灼的神色；她問我和竭力想找出我爲什麼我憂鬱，我心里在想些什麼。但是說來奇怪，我一提起娜泰莎的名字，她立刻就打斷話頭或者來說一些別的事情。她似乎要避開談到娜泰莎，這却教我吃驚。我一回家，她就高興。我一拿起帽子，她就沮喪地而且多少有點奇怪地望着我，眼睛跟着我，彷彿這是該責備似的。

在她害病的第五天，我整個黃昏跟娜泰莎在一起，一直歎到半夜以後。我們有些事情要討論。那天我出去的時候，我對我那病人說我很快就會回來的，因爲我當時實在以爲是可能的。在娜泰莎那兒却幾乎是出乎意料的耽擱住了，我對尼麗倒很放心。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是在陪着她的，她是從馬斯羅波哀夫——他曾經來看過我一下——那裏聽說尼麗在害病而我又在極端困難中間完全沒有一點幫手。天哪，好心腸的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是多麼的忙亂啊！

「所以，他自然現在是不能來跟我們吃飯了！……唉，寬恕我們罷！而且他完全是孤獨的，可憐的人，完全是孤獨的呀，好罷，現在我們可以向他表示我們是對他多麼好了。這是一個機會。我們不要讓這機會逃掉。」

她立刻出現在我的樓面上。隨着她車子帶來一隻大籃子。她打開她的包裹，第一句話就是直

說她打算留下來，在困難中幫我的忙。那包裹里是給病人吃的糖漿和醃菜，幾隻小鷄或一隻大鷄是預備給病人好一點時候吃的，還有預備帶來烘烤的蘋果，橘子，基輔的乾果醬（那是預備醫生允許的情形下吃的），最後是襯衫，被單，飯單，睡衣，綳帶，壓定綳帶——整個醫院的裝備都帶來了。

「我們什麼東西都有，」她對我說，似乎急促地發出每一個字音，「你瞧，你像一個獨身漢樣的過活。這些東西你差不多全沒有。所以請答應我罷……而且非力浦：非力浦維契這樣跟我說過的，嗯，現在怎麼呢……趕快罷，趕快罷，現在我要做些什麼呢？她怎樣了？清醒着嗎？唉，她躺着多麼不舒服呀！我要把她的枕頭放直來，讓她躺着頭可以放得低一點，你以為怎麼樣，有一個皮枕頭不更好嗎？皮枕頭要比較陰涼一點。噯，我真是一個蠢傢伙，我就沒有想到要帶一隻來。我去拿罷，我們要不要生點火呢？我要把我那個老女傭人派到你這裡來，我認識一個老女傭人的。你沒有傭人，是不是……噯，我現在做些什麼呢？這是什麼東西？藥草……是醫生開的嗎？我想，來燒點藥草茶罷，我馬上去生火。」

但是我讓她安定下來，她却非常驚異，甚至頗為煩惱，看到她來了却並沒有很多事情可做。可是這並不使她喪氣，她立刻就 and 尼麗做起朋友來，在她整個害病期間，成爲我的一個大幫手。

她幾乎每天來看我們，而且她一來總好像掉了什麼東西或是迷失了什麼似的，要找到它。她常常還補着說是菲力浦·菲力浦維契叫她來的。尼麗非常喜歡她。她們兩個就跟兩姊妹一樣，我猜想有許多地方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是跟尼麗一樣像小毛頭似的，她時常講一些小孩子的故事使她開心，她一回家，尼麗便常常感到寂寞起來。她第一次進來時候，我那病人很驚奇，但是她很快就猜想，這個不速之客是爲了什麼來，於是照老樣子皺起眉頭，變得沉默地和冷冷的。

「她爲什麼來看我們？」當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走了以後，尼麗帶着不高興的神氣問。

「來幫助你，尼麗，來照料你呀。」

「爲什麼？什麼意思？我從來不曾對她做過像這樣的事呀。」

「仁慈的人並不等待這個呀，尼麗。他們願意幫助凡是需要幫助的人，並不想望人家來對他們做什麼事的，這就是了，尼麗；世界上這樣的人多着呢。你不曾碰見過他們，而當你需要他們的時，時候也不會碰見過他們，這只是你的運氣不好罷了。」

尼麗沒有說話。我從她身邊走開了。但是一刻鐘以後，她用一種微弱的聲音喊我，向我要些東西喝，突然一下子熱烈地把我抱住了，很長一個時候不讓我走開。第二天亞歷山特拉·西姆約

諾芙娜再來的時候，她就帶着一種愉悅的微笑去歡迎她，雖然她爲了某種緣故似乎對她依舊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





## 第三章

這天，我在娜泰莎家里留了半夜。我到家很遲。尼麗睡熟了。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也很渴睡，但是她依舊陪了病人坐着等我回來。她立刻用急促的低語告訴我說，尼麗起先精神極好，甚至很會笑，但是後來她又抑鬱起來，而且因為我沒有回來，她變得沉默和思索起來了。一接着她說她頭痛，開始哭起來了，而且哭得那樣厲害，我真不知道該對她怎麼樣，「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補着說，「她對我談娜泰爾雅·尼古拉愛芙娜，可是我不能告訴她甚麼。她後來也就不問了，老是哭，這樣就哭到睡熟了。好罷，再見了，伊凡·披特羅維契。她無論如何是好一點了，我可以看出來，我現在該回家去了。菲力浦·菲力浦維契跟我說過的。我得承認這一回他只讓我出來兩個鐘頭，可是我却耽擱住了。不過這不要緊，別替我煩惱。他不敢對我發脾氣的……只是或許……噯，我的天，伊凡·披特羅維契，親愛的，我怎麼辦呢？他現在常常喝醉了回家哪！他有些什麼事情忙碌得很，他也不跟我講，他是在煩惱着。他心裏有些什麼重大的事

情；我看得出來，可是他每天晚上還是喝醉酒……我就是想，他如果回來，誰把他扶到床上去呢？好罷，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再見罷，伊凡·披特羅維契。我剛纔望着這兒你這些書，你弄了多少書呀，它們該都是很巧妙的罷。而我是那樣一個蠢貨，我從來不讀一些什麼……噫，等明天……」

可是第二天早晨尼璽醒來，抑鬱而惱怒，而且不高興回答我。她並不自動地來跟我說話，却好像跟我在發脾氣似的。但是我注意到她暗地里彷彿偷偷的向我瞥了幾眼；在那眼色中間是有那樣一種隱藏的，真心的痛苦，然而這中間也有一種顯然的溫柔，那在她正面望我的時候是看不出來的。和醫生鬧吃藥就是在那一天。我不知道作如何想法。

但是，尼璽是對我完全改變了。她那奇怪的態度，她的任性，以及她有時幾乎是對我憎恨，一直繼續到她不跟我住在一起的那一天，直到那作爲我們羅曼史結局底大災難爲止。不過這是後話了。

然而有時也碰到這樣情形：她會有個把小時對我依舊和起先一樣的摯愛。在那種當兒，她是加倍的溫存；她在那樣時候多半是苦苦地哭泣。但是這樣的時光很快就過去，於是她又回復到原來的痛苦中間，又是帶着敵意來瞧着我，或是像從前對醫生一樣的任性，或是忽然注意到我並不

喜歡她新近某些頑皮態度，就大笑起來，而常常幾乎是弄到哭起來纔收場的。

有一次她甚至跟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也吵起嘴來了，對她說，她不要她什麼東西。我當著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面前責怪了她幾句，她就發起脾氣來，帶着一種積壓的憎恨底爆發來回答我，但是突然又陷入到沉默中間，兩天功夫沒有跟我再說一句話，藥也一包都不吃，甚至連茶飯都不吃，除了那老醫生誰也不能使她轉圓和使她自己覺得害羞。

我已經說過，從鬧吃藥那天起，她和醫生之間發生了一種驚人的愛情，尼麗非常喜歡他，不管他沒有來以前她是多麼悲鬱，一看見他就常常報他一個溫情的微笑。而在他一方面呢，這老頭兒開始每天都來了，有時甚至一天來兩次，甚至當尼麗能起床了和已經完全復原了都還是這樣，而她似乎是那樣的迷住了他，他一天如果不聽到她的笑聲和跟他開玩笑——這玩笑有時是很有趣味的——他簡直就過不下去。他給她帶來一些圖畫書，大抵是帶教育性質的。其中有一本是他特地買來給她的。之後，他又給她帶來裝在漂亮盒子裏的精緻食品和糖菓。在那種時候，他一進來就帶着一種得意的神情，彷彿是他的生日般的，而尼麗立刻就猜到他是帶着禮物來了。可是他却不把禮物拿出來，只是狡滑地笑笑，靠着尼麗旁邊坐下來，諷示她說假如有那位年青小姐知道怎樣好好兒做人而且當他不在的時候也該受到誇獎，那末這位小姐是應當得到一份漂亮的報酬的。

而在這樣的當兒，他老是那麼單純和溫和地望着她，尼麗雖然帶着最坦直的樣子在對他發笑，可是這種時候在她發亮的眼睛裏同時是含着真摯和深切的愛底光輝的。最後那老頭兒從椅子裏莊重地站了起來，拿出一盒糖菓，而當他把這交給尼麗的時候，老是不變的補着說：「給我未來可愛的伴侶。」在這樣當兒，他確乎是比尼麗還快樂的。

接着，他們就開始談天，每次他都熱誠地和諄諄地勸她當心身體，給她動人的醫藥上底勸告。

「一個人最主要的要保養自己身體，」他教條式地說，「首先和主要的是爲要使自己能活着，其次是爲要常常健康，這樣纔能獲得生活的幸福。如果你有什麼悲哀，我的孩子，把它們忘記掉罷，最好是不要去想到它。如果你沒有悲哀……好，那末也別去想它，只是設法想想快樂的事情……一些愉快的和有趣的事情罷。」

「那末我要想些甚麼愉快和有趣的事情呢？」尼麗會問。  
醫生立刻給窘住了。

「嗯……想些合你年齡的天真的遊戲呀，或者，嗯……這一類事情……。」  
「我不要做遊戲，我不愛遊戲的。」尼麗說，「我不如喜歡穿新衣服。」

「新衣服！哼！噫，這不大好。在生活，我們對於一切事情應該適中就滿足了。不過……或許……喜歡穿新衣服也沒有什麼害處罷。」

「那末，我嫁了你的時候，你會給我很多衣服嗎？」

「什麼念頭啊！」醫生說，忍不住皺起眉頭來。尼麗狡狴地微笑着，而且甚至一下子忘記她自己，向我瞟了一眼。

「不管怎麼樣，如果你的行為配得上受件新衣服，我會給你一件的。」醫生接着說。

「那末，我嫁了你的時候，我還每天都吃藥嗎？」

「噫，那時候，你也許不必常常吃藥了。」

醫生微笑起來了。

尼麗用笑打斷了這次談話。老頭兒和着她笑，摯愛地看着她快樂的樣子。

「一種好玩的戲謔的心情啊。」他旋向我說。「但是人家還是能看得出來那種任性的以及某種怪想的和容易受刺激底痕跡呢。」

他說得對。我研究不出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似乎簡直不高興跟我講話，彷彿我有什麼地方錯待她了似的。這使我非常痛苦。我自己豎緊着眉頭，而有一次我就整天不跟她說話，但是

第二天我就覺得害羞起來。她常常哭，而我却沒有一點怎樣去安慰她的意思。可是有一次她却打破對我的沉默了。

有一天下午，我在天黑以前回家，看見尼麗把一本書倉卒地藏到枕頭底下去。那是我的一本小說，她從桌子上拿去，乘我不在的時候在讀的。她幹嗎要向我掩飾這件事呢？「那似乎她不好意思罷，」我想，但是我却裝做不曾注意到什麼。一刻鐘以後，我走出到廚房里去了一下子，她很快的從床上跳起來把小說放回到原來的地方；當我回來，我看見它又擺在桌子上了。隔了一分鐘，她把我叫過去；她的聲音里有一種激動的調子。在過去的四天中間，她簡直是很少跟我說句話的。

「你……今天……去看了娜泰莎嗎？」她帶一種破聲問我。

「是的，尼麗，我今天去看她是有非常必要的。」

尼麗沒有說話。

「你……是很……喜歡她嗎？」她用一種微弱的聲音又問。

「是的，尼麗，我非常喜歡她。」

「我也愛她呢。」她柔和地補着說。

接着又是一陣沉默。

「我要到她那里去，跟她住在一起，」尼麗又說，怯怯地望着我。

「那是不可能的，尼麗，」我回答說，有點驚奇地望着她。「你跟我在一起就這樣不好嗎？」

「這爲什麼是不可能的呢？」她臉孔飛紅起來，「哼，你是在勸我去跟她父親住在一起罷；我不要到那里去。她有傭人嗎？」

「有的。」

「噫，請她把那個傭人打發掉罷，我去替她當傭人。我會替她做一切事情，不要她的工錢。我要愛她，和替她燒飯。你今天就去這樣告訴她罷。」

「但是爲什麼呢？怎樣的念頭呵！尼麗！而且你對她是怎樣意思呢，你以爲她會把你當作廚娘嗎？她如果要帶你去，她就會平等待你，把你看作她的妹子一樣。」

「不，我不要平等。我不要像那樣子……。」

「爲什麼？」

尼麗不作聲。她的嘴唇抽搐着，她是快要哭了。

「是不是她所愛的那個男人現在離開了她，現在只留她一個人了嗎？」她最後問。  
我吃驚了。

「怎麼，你怎麼知道的，尼麗？」

「你自己告訴我的呀；前天早晨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的丈夫進來的時候，我也問了他；他告訴我一切事情。」

「怎麼，馬斯羅波哀夫早晨來過嗎？」

「是的，」她垂着眼睛回答說。

「你爲什麼沒有告訴我他來過呢？」

「我不知道……」

我想了一下。「天知道馬斯羅波哀夫爲什麼這樣神秘莫測地出現呀。他是跟她在攪些什麼花樣啊？我得要去看看他。」我想。

「嗯，他如果遺棄她，尼麗，這又關你甚麼事呢？」

「噯，你那麼愛她，」尼麗說，沒有對我抬起眼睛，「你既然愛她，那麼他離開，你就可以跟她結婚了。」



「不，尼麗，她並不像我愛她那樣愛我呢，而我……不，那不會有的事。尼麗。」  
「我就替你們兩位當傭人，替你們做工，你們可以過活，而且幸福。」她沒有對着我，幾乎是耳語般的說。

「她是怎麼一回事啊？她是怎麼一回事啊？」我想，我心中感到一種紛亂的悲痛。尼麗沉默着，那晚上不再說一句話。當我出去的時候，她曾經哭了，而且哭了整整半夜，有如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告訴我的，而且就這樣哭到睡熟了。她甚至睡夢中間都還哭着和說着一些什麼話。

但是從那天起，她變得更陰鬱和沉默了，而且簡直就不跟我說話了。那倒是真的，我碰到她偷偷地瞟了我兩三眼，而且這些眼色中間是含着那樣的溫情，但是這種情形和那引起突然的溫情底一刹那都過去了，而且似乎因為反對這種衝動，尼麗連對醫生都每個小時越變越陰鬱了，他對她這種性情的變化也給怔住了。這時她的病差不多已經完全復原，最後醫生允許她到露天里去散步，不過只准許一個極短的時間。那時天氣很好，和暖而又晴朗。這是在感恩節的一個禮拜中間，這年感恩節來得很遲；我早上就出去了；我那天必須留在娜泰莎的家里，而我却想早一點回來，以便帶尼麗去散一回步。那時我是把她一個人留在家裏的。

我描寫不出在家里等着我的是怎樣一種打擊，我匆匆趕回家來。我一到家，看見鑰匙插在房門外的鎖洞裏。我走進去。房裏沒有人。我是嚇得目瞪口呆了。我找了一下，在桌子上留着一張紙，用鉛筆寫着很大的歪歪斜斜的字體：

「我走了，我將再不回到你這裏來了。但是我是非常愛你的。」

你忠實的尼麗。」

我發出一聲可怖的叫喊，從樓面上衝了出去。

## 第四章

我還沒有來得及奔到街上，我還沒有來得及去考慮怎樣辦或做什麼，突然看見一輛四輪馬車停在我們房子的大門口，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從車子裏出來，臂膀里帶着尼麗。她緊緊地捉住她，生怕她再逃跑似的。我向他們奔過去。

「尼麗，怎麼一回事呀！」我喊，「你到那里去的？你爲什麼要去呀？」

「等一下，別急，讓我們快點上樓去。你到樓上去聽這一切話罷，」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顫聲說。「我得要告訴你一些事情，伊凡·披特羅維契，」她在半路上對我急促地低聲說，「人家只會奇怪……來罷，你馬上就可以聽到。」

她臉上顯示着她是有極其重要的新聞。

「去罷，尼麗，去罷，去罷，去罷一會兒罷，」我們剛走近房間時候她說，「你知道你是累了；，跑這樣迷的路，這不是開玩笑，尤其是在病後；，躺下罷，親愛的，躺下罷。那末我們到房間外面去

「一會罷，我們不要打攪她；讓她睡熟一會兒。」

她叫我做個手勢，叫我同她到廚房裏去。

但是尼麗不肯躺下，她在沙發上坐下，把臉藏在她的手里。

我們走到另一間房里，歷亞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大約地告訴我事情發生的情形。後來我又更詳細的知道了一些。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在我回來兩個鐘頭以前，尼麗走出這樓面，並且留了一張條子給我，她首先跑到老醫生家里。事前她就計劃好打聽到他的住處的。那醫生告訴我，他一看見她，完全呆住了，而且她在那裏的時候，他簡直「不能相信他的眼睛。」「我連現在都還不能相信哩，」他說完這故事以後又補了一句說，「而且我將永不相信這回事呢。」可是尼麗確實是到過他家里的。她奔進去的時候，他正穿着梳洗衣靜靜地坐在書室的圈椅裏喝咖啡，而他還沒有來得及看出是什麼事情，她已經撲在他的脖子上了。她哭着，擁抱着他，吻他，吻他的手，熱烈地却是不連氣地懇求他答應讓她跟他住在一起，宣說她不願意並且不能夠再跟我在一起住下去，而這就是爲什麼她要離開我；又說她是不幸的；又說她再不會取笑他或者講什麼新衣服，却會好好注意自己行爲和讀她的功課，又說她會學習「洗衣服和修理他的襯衫護胸」（她也許在路上或甚至以前就想好她的全部說話的）。

又說她實在是情願聽話和情願隨他意思每天吃多少藥粉的。而且據她說，她要嫁給他那只不過是一句笑話，她並沒有這種意思；那德國老人是那樣地給楞住了，他從頭到尾張大着嘴巴，忘記他手上的雪茄，直到它熄滅了。

「小姐，」他最後恢復了他的說話能力，纔吐出話來，「儘我所能明白你的，是你要求我在我家里給你一個位置。但這是——不可能的。你瞧，我是很窘迫的，又沒有很多的收入……而且事實上，不加思索莽撞地做事……那是可怕的呀！而且照事實上看來，你是從家里逃出來的。這是該受責備的並且不可能的啊……而尤其是我只答應你在你的恩人照顧之下做點短短的散步，而你却拋棄了你的恩人，在你應該好好兒留心你自己身體和……和……吃你的藥的時候跑到我這兒來了。而且實在……實在……我是不能懂得這件事情……」

尼麗不讓他說完，她又哭了起來並且懇求他，但是沒有用。老頭兒越來越窘愕了，越來越不能理解了。最後，尼麗放開了他，叫了一聲「啊，天呀！」便跑出室外去了。「這一整天裏我害了病，」那老醫生迷亂地說，「晚上我吃了一服煎藥。……」

尼麗又奔到馬斯羅波哀夫家裏去。她也事前打聽到了他們的住址，雖然不是沒有麻煩，終於給她找到了。馬斯羅波哀夫剛在房里。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一聽說她要求他們收留她，驚

愕得合起手來。她問她爲什麼要這樣，有什麼事情不對，還是她不高興我，尼麗沒有回答，只是撲在一張椅子裏哭。——她哭得那麼厲害，那麼厲害，——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說，「我以爲她會哭死哩。」尼麗求他們收留她，只當她是一個女傭人或者一個廚娘，她會掃地板和懂得洗衣服（她似乎特別把她的希望寄托在洗衣服上面，而且似乎爲了某種緣故把這看作是使他們來收留她底一個大大的引誘）。照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的意思，是想把她留着，等到這問題弄清楚，同時也讓我。知道。但是菲力浦·菲力浦維契却絕對反對，叫她把逃跑的人立刻帶回我處來。在路上，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吻着她和擁抱着她，可是却使尼麗比剛纔還哭得利害。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看着她，自己也淌起眼淚來了。她們兩個就是這樣在轎車裏一路哭來的。

「但是，爲什麼，尼麗，爲什麼你不要跟他繼續住下去呢？他做了甚麼事。是他對你不好嗎？」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眼淚迷糊的問。

「不是。」

「嗯，那末爲什麼呢？」

「沒有爲什麼……我就不要跟他住在一起。……我對他老是那麼不好，而他却是那麼仁慈……但是對你們，我是不會不好的，我會做工，」她說，像是歇斯迭里似的哭泣着。

「你爲什麼對他那樣不好呢，尼麗？」

「沒有爲什麼……。」

「我所能問得出的就是這樣罷了，」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擦着眼淚說，「爲什麼她是這樣一個不快樂的小傢伙呢？這是她發病嗎？你以爲怎樣，伊凡·披特羅維契？」

我們走回到尼麗那里去。她躺着，把臉藏在枕頭上哭。我跪在她旁邊，拿起她的手吻着，她把手奪回去，比剛纔哭得更兇猛起來。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正在這時候，老伊契曼耶夫走了進來。

「我有點事情來找你，伊凡，你怎麼樣？」他說，向我們所有人看着，驚異地看到我跪着。老人新近害了病。他蒼白而又消瘦，但是彷彿故意跟誰嘔氣似的，他忽視他的病，拒絕聽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勸告，照常的每天跑出來幹他的事情，不肯躺在床上。

「現在我要告退一下，」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說，望着那老人，「菲力浦·菲力浦維契叫我馬上趕回去。我們忙着哩。但是黃昏時候，我會再來看你們，跟你們歡上一兩個鐘頭。」

「這是誰？」老人向我輕輕地說，顯然他是想到別的什麼事情了。

我解釋了。

「哼！好罷，我是有點事情來找你，伊凡。」

我知道他是爲什麼事情來的，而且我是盼望他來看我的。他是要跟我和尼麗講，要求她到他家里去。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最後是同意收養一個孤女了。這是由於我們之間一次秘密談話的結果。我說服了那老太太，告訴她那孩子的光景，她的娘也是給一個執拗的父親所咀咒了的，這也許會使我們那位老年朋友的心轉移到另外一種感情上去。我把我的計劃解釋得那樣明白，因此她現在開始自己來勸她丈夫去把那孩子帶來了。老人即刻就同意了；首先，他要取悅他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此外他還有他自己的動機……但是這一切，我將放在後面去解釋，而且解釋得更充分一點。我已經交代過，當他第一次來訪的時候，麗尼曾經對這老頭子不喜歡，後來我注意到，在她面前一提起伊契曼耶夫的名字，她臉上就有一種幾乎是仇恨的光輝。我那老年朋友毫不拉扯立刻就提到他的正題。他向尼麗筆直走去，她依舊躺着，把頭埋在枕頭裏，他用手拉着她，問她願不願意跟他們去住在一起和代替他女兒的位置。

「我有一個女兒，我愛她更甚於愛我自己，」老人最後說，「但是現在她是不和我在一起了。她是死了。你肯去代替她在我家里和……在我心里的位置嗎？」在他那雙由於發燒的緣故看起來乾燥而發炎的眼睛里閃爍着一滴眼淚。



「不，我不，」尼麗說，沒有抬起她的頭。

「爲什麼不，我的孩子？你是沒有親人的。伊凡也不能永遠跟你在一起，你跟我去，你可以跟在你自己家里一樣啊。」

「我不願意，因爲你是卑劣的，是的，卑劣，卑劣，」她補着說，抬起她的頭面對着老人，「我也是卑劣的，我們都是卑劣的，但是你却比誰都更卑劣。」

尼麗說這話的時候，她的臉色變得更蒼白了，她的眼睛發起亮來；連她嘴唇都變得蒼白，並且由於強烈感情的衝動而扭曲起來。老人迷惑地望着她。

「是的，比我還卑劣，因爲你不肯饒恕你的女兒。你要完全忘記她而再去收養一個孩子。你怎麼能忘記掉你自己的孩子呀？你怎麼能愛我呀？你一看見我，你就會想起我是一個外人，而你自己是有女兒的，因爲你是一個殘忍的人，你把她忘掉了。我是不願意跟一個殘忍的人住在一起的。我不願意！我不願意！」

尼麗發出一聲啜泣，並且瞟了我一眼。

「後天就是復活節了；每個人都要親吻，彼此擁抱，他們都要和和氣氣，他們彼此互相寬恕……我知道……但是你……只有你……哼，殘忍的人呀！走開罷！」

她眼淚迷糊了。她大概是預牛就準備好這一套話記在心裏，準備我那老年朋友再來向她要求的。

我那老年朋友被感動了，他的臉色也變得蒼白了。他的臉上顯露出他所感到的痛苦。

「而且爲什麼，爲什麼每個人都跟我嚷這種無謂的事情呢？我不要這個呀，我不要這個呀！」

「尼藍像發瘋似的突然叫起來，『我要到街上去討飯！』」

「尼藍，怎麼一回事啊？尼藍，親愛的，」我不能自主地叫，但是我的叫喊只是火上加油罷了。

「是的，我不如到街上去討飯，我不要住在這裏！」她哭着銳聲地叫，「我媽媽也在街上討過飯。當她臨死的時候，她對我說，『窮苦和在街上討飯要比……』」

「討飯並不可恥，我向一切人討，這和向一個人討並不相同。向一個人討是可恥的，但是向一切人討是並不可恥。」這是一個討飯的女人告訴我的。我是年紀青的人，我沒有賺錢的方法。我要向一切人討。我不要！我不要！我是卑劣的，我是比任何人都卑劣的，瞧，我是多麼卑劣啊！」

忽然，完全出乎意料的，尼藍從桌子上抓起一隻杯子，摔到地板上。

「嘿，這可打破了，」她補着說，帶着一種挑戰的勝利望着我，「這兒只有兩隻杯子，」她

補着說，「我還要打碎那一隻……那時我看你怎樣喝茶？」

她看來是給憤怒支配住了，看來是想從憤怒中間去獲得快感，似乎她是意識到她自己是可恥和不對的，而同時是要把自己刺激到更暴烈的地步上去。

「她是病了，萬尼亞，就是這麼一回事，」老人說，「否則……否則就是我不理解這孩子。再見！」

他拿起他的帽子，跟我握手。他似乎是給壓倒了。尼麗可怕地侮辱了他。我一切事情都弄得七頭八倒了。

「你對他一點沒有憐憫，尼麗！」當我們兩個人留下來的時候，我叫，「你不害羞嗎？你不害羞嗎？不，你不是一個好女孩子！你真是卑劣的！」

我一壁說，一壁帽子也不戴，去追趕那老人。我要送他到大門口，至少說幾句話安慰他，我奔下樓梯時候，尼麗的臉孔影子在追逐着我，聽了我責備以後，那臉孔是變得更可怕地慘白了。

我很快就追到了我那老年朋友。

「那可憐的女孩子是曾經被虐待過的而有她自己的悲哀的。相信我罷，伊凡，我要把我的悲哀來告訴她呢，」他帶着一絲苦笑說，「我觸及她的痛處了。人家說，飽人不知餓人饑，我可還

要補一句，餓人也未必老是知餓人的苦。好罷，再見了。」

我還想講些什麼；但是老人揮揮手叫我走開了。

「不必來安慰我，你不如去照顧你那女孩子，不要讓她再從你這里跑掉。她好像是要再跑掉的，」他帶着一種憤怒說，踏着迅速的步伐走開，揮着他的手杖，在人行道上敲擊着。

他倒並沒有要做先知者的意思。

我當時是怎樣一種感情啊，當回到我的房里，嚇了一跳，發現尼麗又不見了！我衝到過道里去，到樓梯上去找她，喊着她的名字，甚至敲鄰居的門，去找問她。我不能，也不會相信她會再跑掉的，而且她怎麼能夠跑掉呢？這大廈只有一道大門；她大概是趁我跟我老年朋友談話的時候從我們旁邊溜掉的罷。但是我立刻想到，那使我大大傷心，她大概先在樓梯上什麼地方躲着，等我回進去以後再溜跑的，這樣所以我碰不到她了。無論如何，她不會跑遠的。

我帶着極大的焦灼再奔出去找她，讓門不鎖上，以防她回來。

我首先跑到馬斯羅波哀夫家里去，我到他們家里，兩個人都不在家。我留了一張條子給他們，告訴他們這新的禍事，請求他們如果尼麗來時，立刻讓我知道，於是我就跑到醫生家里去。

他也不在家。傭人告訴我昨天以後沒有人來訪問過。那末怎麼辦呢？我又到白勃諾夫夫人那里

去，從我那位朋友，棺材匠老婆那里知道她的房東女人爲了什麼緣故給警察局扣起來已經有兩天了；而從「那一天」以後，尼麗一直不會去過，我又累又乏再跑到馬斯羅波哀夫家里去。依舊是一樣的回答，沒有人來過，而且他們自己也不會回來過。我的條子放在桌子上。我怎麼辦呢？

我沮喪得要死，晚上回到家里。這天晚上我本該到娜泰莎家里去，她早晨要過我去的。可是這天里我連東西都不會進口過。對尼麗的思念，把我整個靈魂都攪亂了。

「這甚麼意思呀？」我奇怪着。「這能是她害病的結果嗎？難道是她發了瘋或失了神嗎？但是，天哪，她現在在那裏呢？我該到那裏去找她呢？」我還沒有來得及對自己說出這些話，忽然看見尼麗離開我幾步站在V——M橋上。她站在一桿街燈底下，沒有看見我。我正要向她的奔過去，突然約束住自己。「她在這裏能做些什麼呢？」我迷惑地驚異着，相信我不至於再失落她了，我決定等着看住她。十分鐘過去了，她仍然站着，在注意來往的行人。最後一個穿得很好的紳士走過去，尼麗就迎上去。他沒有住腳，從口袋裏摸出一些什麼給了她。她向他屈屈膝，我描寫不出我當時的感覺。這給我心頭一種受苦的悲痛，似乎什麼寶貴的東西，我所愛的，我曾經撫

愛和珍視過的東西，這會兒在我的眼前給羞辱了和唾辱了。同時我覺得眼淚在滴下來。

是的，這是爲可憐的尼麗掉的眼淚，雖然我同時感到極大的憤怒；她並不是因爲需要而去討

飯的；她並不是被什麼人所驅逐所遺棄而聽命運去簸弄的。她並不是從殘酷的壓迫者那里逃出來，而却是從愛她和撫育她的朋友們那里逃出來的。這似乎她要用她的行爲來震駭或驚嚇什麼人，似乎要向什麼人誇炫一番。然而這裏是有些什麼秘密在她心裏蘊釀着。……是的，我那老年朋友的話是對的；她是曾經被虐待過的；她的創傷是不能醫治的，而她就故意想用這種神秘的行爲，這種對我們一切人的不信任來加里她自己的創傷；似乎她想用這種「痛苦的自私」——假如我可以用這個名詞來表示——來享樂她自己的痛苦。這種加重自己的受苦和在這中間放恣自己，這是我所能理解的；這是許多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受了命運的壓迫，和在命運的不公平底場合之下受了劇烈的刺痛，他們的一種享樂。但是尼麗在我們中間又有什麼不公平之處可以訴說呢？她似乎想用她的行爲，她的任性和野蠻的惡作劇來震駭和驚嚇我們，似乎她當真是堅持她自己來反對我們……。但是不對！她現在只一個人。我們中間沒有人會看到她在求乞。難道她能夠爲了自己的緣故在這中間找求享樂嗎？她爲什麼要求佈施呢？她要了錢又有什麼用呢？她獲得了人家給她的錢以後，就離開那座橋，向一家鋪子底燈光雪亮的櫥窗口走去。她到了那里數了一數她獲得的錢。我離開她十幾步路站着。她手里已經有不少的錢了。她顯然從上半天就開始在求乞的。她把錢捏在手里，越過馬路，走進一家小雜貨鋪。我立刻走到那鋪子的門口去，那門是大開

着，我看她究竟在那里做甚麼。

我看見她把錢放在櫃台上，接到一隻杯子，一隻沒有花的茶杯，很像今天早上她爲了要向伊契曼耶夫和我來表示她多麼卑劣而摔碎的那隻茶杯。那隻杯子約莫值四辨士，也許還不到。鋪子裏夥計用紙把它包起來，紮好了交給尼麗，她急急地走出鋪子，很滿意的樣子。

「尼麗！」當她走近我的時候，我叫起來，「尼麗！」

她駭了一跳，朝我一看，那杯子從她手里滑下去，掉在人行道上打碎了。尼麗臉色發白了；但是看了我一眼，知道我已看到和明白全部事情了，她突然又臉紅起來。在這陣紅臉中間可以看出一種難忍的痛苦の害羞。我拉着她的手帶她回家。我們用不着走很多路。路上我們大家沒有講一句話。到了家里，我坐下了。尼麗站在我的面前，沉思着和窘惑着，依舊和原來一樣蒼白，眼睛直望着地板。她不能夠對着我看。

「尼麗，你在求乞嗎？」

「是的，」她輕輕地說，腦袋比剛纔垂得更低了。

「你要找錢買一隻杯子來賠早上打碎的那一隻嗎？」

「是的……」

「但是我可曾爲了那隻杯子責備過你，罵過你嗎？真的，尼麗，你應該明白你的行爲是多麼  
 倔強？對不對呢？你不害羞嗎？真的……」

「是的，」她用一種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輕輕說，一滴眼淚從她臉頰上滾下來。

「是的……」我跟着她重複一句，「尼麗，親愛的，如果我對你有什麼不好，請你寬恕我，  
 讓我們做朋友罷。」

她望着我，眼淚從她眼睛里迸湧出來，她撲在我的胸脯上了。

正在這時候，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奔進來了。

「怎麼？她回來了？又是一次？噯，尼麗，尼麗，你究竟什麼事啊，好的，你回來了，這總  
 之是一件好事。你在那里找到她的，伊凡·披特羅維契？」

我朝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做個手勢，要她不要問，她理會了。我怯怯地從尼麗那里離  
 開，她依舊苦苦地在哭泣，懇求好心的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跟她在一起，等到我回來，我  
 奔到娜泰莎家里去。我已經遲了，而且很急迫了。

這天晚上，我們的命運是要決定了。我跟娜泰莎有許多話要說。但是我還打算漏出一句關於  
 尼麗的話，並且詳細地告訴她發生的一切事情。我的故事使娜泰莎感到很大的興趣，事實上是給



她極大的感動。

「你知道嗎，萬尼亞，」她想了一會說，「我相信她是在愛你呢。」

「什麼……這怎麼會呢？」我驚奇着問。

「是的，這是愛的開始，是真正在成長中的愛哩。」

「你怎麼能這樣，娜泰莎，瞎說呀！嘿，她是一個小孩子呀！」

「一個馬上就是十四歲的小孩子了。這種憤怒是由於你不理解她的愛；而且也許她自己也不理解這個呢。這是一種憤怒，這中間有許多是孩子氣的，但却是誠摯的，痛苦的。尤其是她在妒嫉我。你是那樣的愛我，也許連你在家里的時候，還常常在爲我煩惱，在掛念我，在談起我，而因此就沒有十分理會到她。她看到了這個，而這恰刺了她的心。她也許想跟你談，盼望把

她的心向你披露，可是不知道怎麼做，她是不好意思，而且也不理解她自己，她是在等待一個機會，而你非但不給她這樣一個機會，反而不斷離開她，往我這邊跑，甚至當她害病的時候，整天的讓她一個人留在家里。她爲了這個哭；她掛念你，而最使她傷心的是你不注意到這一點。現在，像這樣的時候，你還爲了我的緣故讓她一個人留着。是的，她明天還要因爲這緣故害病哩。現在你怎麼能離開她呢？立刻回到她那里去……」

「我本來不應該離開她，但是……」

「是的，我知道，我自己請你來的。但是現在去罷。」

「我會去，可是自然，關於這個話我一句也不相信。」

「因為這和別的人是那麼完全不同的。想想她的故事罷，再三的一想一想，你就會明白了。她不是像你那樣長大的啊。」

可是我回家却已經很遲了。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告訴我，尼麗又和昨夜一樣哭得很厲害，而和前回一樣「哭到睡熟了。」

「我要走了，伊凡·披特羅維契，菲力浦·菲力浦維契跟我說過的。他在等着我呢。可憐的傢伙。」

我謝了她，靠着尼麗枕頭旁邊坐下來。在我看來，這樣時候離開她對我自己是很可怕的。我在她旁邊坐了很長久，沉入在思索中間，這時正當夜深……這是我們一切人底一個重要的時間。

但是我現在該來描述一下這兩星期中間所發生的事情了。

## 第五章

自從我跟華爾戈夫斯基親王在酒館裏那不會忘記的一晚以後，我有好幾天一直替娜泰莎害怕。「這個可咀咒的親王究竟存着怎樣的惡意在威嚇着她呢，而且他打算用什麼方法來向她報仇呢？」我每分鐘裏都在問我自己，而給各種各樣的猜想弄得心煩意亂了。我最後得到的結論，是他的威脅決不會是空談，決不僅僅是瞎吹，而是說只要她和亞歷沃沙住在一起，那親王當真會給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瞧的。我想起他是偏狹的，好復仇的，惡毒的和有心計的。要他忘記一次侮辱和放棄任何報復的機會，那是很難的。無論如何他已經把這一點說出來了，而且在這一點上明明白白的顯示出他自己了。他絕對的主張亞歷沃沙跟娜泰莎斷絕關係，而且希望我來使她明白這個就要到來的分離，並且使她明白「不要鬧什麼花樣，不要有牧歌式的胡鬧，不要有席勒爾主義」。自然，他所最關切的是亞歷沃沙應該和他繼續保持很好的關係，和依舊把他看作一位慈愛的父親。爲了使他能够更便利去控制卡泰雅的錢，這是極必要的。因此這是我的任務，去讓娜泰

莎明白這個就要到來的分離。但是我注意到娜泰莎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現在她對我是再也找不出一點從前那種坦白的痕跡了；事實上，她對我似乎變得真的不信任了。我要安慰她的那種努力只是使她煩惱罷了；我的詢問越來越使她厭煩，甚至使她忿恨起來。我有時坐在她的旁邊，觀察着她。她抱着胳膊，蒼白而陰鬱的，從房間的這個角落走到那個角落，彷彿忘記了一切，甚至忘記我在她的旁邊似的。有時她偶然望了我一眼（她甚至是避開我的眼睛的），她臉上閃射着一種忍不住的惱怒，而且很快就把臉孔旋過去了。我看出她也許自己正在考慮一些計劃，準備應付這就要到來的分離呢。她想着這些事情又怎能沒有苦痛和悲哀呢？而且我確信，她對這個分離已經下了決心了。然而我仍然被她那種陰鬱的絕望所煩惱着和驚惶着。尤其是有時我簡直不敢同她說話和不敢去安慰她，而就是這樣懷着恐懼等待到最後的結局。

至於她對我粗暴和憎厭的態度，雖然使我煩惱和不安，但是我却深信着我的娜泰莎底心。我看到她是可怕地困苦，而且她是可怕地消損了。任何外來的干預只會刺激她惱怒和憎厭罷了。在那種情形下，特別是知道她秘密的朋友底干預是比一切更教她憎厭的。但是我也知道很清楚，到了最後一分鐘，娜泰莎是會回到我這邊來的，而且會在我的愛情中間來找求安慰的。

自然，關於我和親王的談話，我並不會說什麼；我的敘述只會使她更刺激，使她更惱亂罷

了。我只是小心地提到，我曾經在伯爵夫人家里和親王見過面，並且確信他是一個可怕的流氓。關於他，她甚至問都不問我，這使我很高興；但是當我告訴她我跟卡泰雅的會面，她却熱心地聽着。她聽我敘述這個的時候，她也並不說什麼關於她的話，可是她蒼白的臉却發紅了，而且這一天里她似乎特別激動。關於卡泰雅，我並不向她隱瞞什麼，而且向她公開承認，說她甚至也給我一個極好的印象。真的，隱瞞這個又有什麼用呢？娜泰莎自然會猜到我向她隱瞞了一些什麼的，而這只會使她對我發脾氣罷了。因此我就故意儘可能充分的把一切事情都告訴她，揣測她有什麼問題要提出，因為我感到在她那樣地位是很難來問這些事情的。一個人要帶着毫不在乎的神情來詳詢他情敵的一切，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猜想，她還不會知道親王堅決要亞歷沃沙陪伯爵夫人和卡泰雅到鄉間去，於是忍着很大的痛苦把這件事向她透露，爲了想緩和這個打擊。可是教我驚愕的，我剛說出第一個字，娜泰莎就把我打斷了，說這無需來安慰她的，並且說她知道這件事已經五天了。

「天哪！」我叫起來，「怎麼，誰告訴你的？」

「亞歷沃沙呀！」

「什麼？他已經這樣告訴你了嗎？」

「是的，我什麼事情已經下了決心了，萬尼亞，」她補着說，帶着一種那樣的神色，顯然的而且彷彿不耐煩似的在警告我不要再繼續這個談話了。

亞歷沃沙到娜泰莎家里去得很勤，可是往往一會兒就走了；只有一次，他跟她在一起，起歡了幾分鐘，可是那次我不在那裏。他往往憂鬱地走進來，帶着畏怯的溫柔望着她，但是娜泰莎却是那樣熱情地和摯愛地去迎接他，那使他常常一下子忘懷，而且高興起來了。他也喜歡很勤的跑去看我，幾乎是每天都去。他當真是可怕地驚惑了，不能夠懷着他的悲哀獨自默一會兒，老是每分鐘跑到我那里來找求安慰。

我可又能對他說些什麼呢？他怪我冷淡，怪我無情，甚至怪我對他有惡感；他悲嘆着，他淌着眼淚，跑到卡泰雅那里去，而一到那里就安慰了。

就在娜泰莎告訴我說她知道亞歷沃沙要離開那一天（這是在我跟親王談話以後的一個星期），他絕望地跑到我那里來；擁抱着我，撲在我的脖子上，並且像一個小孩子般啜泣着。我不作聲，等着看他究竟要說一些什麼。

「我是一個下賤的卑劣的人啊，萬尼亞，」他開頭說，「拯救我，使我不要這樣罷。我哭，並不是因為我是下賤和卑劣的，而是因為娜泰莎爲了我的緣故要不幸啊。我是把她弄到不幸中間

了。……萬尼亞，我親愛的，告訴我，替我決定一下罷，她們中間我究竟最愛誰呢，娜泰莎還是卡泰雅呢？」

「這不是我所能決定的。亞歷沃沙，」我回答說，「你應該比我更清楚啊……」

「不，萬尼亞，不是這個話；我還不至於那麼蠢笨來問這樣的問題。但最糟糕的是我自己說不出來。我自己問自己，而我却不能回答。可是你從旁邊看來，或許會比我自己看得更清楚呢……」

「噫，縱使你也不知道，你就告訴我你的意思以爲如何罷。」

「我看你是更愛卡泰雅的。」

「你這樣想！不，不，完全不對！你沒有精準，我愛娜泰莎是超越一切的。我不能離開她，沒有什麼能引誘我的。你怎麼不做聲呢？我剛纔還看到你笑呢，唉，萬尼亞，我像現在這樣太不幸了，你却從來不安慰我呵……再見了！」

他奔出房間去，給受驚的尼麗一個特殊的印象，她是默默地在聽着我們談話的。這時她依舊病着，躺在床上，還在吃藥。亞歷沃沙從來不會向她招呼過，而他每回來的時候也很少注意到她。

兩個鐘頭以後，他又跑回來了，而且我是給他那副高興的臉色所驚愕了。他又撲到我的脖子

上，把我擁抱起來。

「事情已經解決了！」他叫，「一切誤會都過去了。我從你這里一直到娜泰莎那里去。我是煩擾着，我沒有她不能存在。我一進去就跪在她腳下，吻着她的腳；我必須必須這樣做。我渴望這樣做。如果我不是這樣做，我會煩惱得死去。她默默地擁抱着我，哭泣着。接着我直白地告訴她我愛卡泰雅更甚於愛她。」

「她怎麼說呢？」

「她沒有說什麼，她聽了我說以後只是撫弄我和安慰我——我！她知道怎樣去安慰人的，伊凡·披特羅維契。啊，我把我的一切悲哀都向她哭了出來——我告訴她一切事情。我直白地告訴她我非常喜歡卡泰雅，但是不管我怎樣愛她，也不管我愛的是誰，我沒有她——娜泰莎，我是不能存在的，沒有她我是會死的。不能，萬尼亞，沒有她我是不能生活的，我感覺到這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決心馬上結婚。不過在我離開以前這是不能舉行的，因為現在是四旬齋期（中譯注），我們不能在四旬齋間中結婚的，這得要等我回來，而這得是六月初。我父親會答應這件事，這是沒有疑問的。至於對卡泰雅，噫，這有甚麼關係呢！我沒有娜泰莎是不能生活的呀，你知道……」

（中譯註）四旬齋是復活節前四十天間的大齋。



我們要結了婚就立刻到卡泰雅那里去的……」

可憐的娜泰莎喲！她是作了怎樣的犧牲，來安慰這個孩子，來俯就他，來聽他的懺悔，和想出這種馬上結婚的謊話來安慰這個天真的自私者啊。亞歷沃沙當真是被她安慰了好幾天。他常常飛繞在娜泰莎那里，因為他脆弱的心是無力來單獨承受他的悲哀的。但是當他們分離的日子越發近來的時候，他可又回復到哭哭啼啼和焦躁煩悶的狀態了，又奔到我那里來，傾吐他的悲哀。到了近來，他變得和娜泰莎那麼的難捨難分，他簡直一天都離不了她，更不必說六個星期了。他直到最後一分鐘，還完全相信他不過離開她六個星期，而他一回來他們就要舉行婚禮的。至於娜泰莎，她是完全感到她的整個生活是將改變了，亞歷沃沙是再不會回到她那里來了，而且事實一定會是這樣的了。

他們分離的日子近來了。娜泰莎害着病，臉色蒼白，帶着發燒的眼睛和焦枯的嘴唇。她時常對着自己說話，時常向我投了迅速而探究的一瞥。她沒有流淚，不回答我的問話，而一聽見亞歷沃沙響允的聲音，就像樹葉子般的顫抖起來；她臉孔灼紅得和落日一般，飛奔過去迎接他；歇斯迭里地吻他和擁抱他，笑着……亞歷沃沙凝視着她，帶着焦灼詢問她的健康，用那樣的話來安慰她，說他不會去得很久，而之後他們就要結婚了。娜泰莎作出顯然的努力，想約束她自己和抑

制自己的眼淚。她在他面前是不哭的。

有一次，他說他要留些錢給她，够她在他離開的日子裏底費用，又說她不必焦慮，因爲他父親已經答應給他許多錢作爲旅行的費用。娜泰莎的臉色不高興起來。當我們單獨留下的時候，我跟她說，我有一百五十個盧布留給她有需要的時候用。她也不問這錢是那里來的。那是在亞歷沃沙離開以前兩天，就是娜泰莎和卡泰雅最初也即是最後的會見前一天，卡泰雅託亞歷沃沙送了一張條子來，請娜泰莎答應她第二天來拜訪，同時她也寫了一張條子給我，請我在她們會面時候也到場。

我決心十二點鐘一定要到娜泰莎那里（這時間是卡泰雅規定的），不管一切的阻礙；我那時是有許多麻煩和耽擱的事體的，除開跟尼麗之外，我上個星期跟伊契曼耶夫兩老還有過許多煩惱的事情呢。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有一天早晨送了一個信來，要我扔開一切事情立刻到她那里去一次，因爲有一件緊要的事情不能耽延的。我一到那裏，看見只有她一個人在家。她在房間里四面走着，帶着激動與驚惶的熱狂，和急切地盼望她丈夫回來。照向來一樣，我總得要很多功夫纔能弄明白是爲了什麼事情，和爲什麼她這樣驚惶，而同時每一分鐘顯然都是很寶貴的。最後，要發過一通

激烈的和沒頭沒腦的責罵，譬如說「我爲什麼不去，爲什麼讓她一個人陷在悲苦中間？」因此「天知道我不在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她這纔告訴我最近三天來尼古拉·舍基伊契是在一種激動的狀態中間，「那是無法形容的。」

「他簡直不像是他自己啦，」她說，「他是在發熱狂，晚上他偷偷的跪在聖像前面禱告。他在睡夢中間說着夢話，而在白天裏他就像一個半瘋的人一樣。我們昨天喝湯，湯匙放在他的旁邊他却找不到；你問他一件事情，他回答你另外一件事情。他每分鐘里都在打算跑到屋子外面去，他老說，「我有事情要出去，我必須去找那律師，」而今天早晨他却把他自己鎖在書房里了。」「我得要寫一件重要的申告書，關於一件法律上的事務的，」他說。哼，我想，你湯匙都找不到，還怎麼能寫申告書呢？我從鑰匙孔裏去望他，他是坐着在寫，一壁寫一壁把眼淚都哭乾了。我想，是一種古怪的事務申告書啊，他要像這樣的寫法。雖然，也許他是爲我們伊契曼耶夫加田莊在傷心罷。那末這田莊一定是去了！我這麼想着，他却突然從桌子旁邊跳了起來，把筆猛地丟在桌子上，他臉孔沸紅，眼睛發亮，抓起他的帽子，跑出到我前面來了。「我馬上就回來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他說。他跑出去了，我立刻到他寫字檯旁邊去。那兒是那麼一大堆紙頭關於我們官司案子的，那些紙頭他從不讓我去碰一碰的。我問過他多少次：「你讓我拿起一下這些

紙頭罷，就只一次好了，我要抹一抹桌子啊。」「你敢！」他吼起來，揮揮他的臂膀。他一來到彼得堡就變得那麼暴躁，老愛吼。所以我跑到桌子旁邊去看看他究竟在寫些什麼東西。因為我知道他並不會把這張紙帶出去，當他站起來的時候，只是把它塞在另一張紙的底下。這兒，瞧，伊凡·披特羅維契，親愛的，這就是我找到的。」

她給我一張記事紙，半面寫了字的，可是，塗改得那樣亂，有幾處簡直辨認不出。

可憐的老人家啊！從第一行裏，人家就可以知道他是寫着什麼和寫給什麼人的。這是給娜泰莎，給他鍾愛的娜泰莎的一封信啊。他熱情地和慈愛地開頭，他帶着寬恕譴責了她，並且勸她回到他這里來。全篇信是很難辨認，這是寫得那麼紊亂和潦草，還夾着許多塗污的地方，這只是顯然看得出，那種使他拿起筆寫最初幾行的充滿着慈愛的緊張的感情是，很快的被別種情緒所接替了。老人開頭責備他的女兒，用最苛刻的話描述她的不道德，憤怒地指出她的固執，責備她沒有良心，也許一回也不會想過她是怎樣在對待她的父母。他用報應的話和對她那種自負的一個咀咒來恫嚇她，最後要她立刻服從地回到家里來。「只有那時，在你家人的懷抱中經過一種卑恭的和行爲可取的新生活以後，我們或許會決定來寬恕你。」他寫着。這是顯然的，在他寫了最初幾行之後，他認爲他起先那種慈祥的感情是柔弱的，於是他覺得可恥起來，而最後感到自尊心受傷犯

的痛苦，他就用憤怒和恫嚇來結束這封信。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緊握著兩隻手朝我站着，在一種不安的痛苦中等着聽我對這封信要說些什麼。

我十分真實地告訴她，這怎樣使我感動，這是說，她的丈夫沒有娜泰莎是耐不住生活下去了，而且人們可以確定說，他們之間很快的和解是一定要到來了，雖然一切事情還得看環境。我同時表示了我的推測，或許他官司的失敗是對他一個巨大的打擊和震動，至於因為親王勝利而使他自尊心遭受委屈和他對於官司這樣判法而感到忿怒，那更不必說了。在這種時候，一個人的內心是忍不住要找求同情的，而他還帶着一種更加熱情的渴望在想着她，對於她，他是曾經比對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愛的。而且他或許也聽到說（因為他是在留心着並且知道娜泰莎底一切的）亞歷沃沙是快要拋棄她了。他也許知道她現在是在過着怎樣一種生活，而他是多麼需要給她安慰。可是他還是不能約束他自己，認為他是被他的女兒所侮辱與損害了。也許他想到，她不願意走第一步，而且可能她並不在想他和並沒有感到要和解。「這大概是他所想的，」我結束說，「這是為什麼他沒有寫完這封信，而且也許這只引起他新的屈辱，那甚至比最初的屈辱還來得苛刻，而且，誰知道呢，也許這將使和解無限期的拖延下去了。……」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聽我說，一壁哭起來了。最後，我說我要立刻到娜泰莎那里去，並且說

第 五 章  
我已經遲了，她驚跳起來，告訴我她已經忘記這重要的事情了。當她從桌子上拿起那紙的時候，

她把墨水打翻在它上面了。有一隻角真的是給墨水塗污了，這位老太太十分害怕她丈夫會從這墨污上發覺他出去的時候她翻過他的紙頭和讀過他給娜泰莎的信。她這樣驚惶是有理由的；我們知道了他秘密這件事實也許會使他因為害羞和惱怒而更堅持他的憤怒，以及因為自尊心的緣故而變成執拗和不肯饒恕了。

但是我仔細想了一下，告訴我那老年朋友不要憂慮。他放下信站起來的時候是在那樣興奮的狀態中間，那他也許不會記得那麼仔細，也許他現在想起來是他自己潑污了的呢。我這樣安慰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番，就幫她把信放還到原處，於是我想跟她正經地談一談尼麗的事情。我想起，這個可憐的被遺棄的孤女——她的母親曾經被一位不肯饒恕的父親所咀咒過的——也許可以用她的生活和她母親的死底悽慘和悲劇的故事來感動這老人和引起他慈祥的情感罷。一切都具備了；一切都在他心裏成熟了；對於他女兒的渴望已經超越了他自尊心和受傷的虛榮心了。需要的只是一種感動力，一種有利的機會，而尼麗也許可以來促成這個機會。我那老年朋友帶着極度的注意在聽着我。她的整個臉龐由於希望和熱情而發起亮來。她立刻責備我爲什麼以前不告訴她；耐不住地向我盤問關於尼麗的事情，最後鄭重地講定她將自動地去勸她丈夫把那孤女收留到

他們家里來。她開始感到對尼麗的一種真正的愛，聽說她害病就煩惱起來，向我詢問關於她的事，強迫我給那孩子帶一罐菓子醬去，她親自奔到儲藏室去取來，又給了我五個盧布，以爲我不夠錢去請醫生，而當我拒絕接受的時候，她簡直不能平靜了，只會拿那樣的想法來安慰她自己，就是說尼麗是需要衣服的，所以她是應該那樣去幫助她。於是她着手來搜索她的每隻衣箱和檢查她所有的衣櫥，把她可以給那孤女的東西都一齊檢了出來。

我到娜泰莎家里去。當我踏上樓梯的最後一段時——我曾經交代過，那樓梯是螺絲形的旋上去的——我注意到在她房門口有一個人正要敲門，可是聽到我的脚步聲音又歇住了。接着，他猶豫了一下子，顯然打消了他的主意，跑下樓梯來了。我剛在樓梯轉角上闖到他，我一看出他正是伊契曼耶夫，我多麼驚愕啊。這樓梯就是在白天里也是很幽暗的。他猛地縮到牆壁上讓我走過去；我記得當時他注意地望着我，他那眼睛裏有一種奇異的閃光。我想他是痛苦地紅了臉。但是總之他是可怕地吃驚了，而甚至被窘惑所困住了。

「噢，萬尼亞，怎麼，是你呀！」他用一種震顫的聲音吐出來，「我來找一個人……一個抄寫的書記……事務上的……他新近搬來……就在這邊……不過看來他不住在此地……我找錯了……再會罷。」

於是他迅速地跑下樓梯去了。

我決定不馬上把這件碰面的事告訴娜泰莎，無論如何得等到亞歷沃沙走了，只剩下她一個人的時候。這個時候，她是那麼的心煩意亂，雖然她會明白和看出這事實的充分重要性，但是她是不能夠像在最後那難堪的悲慘和絕望底瞬間那樣，去認識和感覺這件事情的。這還不是時候呢。

這天里我本來應該再到伊契曼耶夫家里去一次的，而且我也很有意思這樣做。但是我却没有去。我猜想我那老年朋友看見我會不好意思，他也許會想到我是爲了碰到過他所以纔跑去的。我一直沒有去，直到兩天以後；我那老年朋友是沮喪着，但是他却帶着一種完全無所謂的神氣來迎接我，除了跟我談他的官司以外並不會談什麼。

「我說，那天我們碰到，你記得嗎——那是幾時？——我想是前天罷，你跑到那樣高的地方是去找誰呀？」他突然問，多少是不留意地的，不過他却避開來望我。

「住在那裏的我的——一個朋友，」我回答說，也把我的眼睛避開去。

「哦！我是去找我的書記亞斯泰斐耶夫的；人家告訴我是那座房子……可是這却弄錯了。嗯，我剛纔告訴你的……在立法院，這判決……」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他把話題轉移開去的時候，他簡直臉紅了。



我這天里把這件事重復的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講，使她高興。我在別的事情中間，求她現在不要帶着有意味的神氣去望他，不要嘆氣或作暗示，事實上無論如何不要透露出她知道他最近的行動。我那老年朋友是那麼吃驚和高興，起先她甚至連不肯相信我的話。她告訴我她那方面的事，她已經向尼古拉·舍基伊契作了一次關於那孤女的暗示，可是他却沒有說什麼，雖然在這以前他是時常懇求她讓他們收養一個孩子。我們決定明天她應該不用什麼暗示也不講廢話，直白地對他講出來。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們兩個都是可怕地驚惶和焦灼了。

事情是，在那天早晨，伊契曼耶夫跟替他打官司的一個人會面，那人告訴他，說他看到過親王，並且說雖然親王保留了伊契曼耶夫加田莊的所有權，但是「爲了某種家庭問題的關係」，他決定賠償老人，並且答應給他一萬盧布。老人會過他之後，就在一種可怕的興奮狀態中直接跑來找我，他的眼睛里閃着憤怒的光，他叫我走到樓面外邊到樓梯上來，我不知道爲了什麼事，他堅決地要我立刻到親王那里去，向他挑起一次決鬥。

我是那麼的震駭着，好久不能集中我的意思。我想來勸阻他。但是我那老年朋友是變得那麼憤怒，他是氣得病倒了。我奔到樓面里去取一杯水來，可是當我跑回來，我發現伊契曼耶夫已經不在樓梯上了。

第二天我跑去找他，可是他不在家。他有整整三天不會露面。

到了第三天，我們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他從我那里直接趕到親王那里去，他不曾在他家里找到他，留了一張條子給他。在他的信里，他說他已經聽到親王的意見了，他認為這些意見是一種不共戴天的侮辱，而且他認為親王是一個卑劣的流氓，因此他向他挑起一次決鬥，警告他不要胆敢拒絕決鬥，否則他要被他當眾羞辱的。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告訴我，他是在那樣的狼狽和興奮的狀態中跑回家來，他是不得不去睡一覺了。他對她却非常溫存，只是不回答她的詢問，而且顯然的在狂熱地期待一些什麼。第二天早晨，郵局送來了一封信。他讀着它，大聲地叫了起來和抓住他的腦壳。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嚇得呆住了。可是他却立刻抓起他的帽子和手杖衝出來了。

那信是親王寫來的。他乾脆，簡明而有禮貌地通知伊契曼耶夫，說他，華爾戈夫斯基親王，是沒有必要向任何人說明他向律師所說的話的，又說他雖然對於伊契曼耶夫官司失敗感到很大的同情，可是對於一個人打輸了官司還要用決鬥的方法向他的敵方報仇，他却不能覺得這是公平的。至於他所威嚇他的「當眾羞辱」，親王請求伊契曼耶夫可不要操心，因為這不會有也不能有什麼當眾羞辱的，又說那封信要立刻送到適當的地方去，而警察無疑是能夠採取步驟以維持法律

與秩序的。

伊契曼耶夫拿了這封信立刻奔到親王家里去。他又不在家，但是老人從跟班那里知道親王或許是在耐普斯基伯爵的家里。他不再花時間去想一想，就奔到伯爵家里去。當他奔上樓梯的時候，伯爵的門丁來阻攔他。老人狂怒到了極頂，就用手杖揍了他一下。他立刻給抓住了，被拖到門階上來，交給一個警官，他立刻就把他送到警察局里去了。人家報告了伯爵。親王正在場，就向那位老浪蕩子解釋，說這就是伊契曼耶夫，那個迷人的年青人兒的爹（親王是不止一次替那老伯爵幹這類差使的），那位大老爺只是笑了笑，他的怒氣立刻平了。命令傳出來，說那伊契曼耶夫應該開釋。可是他卻不會被開釋，直到兩天以後（不消說是親王的命令）當他們通知伊契曼耶夫，說是親王親自請求伯爵對他從寬發落的。

老人跑回家來，簡直是快發瘋的樣子了，奔到他的床上，一動不動的躺了一個鐘頭。最後他爬起來，叫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嚇着的，他宣布他要永遠的咀咒他的女兒和對她取消他做父親的祝福。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是給嚇慌了，可是她又得要照料老人，她簡直不知道她是在做什麼了。她這一天整天整夜的服侍着他，用酸醋潤濕他的頭部和放上冰。他是在發燒和說熱話，我一直過

了夜間兩點鐘纔離開他們。但是第二天，伊契曼耶夫就起床了，他就在那一天跑到我那里來，要把尼麗永遠帶到他家里去。他和尼麗那場吵鬧我已經描寫過，這場吵鬧完全把他擊垮了。他一到家就躺起來。這一切都發生在耶蘇受難日（中譯註），這一天就是卡泰雅離開彼得堡的前一天。我是參加這次會面的。這是在早上舉行的，在伊契曼耶夫來看我之前和尼麗第一次逃跑之前。

（中譯註）耶蘇受難日是復活節前的星期五



## 第六章

亞歷沃沙在會見的前一個鐘頭就來叫娜泰莎準備了。我到的時候，卡泰雅的馬車剛拉到門口。卡泰雅是由一個法國太太陪着來的，那位太太是經過了許多勸告和猶疑，最後纔答應陪她來。她甚至同意讓卡泰雅不帶她到娜泰莎那里去，却只要求一個條件，就是要亞歷沃沙來護送她，而她自己就留在馬車裏。卡泰雅向我點點頭，沒有下馬車就請我把亞歷沃沙去叫下來。我看見娜泰莎在淌眼淚。亞歷沃沙和她都在哭着。聽說卡泰雅已經來了，她從椅子上站起來，擦乾她的眼睛，朝着房門，帶着極大的興奮站着。這天早晨她全身穿着白色衣服。她那暗褐色頭髮平勻地分梳開來，在後面紮成一個大髻。我特別喜歡她頭髮這樣梳法。她看見我陪着她，就請我也去迎接客人。

「我以前一直不能到娜泰莎這里來，」卡泰雅走上樓梯的時候說，「我是那樣給監視着，那真可怕呢。我花了整整兩個禮拜去說服亞爾倍脫太太，最後她纔算答應了。你一次都不會來看過

我呢，伊凡·披特羅維契！我也不能夠給你寫信，我也不想那樣做。在一封信裏是說不清楚什麼事情的。而我是多麼想看你可……天哪，我的心跳得多麼厲害呵……」

「這樓梯陡呢，」我回答說。

「是的，……這樓梯……告訴我，你以為怎樣，娜泰莎不會對我生氣罷？」

「不會的，怎麼呢？」

「嗯……她可怎麼會生氣呢？我立刻就要看到她了。這是用不着問的。」

我把臂膀伸給她。她當真臉都蒼白了，我相信她是很慌。到最後的一段樓梯上，她站下來喘口氣；但是她瞧了我一眼又堅決地走上去了。

她在門口又站住了一次，向我輕輕地說。「我只要一進去就說，我對她有那樣一種信心，所以我敢來……但是我為什麼要說呢，我斷定娜泰莎是最高尚的人，她可不是嗎？」

她怯怯地走進去，彷彿她是一個罪人似的，注意地望了娜泰莎一眼，娜泰莎立刻就向她微笑起來。接着卡泰雅很快的向她奔過去，捉着她的手，把她豐滿的小嘴唇貼到娜泰莎的嘴唇上。接着，她還不會跟娜泰莎說過一句話，就向亞歷沃沙誠懇地甚至是嚴峻地旋過身來，請他離開半個鐘頭，讓我們在一起。

「別不高興，亞歷沃沙，」她接着說，「這是因為我有許多話要跟娜泰莎談，都是極重要而正經的事情，那你不應該聽到的。善良一點，走開罷。但是你請留下，伊凡·披特羅維契。你一定要聽着我們全部的談話啊。」

「讓我們坐下罷，」當亞歷沃沙離開房間的時候，她向娜泰莎說。「我照這樣坐，正對着你，我先要瞧瞧你。」

她差不多是正對着娜泰莎坐了下來，向她凝望了幾分鐘，娜泰莎回答她一個不大自然的微笑。

「我曾經看到過你的照片呢，」卡泰雅說，「亞歷沃沙給我看的。」

「嗯，我可像我的相片嗎？」

「你更美些，」卡泰雅誠摯而果斷地說，「我那時也想你會更美一些的。」

「當真嗎？我也不斷的在看着你。你可多麼漂亮啊！」

「我！你怎麼能……！你，親愛的！」她補着說，用自己顫抖着的手把娜泰莎的手拿過來，

大家都沉入到靜默中間，彼此相互的凝視着。

「我一定要告訴你，我的安琪兒，」卡泰雅打破了靜默，「我們只有半個鐘頭可以在一起；

亞爾倍脫太太不肯答應的，而我們有許多事情要討論……我要……我必須……嗯，我就只要問你——你是不是非常關心亞歷沃沙？」

「是的，非常關心。」

「假如是那樣，……假如你是非常關心亞歷沃沙……那末……你一定也關心他的幸福了，」她用一種低聲怯怯地補着說。

「是的，我要他幸福……」

「是的，……但是這是一個問題——我將使他幸福嗎？我可有權利這樣說嗎？因為我將把他從你這里帶開去。假如你以為，假如現在我們決定，他跟你在一起是會更幸福的，那末……那末……」

「這已經是決定了的哪，卡泰雅，親愛的，你自己明白，這一切全都決定了的哪，」娜泰莎柔和地回答說，垂下頭去。這顯然很難教她繼續談下去了。

卡泰雅呢，據我猜測，她是準備長篇大論的來討論這個問題，就是她們之間究竟誰能够使亞歷沃沙幸福，她們之間究竟誰應該拋棄他。但是經過娜泰莎回答之後，她明白一切已經決定，是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了。她美麗的嘴唇半張着，帶着憂鬱和迷惑凝望着娜泰莎，依舊握着她的



手。

「那末你非常愛他嗎？」娜泰莎突然問。

「是的；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問你，我是爲這個目的來的：你確切的說，你是愛他的什麼？」

「我不知道，」娜泰莎說，在她聲音裏有一種悲痛的難忍底調子。

「他聰明嗎？你以爲怎麼樣？」卡泰雅問。

「不，我只是愛他罷了……」

「我也是這樣。我常常總覺得替他難受。」

「我也這樣。」娜泰莎回答說。

「現在對他怎麼辦呢？他怎麼能够因爲我而離開你呢，我不能明白！」卡泰雅叫，「現在我已經看到你了，我却不能明白！」

娜泰莎望着地下，沒有回答。卡泰雅沉默了一會兒，接着從椅子上站起來，柔和地擁抱着她。她們彼此擁抱着，互相淌着眼淚。卡泰雅坐在娜泰莎椅子的靠手上，依舊抱着她，並且吻她的手。

「你只要知道我是多麼愛你呵！」她哭泣着說，「讓我們做姊妹罷，讓我們常常彼此寫信

罷……我將始終的愛你……我將那麼的愛你……那麼的愛你……」

「他對你講過我們在六月裏結婚嗎？」娜泰莎問。

「是的。他說你已經答應了他。那只是爲了……安慰他，是不是這樣？」

「自然。」

「我就是這樣理解的。我要真實地去愛他，娜泰莎，我會寫信給你，告訴你一切事情。看來他不久就要做我的丈夫了；事情就是這樣發展的；他們都這樣說。親愛的娜泰莎，你現在決定要回到……家里去嗎？」

娜泰莎沒有回答，只是在沉默中親熱地吻着她。

「快樂一點罷！」她說。

「而……而你……而你也快樂一點罷！」卡泰雅說。

這時房門開了，亞歷沃沙走了進來。他不能等到半個鐘頭，而一看見她們彼此抱着而且相互在哭，他帶着怯弱的悲痛在娜泰莎和卡泰雅的前面跪倒了。

「你哭什麼呢？」娜泰莎對他說，「因爲你要跟我分開嗎？可是這並不長久呀。你不是六月裏就要回來嗎？」

「而且那時你們的結婚，」卡泰雅帶着眼淚趕緊接下去說，也來安慰亞歷沃沙。

「但是我不能離開你，我不能離開你一天呀，娜泰莎，沒有你我就會死……你不知道現在對於我是多麼寶貴啊！特別是現在！」

「好，那末，這是你應該做的，」娜泰莎說，突然精神振作起來，「伯爵夫人要在莫斯科停一個短時期，是嗎？」

「是的，差不多一個星期，」卡泰雅插進來說。

「一個星期！那再好沒有了：你明天護送她們到莫斯科去，那只要一天，你馬上又可以回到這里來。當她們要離開莫斯科的時候，我們最後可以分別一個月，而你就到莫斯科去陪她們。」

「是的，就是這樣，就是這樣……那末你們無論如何可以有額外的四天功夫在一起了，」卡泰雅說，給迷惑了，跟娜泰莎交換了一個有意味的眼色。

我不能夠描寫出亞歷沃沙對於這個新計劃的狂悅。他立刻完全被安慰了。他的臉孔因為高興而發光，他擁抱娜泰莎，吻着卡泰雅的手，又擁抱我。娜泰莎帶着一種憂哀的微笑望着他，可是卡泰雅受不住了。她用灼熱的閃爍的眼睛望了望我，擁抱一下娜泰莎，站起來要走了。正在這時候，那法國太太恰巧派了一個僕人來請她們縮短會談，並且告訴她那答應了的半個鐘頭已經超

過了。

娜泰莎站起來。兩個人面對面的，緊握着手，似乎要藉她們的眼睛來傳達她們靈魂裏所積儲着的一切東西。

「我想，我們彼此將不會再見面了，」卡泰雅說。

「再不會了，卡泰雅，」娜泰莎回答說。

「噫，那末，讓我說再會罷！」

她們彼此擁抱起來。

「別咀咒我啊，」卡泰雅急促地低聲說，「我會始終……你可以相信我……他會幸福的……來罷，亞歷沃沙，帶我下去罷！」她迅疾地發着音，扶住他的臂膀。

「萬尼亞，」當他們已經走了，娜泰莎帶着激動和悲痛，對我說，「你跟着他們去……別轉來了。亞歷沃沙會陪我到晚上，到八點鐘，但是這以後他就不能留了。他走了。我將一個人留下來，請到九點鐘來罷！」

到了九點鐘，我離開尼麗和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在那打碎杯子的事情之後）到娜泰莎那里，她只一個人在那里，耐不住地在等我。馬美拉替我們放好茶炊。娜泰莎給我倒了一杯

茶，在沙發上坐下來，示意我走近她去。「一切事情就這樣完了，」她專心地望着我。我永遠忘記不了這個眼色。

「現在我們的愛也完了。半年的生活啊！而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呵，」她補着說，緊握着我的手。

她的手是灼熱的。我勸她裹起來到床上去睡。

「我就去睡的，萬尼亞，我就去睡的，親愛的朋友。讓我們再談一會兒和回想一下種種事情。我覺得我現在好像碎片了……明天我在十點鐘還要最後再看到他一次，最後一次了！」

「娜泰莎，你在發燒呢。你馬上就要打寒顫了。……別亂想了。」

「噫，我正在等你呢，萬尼亞，從他走開之後我等了你好半個鐘頭。你以為我在想些甚麼呢？你以為我在奇怪些甚麼呢？我奇怪我究竟愛過他沒有？還是我不會愛過他？我們的愛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呢？怎麼，你以為這是荒謬可笑嗎，萬尼亞，以為我為什麼要在這會兒來對自己問這些問題嗎？」

「別激動了，娜泰莎。」

「你瞧，萬尼亞，我斷定我不會把他看作平等的地位去愛過他，像一般女人地愛一個男人那

樣，我有點……幾乎像是母親似的在愛他。……我甚至想世界上就沒有兩個人彼此平等地相愛的戀愛。你以為怎麼樣？」

我帶着焦慮望着她，擔心這也許是腦炎的開始。似乎有什麼東西使她迷神了。她好像勉強着在說話。她有幾句話簡直接不上氣，有時甚至連發音都不清了。我非常驚惶。

「他是我的，」她接下去說，「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時候，就幾乎有種抑不住的慾望，以為他應該是我的。立刻就該是我的，並且以為他除了我就不應該去找任何人，就不應該去認識任何人，……卡泰雅今天早上對這個解釋得極好。我也是那樣愛他，似乎我常常在替他難受。……我獨個人的時候時常有種緊張的渴望，一種完全渴望的痛苦，渴望他能常常快樂，十分快樂。我一看見他的臉孔（你是知道他臉孔的表情的，萬尼亞）就不能不感動。再沒有別人能夠有那樣一種表情的，而當他笑的時候，這表情使我發冷和打戰……真的！」

「娜泰莎，聽着……」

「人家講他……你也說過，他是沒有意志的，而且他是……不大聰明，像——一個——孩子似的。這就是我最愛他的一點。……你會相信嗎？雖然我並不知道我是否就是愛他這一點，我只是整個兒的愛他罷了，如果他不是那樣子，如果他不是有意志的或是聰明一點的，或許我就不

會是那樣的愛他了。你要知道，萬尼亞，我要向你自白一件事情。你記得嗎，三個月以前我們吵過一次架，那時他去看了那個——她叫什麼名字呀——那個明娜。我知道了，我發現出來了，你相信嗎，這叫我可怕地傷心，而同時我却有點喜歡。……我不知道是爲什麼……那想頭是這樣：他是在自己尋樂了——或者不，不是那樣——是說，他像一個成年人一樣，同着其他男人們去追求漂亮姑娘了，所以他也到明娜那兒去了！我……從那次吵架中間我找到怎樣的快樂；於是我就寬恕他了……啊，我親愛的人呀！」

她望着我的臉孔，奇怪地笑了起來。接着她沈入到思索中間，似乎在回憶着一切事情。好多功夫她就這麼坐着，臉上含着一絲微笑，在夢想着過去。

「我愛寬恕他，萬尼亞，」她接下去說，「你知道的，當他讓我一個人留着的時候，我就老在房間裏走着，煩躁着，哭泣着，那時我會想，他對我越壞越好……是的！你也知道，我常常把他描想爲一個小孩子。我坐着，他把頭靠在我膝蓋上睡熟了，於是我輕輕地撫摸他和摸弄他……他不跟我在一起時候，我就常常這樣的想像着……聽着，萬尼亞，」她突然補了一句說，「卡泰雅是多麼可愛的人呀！」

我看，她似乎故意在撕裂她自己的創傷，這是由於一種渴望，一種絕望與痛苦的渴望所促使

的……一種遭受着巨大失敗的心常常的這樣的。

「卡泰雅——我相信——是能使他幸福的，」她接下去說。「她有性格，她談起來，好像她有那樣的確信的，而且她對他是那麼的沉重而嚴厲——還常常跟他談些那些聰明的事情，彷彿她是大人般的，而同時她却是一個完全的小孩子啊！那小乖乖，那小乖乖！啊，我希望他們會幸福！我希望那樣！我希望那樣！」

她眼淚和泣聲接連着迸發出來了。一直過了半個鐘頭她纔回復過來，和恢復了某種程度的自制力。

我可愛的安琪兒，娜泰莎喲！甚至在那天晚上，她雖然有她自己的悲痛，但是當我看到她略爲平靜一點，或者不如說疲乏了的時候，想要轉移她的心境，我把尼麗的事情告訴了她，她却還能同情我的焦慮。那天晚上我們離開得很遲。我一直留到她睡着了纔走。當我出去的時候，我請求馬芙拉整夜不要離開她受苦的女主人。

「啊……但願這不幸結束罷，」當我走回家的時候，我叫，「讓它快點，快點過去罷！不管怎樣結束，總之，只盼望它快點過去罷！」

第二天正九點鐘，我又同她在一起了。亞歷沃沙也正在這時來……道別。我不來描寫這一個



場面，我不要回憶它。娜泰莎似乎決心要約束她自己，表示得高興和無所謂，可是她做不到。她熱情地和癡癡地擁抱着亞歷沃沙。她並不跟他多說話，只是帶着一種痛苦的和幾乎是瘋狂的凝視專心一致的看着他好半天。她貪饞地沉醉在他所說出的每一句話，却又似乎並不去理會他所說的。我記得他求她寬恕他，寬恕他的愛，寬恕他給她的一切損害，寬恕他的不忠實，他對卡泰雅的愛，他的離開……他不連氣的說着，他的眼淚塞塞着他。他有時忽然又想來安慰她，說他只離開一個月，或者最多五個星期；說他夏季里會回來，那時他們就要結婚了，又說他父親會答應的，而尤其是後天他就會從莫斯科回來的，而那時他們又會有四個整天可以在一起，那末現在他們只不過離開一天罷了……

這真怪！他竟然完全相信他自己說的話，以爲兩天之內他準定會從莫斯科回來的。……那末，他又爲什麼要那麼傷心和那樣哭呢？

最後，敲了十一點鐘了。我好容易纔勸他走，莫斯科火車是準正午開出的。只有一個鐘頭了。後來娜泰莎說，她不記得當時最後一次她是怎樣看他的。我却記得她是在他身上畫了一個十字，吻了他，把她的臉掩在她手里奔回到房間里去了。我得照顧着亞歷沃沙一直下樓，否則他一定又會跑回去，決不會走到樓底下的。

「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啊，」當我們下樓梯的時候，他說，「親愛的萬尼亞！我曾經損害了你，是永遠不配你愛的；但是始終做我的一個哥哥罷；愛她，別拋開她；儘可能的充分詳盡把她的一切事情寫信告訴我罷，儘可能給我寫信罷。後天我一定又要回到這兒來的，一定，一定的，但是以後，我走了，給我寫信罷！」

我扶他到馬車裏。

「後天，」車子拉開的時候，他向我叫「一定的！」

我帶着沉鬱的心情走上樓，回到娜泰莎處去。她站在房間的中央，抱着臂膀，帶着一種迷惑的眼色注視着我，彷彿不認識我似的。她的鬢髮垂落在一旁；她眼睛的神色是茫然的和迷亂的。

馬芙拉站在門道上驚惶地望着她。

突然，娜泰莎的眼睛里閃出光來。

「啊！是你呀！你呀！」她向我尖聲叫着，「現在只剩下了你了！你恨他！因為我愛他你就永遠不肯寬恕他……現在你又跟我在一起來啦！他又來安慰我啦，又來勸我回到拋棄我和咀咒我的父親那里去啦。我知道是這樣的，昨天，兩個月以前……我不要再要。我不要再要。我也咀咒他們……走開！我受不住看到你！走開！走開！」

我看出她是發瘋了，她一看見我是把她的情緒激到緊張的頂點了，我看出這是沒有辦法的，於是想還是走開好些。我坐在外面樓梯的上端——等待着。我不時的站起來，打開門，招呼馬芙拉出來，打聽她的情形。馬芙拉在哭泣着。

一個半鐘頭這樣過去了。我描寫不出這中間我所想的。我的心帶着一種不能忍耐的痛苦沉着和發痛。突然，門打開了，娜泰莎穿着披肩和戴着帽子衝了出來。她似乎簡直不知道她在做什麼，後來她告訴我她當時並不知道要奔到那里去和爲了什麼目的。

我還來不及跳起來隱藏我自己，她已經看見我了，好像突然給什麼東西猛擊了一下似的在我面前站住了。「我突然明白起來，」她後來告訴我，「我在殘忍和瘋狂中間當真把你趕走了，我的朋友，我的哥哥，我的救主！而當我看到你，可憐的孩子，你在被我侮辱了之後，還不走，却在樓梯上坐着，等我叫你回來，我的天呀！你只要知道，萬尼亞，我當時是怎樣的感覺呵！這好像我心上刺了一把刀……」

「萬尼亞，萬尼亞！」她喊，向我伸出手來，「你在這兒呀！」於是她倒到我的胳膊裏了。

我抱着她，把她送進房裏去。她是昏厥過去了！「我怎麼辦呢？」我想，「她一定是患腦炎

了！」

我決定跑去找醫生；一定要想些辦法來阻止這個病。我很快就能趕到那邊。我那老德國人兩點鐘以前通常是在家的。我請求馬芙拉一分鐘一秒鐘也不要離開娜泰莎，也不要讓她出去。我就飛趕到他那里去。真運氣。再去遲一點，我那老朋友就不在家了。我碰到他，他正從家里跑出來，已經走在街上了。他還來不及吃驚，我就立刻把他推進我的車子裏了，我們急急地趕回到娜泰莎這里來。

唉，運氣真幫我忙呀！在我離開的小半時內，娜泰莎那里發生了一件事情，如果不是醫生和我在危機一髮的時候趕到，那也許會把她立刻殺死的。我走開以後不到一刻鐘，華爾戈夫斯基親王進來了。他剛送走了那些人，就從火車站一直跑到娜泰莎這里來了。這次訪問大概是他很早以前就計劃好和想好的。娜泰莎後來告訴我，她在第一分鐘裏看見親王甚至並不吃驚。「我的頭腦在飛旋着，」她說。

他面對她坐下，帶着一種撫愛和哀憐的表情望着她。

「親愛的，」他嘆息說，「我明白你的悲痛；我知道這會兒你是多麼難過，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來看看你。寬寬心罷，假如你能够，假如只因爲你放棄了亞歷沃沙，已經保全他的幸福

了。但是這個你是比我更清楚的，因為你決定了你高尚的行動……」

「我坐着聽」娜泰莎後來告訴我，「但是起先我真的是不了解他。我只記得我不斷的凝視着他。他握着我的手，把它壓在他自己的手裏。他似乎覺得這個很適意。我當時是那樣的失神，一點沒有想到要抽開我的手。」

「你明白，」他接下去說，「做亞歷沃沙的妻子，以後會使你變成他的一個憎恨的對象的，你是有高貴的自尊心看得出這一點的，於是你決心……但是——我並不是跑來稱讚你的。我只是要告訴你；你無論在那裏是再也找不到一個比我更忠實的朋友的！我同情你而且替你難過。我違反我的意志，迫得我在這一切同情與難過中間要分担一份，但是——我只是盡我的責任罷了。你高貴的心裏會明白這一點，而且會來跟我講和的……但是這在我是比你更困難的——相信我罷。」

「够了，親王，」娜泰莎說，「讓我平靜一點罷。」

「自然，我馬上要走的，」他回答說，「但是我愛你，好像是和自己的女兒一般，你必須允許我來看你。現在請把我看做像你的父親一般，允許我可以幫你一點忙罷。」

「我不要什麼，讓我一個人留着罷，」娜泰莎又打斷他說。

「我知道你是驕傲的……但我從我心裏誠懇地在說話的。你現在要打算做什麼呢？跟你父母講和嗎？這是一件好事情。不過你的父親是不公平的，驕傲的，和暴虐的；請原諒我，不過事情却是那樣的。你現在到家裏去只會碰到譴責和新的痛苦罷了。但是你必須獨立，而現在這是我的責任，我神聖的責任來照顧你和幫助你。亞歷沃沙請求我不要離開你而來做你的一個朋友。但是除開我以外，還有人真心地想獻身給你呢。我，希望你會允許我帶你到耐普斯基伯爵那里去罷。他有最好的心腸，他是我們的一位親戚，我甚至可以說，他是我們全家的保護者呢。他曾經幫了亞歷沃沙許多忙。亞歷沃沙對他有最大的尊敬和熱愛。他是有很大大勢力的權威的人物，一個老年人，而像你這樣一個姑娘是很可能去結識他的。我已經把你向他談起過了。他可以栽培你，而假如你願意，他可以替你找一個很好的位置……跟他的一位親戚。我很久以前就把我們的事情詳細而坦白地向他講了，我是那樣引動了他仁慈和慷慨的感情，現在他老要求我儘快的把他介紹給你……他是一個對一切美好事物都有感情的人，相信我——他是一個慷慨的老年人，極受人家尊敬的，能夠認識真實的價值的，而且真的，在不久以前他在某件事情上曾經極慷慨地對待過你的父親哩。」

娜泰莎好像給刺了一下似的跳了起來。現在，她最後是明白他了。

「離開我，立刻離開我！」她叫。

「但是，我親愛的，你忘記了，伯爵或許也能幫助你父親呀……」

「我爸爸不會向你們要什麼的。離開我！」娜泰莎又叫起來。

「啊，你多麼不公平和多疑啊！我怎麼該聽這樣的話呀！」親王叫，帶著某種不安向四周望了望，「你無論如何得允許我，」他接着說，從口袋裏摸出一大卷鈔票來，「你無論如何得允許我留給你這個我的同情底明證，特別是耐音斯基伯爵的同情，我是在執行他的意思呢。這卷鈔票包括一萬盧布。等一下，我親愛的，」他看見娜泰莎憤怒地從她椅子上跳起來，急促地說，「耐心地聽一聽一切。你知道你父親對我的官司是輸掉了，這一萬就算是一種賠償，那……」

「走開！」娜泰莎叫，「把你的錢拿開！我看穿你了，啊，卑劣，卑劣，卑劣的人呀！」

華爾戈夫斯基親王從椅子裏站起來，臉孔氣得發白了。

他也許是來試探一下，來考察一下情形，自信這一萬盧布對於窮困的，被一切人所遺棄的娜泰莎會發生很大的効力的。這個卑鄙和獸性的人常常在這類事情上替耐音斯基伯爵——一個淫蕩的老浪子——効勞的。但是他是仇恨娜泰莎，並且看出事情進行並不順利，於是立刻改變他的口吻，帶著憎恨的高興急於來侮辱她一番，那他無論如何，不至於空跑了一趟。

「我親愛的，你發脾氣，這一點也不對，」他用一種急於想享樂他侮辱的效果因而發出來底顫抖聲音急促地說，「這一點也不對。我是來給你保護，你却翹起你的小鼻子……你知道你是應該對我感恩的嗎？作爲一位被你誘入邪路的一個青年人的父親，我是早該把你送到感化院裏去的。但是我却並不，唏——唏——唏！」

正在這當兒我們進去了。我還在廚房里就聽到聲音了，我把醫生攔住了一下，偷聽到親王的最後一句話。接著是他那可憎的冷笑聲和娜泰莎一聲絕望的叫聲。「啊，我的天！」正在這當兒，我把門一開，衝到親王前面去。

我唾了他的臉孔，儘我生平力氣打了他一個耳括子。他正要向我撲過來，但是一看見我們有兩個人，就從桌子上抓起那卷鈔票，轉身逃走了。是的，他是這樣逃的，我親眼看見。我從廚房桌子上抓起一條麵桿向他背後摔過去……當我奔回房間來，我看見醫生在扶着娜泰莎，她似乎癱瘓發作似的從他胳膊里在扭轉着和掙扎着要出來。許多功夫我們沒法使她平靜下來，直到最後，我們纔把她弄到床上去；她似乎在發腦炎症的癲狂了。

「醫生，她是怎麼一回事？」我帶着沮喪的心情問。

「等一等，」他回答說，「我要更仔細地診察一下這襲擊，纔能得出我的結論……但是一般



的說，情形很不好。這甚至會是腦炎的最後階段……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得想辦法……」

我突然悟到一個主意。我求醫生再陪娜泰莎兩三個鐘頭，要他答應一分鐘也不離開她。他答應了，於是我奔回家去。

尼麗坐在一個角落里，沮喪而又不安地的，她奇怪地望着我。我那時樣子大概是很奇怪的罷。

我拿起她的手，在沙發上坐下來，把她抱到我的膝蓋上，熱烈地吻着她。她臉孔紅起來了。

「尼麗，我的安琪兒！」我對她說，「你願意做我們的救星嗎？你願意來救我們所有人嗎？」

她驚愕地望着我。

「尼麗，你現在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了！這裡有一個做父親的，你看見過他和認識他的。他曾經咀咒過他女兒的，他昨天曾經跑來請你去代替他女兒的位置。現在她，娜泰莎（你說過你愛她的）已經給她所愛的男子遺棄了，她是爲了那男子的緣故纔離開她父親的，他就是那個親王的兒子，——那個親王，你記得嗎，就是有一天晚上來看我，看見你一個人在家，而你就從他身邊逃開，後來害了病的……你認識的，是不是呢？他是一個惡毒的人！」

「我認識，」尼麗說，發起抖來，臉色也變蒼白了。

「是的，他是一個惡毒的人。他恨娜泰莎，因為他兒子亞歷沃沙想跟她結婚。亞歷沃沙今天早上離開了，一個鐘頭以後，他父親跑到娜泰莎那里去，侮辱了她，威嚇着要把她送到感化院去，並且嘲笑她。你明白我嗎，尼麗？」

她黑色的眼睛閃亮起來，但是立刻又垂下去了。

「我明白，」她輕輕地說，幾乎聽不清楚。

「現在娜泰莎是孤另另地在害着病。我跑到你這里來的時候，我是留住醫生在陪她。聽着，尼麗，讓我們到娜泰莎的父親那里去。你以前不喜歡他，不願意到他那里去的。但是現在讓我們去罷。我們要進去，我告訴他們，說你現在要跟他們住在一起，並且來代替他女兒娜泰莎的位置了。她的父親現在害病，因為他曾經咒了他的女兒，和因為亞歷沃沙的父親在有一天曾經給他一個致命的侮辱。他現在不願意聽到他女兒的名字了，但是他愛她，他愛她，尼麗，而且要跟她說和。我知道這個，我知道這一切。是這樣的。你聽見嗎，尼麗？」

「我聽見，」她用同樣的低語說。

我是流着眼淚對她說的，她怯怯地望着我。

「你相信這話嗎？」

「是的。」

「所以我要同你去，我帶你進去，他們會接待你，看重你和詢問你。那時我會來轉變話頭，那末他們會來問你過去的生活；關於你媽媽和你外公的。告訴他們所有事情，正如你以前告訴我一樣。乾脆告訴他們，什麼都不要隱諱。告訴他們你媽媽怎樣被一個惡毒的人所遺棄，她怎樣死在白勃諾夫夫人家的地下室里，你媽媽跟你怎樣在街上討飯，她臨死時候說些甚麼和要你做些甚麼……同時告訴他們關於你外公的事情，他怎樣不肯寬恕你的媽媽，她在臨死以前怎樣叫你要到他那里去，她怎樣死去。告訴他們一切事情，一切事情，當你告訴他們這一切，那老人也會在他心裏感到這一切的。你瞧，他知道亞歷沃沙今天已經離開了她，她是被拋棄了，被侮辱與被損害了，孤獨和無助了，沒有一個人能夠從她仇人的侮辱下去保護她了。他知道這一切的……尼靈，救救娜泰莎罷，你願意去嗎？」

「願意，」她回答說，吸了一口痛苦的氣，帶着一種奇怪的悠長的凝視朝我看着。這凝視中間是含着一種類乎譴責的什麼東西，我心裏感覺到的。

但是我不能放棄我的主意。我對這主意有着很大的信念。我拉着尼靈的臂膀，於是我們走出

去。這時已經過了下午兩點鐘了。一陣暴風雨快要到來。在不多一會以前，天氣是炎熱和悶人的，但是現在我們却聽到早春如初雷已經在遠處響起來了。風從灰沙的街道上掃掠過去。

我們登上一輛四輪矮轎車。一路上尼麗不曾說一句話，她只是不時的用那同樣的奇怪的如謎的眼睛瞧着我。她胸部在起伏着，我在車子裏抱着她，我的手感覺到她小小心臟的猛烈搏動，那彷彿要從她的身體裏迸躍出來似的。



## 第七章

我覺得路好像沒有盡頭似的。最後我們到了，我的心一沉，走進我老年朋友的家里。我不知道我停會兒告別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子，但是我知道，不管犧牲怎樣代價，如果不爭取到寬恕與和解我是決不離開這屋子的。

這時已經過了三點鐘了。我那老年朋友們和平常一樣孤寂地坐着。尼古拉·舍基伊契衰弱而且害病，頭上繫着一塊手巾，蒼白而乏力地半靠半睡的躺在他舒適的安樂椅上，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坐在他的旁邊，不時的拿酸醋潤濕他的前額，和不斷的帶着一種探究和憐憫的神情在觀察着他的臉孔，這種神情似乎使老人煩亂和甚至着惱了。他是頑強地沉默着，而她又不敢先來開口。我們突然的到來，叫他們兩個都吃驚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爲了某種緣故一看見我跟尼麗便立刻驚惶起來，在第一分鐘裏是那樣的望着我們，彷彿她突然感覺犯了罪似的。

「你們瞧，我已經把我的尼麗給你們帶來了，」我走進去說，「她已經決定了主意，而現在

她是自願的到你們這裏來了。收留她和愛她罷。……」

老人猜疑地望着我，單從他眼睛裏人家就可以看出，他是知道一切事情了，就是說，娜泰莎現在是剩下一個人了，被遺棄了，被拋棄了，而現在也許是被侮辱了。他很急想知道我們來的意思，疑問地望着我們兩個。尼麗在抖着，把我的手緊緊地捏在她手裏，眼睛一直望着地板，只有不時的朝她四周偷偷地投了畏怯的一瞥，彷彿落到陷阱裏的一隻小野獸似的。但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不久就鎮定過來，而且理解這情形了。她斷然的抓住了尼麗，吻她，拍她，甚至朝她哭起來，溫存地讓她在她自己旁邊坐下來，把那孩子的手握在她手裏。尼麗帶着好奇和一種驚惑斜視着她。但是在撫弄尼麗和讓她在她自己旁邊坐下來之後，那老太太却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了，於是帶着一種天真的期待望着我。那老人皺起眉頭，幾乎是在猜疑我爲什麼把尼麗帶來。他看見我在注意他煩躁的神情和皺起的眉毛，便把手放到他頭上說：

「我頭痛，萬尼亞。」

這些時間中間，我們都坐着沒有說話。我是在考慮怎樣開頭。這時房間裏很晦暗，一片烏黑的雨雲把天空蒙起來了，在遠處又傳來一陣隆隆的雷聲。

「今年春天雷打得早，」老人說，「可是我記得一八三七年比這更早就下雷雨了。」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嘆息起來。

「我們可要茶炊嗎？」她怯怯地問，但是沒有一個人回答，於是她又旋向尼麗去。

「你叫什麼名字，親愛的？」她問。

尼麗用一種微弱的聲音說出她的名字，她的頭比剛纔垂得更低了。老人注意地望着她。

「同愛里娜是一樣嗎，是不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較有神地接着問。

「是的。」尼麗回答說。

接着又是一陣沉默。

「潑拉斯戈伐耶，安德烈耶夫娜的姊姊有一個姪女兒也叫愛里娜，她也是常常被叫做尼麗的，我記得，」尼古拉·舍基伊契說。

「那末你沒有親屬嗎，我親愛的，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又問。

「沒有，」尼麗用一種怯怯的低語急促地說。

「我聽說是這樣，我聽說是這樣。你媽媽死去已經很久了罷？」

「不，沒有多久。」

「可憐的親愛的，可憐的小孤女哪，」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接下去說，憐惜地望着她。

老人不耐煩地把手指在桌子上播着。

「你媽媽是個外國人，是不是呢？你曾經這樣告訴過我，可是嗎，伊凡·彼特羅維契？」那老太太怯怯地堅持着說。

尼麗從她黑眼睛裏向我偷偷瞟了一下，似乎懇求我幫助她。她是在艱難的不規則的喘息中間呼吸着。

「她媽媽是一個英國男人和一個俄國母親的女兒；所以她不如說是一個俄國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尼麗是在外國生的。」

「怎麼，她媽媽結婚時候是住在外國嗎？」

尼麗突然臉紅起來。我那老年朋友立刻想到她是冒失了，於是在她丈夫一個憤怒的眼色底下抖了起來。他嚴厲地望了她一眼，把眼睛旋到窗口去了。

「她媽媽是給一個惡毒的壞人騙了，」他突然對着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衝口說出來。「她爲了他離開她的爸爸，並且把她爸爸的錢給她的愛人去保管；於是他就用一種手段把錢從她那裏騙出來，把她帶到外國去，搶了她的錢就把她拋棄了。有一位好朋友，直到他死以前始終是對她忠心耿耿，並且幫助着她。他死了過後，她在兩年前就回到俄國，回到他爸爸地方來了，你告訴過



我們的不就是這嗎，萬尼亞？」他鹵莽地問我。

尼麗帶着極大的激動站了起來，想朝着門口走去。

「這邊來，尼麗，」老人說，終於向她伸出手去，「坐在這兒，坐在我旁邊，這兒，坐下來

。」

他俯下去，吻着她，柔和地撫摸着她的頭。尼麗是混身顫抖着，但是約束着自己。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帶着感動和快樂的希望看尼古拉。舍基伊契怎樣終於親近起這孤女來了。

「我知道，尼麗，是一個惡毒的人，一個惡毒的，無原則的人毀了你的媽媽，但是我也知道她是愛她爸爸，和尊敬她爸爸的，」老人依舊在撫摸着尼麗的頭，帶着一些興奮說出來，止不住向我們拋棄這次挑釁了。

一陣微微的紅暈泛上他蒼白的臉頰，但是他竭力想不來望我們。

「媽媽愛外公比對她自己還愛呢，」尼麗怯怯地然而却是堅決地說。她同樣的也竭力想不望什麼人。

「你怎麼知道呢？」老人尖利地問，像一個孩子般的率直，雖然他似乎對他的沒有耐性又感到害羞了。

「我知道，」尼麗急遽地回答說，「他不肯收留我媽媽，而且……把她趕走了……」

我看到尼古拉·舍基伊契正要說些什麼，作一些那樣的回答，譬如說那做父親的是有理由不收留她的，但是他隱了我們一眼又沉默了。

「唉，你外公不肯收留你們的時候，你們是住在什麼地方呢？」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問，她顯示出一種突然的執拗和欲望要在這個話題上把這談話繼續下去。

「我們一到，花了很多日子去找外公，」尼麗回答說；「但是我們無論如何找不到他。媽媽告訴我，說我外公一度曾經很有錢，並且打算開一家工廠，但是現在他却很窮了，因為那個跟媽媽一同走開的男人把外公的錢一起從她手里拿走了，不肯還來。她親自告訴我這個的。」

「哼！」老人應了一聲。

「並且她還告訴我，」尼麗接下去說，越來越真摯了，似乎急於要回答尼古拉·舍基伊契，雖然她却是對着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說話，「她告訴我，外公對她非常生氣，她曾經對他非常不應該；而她除了外公，在這世界上是再也沒有別人了。當她告訴我這話的時候，她哭了……」

「他決不肯寬恕我的。」我們初到的時候，她說，「但是也許他看見了你會愛你的，而且爲了你的緣故，他會寬恕我」。媽媽是非常喜歡我的，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常常吻着我，而她是非常怕

到外公那里去，她教我替外公禱告，她自己也常常禱告，她並且告訴我許多話。說她從前怎樣和外公住在一起，而外公又是怎樣把她變得比什麼東西都愛。她常常彈鋼琴給他聽，在晚上讀書給他聽，外公時常吻她和給她許多禮物。他時常給她一切東西；因此有一天爲了媽媽的記名日，他們吵了一場，因爲外公想媽媽並不知道他打算給她什麼禮物，不料媽媽却很早就知道了。媽媽要耳環子，而外公却想騙她，說是一隻胸針，不是耳環子；當他把耳環子給她的時候，他見出媽媽早知道那是一付耳環子而不是胸針，他因爲被媽媽早發覺了便生起氣來，半天不肯跟她說話，但是過後他又自動的跑去吻她和請她寬恕。」

尼麗被她自己的故事所感動了。她蒼白而瘦削的小臉上泛起一層紅暈。顯然的在她們地下室的角色裏，做媽媽的不止一次跟她小尼麗談過她過去快樂的日子，擁抱着和吻着她一生中唯一剩留下來的這個小女孩，而且對她哭泣着，從不會猜想到這些故事會對那脆弱孩子底有病的敏感的和早熟的感情上會產生怎樣的一個巨大的影響。

但是尼麗似乎突然約束住自己了。她不信任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又沉默着了。老人又皺起眉頭並且又在桌子上揉着手指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眼睛上閃爍着一顆眼淚，她拿手帕把它悄悄地抹掉了。

「媽媽到這里來的時候病得很厲害，」尼麗用一種低聲接下去說。「她的胸部很不好。我們找外公找了好久一個時候，一直找不到他；於是我們租了一間地下室里的一個角落。」

「一個角落，一個病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叫了起來。

「是的……一個角落……」尼麗回答說。「媽媽窮。媽媽告訴我。」她帶着漸漸增强的熱忱補着說，「窮不算罪，富了去侮辱人家纔是罪，又說上帝是在懲罰她。」

「你們住的就是在華西里耶夫斯基島嗎？在白勃諾夫夫人家里，是不是？」老人旋向我問，想在他的問話中加上一種不關心的聲調。他說話，似乎是覺得老這麼悶坐着不大對勁。

「不，不是那里。起先是住在梅耶斯脫徹斯基街的，」尼麗回答說，「那里很黑又很潮濕，」她歇了一下又接着說，「媽媽在那裏病得很厲害，不過那時她還能走路。我常常替她洗衣服，她常常哭。那里還住着一個老太婆，一個船長的寡婦，那里還住着一個退職的書記，他常常喝醉了酒回來，每天晚上要叫鬧一通。我非常怕他。媽媽老把我拉到她的床上，緊緊抱牢我，他一叫罵起來時候，她自己也混身發抖。有一回他要打那個船長的寡婦，她是一個極老的女人，走起路來要拄根拐杖的。媽媽替她難受，就來幫她；那人也打媽媽，於是我就打他……」

尼麗停住了。那回憶激動了她；她眼睛里發出光來。

「好天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叫起來，完全給她的故事所吸引了，把眼睛老是釘在尼麗身上，尼麗主要是對她在說着話。

「過後，媽媽就離開那里，」尼麗接下去說，「並且帶着我去。那是在白天里，我們跑遍所有街道，直到完全黃昏了，媽媽一直邊走邊哭，和捏緊了我的手。我非常累了。這天裏我們沒有東西吃。媽媽不斷的自已說着話，又對我說：「窮罷，尼麗，我死了過後，別聽任何人說話，也別信任何事情。也別到任何人的地方去，就一個人窮，去做工，不能做工就去討飯，別到他那里去。」這時天已經黑了，我們穿過一條大街。突然媽媽叫了起來：「亞助爾加！亞助爾加！」於是一隻大狗，尾巴上的毛全禿光了，向媽媽奔過來，嗚嗚地叫着，並且跳到她身上來。媽媽給嚇着了；她臉色發白，哭了出來，在一個握了一條手杖望着地下走路的高大的老人家前面跪倒了。

那老人家就是外公，他是那麼瘦而且穿着那麼壞的衣服。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公。外公也大大的嚇着了，臉色變得非常蒼白，當他一看見媽媽跪在他的面前，抱着他的腳，他就把身體一拉，推開媽媽，用手杖敲着人行道，很快的從我們旁邊走開了。亞助爾加留在後面，舐着媽媽，又追到外公那里去，咬着他的外衣後擺，想拉他回來。外公用手杖打牠。亞助爾加又奔回到我們這邊來，但是外公喚着牠，牠又追到外公那邊去，不斷的嗚嗚叫着。媽媽像死人一般的躺在地上；一

大眾人圍攔來看，警察也來了。我一直哭着，把媽媽拉起來。她站了起來，望望她的四周，於是跟着我走。我引她回家。人們望了我們好半天，不住的搖着頭。」

尼麗停下來吸了一口氣，再作一番新的努力。她臉色很蒼白，但是她眼睛里却有一種堅決的光。顯然她是最後下了決心，把一切全說了出來。這刹那中，她似乎有些挑戰的神氣。

「噫，」尼古拉·舍基伊契用種不堅定的聲音說，帶着一種易怒的嚴厲神氣，「噫，你媽媽損害過你外公，他是有理由拒絕她的。」

「媽媽也告訴我了，」尼麗尖利地回答說；「當她走回家里的時候，她一路說着，「那就是你的外公，尼麗，我對他犯了罪啦；於是他咀咒了我，這就是上帝爲什麼要懲罰我啊。」這一整晚和第二天一整天，她老說着這個。她說着彷彿她並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似的……。」

老人依舊沉默着。

「那末，你們又是怎樣搬到另外一個住處去的呢？」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問，依舊暗暗地哭着。

「那天晚上，媽媽病倒了，那個船長的寡婦替她在白勃諾夫夫人家里找到一個住處，兩天以後，我們就搬了，那個船長的寡婦也同我們一起搬去；我們搬了過去之後，媽媽病得更加厲害

了，在床上躺了三個星期，我照料着她。我們的錢用光了，我們就靠船長的寡婦和伊凡·亞歷山特立契幫助。」

「那個棺材匠，他們的房東，」我解釋說。

「當媽媽起床而且能夠走動的時候，她就告訴我關於亞助爾加的一切事情。」

尼麗歇住了。老人似乎安心一點了。把話頭轉到狗身上去。

「她告訴你關於狗的一些什麼話呢？」他問，坐在椅子裏把身體更俯下一點，那樣使他看着地下，而且更完全隱藏起他的臉孔。

「她老跟我談。外公，」尼麗回答說；「當她害病的時候，她老說着他，而當她稍爲好了一點，她時常告訴我她從前怎樣生活，……那時，她告訴我關於亞助爾加的事，因爲有一回有幾個可怕的孩子要把亞助爾加沉到市外的河裏去，媽媽給了他們幾個錢就把亞助爾加買回來了。外公一見亞助爾加，笑得很厲害。只是亞助爾加逃走了。媽媽哭了起來；外公給嚇慌了，答應出一百個盧布，只要誰能把亞助爾加找回來。兩天以後，亞助爾加給我回來了，外公爲他給了一百個盧布，從那回子起，他也喜歡亞助爾加了。媽媽是那樣的喜歡他，甚至常常把他抱到她床上去。媽媽告訴我亞助爾加常常跟些做戲的人在街上演戲，牠懂得怎樣演牠這個角色，常常有隻猴子騎在

牠的背上，並且牠還知道怎樣使槍和許多別的東西。媽媽離開牠以後，外公就養着牠，常常帶着牠出去，所以當媽媽在街上一看見亞助爾加，她立刻就猜到外公是在近邊。」

老人顯然不會想到關於亞助爾加的竟是這些話，他臉色越來越難看。他不再問下去了。

「那末，你不曾再看到過你外公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問。

「看到過的，當媽媽病稍爲好一點的時候，我又碰到外公了。我到舖子裏去買些麵包，突然我看見一個人同着亞助爾加；我仔細一看，是外公。我退到一旁，緊緊的靠着牆壁。外公也看見我了；他那樣嚴厲地望着我，而且那麼可怖，使我十分害怕他，於是從旁邊走過了。亞助爾加還記得我，在我旁邊跳着和舐我的手。我急急望家裏跑，朝後面看着，外公走進那舖子去了。那時我想，「他一定是進去打聽」於是我更害怕起來，當我回到家里，我沒有對媽媽講，怕她又會病倒的。第二天我沒有到那家舖子裏去；我推說我頭痛；後一天我又去，却不會碰到什麼人；我害怕得很，就奔得很快。可是再下一天我又去，我還不會拐過那個角，外公同着亞助爾加又站在我的面前了。我奔起來，轉到另外一條街上，從別條路上走到那家舖子去；可是忽然又碰見他了，我是嚇得那樣子，呆呆的站着不會動了。外公站在我面前，望了我很久，之後又摸摸我的頭，用手拉着我，引着我走，亞助爾加跟在後面搖着尾巴，那時我看見外公走路都不能好好的走，老是



靠着手杖，他的手一直在抖着。他把我帶到街角的一個攤子上，那兒在賣着薑餅和蘋果。外公買了薑餅做的一隻雞和一條魚，一點糖菓和一隻蘋果；當他從皮包裹裏拿出錢來的時候，他的手可怕地抖着，他掉落了一個便士，我拾了起來。他把那個便士給了我，又給我那薑餅，並且摸摸我的頭；但是他還是什麼話不說就走開了。

「於是我回到媽媽那裏去，告訴她關於外公的一切，以及起先我怎樣害怕他和躲避他。媽媽起先不相信我，但是後來她是那麼高興，整夜的問我許多問題，吻着我，並且哭；當我把關於這件事的一切話都告訴她了，她對我說以後別再害怕他，說外公一定喜歡我，因為他是故意來碰我的。她又告訴我對外公要乖一點，要跟他去說話。第二天她早上差我出走好幾趟，雖然我告訴她外公除了黃昏時候是從不出來的。她隔開一段路跟着我，躲在一個拐角的後面。第二天，她又照樣做，但是外公沒有來；這幾天剛下了雨，媽媽同我走到大門口，受到很厲害的感冒，又不得不躺下來了。

「一個禮拜以後，外公又來了，又替我買了一隻薑餅做成的魚和一隻蘋果，這一回也沒有說話。他走開以後，我悄悄地跟着他，因為我事前就決心要查出外公住在什麼地方，去告訴媽媽。我跟在後面走了很長一段路，沿着馬路的那一邊，所以外公不會看見我。他住在很遠，不是他

後來住的和死的地方，而是在高樂霍伏街一家大房子里的四層樓上。我查明了這一切，回到家里已經遲了。媽媽害怕得很，因為她不知道我到那里去了。我告訴了她，她又高興起來，要第二天就去看外公。到了第二天，她却考慮和害怕起來了，她接着整整的害怕了三天，因此她終究不會去。之後她叫我過去對我說，「聽着，尼麗，我現在病着不能去，但是我寫了一封信給你外公，你到他那里去，把信給她。你看着，尼麗，他怎樣讀它，他說些什麼，他要做些什麼；那你就跪下去，吻他，求他寬恕你的媽媽。」媽媽可怕地哭着，不斷的吻着我，畫着十字和禱告着；她並且教我跟她一起在聖像前面跪下來；雖然她病得很厲害，她還是一直送我到門口，我回頭去看時，她依舊站在那里望着我走去……」

「我走到外公家里，把房門打開；那房門是沒有門的。外公坐在桌子旁邊吃麵包和山芋；亞助爾加搖着尾巴望着他，那住處的窗子也是很矮而且黑。那里也只有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他是一個人孤另另住着。我一進去，他是那麼害怕，臉孔發白得抖了起來。我也怕起來了，沒有說一句話。我只是走過去，把信放在桌子上。外公一看見那信，就那麼冒火，他跳了起來，舉起手杖對着我搖搖；可是他却不曾打我，他只是把我引到過道里，推開我。我還不曾走下第一段樓梯，他又打開門，把那封信原封不拆的從我後面丟過來。我回家把這一切告訴媽媽。於是媽媽又病倒

在床上……」



## 第八章

這時，打了一陣更響的雷；急重的雨點敲拍着窗上的玻璃。房間里黑下來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似乎驚惶着，在自己身上畫十字。我們都驚駭起來了。

「這馬上就會過去的，」老人說，朝窗上望着。接着他站了起來，在房里來回走着。

尼麗斜睨着他。她是在一種極端反常的刺戟狀態中，不過她似乎在避開望到我。

「噫，之後呢？」老人問，又在他的安樂椅上坐下來了。

尼麗怯怯地向四周環顧了一下。

「那末，你以後不會再見過你外公嗎？」

「見過，我見過……」

「見過，見過！告訴我們，親愛的，告訴我們，」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急促地插進來說。

「我有三個星期不會見他，」尼麗說，「直到完。是冬天了。那時是冬天，已經下雪了。當

我在原來那地方又碰到外公的時候，我喜歡得要命……因爲媽媽是在傷心他不會再來了。我看見他，就故意奔到街的對面去，使他會看到我逃開他。我偶一回頭，看見外公很快的跟過來，接着奔跑起來追我，叫着「尼麗！尼麗！」亞助爾加追在他的後面。我替他難受起來，便站住了。外公迎上來，用手拉着我，領着我一同走，他看見我在哭，又站下來，望着我，俯下身來吻我。接着他看見我鞋子非常舊了，他問我有沒有另外的鞋子。我儘我可能很快的告訴他說，媽媽沒有錢，只靠我們同住的人發點慈悲給我們一些東西吃。外公沒有說什麼，只是帶我到市場上，替我買了一雙鞋子，並且叫我立刻穿上去。接着把我帶到他家里去，而且先彎到一家舖子裏，買了一隻饅頭和兩件糖菓，我們到了，他就叫我吃饅頭；我一邊吃，他一邊望着我，接着又給我糖菓。亞助爾加把腳爪掛在桌子上，也來討饅頭吃；我給了牠一些，外公就笑起來。接着他拉着我，讓我站在他旁邊，撫摸着我的頭，問我可讀過些什麼，知道一些什麼。我回答他，於是他告訴我。不管那天，我下午三點鐘來，他會親自來教我。接着他又叫我把身體旋過去，望着窗外，等他叫我再回過身來。我依他做，但是我偷偷地回頭看他，我看見他解開枕頭的下角，拿出四個盧布。接着他把那些盧布給我，說，「這只是給你的。」我正要拿，但是又改變了主意說，「如果只是給我，我不願意拿它。」外公突然發起怒來，對我說，「哼，隨你高興，走罷。」我走了，

他不會吻我。

「我回到家里，我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了媽媽。媽媽的病不斷的越來越壞了。一個醫科的學生常時來看那棺材匠；他看見媽媽，叫她吃藥。」

「我時常去看外公，媽媽叫我去的。外公買了一本新約和一本地理書，開始來教我；他有時常常告訴我，有些什麼國家，有些什麼樣人住在那些國家裏，以及一切海洋，和古時候這些都是什麼樣子，並且說上帝怎樣饒恕我們一切人。我問他一些問題，他非常高興，於是我就常常問他問題，他不斷的告訴我種種事情，並且說了許多關於上帝的話。有時我們不上功課，只是跟亞助爾加玩耍。亞助爾加喜歡我起來了，我教他跳過一根手杖，外公有時笑起來，拍拍我的頭。不過外公並不常常笑。有一次他要說許多話，接着忽然沉默起來，似乎要睡熟了，雖然他眼睛是張開着。他就會這樣坐着，直到天黑下來，天一黑，他變得那麼可怕那麼蒼老了……又有一次，我跑去，他坐在椅子上想，不會聽見；亞助爾加在他旁邊躺着。我等了又等，咳嗽了一聲，外公依舊沒有回過來看。於是我就那樣走了。媽媽在家里要等我的。她躺在那里，我告訴她一切一切，這樣天就夜了，我還在告訴她，她也還在聽關於外公的種種事情；這天里他做了一些什麼事，他跟我說了些什麼話，他講的故事和他教我的功課。當我告訴她我怎樣教亞助爾加跳過一根手杖，外

公怎樣發笑，忽然她也笑起來了，她笑了和高興了很多時候，叫我再講一遍，接着開始禱告起來了。我常常想媽媽那樣愛外公，而外公却一點也不愛她，於是當我到外公那里去的時候，我就故意的告訴他媽媽怎樣愛他，怎樣常常問起他。他聽着，那麼生氣樣子，但是仍然聽下去，不說一句話。於是我問他爲什麼媽媽那麼愛他，常常問起他，而他却從來不問她一聲。外公發起怒來，把我趕出房間外面去了。我在外面站了一會兒；他突然打開門來又叫我進去；他依舊在發怒，不作聲。後來當我們開始來讀四福音書，我又問他爲什麼耶穌基督說，「彼此相愛和寬恕損害」，而他却不肯寬恕媽媽呢。於是他跳了起來，說這是媽媽教我說的，把我趕出去，告訴我別敢再去看他。我說，我無論如何再不願來看他，就走開了，……第二天外公就從他住處搬走了……」

「我說這雨馬上就會過去的嘛；看雨過去啦，太陽在出來哩……瞧，萬尼亞，」尼古拉·舍基伊契望着窗口說。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帶着極端的驚愕旋向我，這位一向是那麼馴順和被吃癩的老太太底眼睛里忽然露出一絲憤怒的閃光。她默默地握着尼麗的手，讓她坐到她的膝蓋上。

「告訴我，我的安琪兒，」她說，「我會聽着你的。讓那硬心腸的……」

她沒有說完便突然哭出來。尼麗探詢地望着我，似乎遲疑着和驚惶着。老頭兒望望我，似乎

要聳聳肩膀，但是立刻又旋過去了。

「說下去，尼麗，」我說。

「我有三天沒有到外公那里去，」尼麗又說下去；「那時媽媽病更厲害了。我們所有錢都花完了，沒有錢來買藥，也沒有東西吃，因為那棺材匠和他的老婆也沒有錢了，他們開始來責怪我們靠他們過活。接着到第三天，我起來穿好衣服。媽媽問我到那里去。我說到外公那里去要點錢，她高興起來，因為我會經告訴她過，說他怎樣趕我出來，和我怎樣跟他說我再不願到他那裏去，雖然她那時哭着和竭力勸我去。我去了，發現外公已經搬了家，於是到我新房子去找他。我剛走進他新房子。看見我，他就跳起向我衝過來踩着腳；我立刻告訴他，媽媽病得很厲害，我們沒有錢，沒有五十個戈貝克不能買藥，我們並且沒有東西吃……外公對着我叫，將我趕到樓梯上，把房門在我後面門上了。但是他趕我出來時候，我對他說，我要坐在樓梯上不走開，直等到他給了我錢。於是我就坐在樓梯上。隔了一會兒他把門打開來，看見我還坐在那里，又把門關上了。接着又隔了一個很長時間，他把門打開來，一看見我他又把門關上了。這以後，他幾次的打開門朝外面看。後來他同着亞助爾加出來了，關上門，從我身邊走過去，不說一句話。我也不說一句話，就坐在那里，坐到天黑下來。」



「我的心肝！」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叫了起來，「那樓梯上可是很冷的呀！」

「我穿了一件和暖的外衣。」尼麗回答說。

「一件外衣，真的嗎！……可憐的心肝，你是受過怎樣的痛苦啊！那末他後來怎麼樣呢，你那外公？」

尼麗嘴唇抖了起來，但是她使了一種很大的勁，約束着自己。

「一天完全黑了以後他纔回來，他一上來就跌到我的身上，叫了起來，「這是誰呀？」我說是我。他以為我老早已經走了，當他看見我還在那里，他大為吃驚，在我前面呆站了許多時候。突然他用手杖在樓梯上一敲，奔過去把門打開了，一分鐘之後，給我拿出些銅板，向我拋過來，拋在樓梯上。」

「這兒，拿去！」他叫。「我有的都在這里了，拿去，告訴你媽媽，我咀咒她。」接着他又把門砰的闔上了。那錢從樓梯上滾下去。我在黑暗里去拾起來。外公似乎明白他把錢丟在樓梯上了，我在黑暗里是很難找尋的；他打開房門，拿出一支蠟燭，我借着蠟燭光就很快拾起來了。外公也拾起了幾枚，告訴我一起是七十個戈貝克，接着他又走開了。我回到家里，把錢給了媽媽，告訴一切事情。媽媽病又壞一點，而我這一整夜和第二天也害病了，混身發起燒來，我只氣我外

公，別的我不會想。我趁媽媽睡熟了，走出到他住處去，我到那邊之前，在橋上站住了，這時那人從旁邊走過……」

「亞立波夫，」我說，「就是我告訴你過的那個人，尼古拉·舍基伊契——那個在白勃諾夫夫人家里跟那年青商人一起，在那裏挨過一頓打的。尼藍那時是第一次看到他……說下去，尼藍。」

「我攔住他，向他討些錢，討一個銀盧布，他說，「一個銀盧布？」我說，「是的，」於是，他笑了起來，說「跟我來罷；」我不知道要不要去。一個戴金邊眼鏡的老先生走過來，聽見我要討一個銀盧布。他俯下身來，問我爲什麼要那麼多。我告訴他媽媽病着，我要這麼多錢去買藥。

他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把地址抄了去，給我一個銀盧布。另外那個人看見那戴眼鏡的先生就走開了，再不來要我同他去了。我走進一家鋪子，把盧布換成零錢。我把三十個戈貝克包在一張紙裏，放開預備給媽媽，那七十個戈貝克我沒有包，特地握在手里，就走到外公那里去。我到了那里，打開門，站在門道上，把所有錢一起丟到房間里，於是那些錢就在地板上滾起來。

「這兒，把你的錢拿去！」我對他說，「媽媽不要這個，因爲你咒了她。」於是我把門砰的關上，立刻逃開了。」

她眼睛閃出光來，帶着一種天真的挑釁神氣望着老人。

「這也很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說，不去望尼古拉·舍基伊契，把尼藍緊抱在她肩膀里。

• 「這樣對付他很對。你外公是惡毒的和狠心的……」

「哼！」尼古拉·舍基伊契應了一聲。

「噫，那末以後呢，以後呢？」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性急地問。

「我再不去看他，他也再不來碰我了，」尼藍說。

「噫，那末你們怎麼過下去呢——你媽媽跟你？唉，可憐的人呀，可憐的人呀！」

「媽媽依舊病得很兇，她很難起床了，」尼藍接下去說，她的聲音顫抖着，破碎了，「我們

沒有一點錢，於是我跟着那船長寡婦出去。她常常挨家挨戶的跑，在街上攔住一些善良的人，向他們討錢。她就是這樣過活的。她時常對我說，她並不是一個叫化子，她有文件表示她品級的，同時也表示她窮。她常常拿出這些文件來表示，人們就爲這個緣故給她錢。她時常對我說，向一切人討錢並不是恥辱。我時常跟着她出去，人們給我們錢，我們就這樣過下去。媽媽也知道這事了，因爲別的房客罵她去做叫化子，白勃諾夫夫人自己跑到媽媽地方來，說其上街討飯不如讓

我到她那里去。她以前也曾經來看過媽媽，並且給她錢，媽媽不肯拿她的錢，她說她爲什麼那麼

驕傲，並且還送東西來給她吃。當她提到我的事情時候，媽媽嚇起來而且哭了；白勃諾夫夫人罵起她來，因為她是喝醉酒的，並且對她說，我無論如何總歸是個叫化子，常常跟那船長寡婦一起出去的，這天晚上她就在那船長寡婦趕出屋去了。媽媽聽到這個，她哭了起來；接着她突然從床上起來，穿上衣服，拉着我的手，帶着我出去了。伊凡·亞歷山特立契想阻止她，但是她不聽他說，於是我們就出去了。媽媽簡直走不動路，每隔一兩分鐘要在街上坐下來，而我扶着她。媽媽不斷的說，她要到外公那里去，要我帶她去，那時天已經完全黑了。忽然我們走進一條大街；那里有一大羣馬車，在一處房子外面停着，有許多人出來，所有窗子裏都點着燈，還可以聽到音樂。媽媽站住了，緊抓着我，對我說，「尼麗，窮罷，一生一世的窮罷；不管是誰叫你，不管是誰來找你，別到他那里去。你到那邊也許可以有錢，可以穿得很好，但是我不願意。他們是殘忍和惡毒的，這就是我吩咐你的話：守着窮，去做工，和去討飯，如果有人什麼來找你，你就說『我不同你去！』」這，就是媽媽病中對我講的，我要終身終世的服從她。「尼麗補着說，激動得抖起來，她小小的臉孔灼熱了；『我要終生終世的做工，做一個傭人，我到你們家里來，也是來做工，做一個傭人，我不要像做女兒一樣……』」

「別說，別說，我的心肝，別說！」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叫起來，熱烈地緊抱尼麗，「你要

知道你媽媽說這話的時候是在害病啊。」

「她是神經錯亂了，」老人尖利地說。

「她神經錯亂又怎麼樣！」尼麗叫起來，很快的向他旋過去，「就算她是神經錯亂罷，她是這樣告訴我了，我就要終生終世這樣做。她對我說這些話時候，她暈倒了。」

「天哪！」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叫起來，「害着病，在街上，在冬天哪！」

「他們要把我們交給警察，但是一個先生插進來，問了我們的地址，給我十個盧布，叫他們用他的馬車把我們送回住處。這以後媽媽就不會起來了，過了三個星期，她就死了……」

「那末她爸爸呢？那末他就一點不會寬恕她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叫起來。

「他不會寬恕她，」尼麗回答說，用一種痛苦的努力控制着自己，「她死前一個星期，媽媽把我叫過去，對我說，「尼麗，再到你外公那里去一次罷，最後一次了，請他到這里來，寬恕我罷。告訴他，幾天之內我就要死了，拋下你一個人孤零零在世界上，並且還告訴他，我是很難死的啊……」我跑去，敲外公的房門。他打開門，一看見是我，就打算關上，但是我用兩隻手板住門，向他大叫：

「媽媽快死啦，她是來請你的；去罷，」他推開我，把門關上了。我回到媽媽那里，在她

旁邊躺下來，把她擁在我的臂膀里，沒有說什麼。媽媽也擁緊着我，沒有問什麼。」

說到這里，尼古拉·舍基伊契把兩隻手沉重地按在桌子上，站了起來，但是當他帶一種奇怪的無神的眼色向我們所有的人看了一眼之後，又無助地倒到他的安樂椅里去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再不去望他了。她是朝尼麗在悲泣着……

「媽媽死前的最後一天里，快黃昏的時候，她叫我過去，握着我的手說：

「『今天我要死了，尼麗。』」

「她還想說些什麼，但是她說不出了。我看着她，她却似乎不在看我，只是把我的手緊緊地捏在她手裏。我輕輕地抽開我的手，奔出屋子去，一直奔到外公家里。他一看見我就從椅子上跑起來，望着我，他是那麼可怕，臉色完全發白，並且抖了起來。我捉住他的手，只說了一句：

「『她就要死了。』」

「接着，突然一下子他忙亂起來，他提起他的手杖，跟着我奔；他連帽子也忘記了，而天氣是很冷。我抓起帽子，覆到他頭上，我們就一起奔去。我催他快點，叫他喊掛雪橇，因為媽媽快要死了，但是外公只有七個戈貝克，這就是他全部的錢了。他叫住一部矮轎車，來講價錢，但是他們只是笑他並且笑他的亞助爾加；亞助爾加是同着我們在奔的，於是我們就不斷的奔着。外公

是乏了，呼吸很困難，但是他還是奔着趕去。突然他跌倒了，他帽子又落掉了。我扶他起來，替他戴上帽子，用手拉着他，直到天黑了纔到家。但是媽媽已經輪着死去了。外公一看見她，舉起他的手發起抖來，他站在她面前，一句話不說。我那時走到我死了的媽媽前面，抓着外公的手，向她叫着：

「一看，你這惡毒的殘忍的人呀！瞧罷……瞧罷！」

「外公銳叫了一聲，像死人一樣倒下去了……」

尼麗跳了起來，掙開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臂膀，臉色蒼白地，乏力地和恐怖地站在我們的中間。但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向她走過去，重新抱牢她，像受着神靈感動似的叫起來。

「我現在要做你的媽媽，尼麗，你要做我的孩子。唉！尼麗，讓我們走，讓我們拋棄這些殘忍的惡毒的人們罷。讓他們對人們去嘲笑罷；上帝會報應他們的。來罷，尼麗，離開這兒，來罷！」

無論從前或後來，我從來不曾看見她那樣激動過，我也從來想不到她會那麼興奮。坐在椅子上的尼古拉·舍基伊契站了起來，用破碎的聲音問：

「你到那里去，安娜·安德烈耶夫娜？」

「到她那里去，到我女兒那里去，到娜泰莎那里去！」她喊着，拉着尼麗向門口奔去。

「停着，停着！等一等！」

「用不着等，你殘忍的，冷心冷腸的人！我等得太久了，她也在等着，可是現在，再會罷！」

……

說着這話，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回過身去，瞅了她丈夫一眼，却化石般的站住了。尼古拉·舍基伊契在找他的帽子，用無力的顫抖的手在拉他的外衣。

「你也去！……你也同我們去！」她喊起來，懇求地抓着她的手，不信任地望着他，似乎她不敢相信她是在那樣的快樂中間。

「娜泰莎！我的娜泰莎在那裏呀？她在那里呀？我的女兒在那里呀？」最後從那老人的嘴唇裏叫出來。「還我的女兒呀！她在那里，那里呀？」

他抓起他的手杖——這是我拿給他的——就向門口衝去。

「他已經寬恕了！寬恕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喊。

但是老人不會到門口，門很快的打開了，娜泰莎衝進到房間里來，臉色蒼白，眼睛發光，似乎發燒。她的衣服是給雨淋濕和打濕了，包在她頭上的絹頭，滑落在她頸旁，她濃盛的鬚曲的



頭髮上閃着巨大的雨滴。她奔進來，看見她父親，就在他面前跪下了，向他伸出兩隻手去。



## 第九章

但是他已經把她抱在臂膀里了！

他像抱孩子似的，把她舉起來，抱到他的椅子上，使她坐下，自己就在她面前跪倒了。他吻她的手，吻她的腳，他急急的吻她，急急的注視她，似乎他不能相信他是跟她在一起，他是又看到她和聽到她——她，他的女兒，他的娜泰莎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擁抱着她，哭泣着，把頭緊貼在她的胸脯，似乎在這些擁抱中間幾乎悶殺了，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的親親呀……我的命呀……我的寶貝呀……」老人不連氣地喊，抓緊着娜泰莎的手，像一個愛人似的注視着她蒼白瘦削然而却可愛的臉孔和那閃着淚光的眼睛。「我的寶貝，我的孩子！」他重覆的喊着，又重復的停止，並且帶着一種虔敬的失神注視着她。「怎麼，怎麼你們告訴我她是瘦了？」他說，帶着一種急促的孩子般的微笑旋向我們，雖然他依舊是跪在她的面前。「她瘦了，這倒是真的，她是蒼白了，但是她多麼好看哪！比向來更加可愛了，是的，甚至

更可愛了呀！」他補着說，他的聲音因爲快樂的痛苦而破碎了，那種快樂的痛苦似乎把他的心裂作兩半了。

「起來，爸爸！啊，起來呀，」娜泰莎說，「我也要吻你呀！……」

「啊，心肝！你聽見嗎，安奴胥加（中譯註），你聽見她說這個多可愛哪。」

於是他趑躅地把她擁抱起來。

「不，娜泰莎，這是該我，該我來躺在你的腳下，直到我的心告訴我你已經寬恕我了，因爲我現在是決不，決不配受你寬恕的呀！我把你拋開，我咀咒過你；你聽見嗎，娜泰莎，我咀咒過你呀！我那時竟敢那樣做呀！……而你，你，娜泰莎，你能相信我咀咒過你嗎！她曾經相信過是的，她相信過！她不應該相信呀！她乾脆不應該相信呀！殘忍的小心肝啊！你以前爲什麼不到我這里來呀？……你應該知道我是會收留你的呀……啊，娜泰莎你應該記得我向來是多麼愛你呀！啊，我這些時候是比以前兩倍的，一千倍的更愛你啊。我用我的每一滴血在愛你啊。我要把我的心撕出來，撕成一片一片的放在你的腳下，啊，我的寶貝呀！」

（中譯註）安娜·安德烈耶夫之暱稱

「啊，那末吻我罷，你殘忍的人呀，吻我的嘴唇，吻我的臉孔，像媽媽吻我一樣罷！」娜泰莎用一種低沉的微弱的聲音叫，充滿了快樂的眼淚。

「還要吻你可愛的眼睛呀！你可愛的眼睛呀！像我常常吻它一樣，你記得嗎？一經過長久一會親熱的擁抱之後，老人重複的說。「啊，娜泰莎！你可有時夢到我們嗎？我幾乎是每天晚上都夢到你的呀，每天晚上你到我這裏來，我朝着你哭。有一次你來像是一個小孩子，似乎你還只有十歲模樣，我們纔開始學音樂的功課，你記得嗎？我夢見你來，穿着一件短外衫，穿着好看的小鞋子，還有紅紅的小手……那時她手常是那麼紅紅的，你記得嗎，安奴胥加？——她跑來，坐在我的膝蓋上，把她的臂膀圍着……而你，你這壞了頭呀！你能相信我咀咒過你嗎，能相信你回來我不會歡迎你嗎？唉，我呀……聽着，娜泰莎，我是常常到你那里去的啊，你媽媽不知道，沒有一個人知道；有時我站在你的窗子底下，有時我等了半天，站在靠近你大門口的人行道上，等待一個機會，如果你出來我可以遠遠的見到你呀！常常在晚上，你的窗子口點了一隻燈；我是那麼的時常跑到你的窗子底下來，只爲了在玻璃窗上來看到你的影子，來祝福你夜晚平安。你可會也在晚上祝福我嗎？你也想我嗎？你的心可會告訴我是在你窗子底下嗎？在冬天里我是那麼的時常跑到你樓梯上來，站在黑暗的梯頭上聽着你的門，希望聽到你的聲音呢。你笑嗎？我咒

你嗎？唉，有天晚上，我到你那里去；我要來寬恕你，到了門口纔回轉呢……啊，娜泰莎呀！」

他站起來，把她從椅子上抱起，把她緊緊的緊緊的擁在他的心頭。

「她又在這兒啦，又靠近我的心啦！」他叫，「啊，主呀，我爲這一切，爲這一切感謝您，爲您的憤怒也爲您的憐憫呵！……因爲您，在暴風雨之後，太陽又照在我們的身上了！爲了所有這一瞬間，我感謝您呵！啊，我們可以被侮辱與被損害，但是我們又在一起了，現在那些侮辱過和損害過我們的驕矜和傲慢底人可以勝利了罷！讓他們向我們來扔石頭罷！別害怕，娜泰莎……我們要手拉手的走着，我會對他們說，「這是我的心肝，這是我鍾愛的女兒，我清白的女兒，她曾經給你們侮辱過和被損害過，但是我愛她，永遠永遠的祝福她呀！」」

「萬尼亞，萬尼亞！」娜泰莎用一種微弱的聲音喊，從她爸爸的臂膀里向我伸出手來！

啊，我決不會想到，她在這會兒會想到我，會向我叫呵！

「尼麗在那里呀？」老人向四面望了望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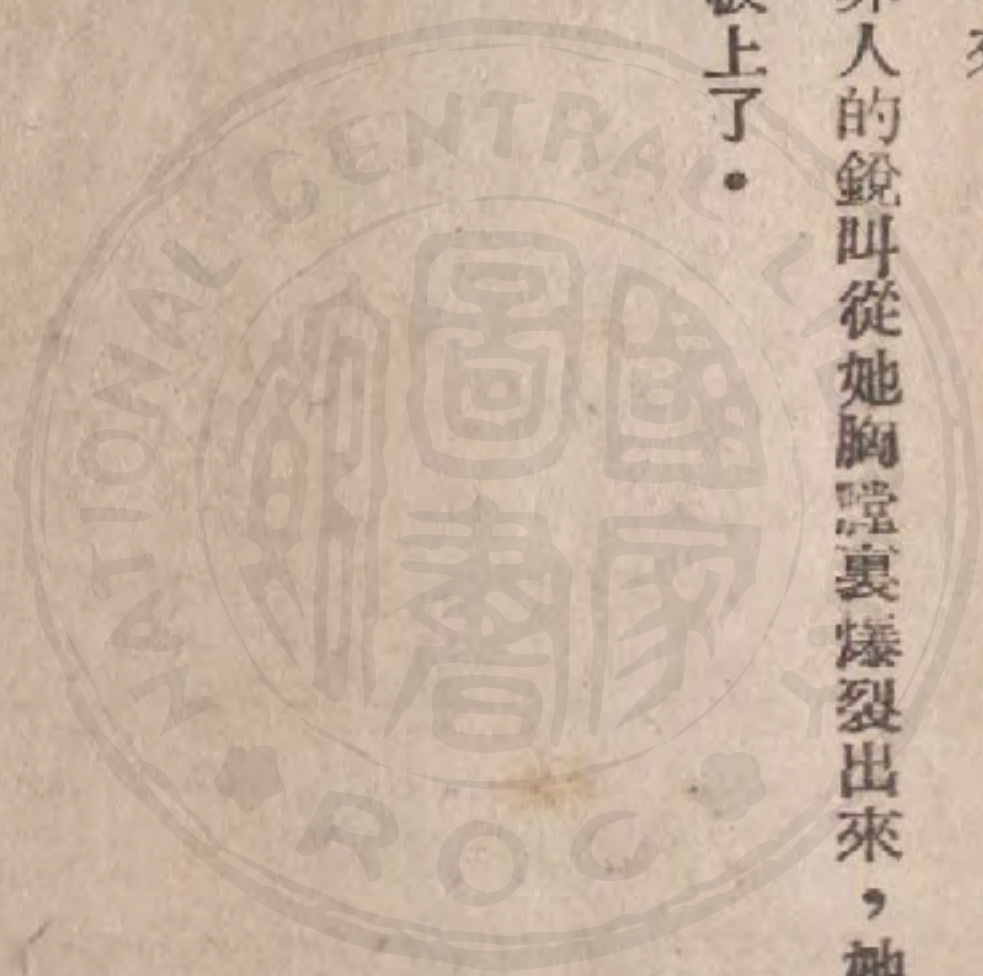
「啊，她在那里呀？」他的女人叫起來，「我的天！我們把她忘記啦！」

可是她沒有在房間里。她趁人家沒有注意溜到臥室裏去了。我們都跑進去。尼麗站在門背後的角落里，很害怕的樣子躲開我們。

「尼麗，你什麼事呀，我的孩子？」老人叫，想把他臂膀去圍抱她。但是她投了他一個奇怪的長久的注視。

「媽媽，媽媽在那里呀？」她突然像夢囈似的叫出來，「我的媽媽在那里呀？」她又叫了一聲，向我們伸出她顫抖的手來。

於是突然一聲可怕的非人的銳叫從她胸膛裏爆裂出來，她臉孔痙攣地搖動着，在一陣恐怖的癲病發作中間，她倒在地板上了。





尾





## 最後的回憶

還是六月初頭。天氣炎熱而悶人，市內是不可能住的，那里到處都是塵土，泥灰，搭了棚架的灼熱的人行道和污濁的空氣……但是現在——啊，快活呀！遠處在響着隆隆的雷聲了，一陣風在吹過來，驅趕着城市的煙塵。幾顆巨大的雨珠滴落到地上，接着整個天空似乎裂開了，如注的大雨向市內傾倒下來。半個小時以後，太陽又出來了，我打開我屋頂樓的窗子，貪婪地吸着新鮮的空氣到我疲弱的肺部裏去。我在欣悅中間感覺要拋開我的寫作，我的工作，和我的出版人，要緊奔到華西里耶夫斯基島我的朋友處去。但是誘惑雖然那麼強烈，我却仍主宰着自己，帶着一種憤怒又回復去做我的工作。不管犧牲什麼，我得完成我的工作。我的出版人在要求這個，我不完成他不肯付我錢。那邊是在等着我，但是另一方面，到了黃昏邊我是自由了，像風一樣完全自

由了，這天晚上將補償我那過去的兩天兩夜，那兩天兩夜裏我曾經寫了三張半大稿紙。

現在工作終究是完成了，我丟開筆桿站起來，胸口背上都發痛，腦袋沉甸甸的。我知道還會兒我的神經是緊張到頂點了，我彷彿聽到我那老醫生對我說的最後那句話：

「不，沒有一種身體能忍得住這種緊張，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然而現在這終於成爲可能了！我的頭在旋，我幾乎站不住，可是我的心却充滿了喜悅，無限的喜悅。我的小說是寫完了，雖然我欠了我出版人許多錢，但是當他看見目的物已經到手，他自然多少還會給我一些的——就是五十個盧布也好，我是好久以來連這一點錢都沒有了。自由與金錢呀！我高興地抓起我的帽子，把原稿挾在我的脅下，用最快的速度奔到他家里去找我們珍貴的亞歷山特·披特羅維契。

我找到他了，但是他正要出去。他恰好也剛剛做成一筆極有利的賣買，不過不是文字的賣買，他最後送着一個淺黑色臉孔的猶太人到門口，他曾經跟那猶太人在書室裏坐了兩個鐘頭。他慫慫地跟我握手，用他柔和愛的低音詢問我的健康。他是一個心腸極好的人，說實在話，我是深深地叨賴他的。他終生終世只是一個出版家，這是他的錯誤嗎？他很了解文學是需要出版家的，而且了然得很中肯，因此一切的光榮和榮譽都歸了他！

他含着一絲適意的微笑，聽說我小說完成了，因此他下一期什誌的主要欄目是保險無憂了，他驚奇我究竟怎麼能夠結束一切事情，並且在那話題上開了一個極可愛的玩笑。接着他走到他那隻堅固的鐵箱旁邊去，把他答應過我的五十個盧布給了我，同時又拿出另外一本厚厚的敵對的什誌來，在批評欄裏指出幾行文字，那里是有些話講到我最近一本小說的。

我看了：這是一篇「抄襲家」寫的文章。他既不直接攻擊我，也不恭維我，我很高興。但是那位「抄襲家」在些別的事情中間說「他的作品一般的帶着『汗酸臭』，那就是說，我是那樣流着汗苦寫出來的，那樣的寫起來，那樣的寫完，而結果却是叫人作嘔的。」

那出版家和我都笑了起來。我告訴他說，我最後那段小說是在兩夜中間寫成的，我在兩天兩夜中間寫了三張半大稿紙，但願那位攻擊我作品過度費力和太審慎的「抄襲家」知道這個罷！

「不過這是你自己不對，伊凡·披特羅維契，」他說，「你爲什麼對你的作品這樣拖延，使得你要熬夜呢？」

亞歷山特·披特羅維契自然是個極有趣的人，不過他却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吹幾句他對於文學的判斷，尤其是在那些他認爲十分了解他的人底面前。但是我却不期望跟他來討論文學；我拿了錢，抓起我的帽子。亞歷山特，披特羅維契是要到島上他的別墅裏去，聽說我也是要到華

西里耶夫斯基島去，他親切地邀我坐他的馬車去。

「我弄了一輛新馬車，」他說；「你還不曾見過呢。那是極漂亮的。」

我們動身了，那馬車確是可愛的，而亞歷山特，披特羅維契在初初該着它的時候讓朋友坐在里面，更使他感到特別高興，甚至覺得一種精神上的渴望想這樣做。

在馬車里，亞歷山特·披特羅維契好幾次又扯進來批評現代的文學，他對我是很從容，泰然地敘述從別人那里聽來的各種意見，那是一兩天前他從一些文藝家那里聽來的，那些文藝家是他所相信，他們的意見是他所尊崇的。這使他有時重複地敘述着一些異常奇特的觀念，有時還碰到這樣情形，他把一個觀念弄得胡七八糟。我默默地坐着聽，驚奇着人類情感底不定和奇幻。「這里有一個人」我對自己想，「他可以賺錢，而且已經賺到錢；但是不，他還得要有名譽，文學的名譽，一個領導的出版家，一個批評家底名譽！」

這時他正在企圖精密地說明一種文學理論，那是三天以前他從我這里聽去的，那時他還向我爭辯過，雖然現在他却像煞是他自己的意思般的來向我陳述了。不過這樣的健忘在亞歷山特，披特羅維契是一種尋常的現象，他這種天真的缺點在一切認識他的人們中間是有名的。他這個時候坐在他自己的馬車裏發揮，這些議論，是怎樣的快樂，怎樣滿意於他自己的身分，怎樣的親切

呵！他是裝作一種深有修養的文藝底談話，甚至連他那柔和的有威儀的低音都有着一種有修養的調子。漸漸的他扯到自由主義上面去了，接着又轉到一種溫和地懷疑的命題上去，就是說，在我們文學中間，誠實和虛心是不可能有的，或者在任何其他文學中也一樣，除了「彼此打架」以外，什麼也不會有的，尤其是在流行簽名作品的制度底地方。我自己回憶着，亞歷山特·披特羅維契是傾向於把每個誠實和懇摯的作家當作是一種即使不是傻瓜也是頭腦簡單的人物，那就是因為他們太誠實和懇摯的緣故。這種意見，無疑是直接由於他極端忠厚而來的。

但是我不再去聽他了。我們到了華西里耶夫斯基島，他讓我下了馬車，於是我就跑到我的朋友們那里去。這時我已經到十三道街了；他們的小房子就是在這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看見我，向我搖搖指頭，揮着她的手，對我說聲「噓！」叫我不要響。

「尼麗剛睡熟哩，可憐的小東西呵！」她急促地向我低聲說。「看上帝面上，別吵醒她罷。她身體可是虧得很哩，可憐的心肝呀！我們都替她很担心理。醫生說暫時不會有什麼事。從你那位醫生口里什麼也探聽不出來。這可不是你的羞恥嗎，伊凡·披特羅維契！我們在等你呀！我們等你來吃飯……你已經兩天不到這里來啦！」

「可是我前天告訴你過，說我兩天之內不會來呀，」我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低聲說，「我

得要趕完我的作品……」

「但是你知道，你答應過今天到這里來吃飯的呀！你爲什麼不來呢？尼麗還特地起來，小安琪兒呀——我們把她放在安樂椅上，把她抬進來吃飯。」我要同你們等着萬尼亞，」她說，但是我們的萬尼亞却沒有來。唉，馬上就是六點鐘了哪！你在那里閒蕩，你這造孽的？她是那麼的煩惱，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去逗她喜歡……幸而她睡熟了，可憐的心肝。尼古拉·舍基伊契也到市里去了（他會回來喝茶的）。我是一個人煩躁着呢……他找到了一個位置呢，伊凡·披特羅維契。我只要一想起在拍爾姆省的時候，我心裏就起一陣寒顫……」

「那末，娜泰莎在那里呢？」

「在花園裏，我心肝！到她那里去罷……她也有點不對勁呢……我弄她不明白。……唉，伊凡·披特羅維契，我的心好沉啊！她說她是快樂和滿足的，但是我不相信她。到她那裏去罷，萬尼亞，暗暗地來告訴我，她有什麼事情……你看見嗎？」

但是我再不去聽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話了。我奔到花園里去。這小花園是屬於這座房子的，有二十五步長，同樣寬，全長滿着綠草。有三株枝葉張展的老樹，幾株赤楊樹，幾簇丁香花和忍冬花，在角子上有一片地種着覆盆子花，兩壇莓子，有兩條狹窄的蜿蜒的小路各自穿過這園

子。老人曾經愉快地說過，這里馬上要長葦子了。主要的是尼麗喜歡這花園，她常常坐在安樂椅上給指出到花園的小路上來。尼麗現在是這家里的寵兒了。

但是這時我碰見娜泰莎了。她高興地來迎接我，伸出她的手來。她是多麼消瘦，多麼蒼白呵！她也是剛剛從病中恢復過來的。

「你已經完全寫好了嗎，萬尼亞？」她問我。

「完全，完全！我整個黃昏都自由了。」

「啊，謝謝上帝！你是急趕出來的嗎？不會損害那作品嗎？」

「我能怎麼辦呢？不過這都還不錯。做這樣一種吃力的工作，把我的神經拉得特別的緊張；我想像格外清楚了，我感情也格外生動和深刻了，甚至我的文體也格外受我的控制了，所以擠壓出來的作品倒往往是更好的。這都還不錯。……」

「噢，萬尼亞，萬尼亞呵！……」

近來我注意到，娜泰莎對於我文學的成功和聲名有種嫉妒的懇摯的留心。她讀過我去年出版的一切東西，不斷的問我未來的計劃，對於每種批評都感興趣，對於有些批評則很生氣；而且拚命的渴望着我在文學界裏取得崇高的地位。她的欲望是那樣強烈地和執着地表現着，使我簡直對

於她那樣的感情震駭了。

「你簡直會把你自己寫完哪，萬尼亞，」她對我說，「你是使你自己過度緊張，而你會把你自己寫完；尤其是你，你是在毀壞你的身體呢。S一年只寫出一本小說，而N十年纔寫出一本小說。瞧他們的作品是多麼洗鍊多麼完整呵。你找不出他們一絲毛病的。」

「是的，但是他們是走運的，用不着趕着寫，而我却是靠筆桿兒吃飯的。不過這沒有關係！讓我們撇開別談罷。噫，沒有什麼新聞嗎？」

「一大堆呢。首先是他來了一封信。」

「又來了嗎？」

「是的，又來了。」

她給了我一封亞歷沃沙寫來的信。從他們分開以來這是第三封信了。第一封是從莫斯科寫來的，似乎是在一種瘋狂中間寫的，他告訴她事情變得那樣，使他不可能照他們分別時候所計劃的從莫斯科趕到彼得堡來。在第二封信里，他宣說他幾天內要回到我們這里來趕緊進行跟娜泰莎的婚事，並且說這婚事已經是決定了，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止的，可是從這封信上的全部口吻看來，顯然他是在絕望中間，外界的力量對他壓迫得更重了，他連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所說的話。他在



別的事情中說到卡泰雅是他的天神，她是他唯一的支持和安慰，我急切地打開第三封信。

這封信一共兩張紙，是用匆促的，難以辨認的潦草字體很不連氣而零亂地寫成的，染抹着一些墨污和淚痕。開頭是亞歷沃沙棄絕娜泰莎，求她忘記他。他想表示他們的結婚是不可能的，說外界的敵對的力量比任何東西都強，而且事實上這一定是那樣的；又說娜泰莎跟他在一起是會不幸福的，因為他們不相等的。但是他無法繼續這樣說下去了，於是突然拋棄了他的辨論和說理，也不會撕掉或拋棄那上半部分的信，就承認他對娜泰莎是犯罪的，說他是一個墮落的靈魂，是沒有能力站起來反對他的父親——他也已經下鄉來了。他寫着，他無法表示出他的痛苦，在別的一些話中間，他又承認，他覺得是有把握能使娜泰莎幸福的，證明他們是絕對相等的，並且固執地和憤怒地駁斥了他父親的意見；他描繪了一幅絕望的圖畫，表示他們如果結了婚那種也許在等待着他們——他自己和娜泰莎——底幸福的生活，他咀咒自己的懦弱，而說出永久的告別！那信在是悲痛中間寫成的；他寫的時候顯然已經是精神錯亂了。眼淚湧到我的眼睛裏來。娜泰莎又給了我另一封卡泰雅寫來的信。這封信是放在亞歷沃沙的同一個信封裏寄來，不過是另外封好的，卡泰雅只用幾行字，相當簡要地告訴娜泰莎，說亞歷沃沙當真是非常抑鬱，說他哭得很兇，似乎是絕望了，而且甚至是病了，但是有她跟他在一起，他是會幸福的。在別的一些話裏，卡泰雅努

力來說服娜泰莎，不要相信亞歷沃沙會那麼快就得到安慰的，不要相信他的悲哀是輕微的。「他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卡泰雅補着說；「真的，他永遠不能忘記你，因為他不是那種的心腸，他是無限量地愛着你的；他會永遠的愛着你，所以如果他不愛你了，沒有思念你的那種悲痛了，那我就會因為這個立刻不再去愛他……」

我把信還給娜泰莎；我們彼此望着，沒有說什麼；對那另兩封信也是一樣；一般地說，我們都避免談到過去，彷彿我們彼此之間是有着一種默契似的。我看出她是難以忍受地痛苦着，但是她不願意表示出來，甚至在我面前也如此。她回到她父親家里以後，由於熱度的襲擊，在床上躺了三個禮拜，最近纔好起來。我們彼此都不大談到我們未來的變化，雖然他知道他父親已經獲了一個位置，我們不久就要分離了。不過儘管這樣，這些日子里她對我却是那麼溫存，那麼留心，和對我所做的一切工作那麼的感到興趣。對於我必須告訴她的關於我自己的一切事情，她是帶着那樣的堅持，那樣固執的注意來聽着，那使我最初簡直感到有點壓迫了；在我看來，她似乎想爲過去的事情來補報我。但是這種情感不久就過去了。我看出她是需要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看出她只是在愛我，無限量地在愛我，沒有我，和沒有對於我一切事情的關切，她就不能生活；我相信沒有一個姊妹愛他的兄弟，有如娜泰莎愛我那樣的。我完全知道，我們快將到來的分離是她心

頭上一種重負，娜泰莎是因此悲傷的；她也知道我沒有她是不能生活的；但是關於這個，我們大家都不提，雖然我們對於眼前的事情却談得很瑣細。

我問起尼古拉·舍基伊契。

「我相信他馬上就會回來的，」娜泰莎說，「他答應來喝茶。」

「他還在想找工作嗎？」

「是的；但是關於那工作已經沒有什麼疑問了；我不知道他當真有什麼理由要今天去，」她補了一句，沉默着「他本來可以明天去的。」

「那末他爲什麼要去呢？」

「因爲我收到了一封信。……他是這樣爲我不安，」娜泰莎補着說，「那當真使我痛苦呢，

萬尼亞。他似乎除開我之外什麼也不夢想。我相信，他除開想到我怎樣過活，我怎樣感覺，我在想些什麼之外，別的什麼也不想。我每一種焦灼在他心上都會起種反響。我看到他有時是那麼拙笨地想約束他自己，假裝並不會爲我在難過，他怎樣裝做愉快，想笑出來娛樂我們。媽媽在這種當兒也不像她本來那樣子，並且也不相信他的笑，於是嘆息起來了。……她是那麼拙笨的，……一個坦白的靈魂呵，」她笑了一笑補着說。「所以當我今天收到了一封信，他就不得不立即跑出一

去，避開碰見我的眼睛。我愛他是超過於愛我自己，超過於愛世界上任何一個人，萬尼亞，」她補着說，垂下她的眼睛，和捏着我的手，「甚至超過於愛你……」

我們在花園裏來回走了兩遍，她這纔又說話。

「馬斯羅波哀夫昨天跟今天都在這裏。」她說。

「是的，他近來常常來看你們。」

「你可知道他爲什麼來嗎？媽媽相信他比什麼人都相信。她以爲他是那麼熟悉地懂得這一類事情（法律以及這一類事情），所以能够處理任何事情。你再也想像不到媽媽是在醞釀着什麼一種念頭！她的心底裏是非常酸痛和悲哀，因爲我不會做成親王夫人。這念頭使她不能平靜，我相信她曾經向馬斯羅波哀夫吐露過她的真心。她是怕跟爸爸說的，她不知道馬斯羅波哀夫是否能替她想點辦法，通過法律是否有些什麼辦法。我猜想馬斯羅波哀夫是不會違反她，她還用酒款待他哩！」娜泰莎笑了一笑補着說。

「這就够那流氓了！但是你怎麼知道的？」

「唉，媽媽親自向我吐露出來的……用一些暗示。」

「尼麗有什麼事嗎？她怎麼樣了？」我問。

「我對你有點奇怪哩，萬尼亞。這以前你從不曾問起過她，」娜泰莎譴責地說。

尼麗是這全家的寵兒了。娜泰莎變得異常的喜歡她，而尼麗是絕對的信奉她。可憐的孩子呀！她從不會期望會碰到這樣的朋友。會獲得這樣的愛，我高興地看到她受苦的小心是在柔和起來，她的靈魂是在向我們展露開來。她帶着痛苦與熱烈的渴望在感受環繞於她周圍的愛，那和她過去只有使她心中滋長着不信任，憎恨和固執底一切日子是那樣的相反呵。雖然即使在目前，尼麗還是堅持了許多日子，她有許多日子故意想對我們掩飾着她妥協的眼淚，直到最後她纔完全屈服了。她漸漸的非常喜歡娜泰莎，後來又非常喜歡尼古拉·舍基伊契。我對於她已經變得那麼必需了，我一走開，她的病就要壞一點。最近一次，我爲了結束我的小說，要離開她兩天的時候，我好容易纔把她安慰下來……自然是間接的。尼麗仍然不好意思太公開太無約束地表現她的感情。

她使我們所有人都很不安。沒有經過什麼討論，便默契地決定了她要永遠留在尼古拉·舍基伊契的家里；這時離開的日子格外近起來了，她的病却愈來愈壞。自從我把她帶到尼古拉·舍基伊契的家裏來那一天，就是他跟娜泰莎和解的那一天起，她就病倒了，不過實在說，她一直都是病着的。那病在以前就已經生了根，可是現在却格外迅速地變得更壞了。我不明白也不能精確地

解釋她的病。那倒是真的，她的癩症是比以前發的次數更多了，但是更嚴重的象徵是一種消耗和乏力，一種不斷的發燒和神經衰弱的狀態，這近來變得那麼壞，她只好躺在床上了。說來奇怪，那病越是侵襲她，她對我們却越發柔和，越發親熱和越發坦白了。三天以前，我走過她的床前，她向我伸出手來，把我拉到她旁邊去。那時房間里沒有別人。她變得可怕；她的臉孔沸紅，她的眼睛里燃燒着一種發燒的熱光。她癡癡地拉牢我貼靠着她，當我向俯下去時候，她用她淺黑色皮膚的胳膊緊緊地抱住我的脖子，並且熱情地吻着我。接着她立刻要找娜泰莎到她那里來。我叫了她來；尼麗一定要娜泰莎坐到床上，向她凝視着。……

「我要看着你，」她說。「我昨夜夢見你，我今夜還將再夢見你呢，……我常常夢見你……每天夜里。……」

她顯然想說些什麼；她是給感情壓倒了，但是她却不理解她自己的感情，不能夠表達它們。

……

除開我，她愛尼古拉·舍基伊契是比對誰都愛。尼古拉·舍基伊契愛她可以說幾乎是和娜泰莎一樣。他有一種奇怪的本領能夠逗尼麗高興和使她快樂。他一走近她，就會有笑聲或甚至惡作劇。那病着的小姑娘就是跟小孩子一般的好玩，跟那老頭子開玩笑，嘲笑他，和把她的夢告訴他

，常常捏造一些杜撰的故事，並且也叫他給她講故事，那老人是那麼喜歡，那麼快樂，望着他那「小女兒尼麗」，他每天跟她在一起，便越來越歡喜她了。

「上帝爲了我們受苦，派了她來親近我們的。」有天夜里他俯在尼麗身上畫過十字，離開她的時候說。

黃昏，我們都在一塊兒的時候（馬斯羅波哀夫幾乎也每天黃昏都在場），我們那位老醫生常常也闖了進來。他對伊契曼耶夫家變得熱烈地依戀着了。尼麗坐在她的安樂椅上給插到圓桌前面來。房門朝走廊打開着。我們可以看到落日光輝中綠色花園的全景，從花園裏吹來新鮮樹葉和開放的丁香花底香氣。尼麗坐在她的安樂椅上，慕戀地望着我們所有人，和聽着我們的談話。有時她精神更好一點，也就加入到我們的談話裏來。但是那種當兒我們常常都帶着不安聽她說話，因爲在她的回憶中間，有許多話題我們是不願觸到的。娜泰莎和我以及伊契曼耶夫兩老都感到一種內疚，和承認我們自己做錯，就是那天她被逼迫着痛苦和顫抖地來告訴我們她的全部故事。老醫生尤其反對那種回憶，常常想來改換談話。那種時候尼麗竭力裝作她不會注意到我們的苦心，會跟醫生或是跟尼古拉·舍基伊契大笑起來。

可是她的病却越來越壞了。她變成非常容易受感動。她的心臟跳動得沒有規律。那醫生告訴

我，實在她會在隨便什麼時候容易地死去的。

我不會把這個告訴伊契曼耶夫兩老，怕這會使他們傷心。尼古拉·舍基伊契十分確信他們動身的時候她就會復原的。

「爸爸進來了，」娜泰莎聽到他的聲音說，「我們去罷，萬尼亞。」

X

X

X

X

X

和平常一樣，尼古拉·舍基伊契剛跨進門就大聲地說起話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向他表示手勢。老人立刻就沉靜下來，而一看見娜泰莎和我，便帶着一種急促的神氣，用一種低聲告訴我們他出去的結果。他已經接受了他所要找的位置，心裏很高興。

「兩禮拜之內，我們就可以動身離開了。」他說，搓搓他的手，朝着娜泰莎焦灼地斜睨了一眼。

但是她却報答了一個微笑，並且去擁抱他，因此他的疑惑便立地消失了。

「我們要離開了，我們要離開了，我親愛的！」他高興地說。「只有你，萬尼亞，離開你，這是缺憾。……」（我要補說一句，他從來不曾提議過一回，要我跟他們去，我懂得他的性格，如果在別種環境下……他一定會叫我同去的，……：那就是說，如果他不曾覺察到我對娜泰莎的



愛。)

「噫，這沒有辦法，朋友，這沒有辦法呀！這使我難過，萬尼亞；但是換一個地方會給我們所有人一個新的生活……改換一個地方就等於改換一切事情呀！」他補了一句，又一次的瞟瞟他的女兒。

他相信這句話，而且高興去相信它。

「那末尼麗呢？」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說。

「尼麗？唉，……這小心肝還是很可憐，但是到那時候，她一定會好起來的。她已經好一點了，你以為怎麼樣？萬尼亞？」他說，彷彿驚惶似的。他不安地望望我，似乎要我來安慰他的懷疑。

「她怎麼樣了？她已經睡熟了嗎？她沒有什麼不對罷？她現在不會醒罷？你知道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我們要把那張小桌子搬到走廊上來，我們要把那茶炊拿出來；我們的朋友就會來的，我們都要坐到那里去，而且尼麗也要出來到我們這里……這會很不錯。她還不會醒嗎？我要到她那里去。我只是去瞧瞧她。我不會弄醒她的。別不安！」他看見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又在對他做手勢，便補了一句。

但是尼麗已經醒了。一刻鐘之後，我們又照常的坐下來圍着茶炊喝晚茶了。

尼麗坐在她椅子上抬了出來。醫生和馬斯羅波哀夫都到了。後者帶來一大束丁香花給尼麗，但是他似乎有什麼事情焦灼着和煩惱着。

順便提一句，馬斯羅波哀夫幾乎是每天黃昏都來的。我已經說過，他們所有人都非常喜歡他，特別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但是我們中間却沒有一個人說到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馬斯羅波哀夫自己沒有暗示到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從我這里知道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還不會成爲他正式的妻子，便決定不能夠在這屋子里來招待她和跟她談天。這個決定是保住着，而且很表示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特性。如果不是娜泰莎跟她在一起迴，尤其是如果沒有這一切發生過的事情，她也許不會這麼苛求罷。

尼麗這天黃昏特別抑鬱，甚至有點精神恍惚的樣子。好像她做過一場惡夢，正在默想着。不過她却很高興馬斯羅波哀夫的禮物，喜歡地看着那些花，我們把那些花裝在玻璃杯里擺到她的面前。

「那末，你是非常喜歡花了，尼麗，」老人說。「等一等，」他熱心地說，「明天……噫，你會看到……」

「我喜歡花，」尼麗回答說，「我記得我們怎樣拿花去歡迎媽媽。當我們在外邊的時候（在外邊意思是在外國），媽媽有一次病了整整一個月。亨立契和我商量好，等她起了床，第一次跑出她那整整一個月不會離開的臥室時候，我們要把所有房間都用花裝飾起來。於是我們就那樣做了。頭天夜里媽媽告訴我們說她明天要下樓來吃早點。我們很早很早就起來。亨立契拿來一大堆花，於是我們用綠葉子和花環把所有房間都裝飾起來。那里有常春藤和一些有寬大葉子的什麼東西，我不知道它名字，還有一種葉子會黏住一切東西的，還有大白花和水仙花——我在各種花中間頂喜歡水仙花——還有玫瑰花，那樣好看的玫瑰花，和許多別的花。我們把它們都紮成花環掛起來，或者放到花盆裏，有的插在大木桶裏就好像整株樹一樣；我們把它們放在房間角落上和我媽媽的椅子旁邊，媽媽一進來，駭了一跳，大大的高興起來，亨立契也快樂了。……我現在還記得呢。……」

這天黃昏，尼麗特別虛乏和神經衰弱。醫生不安地望着她。但是她却很熱心地談着，直到天黑。她談了很久，告訴我們她從前在外邊的生活；我們不去打斷她。她和她媽媽，和亨立契一起旅行過許多地方，這些日子裏的回憶依舊生動地留在她記憶中間。她熱心地談着她曾經看見和經過底積着冰雪的高山，談着藍色的天空，談着山間的瀑布；接着又談到意大利的湖沼和山谷，談到

花和樹木，談到那些鄉下人，談到他們的服裝，他們淺黑色的臉孔和黑色的眼睛。她告訴我們他們經歷過的許多險事和意外事情。接着她又談到大城市和宮殿，談到有一個圓頂的高聳教堂，那圓頂會突然之間照耀出各樣的光彩來；接着又談到有青色天空和青色海洋底炎熱的南方城市。……尼麗從來不會那麼詳細地跟我們談過她所記憶着的事情。我們帶着緊張的興趣聽着她。這以前，我們只聽到她談她各色各樣的經驗，在陰暗的城市裏，有迫人的，使人麻痺的氛圍氣，有疫癘空氣，在它奢華的宮殿里老是蒙着塵垢；有那蒼白的昏暗的陽光，和那城市裏底半瘋狂的居民，她和她媽媽曾經在他們手里吃過不少的苦頭。於是我描想着，她們怎樣在那污穢的地窖裏，當潮濕的陰暗的晚上，一起躺在那墊脚床上，回想着過去的日子，和他們死去的亨立契以及別的地方底奇異事情。我又描想着，尼麗沒有了她的媽媽只一個人的時候，在回憶着這一切，而這時白勃諾夫夫人却在企圖用扑擊和獸性的殘暴去摧毀她的心靈和迫逐她到一種污穢的生活中去。……但是最後尼麗覺得發暈了，於是給抬進屋子裏去。尼古拉·舍基伊契非常驚惶，惱我們讓她說那麼多話。她有一種突發的病症或者說發暈症。她已經幾次發過這種病了。當這回發病過去以後，尼麗懇切地要見我。她有點事情要跟我一個人談，她請求得那麼懇切，這一回連醫生也主張應該許可她的希望，於是他們都一起退出室外去。

「聽着，萬尼亞，」當我單獨留下來的時候，尼麗說，「我知道，他們以為我要跟他們同去，但是我不去，因為我不能去，我要暫時同你住在這裡，我要這樣告訴你。」

我想勸阻她；我告訴她，伊契曼耶夫兩老愛着她，把她看成女兒一樣；失去她，他們都會非常難過的。而且在另一方面，她跟我住在一起是很苦的；所以雖然我是那樣愛她，這件事却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只得分開。

「不，這是不可能的！」尼麗着重地回答說，「因為我近來常常夢見媽媽，她告訴我不要跟他們同去，只是留在這裡。她告訴我，讓外公一個人留着，我是極有罪的。她告訴我這話的時候老是哭。我要留在這裡照顧外公，萬尼亞。」

「可是你知道，你的外公已經死了呀，尼麗，」我驚愕地聽着她，回答說。

她想了一下，注意地望着我。

「告訴我，萬尼亞，再告訴我一遍，外公是怎樣死的，」她說，「告訴我這一件事情，什麼都不要遺漏。」

我被這請求所驚異了，但是我接着把這件事的詳細情形都告訴她了。我猜想她是有一點神志不清，或者至少在她發病以後，腦子還不會完全清醒過來。

她注意地聽着我所說的。我現在還記得她黑色的眼睛，閃爍着發熱的光，當我談話的時候，她就一直注意地和固執地望着我。這時房間里已經黑下來了。

「不，萬尼亞，他沒有死，」她聽了這一切話，回想了一下，斷然地說，「媽媽常常跟我講外公的事情，我昨天對她說，『但是外公死了呀，』她可怕地悲傷起來；她哭着並且告訴我說他沒有死，人家是故意這樣告訴我的，說他現在是在街上走着討飯，『正和我們往常討飯一樣』媽媽對我說；『他老在從前我們第一次碰到他，我在他面前跪下，亞助爾加認出我的地方走着。』」

「那是一個夢呀，尼麗，由於生病而做出來一個夢呀，因為你是在害病呀。」我對她說。

「我自己也老是想，這只是一個夢，」尼麗說，「我不對什麼人講起。我只要想告訴你。但是今天白天裏你沒有來，我又睡熟了，我夢見了外公自己。他坐在家裏，正在等我，他是那麼消瘦和可怕；他告訴我他已經兩天沒有東西吃了，亞助爾加也一樣，他非常生氣，並且罵了我。他還告訴我他一點鼻煙都沒有了，沒有鼻煙他是不能過活的。他從前有一次確實曾經這樣告訴我過，萬尼亞，那是媽媽死了以後我跑去看他時候。那時他在害病，幾乎不明白什麼事情了。今天我聽他這樣說，我就想，我要跑到大橋上去求乞，那末給他去買點麵包，烤山薯和鼻煙。於是我就跑去站在那裏，接着我看見外公在附近走着，他躊躇了一下，向我走過來，看我討到多少，並

且把它拿去。「這够買麵包了，」他說；「現在再討一些去買鼻煙罷。」我討到了錢，他就過來從我這里拿去了。我告訴他，我所有的總之都給了他了，並沒有藏下什麼。「不，」他說，「你偷了我的，白勃諾夫夫人告訴我，你是一個賊骨頭；這是爲什麼我不帶你來一起住。你把那另外一些銅板放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哭了起來，因爲他不相信我，但是他並不聽我，繼續的叫，「你偷了一個便士哪！」接着他就在橋上打起我來，把我打傷了。我哭得很厲害……所以我想，萬尼亞，他一定還活着，他一定還在什麼地方走着，等着我去呢。」

我再度的想去安慰她，想勸她說她是弄錯了，最後我相信我是把她說服了。她說，她現在害怕睡熟，因爲怕又要夢見她外公。末了她熱烈地擁抱着我。

「但是，無論如何，我也不能離開你，萬尼亞，」她說，把她的小臉孔緊貼着我，「就是不爲外公，我也不願離開你。」

屋子里每一個人，對尼麗的發病都很驚惶，我把她病中的幻想單獨的告訴了醫生，問他覺得這情形怎麼樣。

「現在還不能確定，」他想了想回答說，「我所能做的，只是推測，觀察和注意而已；但是不能確定什麼。復原總之是不可能的了。她是要死的。我不告訴她們，是因爲你求我不要講，但

是我很難過。我明天要提出去請專家商議一下。也許商議之後，病會有一種轉變。但是我爲這小女孩子很難過，彷彿她是我自己的孩子似的。……她是一個可愛的，可愛的孩子呀！而且是有那樣一個有趣的心境呵！」

聲

尼古拉·舍基伊契特別的興奮着。

「我告訴你，我想到一些什麼，萬尼亞，」他說，「她非常喜歡花。你知道什麼嗎？明天她醒來時候，讓我們準備用花去歡迎她，和她今天所描述她跟亨立契爲她媽媽所準備的一樣。……她講那個的時候是帶着怎樣的衝動呵……」

「我敢說，她是那樣，」我說，「但是現在衝動對她正是最壞的。」

「不錯，但是快樂的衝動是另外一件事。相信我罷，我的孩子，信任我的經驗罷；快樂的衝動是無害的；這甚至可以治病，這是對健康有幫助的。」

那老人實在是被他自己的主意那樣地鼓舞了，他爲了這完全陷在一種狂喜中間。這是不可能勸阻他的。我把這事去問醫生，但是他還來不及考慮這問題，尼古拉·舍基伊契已經抓起帽子，奔出去準備了。

「你知道，」他出去的時候對我說，「這兒附近有一所溫室，一家富麗堂皇的鋪子。那些管



苗圃的人在出賣花；人們可以便宜買到。多麼便宜，那真驚人呵！……你要把這點給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個印象，否則她馬上又要對這種浪費發脾氣了。……所以，我告訴你這個……我告訴你這個，我親愛的孩子，你現在到那里去呀？你現在是自由了，你已經結束你的作品啦，那末你爲什麼要急急趕回家呢？今天晚上睡在這里，樓上的屋頂樓里；你從前在那里睡過，你記得嗎？牀架和牀墊依舊和從前一樣哩；什麼東西都不曾碰過。你可以像法國皇帝一樣的睡覺哩。唔？住下罷。明天我們要一早起來。那時他們會把花送來。到八點鐘，我們要把整個房間都佈置起來。娜泰莎會來幫我們忙。她會比你和我更有審美力哩。噫，你贊成嗎？你今夜肯住下嗎？」

這決定了，我今夜住下來。尼古拉·舍基伊契出去料理了。醫生和馬斯羅波哀夫道了別出去。伊契曼耶夫家十一點鐘就很早睡覺了。馬斯羅波哀夫走的時候似乎躊躇了一下子，正想要說些什麼，但是又扔開了。可是當我向老人家道過晚安走上屋頂樓的時候，我出乎意外的看見他在裏面。他坐在小桌子的旁邊，翻着一本書在等候我。

「我半路上又回轉來，萬尼亞，因爲這不如現在來告訴你。坐下罷。這是一件傻事情，你瞧，事實上那麼煩人呀。」

「啊，什麼事情呀？」

「唉，你那位流氓親王兩個禮拜以前發了那樣的狂怒，我對那種狂怒現在還氣憤呢。」

「啊，什麼事情呀？你和親王當真依舊還有關係嗎？」

「滾你媽的『什麼事情呀？』倒像煞發生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啦。你簡直就跟亞歷山特拉·西姆約諾芙娜以及那一切難受的娘兒們一色一樣！……我受不住那些娘兒們……連雄鷄啼一聲，她們也會『什麼事情呀？』」

「別生氣呀。」

「我一點也不生氣，但是什麼事情得看得合理一點，不要太誇張……就是我所說的。」

他嗽了一下，似乎還在對我煩惱。我不去打斷他。

「你瞧，萬尼亞，」他又說，「我已經找到一點線索，這是說，我還不會真正的找到它，而這還不是真正的線索。可是這怎麼叫我吃驚啊……那就是說，照我的考慮，我推斷尼麗……也許……嗯，事實上是親王底合法的女兒。」

「你說什麼呀？」

「你又呶起來啦，『你說什麼呀？』所以，一個人真是不能照這樣說話哪！」他狂亂地揮着手叫起來。「我可會確定地對你說什麼呀，你這莽撞的傢伙？我可會告訴你，她已經證明是親王

底合法的女兒嗎？我告訴你過，還是不會告訴你過呀？」

「聽着，我親愛的傢伙，」我極其興奮地對他說，「看上帝面上，別再叫了，只是把事情清楚地和精確地來說明白罷。我發誓我會了解你的。你該知道，這問題多麼重要，而怎樣的結果……」

「結果，真的，什麼結果呀？證據在那里呀？事情可不是這樣做的呀，那末我現在來告訴你一個秘密罷。我爲什麼要來告訴你，這以後再說。你可以確定，這中間是有個道理的。聽着，別開口，要明白這一切完全是秘密……就是這樣的事情，你瞧。親王冬天從華沙回來的時候，正在斯密司死以前，他就開始在調查這事情，那就是說，他在去年更早就開始了。不過那時他是在調查一件事情，後來是調查另外一件事情。問題是他失去線索了。自從他在巴黎跟尼麗的母親分開和把她拋棄以來，已經有十三年了，但是這一些日子裏他始終是不斷地在注意着她；他知道她是跟亨立契住在一起，就是尼麗今天講到的那個亨立契，他知道她生了尼麗，也知道她害了病；事實上她知道一切事情，但是之後他忽然失去線索了。這大概是在亨立契死後，她到彼得堡的時候。在彼得堡，他自然會很快發現她的，不管她在俄國用什麼名字；但是事實上是他在外國的經理人把一個假的情報誤傳給他了。通知他說她是住在德國南部一個偏僻的小城市里，他們是因爲疎

忽把他騙了。他們是把另外一個女人當作了她。這樣過了一年多。可是到了去年，親王開始懷疑起來了；某些事情甚至更早就使他懷疑不是那個女人。那時問題就發生了：那個真的女人在那裏呢？這使他想到（雖然他並沒有根據）她會不會在彼得堡呢。這時外國方面也在打聽，同時這邊也着手打聽；不過他顯然不想去利用官家的線索，於是他就跟我認識了。我是由別人推薦給他的。人家把我的種種事情都告訴了他，說我是把偵探作爲一種業餘工作的，諸如此類的話。……

噫，所以他就把事情對我解釋；只是模模糊糊的解釋，天殺的傢伙，他模糊地和曖昧地解釋這件事。他弄了很多錯誤，自己幾次的重複着；他在同一個時候從幾種不同的觀點上來說明事實。……

……噫，正如我們大家知道的，縱使你是那麼狡滑，你也無法不露一點痕跡。噫，我開頭自然是帶着全然的馴順和單純的心地去做，實在是奴隸一般的忠誠。但是我是依照着我所永遠遵守的一種原則，而且也是一種自然的法則（因爲這是一種自然的法則），第一先考慮他是否告訴我他真正所要說的話，第二，在他所告訴我的話背後，是否還隱藏着一些別的他不會告訴我的東西。因爲如果是照後一種情形的話，那即使像你，親愛的孩子，憑你詩人的頭腦，大概也會明白他是在愚弄你：因爲譬如說這一件工作是值一個盧布，那另一件工作也許要值一個盧布的四倍、所以，如果我爲了一個盧布去做值四個盧布的工作，那我就是一個傻瓜。我開始來偵查，和做我的推測

，一點一點我找到一些線索了；我從他那裏探出一件事情，從旁人那里又探出一件事情，憑我的機智我又探出第三件事情，假如你問我，這樣做是什麼意思，我會回答你，嗯，是爲「一點，就是親王似乎對這件事頗感急切；他似乎有些什麼事情極爲驚惶的樣子。究竟他在害怕一些什麼呢？他曾經把一個女孩從他父親那里帶跑，而當他遺棄她的時候，她已經懷了孕。這種事情究竟有甚麼了不起呢？一種有趣的好玩的惡作劇罷了，沒有別的什麼呀。像親王這樣的人是再不會怕這種事情的！可是他却怕了。……這教我懷疑起來。我在別的事情中間，從亨立契身上找到了一些極有興味的線索，我的孩子。自然他是死了，但是由於他的一個表妹（現在嫁給在彼得堡的一個麵包師），那表妹從前曾經熱戀過他，而且不顧那位胖爹爹麵包師——她曾經替他偶然養下八個孩子——依舊繼續愛了他十五年；從這位表妹身上，我說，我用了許多各色各樣的計策，知道了一件重要的事實，就是亨立契照他德國的習慣時常寫信和寄日記給她，而且在他死以前，還寄過一些信給她。她是一個傻瓜。她不懂得那信里重要的東西，我相信她只懂得他談到月亮呀，「我親愛的奧古斯汀」呀，還有草蘭呀（中譯註）的一部分。但是我提到那必要的一些事實，從這些

（中譯註）奧古斯汀 St. Augustinie 英國的聖德（？—604）。草蘭（Wieland），德

信上，我得到一個新的線索。我也查出了關於斯密司，關於他女兒從他那里偷去的錢，以及關於親王控制了那些錢的事情；最後在各種感嘆，閒話和諷喻中間，我也看到了一些重要的真實，你要明白，萬尼亞，這就是說，那不是確定的。蠢笨的亨立契故意的隱諱着這個，只是暗示地提到；噫，這些暗示，全部集合起來，在我心裏却合成一種完全的一致。親王是合法地跟那年青女人結過婚的。他們在那裏結婚，確實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在外國還是在此地，那些證明文件在那裏——却全部不知道。實在的，萬尼亞老朋友，我白費力氣的找尋它們，簡直絕望得把頭髮都扯斷了；我實在是日日夜夜在追尋。我最後發現到斯密司，但是他走了而且死了。我連去看一看他都來不及。後來，由於湊巧，我忽然知道我所懷疑的一個女人死在華西里耶夫斯基島。我調查了一下，找到一些線索了。我奔到華西里耶夫斯基島去，就在那里，你記得嗎，我們碰上了？我那時得到了一個很大收穫。總之，在這點上，尼麗是我一個很大的幫助。……」

「聽着，」我打斷他說，「當真你不以為尼麗是知道嗎？」

「什麼？」

「知道她是華爾戈夫斯基親王的女兒嗎？」

「唉，你自己知道她是親王的女兒就得了，」他回答說，帶着一種憤怒的譴責看着我。「幹嗎

發這種愚問呢，你這蠢傢伙？重要的不僅在她他是親王的女兒，而在她是他底合法的女兒——你明白這個嗎？……」

「不可能的！」我喊起來。

「我起先也對我自己說，這是『不可能的』，可是結果這却是可能的，而且完全可能是真實的。」

「不，馬斯羅波哀夫，不是這樣的，你的幻想是在跑野馬了！」我叫，「她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尤其是她是他底合法的女兒，如果那做娘的有什麼文件之類可以拿出來，她會過着像她在彼得堡所過的這種可怕的生活嗎？尤其是會讓她的孩子落在這樣一種完全孤苦無靠的命運中嗎？胡說，這是不可能的！」

「我從前也這樣想；事實上這到今天對我還是一個謎呢。但是進一步說，事情是這樣：尼璽的媽媽是世界上最瘋狂，最傻氣的女人。她是一個奇特的女人；想想這一切情形，她的羅曼主義，這一切表現在最狂妄最瘋癲的形式中底空想的胡鬧罷。拿一點來說：從最初以來，她就在夢想着一些塵世天堂的東西，在夢想着天使；她的愛是無止境的，她的信仰是無垠的，並且我相信她後來發瘋，倒並不因為他對她厭倦而把她拋棄了，却是因為他在他的身上遭受了欺騙，因為他能

够欺騙她和拋棄她，因爲她所崇拜的人結果變成了泥土，並且唾斥了她，屈辱了她。她羅曼的克和癡狂的靈魂是不能忍受這種變化的，更不必說侮辱了。你知道這是怎樣一種侮辱嗎？在她的嫌惡，尤其是在她的高傲中間，她帶着無限的鄙夷從他那里脫出身來。她斬斷一切聯繫，撕碎她的文件，唾棄他的錢，忘記這雖不是她的錢却是他爸爸的錢，爲了要憑她精神上的偉大去壓倒引誘她的人，爲了要把他看作是曾經搶奪過她的，爲了要使她有權利終生終世去瞧不起他，她就在那錢看得那麼骯髒拒絕去接受它。她好像說過這樣的話，她認爲稱呼她是他的妻子乃是一種不名譽的事。我們在俄國是沒有離婚的，但是事實上他們是分離了，照這樣情形她怎麼能够向他要求救濟呢！記得那瘋子在她臨死的床前對尼麗說，「別到她那里去啊；做工，死掉，可就別到他那里去，不管是誰來帶你去。」所以甚至在那時候，她也夢想到她會被查究出來，因此想再一次用鄙夷去壓倒那查究她的人，替她自己報仇。總之她是以惡夢代替麵包而生活的。我從尼麗口裏曾經打聽出許多事情，老哥，事實上我現在還繼續打聽出許多。自然她媽媽是害癆病的；這種病特別會引起怨恨和各種容易受刺激的情形，可是我從白勃諾夫女人的一個密友那里確實知道，她是寫過一封信給親王的，不錯，是給親王，確實是給親王……」

「她寫了嗎！那末他收到那封信嗎？」我叫起來。



「正是這句話了。我不知道他收到沒有。有一次，尼麗的媽媽走近那個密友（你記得那個塗脂抹粉的女人嗎？她現在是在感化院里了。）嘿，她已經寫好信，交給她拿去，但是那信終究不會送去，她又拿回來。這是在她死以前三個星期。……一件重要的事實，她如果既然一次決心要寄去，縱使她又收回來，她也許會再寄出去的——那我就知道了；但是有一個理由可以相信她當真不會寄出去；因為我猜想親王只能確定查出她是在彼得堡，而在她死後纔知道她曾經住在什麼地方。他該是放心了！」

「是的，我記得亞歷沃沙說過，有一封信使他爸爸非常高興；但那是很近的事情，還不到兩個月。唔，說下去，說下去。你跟親王的交涉怎麼樣了？」

「我跟親王的交涉？要明白，我有一種完全可以斷定的確信，可是沒有一點正面的證據，一點也沒有，雖然我已經竭盡了一切努力。一個危險的地位哩！我非得要到外國調查不行了。但是外國什麼地方呢？——我不知道。自然我知道我為這個得艱苦地鬥爭，因為我只能用暗示去恫嚇他，裝作我比實在所知道的更知道得多一些……」

「噫，那末以後怎麼樣呢？」

「他沒有上當，雖然他是給嚇着了；甚至他現在還在害怕哩。我們有幾次會面。他是裝作怎

樣一個癩瘋子！有一次他在吐露心情的時候，開始告訴我全部故事。那時他以為我已經完全知道了一切。他帶着感情說得很好，很坦直——自然他是無恥地在撒謊。就在那時我估計他是在怕我。有一次我對他裝傻，讓他看出我是在裝佯——那是故意做作得拙劣的。我故意對他稍為粗暴一點，去恫嚇他，這一切使他把我看作一個傻子，多少吐露一些東西出來。他看穿了，這流氓！又一次我裝作吃醉酒。那也沒有效——他是刁滑的。你能够明白這點的，萬尼亞。我必須探究出我怕我到什麼程度；同時使他相信我比實在知道的知道得更多。」

「嗯，結果怎麼樣呢？」

「沒有結果。我需要證據，可是得不到。他只是看出一點，就是我在造謠，自然謠言是他所害怕的，而他之所以害怕，尤其是因為他要在這裏攀親眷。你自然已經知道他是快要結婚了罷？」

「不。」

「就在明年。去年他在這裏已經在找尋他的新娘了；她那時只十四歲，現在是十五歲了，依舊還掛着圍涎呢，可憐的東西！她父母很高興。你想他是多麼焦急盼望他妻子死哩。她是一個將軍的女兒，一個有錢的姑娘——有大堆的錢！你和我決不會來結這種婚的，萬尼亞朋友……只是

有些事情我終生終世都不能原諒我自己！」馬斯羅波哀夫叫起來，把拳頭在桌子上一敲。「因爲兩禮拜以前他已經占了我上風啦……這流氓！」

「怎麼會是這樣呢？」

「是這樣的。我看出他知道我是沒有什麼確實的東西可以倚靠了！而且最後我覺得事情越拖下去，他就越看出我沒有辦法。哼，所以我就同意從他那里拿到兩千。」

「你拿兩千！」

「是銀幣，萬尼亞；這是不願意的，可是我拿了。這樣一件工作好像值不得兩千以上哩！拿這錢是倒霉的。我覺得他好像睡了我的臉。他對我說：「馬斯羅波哀夫，你以前做的工作我還不會付你錢呢。」（但是他很久以前就已經付過了，我們商定了的一百五十盧布。）「噫，現在我要離開了；這兒是兩千，這樣我希望我們之間的一切事情都解決了。」我這樣回答說。「最後解決了，親王，」並且我不敢去看他醜惡的臉孔。我想那臉孔上是顯然寫着：「哼，他拿得够了。我只是出於好心把這錢給一個傻瓜罷了！」我不記得我是怎樣離開他的！」

「但這是可恥的呀，馬斯羅波哀夫，」我叫，「尼麗怎麼樣呢！」

「這不但是可恥……這是……這是……沒有話可以形容的！」

「天呀！他至少總該瞻養尼麗呀！」

「自然，他應該！但是別人怎樣去強迫他呢？去恫嚇他嗎？一點都沒有用；他是不會害怕的；你瞧，我已經拿了他的錢了，我自己向他承認，他該害怕我的一切只值兩千盧布罷了。我自己定的價錢呀！現在還怎麼能去恫嚇他呢？」

「那末，這樣就算了嗎。尼麗的一切都喪失了嗎？」我叫起來，幾乎是絕望了。

「一點也不！」馬斯羅波哀夫忿怒地叫，跳了起來。「不，我不能這樣放過他的。我要重新來過，萬尼亞。我已經下了決心了。我拿了兩千又怎麼樣呢？滾他媽的！我是爲了侮辱拿這筆錢的，因爲他欺騙了我，這惡棍，他一定在笑我哩，他騙了我還笑我呀！不，我不能讓他笑的。：

……現在我要從尼麗身上來下手，萬尼亞，從我所注意到的事情中間，我完全確定她是有打開全盤局勢的鑰匙的。她知道一切——關於這事情的一切！她媽媽告訴她了。在她昏迷中間，在她絕望中間，他會告訴她的，她沒有一個人可以訴苦。尼麗在她身邊，所以她就告訴尼麗了。而且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一些文件呢，」他愉快地補着說，擦擦他的手。「你現在明白了，萬尼亞，我爲什麼常常在這兒徘徊？首先自然是因爲我喜歡你；但是主要的是爲了注意尼麗，而另外一件事務，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就是你必須幫我忙，因爲你對尼麗是有一種力量的！……」

「我一定會幫你忙，我發誓！」我叫，「而且我希望，馬斯羅波哀夫，你得盡你最大的努力，爲了尼麗的緣故，爲了這可憐的，被損害的孤女，不僅是爲了你自己的利益。」

「不管我爲了誰的利益去盡最大的努力，這對你又有什麼分別呢，你這享福的天真的人呀！問題只是要這事情做得起來呵！自然這是爲了那孤女的緣故，這只是普通的人性呀。可別太看死我了，萬尼亞，以爲我只是想着自己。我是一個窮人，窮人是不敢侮辱窮人的。他搶奪了我自己的，他又外加的欺騙了我，這流氓，你以爲我會去體諒那樣一個騙子嗎？決不！」

x

x

x

但是第二天我們的花會却不會實現，尼麗病更壞了，不能夠離開她的房間了。

而且她就永遠不再離開她的房間了。

兩個星期以後，她死了。在她最後痛苦的兩個星期中間，她從沒有完全清醒過和離開她那奇怪的幻想。她的智性似乎是被蒙蔽了，直到她死那一天她堅信她的外公是在喚她，是在氣她不去，是在用手杖打她，和叫她去討錢給他買麵包和鼻煙。她常常在睡夢中哭醒來，她一醒來就說她看見她的外公了。

只是有些時候，她似乎完全恢復她的機能。有一次只剩我們兩個人在一塊。她旋向我，用她

瘦小的滾燙的小手緊握着我的手。

「萬尼亞，」她說，「等我死了，去跟娜泰莎結婚罷。」

我相信，這意思很久就常常存在她心裏了。我朝她笑笑，沒有說話，看見我笑，她也笑了。她裝出一副惡作劇的臉孔，向我搖搖她的小手指，立刻又來吻我了。

她死前三天，一個美麗的夏天黃昏，她要求我們把窗帷拉開，並且打開她臥室的窗戶。從那窗裏是可以望到花園的。她朝那茂盛的綠色的花葉，朝那落日凝視了許久，忽然請其餘的人都走開，只剩下我們。

「萬尼亞，」她用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因為這時她已經非常衰弱了，「我快要死了，很快就要死了。我要你記得我。我把這個留給你作爲一個紀念物。」（她給我一隻小袋，那是和十字架一起掛在她胸前的。）「媽媽臨死的時候把這留給我。所以我死了你就把這拿去，拿去並且讀一讀裏面的東西。我今天要告訴他們把這個給你，不給別的人。當你讀了那裏面寫着的，就到他那里去，告訴他我死了，我不會寬恕他。還告訴他，我最近讀了福音書，那書上說我們必須寬恕我們一切敵人。是的，我讀了，但是我還是一樣的不寬恕他；因為媽媽臨死還能說話的時候，他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咀咒他。」，所以我也咀咒他，不是爲了我的緣故，而是爲了媽媽的緣

故。告訴他媽媽是怎樣死的，我是怎樣孤另另地留落在白勃諾夫夫人家里！告訴他你怎樣在那裏看見我，告訴他一切一切，告訴他我甯願在白勃諾夫夫人家里，不願到他那里去。……」

她說這些話時候，臉色轉白了，眼睛閃出光來，她的心跳得那麼猛烈，她倒到枕頭上了，有兩分鐘功夫說不出一句話來。

「叫他們來罷，萬尼亞，」她最後用微弱的聲音說，「我要向他們一切人告別。別了，萬尼亞！」

她最後一次熱情地擁抱我。別的人都進來了。尼古拉·舍基伊契不能相信她是快死了；他不能承認這意見，直到最後一刻以前，他拒絕同意我們，堅持她一定會好起來的。他因爲焦灼格外瘦了；他好幾天來都坐在尼麗床邊，甚至晚上也這樣。最後一夜他完全沒有睡覺，他想看出尼麗一線最微弱的希望，當他從她那里走出到我們這里來，他哭得很傷心，但是立刻又希望她不久會好起來。他用花佈滿了她的房間。有一次他買了一大束精緻的紅白玫瑰花來；他跑了很長一段路纔買來的，把它們帶給他的尼麗。……他用這一切使她很興奮。她不能不用整個心去報答這環繞她四周的愛。那天晚上，她向我們告別的晚上，老人簡直不能夠讓自己對她去道永訣。尼麗朝他微笑，整個晚上想裝做快樂的樣子；她向他開玩笑，甚至發笑……我們離開她的房間，幾乎覺

得有希望了，但是第二天她就不會說話了。兩天以後她就死了。

我記得老人怎樣用花裝飾她的小棺材，和絕望地凝視着她枯瘦的，帶着微笑而死去的小臉孔和她交叉在胸前的手。他朝她哭着，好像是他自己的孩子一般。娜泰莎和我們所有人想勸慰他，却無法勸慰，而在出殯以後他就厲害地生起病來。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把尼麗褲子上那隻小袋給了我。這是她媽媽寫給華爾戈夫斯基親王的信。我在尼麗死的那天把它讀了。她咀咒了親王，說她不能寬恕他，敘述着她後來的一部分生活，她留給尼麗的一切恐怖，和請求他爲孩子想點辦法。

「她是你的，」她寫着，「她是你的女兒，而且她真正是你的女兒。我死後我叫她到你那裏來，給你這封信。如果你不拒絕尼麗，我也許將寬恕你，在末日審判的日子，我會站在上帝神座之前，禱告寬恕你的罪惡。尼麗知道這信里的話。我已經把這信向她讀了。我已經把一切都告訴她；她知道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了……」

但是尼麗並不會照她媽媽的吩咐去做。她知道一切，但是她沒有到親王那里去，沒有寬恕他，死去了。

當我們送了尼麗喪回來，娜泰莎和我走到花園裏去。這是一個炎熱的有太陽的日子。一個星



期之後，他們就要動身了。娜泰莎朝我作了一個長久的奇異的注視。

「萬尼亞，」她說，「這是一場夢啊，你知道。」

「什麼是一場夢？」我問。

「一切，一切，」她回答說，「這一年中間一切事情，萬尼亞，爲什麼我毀壞你的幸福呢？」

在她的眼睛裏，我讀到：

「我們本來可以永遠在一起幸福的啊。」

## 譯後記

去年春天，我在病中讀了 *Constance Garnett* 英譯的杜思退益夫斯基「死人之家」和「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病中讀杜氏之書，本來極不適宜，但是既然讀開頭，倒反而丟不下了。這兩本書都很感動人，尤其是後者，那種迫人的力量，簡直使我激動得連夜失眠，那時我就想把它翻譯出來。雖然我知道這本書曾經有過中譯本，但是似乎已經斷版很久，而當我找到中譯本看了以後，更覺得有重譯的必要，於是就在三月杪病愈以後，開始動手了。

我不能描述出，我在翻譯這書時候所感受的激動。有時完全被沉沒到這小說的世界中間，爲它戰慄，爲它流淚，而當感情極度沸騰的時候，往往被迫得只好擱筆，等待感情平靜下來以後再繼續下去。我真不知道作者在寫這書時候是怎樣的情景。正如俄國批評家 S·昂德列益維契所說「他不是從外部向我們呼喚，而是使我們與他共同分担他的興味——我們與一切人的所同能埋頭進去的——那樣地從內部呼喚我們。他的聲音無論從怎樣的遠方都能達到我們的耳鼓。」確實

的，一個作家能够那樣深銳地透視被損害的人們的心理，和把他對於那些人們底強烈的痛苦與愛那樣緊密地結合在自己身上，而以這個去震撼別人的靈魂，在這一點上，十九世紀的任何作家，都不能與杜思退益夫斯基相比擬的。

這本書，是杜思退益夫斯基前期的作品，在他的著作中並不算最傑出的一本，他的「窮人」「罪與罰」和「卡拉馬左夫兄弟們」是更被頌揚的，但是對這本書我却有特別的愛好。因為在這本書裏是那樣分明和強烈地顯示出一種社會階層的情感——平民和貴族之間不可調和的一種決絕的衝突。這里所痛苦地表現着的不是個人的命運，而是一個人類的歷史的問題。雖然和他的其餘作品一樣，作者在這部作品也是想以痛苦來淨化精神，使精神達到聖潔的境界，和想用愛來溶解一切痛苦，但是這里却沒有像在「罪與罰」或「卡拉馬左夫」等那樣歸結到良心或道德的問題，在這本書裏是顯示着那樣一種決絕的反抗和犧牲，這就是表示在尼麗的倔強和任性的性格上的，尼麗的性格是教人戰慄，這是人性在極度凌虐下和殘酷的迫害下一種絕望的幾乎是瘋狂的反抗心理。這種反抗自然是沒有希望的，但是從這里作者却憤怒地喊出了對於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生活和幸福的神聖權利底要求，和對於侮辱與損害別人的人們作出了最憎恨的咀咒。這種聲音深入到俄羅斯的每一個人民的心坎，終於會在他們靈魂裏燃燒起積極反抗的熱情。爲什麼遭受損害？

爲什麼遭受侮辱？這是苦惱着作者也是苦惱作品中主人公的問題，同時也是苦惱着當時俄國人民的問題。杜思退益夫斯基被這個問題苦惱着，但是不能解決一條出路。然而無論如何他那種從社會底層發出來的憤怒和熱情的聲音是使世界震慄了，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人道主義運動中，杜思退益夫斯基的聲音無疑是最傑出的，這是由於他自己來自社會的底層，親身經歷過種種的痛苦和迫害。在這一點上，他實在比同時代從貴族出身的屠格涅夫或托爾斯泰是具有更偉大的意義的。

在這本書裏，我們尤其可以窺見杜思退益夫斯基自己的生活 and 性格。書中的伊凡·披特羅維契幾乎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在許多地方真切地寫出他自己的寫作生活以及他在精神上所感受到的種種苦悶，矛盾，怯弱和憤怒。這一切莫不是和他作品中的生活與人物緊密地結合着。因此在瞭解作者生活一點上，這本書也是很有興味的。

這本書翻譯的時間，約莫花了一年，中間因爲生病屢次停頓下來，在上冊付印的時候，我恰恰到外埠去休養，因此未能親自校閱，到出版以後發現印錯的地方幾達一百餘處，尤其是有些地方連代名詞都印錯了，這使譯者感到十分痛心，只得臨時加印了一張勘誤表，聊作補救。此外應由譯者自己負責的，是書中人名譯音上往往有前後不一致之處，那是因爲稿子是分期交給書店

，未曾總閱一次，而本書的翻譯又多半在病中，不免有疏忽之處。這一切均應向讀者致歉，只有等到重版時再來糾正了。

一九四三·三月十一日記



# 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

## 勘誤表

### 第一·一部

章	頁	行	誤	正
第一章	一二	二	休爾茲先生，只是請你……	休爾茲先生只是請你……
第二章	二〇	五	伊契曼耶夫村	伊契曼耶夫加村
	二一	一二	華西里耶夫斯基	華西里耶夫斯哥
第四章	三二	三	輸的	輸得
	三二	一三	……尼古拉·舍基伊契，	……尼古拉·舍基伊契），
	三四	一二	多事好聞	多事好聞
第六章	四四	七	我對文學方面	我對文字方面
	四七	八	詩人，是有這樣的頭髮	詩人是有這樣的頭髮
	五一	六	我還不知道	我還知道

## 第七章

五五

一 響近來了

響起來了

## 第八章

五六

八 背了一篇

背了一遍

五九

一 提住我的臂膀

捉住我的臂膀

六五

一一 獻給

獻身給

## 第九章

七二

七 坦白

坦白

## 第十章

八五

五 通常有

通常是

八五

十三

……形成一幅，非常生動……

……形成一幅非常生動……

八八

八 站下來聽四周是肅靜的

站下來聽。四周是肅靜的

## 第十一章

九〇

七 動作那有點

動作都有點

九二

一 完全安心人

完全安心了

九四

四 我們這對

我們這時

九四

八 我以為他是這樣……

我以為他這樣……

## 第十二章

九八

二 他們之間有的默契

他們之間有種默契

九八

四 我回去

我每回去

一〇〇

六 他就是去看，她又怎麼呢？

他就是去看她又怎麼呢？

一〇二 六 納泰莎

娜泰莎

一〇二 一三 他看一眼

看他一眼

一〇四 八 ……老是責備他，不跟她結婚

……老是責備他不跟她結婚

一〇六 五 娜泰莎說是他更好的配偶

娜泰莎纔是他更好的配偶

一〇七 六 却頗有興趣

却使我頗感興趣

一〇七 二 我同她

我問她

一〇八 三 絨毛一樣

絨毛一樣

一〇九 六 我知馬特雷約娜

我和馬特雷約娜

一一〇 四 這是爲了哭想來……

這是爲了我哭想來……

第十三章 一一三 二 造謠壞人

造謠壞

一一四 七 一件衫護胸

一件襯衫護心

一一四 九 給我一片麵包皮罷！

給我一片麵包皮罷！

一一四 一二 急駭地說，害怕得越厲害了

急促地說，害怕得越抖越厲害了

一一五 三 探着

揀着

一一五 六 他剛說出去

他剛纔出去



一一六 三 你照

你瞧

一一六 八 顯然想避開，他女人

顯然想避開他女人

一一七 三 污辱我的名譽的他們……

污辱我的名譽，他們……

一一八 一四 可是我一聽見她的叫聲，瘋狂的  
怒火立刻從我的眼里……

可是他一聽見她的叫聲，一種瘋狂  
的怒火立刻從他的眼里……

第十四章 一二三 二 就狂起來

就狂喜起來

一二三 一〇 菲多羅芙娜

菲沃多羅芙娜

一二三 一 那愛人呢

那對愛人呢

第十五章 一三四 二 這種念而

這種念頭

一四一 二 思想像旋風一樣衝來真是可怕  
呀！

思想像旋風一樣衝來。真是可怕  
呀！

第二部

章 頁 行 誤

正

第一章 一五〇 五 走開？

走開！

一五四 七 好像是我哥哥似的

好像他是我哥哥似的

一五六 一〇 這都是我來幹的

這都是我幹的

第三章

一五九 一一 牠們

一六〇 九 哭的好厲害

一六一 五 立刻地明白

一六二 三 這就是他，關於結婚或……

一六三 二 ……本來有一特殊的心意

一六六 六 亞歷夫舍

一六七 九 有時候是你……

第二章

一七〇 四 帶上纖弱……

一七〇 一一 坐下罷說

一七一 六 精神亂錯

一七二 六 有那樣一種影響的，那樣一種力量

一八三 第八行與第九行之間漏了一行：「一早就來。晚安，馬芙娜。」

一八六 一 甜睡

一八七 二 在門口又想到……

一八八 二 變成一條特別……

他們

哭得好厲害

立刻明白

這就是說，關於結婚或……

……本來有一種特殊的心意

亞歷克舍

「有時候是你……

帶點纖弱……

坐下罷說

精神錯亂

有那樣一種影響，那樣一種力量

酣睡

在門口又碰到……

變成一條特別……

一九三 五 車頭

車夫

一九五 二 我急地向四周……

急急地向四周……

一九五 四 懇求說不要跟她

懇求我不要跟她

第四章 一九七 二 狼毒

狼毒

一九七 一四 賤坯

賤坯

二〇一 一三 從門里望着

向門里望着

二〇四 五 先生再會罷

先生，再會罷

第六章 二二一 一 「祝福她啊……使她病了，她只要一知道……」

「祝福我啊……使他病了，他只要一知道……」

二二六 九 在一路的時候

在一起的時候

二二七 七 一種阻遏不住，

一種阻遏不住的慾望

二二七 一二 和平常是一樣了

和平常是不一樣了

二二八 八 你也來了

你也來罷

第七章 二二九 六 很高的軟沙發上

很好的軟沙發上

一一 把我弄到戲院子里去

把我帶到戲院子里去

三 催緊着車夫

緊催着車夫

二三三 可是那胖子

三九 四 講起話來

第八章 二四二 一二 我就煩悶了一整天

二四四 一四 她在睡熟了

二四五 八 我不會到這裏來罷

二四五 一四 愛里娜

二四六 五 我還是最需要我的

二四六 六 故意遺開她似的

二四七 五 我渴望得很

第九章 二五八 六 但是你都不要那樣……

二五七 一〇 明天是星期，

二六一 一四 我定跑到你那里……

第十章 二六五 四 在這里住過後死在

二六五 一三 有什麼在她前面說不妨

二七二 一 那你再為這件事……

可是對那胖子

講起熱話來

他就煩悶了一整天

她現在睡熟了

她不會到這裏來罷

愛里娜

她還是最需要我的

故意避開她似的

我渴睡得很

但是你却不要那樣……

明天是星期六，

我會跑到你那里……

在這裏住過後來死在

有什麼話在她前面說不妨

那你要為這件事……

陀思退夫斯基選集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全譯本)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定價國幣二十元正

著者 俄·陀思退夫斯基

譯者 荃麟

發行人 陸夢生

發行所 文光書店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重慶中山一路三一八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漢口 重慶 成都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版(滬)

3633816



登記號碼	
類號	號
卷號	號
備註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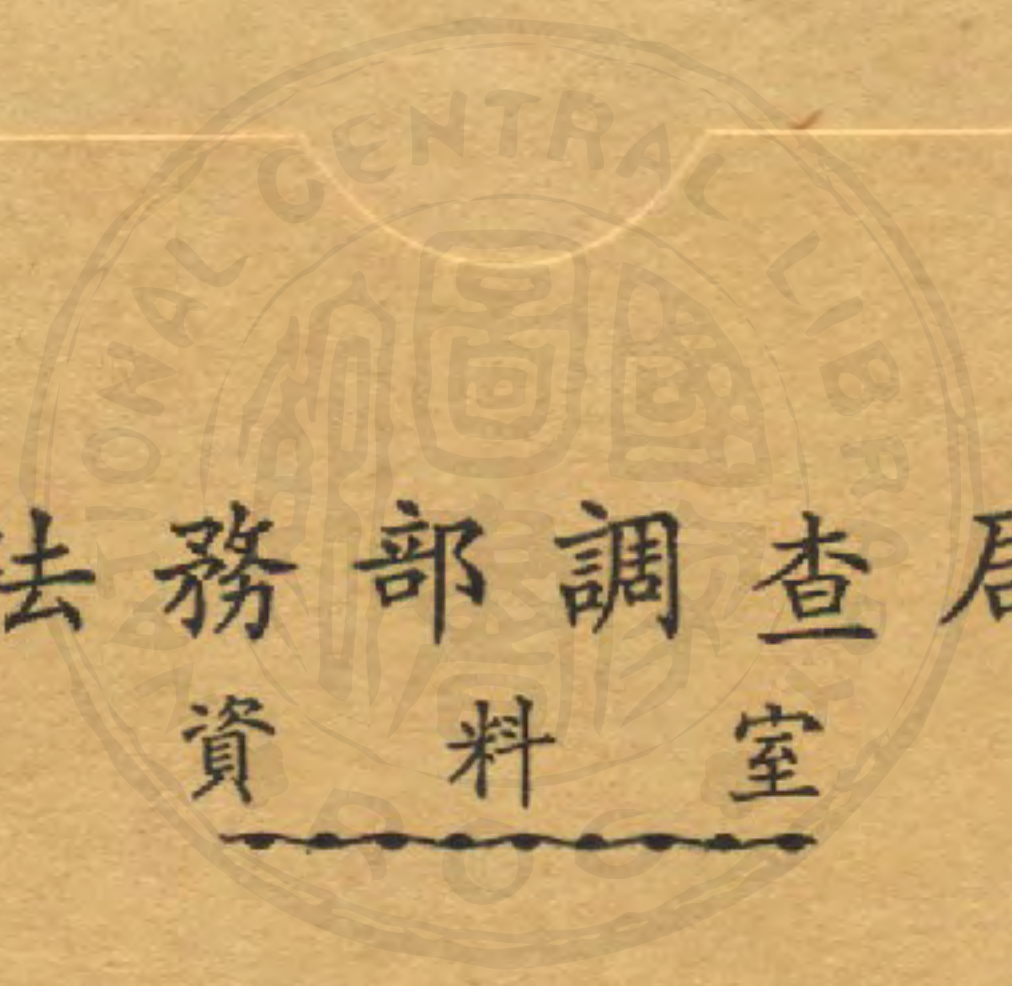
注意事項

- 1、借出圖書以一星期為限到期必須歸還
- 2、閱者必須愛護圖書如有毀壞遺失、折角、污損等情照市價賠償

師院附中圖書室

中華民國壹零叁年拾壹月陸日

贈送



法務部調查局  
資料室

---

分類號 679.55

---

著者號 908 a c.1

---

登記號 24125

---

國家圖書館



004636934

法務部調查局



024125

58

第一高審  
全國圖書雜誌總匯  
台北市：板橋路十二號  
函購：妥、切實、迅速、滿意  
定價

\$20.00